

蓋少西逡巡而東而不當北面之位也然君在大夫得  
私為二子辟位者或是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在  
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爾弔有常服  
而特為畫飾者謂更服新衣也澄曰鄉者已告矣謂鄉  
者初入之時已為告之主人矣以此言文其鄉者不內  
之過辟之謂屏斥它人廣闢其前以容二賢之入也行  
如蠻貊之邦行矣之行謂所往皆通達無阻遏也遠猶  
云廣大謂其功效廣大不狹小也長樂陳氏曰德者容  
之實容者德之華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比容之不可不脩也曾子子貢弔於季孫氏當其  
容之未脩也闢人揖之而不內及其容之脩也闢人敬  
而辟之步於內霽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夫  
以闢人之愚卿大夫之貴哀公之尊而容之所施猶足  
以動之況不愚不貴不尊者乎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子游弔  
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  
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與音金

鄭氏曰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  
人異孔氏曰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  
始小歛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朋友有總之恩隨主人



變如五服親也此與前子游狐裘弔朋友同也前云帶經此不云帶者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飲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夫夫之音扶下同

鄭氏曰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文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故曾子疑之子游於主人變乃變曾子

遂善子游孔氏曰凡弔客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

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

衣而裼是也主人既變則著朝服而加武以經武吉冠

卷也不改冠但加經於武又掩其上服若朋友又加帶

在腰此襲裘帶經而入是也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

以否但弔客豫備將帶經行故出服帶經而入也主人

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服弁

經方氏曰夫夫上語辭下丈夫之夫張子曰曾子子游

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故不得同議各守所聞而往

也曾子襲裘而弔先進於禮樂也子游亦儘有守文處

如裼裘而弔必是守文也曾子子游皆聖明高弟其分

契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而相告豈有私指示於

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曾子有子言游革一時行禮猶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填池音填或讀如字推吐也切從大聲推與非余夫非扶柩扶奠也

鄭氏曰負夏謂也祖謂移柩車去載也爲行始也填也

當爲美備歟之謂也其備謂撤遠其設祖奠也推柩而

反於載也祭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

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又降婦人皆非

也從者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此給說

也孔氏曰按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於祖重先奠從柩

從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

於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奠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

之奠于柩西至日昃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輿車載訖

降下遷祖之奠設于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柩設被

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向外而爲行始謂祖也婦人

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  
遺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包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  
此是啓殯之後重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  
當主人祖祭之明日既徹祖奠之後設遺奠之時而未  
弔主人祭曾子之來乃徹去遺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  
退而反之鬻北按既夕禮既祖而婦人降蓋既祖柩車  
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  
故婦人辟之升堂至明且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  
車之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故問之曾子既見主人祭  
已不欲指其錯失為之禮記行祖是行之始未是實行  
且去住二者皆得就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  
去此不顧禮以捷給說於人也從者又疑遂問子游曾  
子聞子游之答是自知己說之非故善子游多猶勝也  
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方氏口自  
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自飯至葬其所  
愈遠以義斷恩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填  
池矣以君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  
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固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  
來有繼故爾而曾子遂以為可以反宿則非也降婦人  
而後行遺奠之禮固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為非

爾應氏曰曾子雖給說以釋主人之過從者之心終有未安故又問諸子游聖門之徒氣象忠厚其議人之失婉而不迫但言有進無退而反極行禮之非自見出祖謂主人也予者親之辭多矣乎者不欲深指其失也君子行禮雖不可寡亦豈可多乎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瘞行之節也填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之始極既出而爲行始矣豈可再入而反宿乎此禮之所無故爲贅而謂之多矣乎也應氏說其意微婉優於舊說胡氏不改填池二字則填當讀爲少切填猶云安極也謂已安極極餘之池而將行也但考之士禮填池在朝祖後階下載極之時今二字在既祖之下則亦可疑未敢必以不改字爲是

記弟事凡七節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眼音

鄭氏曰祖而贈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吏又讀贈曾子言非禮澄曰按士喪禮下篇祖奠畢公贈賓贈其時贈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贈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之吏讀贈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于神也蓋古者但有贈時致命之

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

實之

鄭氏曰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

器孔氏曰按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至文公十

六年猶有襄夫人在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前故

云宋襄公葬其夫人後又取夫人是周襄王之姊死在

襄公後言既曰神明之器則當虛也士器無祭器則實

明器故既夕云甕三醯醢屑醢二醴酒也大夫諸侯兼

用鬼器人器則空鬼實人皆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

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鬼

人器實之明器虛之馬氏曰既夕禮言陳明器亦有黍

稷醢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醢醢百甕譏其

多於禮可也以爲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豈曾子言

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與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

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

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

而死其親乎夫音非其然鄭氏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示民無知所謂致死之示



民有知所謂致生之兼用則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連言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蓋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爾孔氏曰夏以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非爲無知也殷言鬼雖與人異亦應恭敬故用祭器貯食送之非爲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爾土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古人雖管佾容死其親乎古謂夏時也若示無知則是死之矣憲言三事皆非而曾子獨識此無知者識一則餘從可知也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死以死生之間豈特周而然哉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殷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也李氏曰明有象幽無形以有象之器事無形之鬼故曰明器以其對於祭器故亦曰凶器以人道而事鬼神故曰祭器以其對於凶器故亦曰生器生器則文而不功明器則見而不用有生器具之以適墓象死道也有明器具之而不用明不復用也由死道以思其親由不用以念其死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張子曰明器而兼用祭器周之末禮也周禮唯言厭澄按

原憲名憲字憲今憲上加仲而鄭注指為原憲未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

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簋其曰明

器神明之也知音智味音沫芒葛切錫竹角切如胡臥切斲龜允切漢音下

鄭氏曰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不可為者

為猶行也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膝味當作沫

沫醜也不平和謂無宮商之調無篋簋不縣之也橫

曰篋植曰簋神明之者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听

知故其器如此孔氏曰之謂生者以物性送於死者何

檀云言往死者死而致此死者如草木無知則不仁往

死者死而致此死者如全生之物則不知皆不可行於

世也聖人為教使人子於死者不便謂無知不便謂自

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器用並不精善竹器無勝絳

瓦器無光澤木器不彫飾琴瑟不調平竽笙不調和有

鐘磬而不用格懸掛之篋簋縣鐘磬格也沫猶黑光也

今世人呼黑為沫鄭云醜也醜謂醜面證沫之為光澤

也廬陵胡氏曰成猶完備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

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





也

鄭氏曰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  
用人也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孔氏曰謂夏  
爲明器知死祭之道矣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  
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  
夏之事又言殷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  
用生人而殉死人也山陰陸氏曰言謂者孔子之意也  
臨川王氏曰用生者之器必非殷盛時之禮或生者之  
器非祭器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芻靈者

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鄭氏曰芻靈束茅爲人謂之靈者神之類言此與明器  
同備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孔  
氏曰塗車塗作車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不可  
爲用即明器之物一類故曰明器之道也備謂刻木偶  
類人形記者錄孔子之言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爲備  
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入壙乎哉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  
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  
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乾者干屬之  
玉切殉音切

鄭氏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隨父於不義記名善之孔氏  
曰尊已乾昔子名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長樂  
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善小人將死不忘乎惡成子  
高寢疾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將死明仲尼之道  
以教子曾子將死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善者  
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  
不忘乎惡者也乾昔之子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速  
矣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  
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  
葬非禮也雖然則依我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  
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

聲去

况音  
到養

鄭氏曰子車齊大夫亢子車第莫養於下謂地下也子  
亢度諫之不能止以言拒之也已猶止也果決也孔氏  
曰子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雖  
非禮然外人疏最親誰若妻與宰若得休已吾欲休已  
若其不止必須侍養則吾欲以妻與宰殉葬澄曰彼妻  
與宰不明公義不知正禮以其私情邪念愛夫愛主而  
謀殉葬子亢託言欲以二人之身殉彼既愛身不肯死

則其愛夫愛主之私情邪念自息矣

○孺子犢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轡諸侯輅而設轡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輅此孫切撥平木切沈與潘同陸農師讀如字入十五聲又如字

鄭氏曰犢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輅車所謂緋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猶尚也有若以臣況子也輅殯重也畫輅為龍轡覆也殯以棹覆棺而塗之所謂前塗也輅以棹也諸侯輅不畫龍榆沈謂以水流榆白皮之汁有兔以播也於引輅車也廢去也紳繫於輅三臣於禮去輅今有紳是用輅也外禮大夫前置兩席士掘埽見社顏柳止其學非禮也孔氏曰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故以正禮而言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輅累材作棹題漆其木疇覆棺而後塗之諸侯以輅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棹設木於上以疇不為題漆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為有榆沈故須設撥今三臣者依禮廢輅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輅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也喪大記大夫二綽二碑是大夫有綽綽即緋又既夕禮註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輅是有輅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輅用輅僭禮者掘殯時大記及既

夕注謂朝廟下棺也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輻紼唯殯  
時用軼軸不得用輻紼方氏曰三臣既知輻之可廢而  
不知撥之不可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哀公以少子之  
喪乃欲學之山陰陸氏曰此諸侯無槨設輦而已先  
儒謂亦累木為槨特不題湊非是榆性堅忍中車所謂  
不剝不沐十年成較是也然以性沈難轉亦所載沈也  
故設撥撥雖不可知然謂之撥則以撥輻者也鄭氏謂  
撥為紼非是按喪大記大夫一縛二碑廢輻用軸而設  
撥故曰竊禮之不中者也盧陵胡氏曰輦不以槨而覆  
以它物廢輻欲竊禮設撥則不中禮登曰天子之輦能  
輻輻外加以槨而又有輦設輻之輦輻以輦外輦  
無槨而亦有情榆木名蓋以為輻車之輪較者沈猶重  
也木性本重所載又重為難轉動故須設撥以撥其輪  
大夫殯用軼軸其轉動甚易既不用輻則撥無所施徒  
為虛器實無所用蓋僭竊君禮而不中事宜者也陸氏  
說優今從之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  
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  
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  
弗果從

般者莊封音定其母魯  
音無今讀為父母之母



鄭氏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當其技巧也時人服般之巧故將從之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間爲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六綽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言視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諸侯下天子斷之形如大楹曰楹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言視桓楹者時三家僭諸侯也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孔氏曰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爲轉動機關空而下棺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魯有初也舊禮凡言視者不正也當以機之辭王制視諸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按禮廟庭有碑今用大木爲碑穿鑿碑中之木令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綽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絨以一頭繞鹿盧繞訖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也天子六綽四碑有一碑兩紼者故上下重著鹿盧止言前後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前後用力深也天子有隧以夷道下椁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爲方壙漢言謂之方中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而畔爲羨道以廡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輅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

屬緋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  
碑罅也三家言視桓楹不云碑但如大楹不似碑形故  
爾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按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所  
立表木即今之楹旁是柱也諸侯二碑兩柱一碑而施  
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臨川王氏曰言公室視豐碑  
三家視桓楹見下陵上僭成俗人不復以僭為非矣方  
氏曰歛其尸謂之歛歛於壙亦謂之歛此所言歛歛於  
壙也澄曰嘗猶試也得字句絕自快足為得有虧歎為  
病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  
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閔季孫謂以其母以試爾之巧  
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虧般而病者矣季孫之母雖是  
妾母然國卿之母豈工人嘗巧之具惡乎不為季孫病  
哉二者字下俱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不實言也噫嗟  
嘆聲既責般閔季孫而又嗟嘆蓋深以為不可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意母  
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賔為賓馬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

皆西鄉

相鄉並去聲斯音錫沾音現

鄭氏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東鄉夾義道  
為位也母禁止辭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

謂齊之大家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時子張相  
專猶同也孔氏曰噫母者止子張也言我居客人盡來  
覘視當更為別禮豈得依舊禮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  
一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同在主位西鄉賓之男  
子及賓之婦人皆西鄉東鄉非也方氏曰禮之辨異尤  
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各正其位故自  
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  
位乎西以辨陰陽之義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  
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其失  
禮不亦甚乎禮曰傳謂專主之言爾既相祭禮當專主  
其事如我之言賓自擇賓而男女皆尊男為主自為主而  
男女皆西鄉也

○季子畢葬其妻犯人之不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畢曰  
孟氏不以其罪予朋友不以其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  
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長也  
而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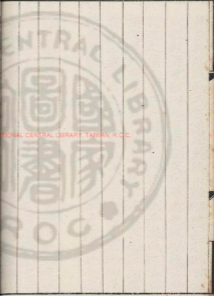
鄭氏曰季子畢孔子弟子高柴孟氏成邑之宰或氏季  
犯躐也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畢恃寵害民非也孔氏  
曰高柴字子畢論語作子羔古字通用子畢見申祥請  
償故推之云孟氏不以其犯木之事罪責我朋友不以  
是犯木之事離棄我以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

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後人難繼續也方氏曰孟  
氏執政者也故以法言罪朋友同等者也故以義言棄  
恃己之貴而害民之賤非仁徇己之利而忘民之害非  
恕長民於邑不仁不恕則天下之公法不容而在所罪  
矣豈必孟氏罪之而後為罪哉天下之公義不與而在  
所棄矣豈必朋友棄之而後為棄哉子華昧於此且慮  
後之難繼所謂順非而澤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  
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  
國齊大夫國氏子者大夫之尊稱高者蓋其室古初人



與命懸一死者不葬後因人子不忍其親其親故持之以土又不忍土侵其膚故衣之以薪後以瓦棺易薪又以木棺易瓦棺外又如以槨情彌厚禮彌備矣歛而以衣裹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歛而納之於棺使人不見其衣也葬而下棺於槨使人不見其棺也既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槨也子高以爲人子之葬其親如此藏之者欲人之不得而見也實土畢而封樹於外以表識之則人雖不見其棺槨然知其所藏之処矣意欲如古之不對不樹也鄭氏曰反復也怪不如大古意在於儉非周禮也孔氏曰子高之意以人死可惡故備



衣衾棺槨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壞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方氏曰壞言封土以為墳樹言種木以為表馬氏曰古之人畧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後世聖人嚴慎終之禮以瓦棺望周為不足易之以棺槨凡此皆歲之弗得見者也周官冢人用爵等為封土之度與其樹數觀其封則知位秩之高卑觀其樹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為觀美也而國子高非之亦異於禮矣

○成子高瘵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從之無益於人吾可以死當於人乎哉我死其棺不食之地而葬我焉遺子僕切

孔氏曰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鄭氏曰

遺慶封之族不食謂不墾耕澄曰成子高即國子高成

謚也慶遺蓋子高家臣入請 卧內而請問其遺命也

大病謂死不食之地謂其地不可種五穀以供民食者

子高自謂生而不能利澤於民是無益於人也若死而

葬人所墾耕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擇不

可墾耕之地而葬焉其意慊然不自足其言依於謙儉

蓋亦可謂賢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從士樂樂音洛瑗云葬勿

鄭氏曰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二子衛大夫孔氏

曰蘧伯玉仁者刺文子欲害人良田方氏曰葬之為禮

蓋生者之所送終非死者之所當擇擇之且不可又況

徇己之樂而忘人之言乎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故

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澄曰前猶云豫先也請前請為

豫定其所若徇其意實譏非之所謂異與之言也按論

語公明賈對孔子稱公叔文子之賢以為義然後取人

不取其取於生前貪其樂也葬不義孰甚焉是夫

子有宜其然乎之疑也今據稱公叔文子欲葬所樂之

一丘則齊國成子高擇葬不食之地者其賢矣哉

○大公封於營及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史記樂下音洛前手又切

鄭氏曰齊曰營丘大公受齊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

孫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君子言其似禮樂之

義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孔氏曰大公周之大師死

葬鏹京陪文武之墓其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

公在周又從齊反歸葬於周也先王樂已之王業所由



生以制樂名舜由能紹堯則樂名大韶禹由治水廣天  
中國則樂名大夏王業本由質而興則禮尚質本由文  
而興則禮尚文禮與樂皆重本反葬於周亦是重本君  
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人遺言謂立者孤窟究根本之處  
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立是心有仁恩也五世者五世  
則服盡也按世本大公望生丁公汲汲生乙公得得生  
適公慈母慈母生哀公大臣齊世家哀公荒淫紀侯諍  
之夷王克哀公亦葬周也其實反葬正四世若大公之  
外五世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大公玄孫哀公死弟胡  
公諸立請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正以五君為五世  
則肅公以上反葬以所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  
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  
其采地也方氏曰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  
中諸侯左右各以其族故大公雖封營丘而五世子孫  
皆得反葬以從其祖焉澄曰樂樂其所自生樂謂歡悅  
之也自由也天地祖考者人物之所由以生也祀天祭  
地享祖考必有樂以樂之蓋以懽悅吾身所由以生之  
鬼神示也禮不忘其本不忘謂追念而報事之也所由  
以生者知木之本木本乃木支所由以生也人物之生  
本乎天地祖考故以祀祭享之禮報事之者不忘吾身

之所本也本即所自生者互言以備如飲食必祭上世始為飲食之人而後食亦是不忘本此言禮樂之用非言制作時也疏說誤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長之兩切深大德切廣古曠切可隱蓋讀於丹切今如字號戶高切

鄭氏曰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也季子諱區居延陵區與魯音近地今卷以泉是

也往往弔之坎不至泉以生怨死也歛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也輪從也隱揜也封可手掘謂高四尺所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行去也孔氏曰生時不欲近泉以生時之意怨死者故死亦不至於泉人長八尺低而掘之半為四尺所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喪亦是禮事但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季子達死生之命自寬慰禮古禮故左袒也左袒訖乃右而圍繞其封且號哭者三匝言人之骨肉乃食土物而生今還歸復入于土乃自然之性

若魂氣則無不之適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慙傷離訣之意方氏曰坎深不至泉則不至於太深歛以時服則不至於太厚廣輪掩坎則不至於太大其高可隱則不至於太高左為陽故袒之以變吉右為陰故還焉以示凶孔子始言其習終言其合習存乎學舍存乎行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夫骨肉之歸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然季子之號止於三則哀為不足矣臨川王氏曰先王之制為長子二年服之如此其重則其衰戚不可不稱是三踊而遂行哀不足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又曰啜菽水足矣若禮不足而足也哀不足則不可謂仁矣延陵之言蒼老莊之徒也或曰而遂行者若命不可緩也若命亦不可若此其急不若此其急則命廢乎不廢則少違緩之何為而不可得澄曰時服謂當時所有之服隱蔽也人長八尺蹲則半之其高可以隱蔽人之身人蹲左畔則右畔不見人蹲右畔則左畔不見約計四尺也鄭訓隱為掩則如隱凡之隱作去聲讀命謂造化流行生死萬物者人之骨肉資坤而成既生之後漸漸長大及其死也歸而藏焉復反于土漸漸朽腐與土為一此造化流行之命使然

故曰命也若其魂氣資乾而始死則游散混于天氣之中無所不之也季子其時奉君命出使而有私喪不敢將其尸柩以歸只得葬于齊地故言死而骨肉歸土乃天命之常人情縱有繫戀不容不葬之土中父子一體死者葬齊生者還吳兩相離訣永不親近深可愍傷然其魂氣則無所不之父子二氣能相感通父在於吳則子之魂氣亦在於吳實不疏遠也聊以自寬慰爾按莊子書載秦失弔老聃之事以其三號而出為簡略於哀詳此記文右遷其封且號者三八字為一句謂圍繞其封丘以行而且號哭也者三兩字是記其圍繞之匝數非記其號哭之聲數也足行口哭二事兼并俱錄之有則止而後號哭之聲亦止非謂但哭三聲也荆國王氏以此為哀不足益誤分一句作兩句讀遂誤解且號者二與莊子書之三號同也况季子於子之喪自初死至葬時甚促亦經旬日或經半月或經兩旬遲速莫考初死之時哭必盡哀又有再哭三哭朝哭夕哭其哭不止一次矣非但有此既葬還封之一哭也惡得以此而議其哀之不足哉荆國天質偏厚慈愛為至賢者過之而不合乎中庸其長子喪死悲感不堪力辭相位以已方人而議季子季子情禮兩得無可議也方氏守王氏學亦

襲其說王氏不特以三號為哀不足之說非是心說亦  
皆可疵觀者必能究極今不一辨駁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

鄭氏曰古者不合葬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  
周南越之地今為郡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  
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立正妃  
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以虞夏  
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二十九人  
周人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合百二十  
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

以定尊卑孔子曰婦三妃特帝王世然長女嬪是也

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從猶就

也二妃不就葬合葬記之人未知審悉故云蓋澄曰孟

子言舜生於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而淮南子云舜

征三苗遂死蒼梧鄭注因之史記又云舜南巡守崩于

蒼梧之野韓文黃陵廟碑云書稱舜陟方注謂舜吳道

南方以死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

得言陟方也謂舜死葬蒼梧不可信澄按堯薦舜攝位

巡守等事守舜代行舜薦禹攝位後亦當然也故溫國

司馬氏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為天子安得復南巡迢



逕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舜未攝位時已窺三苗之君子三危及禹治水時三苗之居三危者已丕叙矣惟有苗之餘民猶在故處者不服從政後故治水時頑不肯即功及舜既為天子乃分北其民自是無三苗之患矣豈有舜之末年又征苗者哉東晉古文書稱禹征苗已妄况言舜自征苗尤妄也知南巡征苗之說為妄而以孟子卒於鳴條之言證之則舜之崩葬不在蒼梧也明矣鄭注所謂四妃三妃及夏商周述增人數當時援引雖必有概然今莫可考其是否也

季武子曰周公益村

鄭氏曰村謂合葬自周公以來孔氏曰記者鄭誤古不  
合葬與周不同又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始將後  
葬合前春柩葬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謙退不敢指  
斥雖不疑亦云益也澄曰季武子之言見下文蓋因杜  
氏來合葬於其西階之下而武子云然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  
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居音

鄭氏曰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自見夷人家  
墓以為宅欲文過孔氏曰按世本公子友生齊仲無逸

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武子云合葬之禮非古法從周公以來始有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是周公以前不須合葬故夷平之以爲寢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春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按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遂於阿盆成逆後春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聽將窆入葬是許其大矣是細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當是時豈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哉季子乃有是事者由周官之法壞故也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墳欲取其樞以歸合葬也山陰陸氏曰詩邇於外而合葬之外傳詩邇於外之葬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澄曰張子陸氏與汪疏異姑存其說

○孔子曰衛人之柩離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善夫

夫旁故

鄭氏曰離之有以間其柩中善夫善魯人也柩葬當合孔氏曰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樽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詩云殺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柩也

右記葬事凡二十節

孔子少雅不知葬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  
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父音甫雅舊音引今  
讀如字聊肥鈞切

家語曰叔梁紇有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  
於顏氏顏氏三女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聊大夫雖  
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  
在曰從父所制遂以妻之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  
於防孔氏曰孔子少孤失父母死欲合葬不知父墓所  
在故殯於五父之衢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爲葬但飾引  
棺以輓故云其引也蓋殯也聊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

相善問聊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而後得以母柩合葬於防鄭氏曰慎當爲引殯引飾棺以輅葬引飾棺以柳芟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馬氏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方氏曰衢曰違之道也山陰陸氏曰慎讀如字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澄曰叔梁紇殷人葬從殷制墓無封識葬後人不知子孫亦無履省之禮孔子少而孤母既死則不知其父墓所在矣殯者當殯于家殯于家則三月之後啓殯正葬既未知父墓所在其正葬之期不可預定故不殯于家而殯于野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人見將柩出外皆以爲正葬其禮又甚謹慎與正葬同雖甚謹慎如葬蓋但是殯而非葬也蓋者記人度孔子之心欲得訪求其父墓所在而舉以合葬也其時非不訪求人皆不能知也故且權殯在後因見聊曼父之母問之方知舊日與已母爲鄰相厚善孔母葬夫之時此母必預送葬故獨能知其墓而以告孔子也然問此母之時與殯已母之時非在一年之內其經隔年歲之久不可不慮夫宰陸氏讀如字者是意觀孔子之不知父墓則知周公制禮墓



有封識且設官掌之子孫得常展省夫婦又皆合葬其  
視古禮之簡質不同矣此夫子之所以從周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  
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  
先反門人後雨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識音志法  
胡火切

鄭氏曰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也古謂殷時墓謂兆

域今之封塋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

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崇

高也高四尺蓋顯之士制孔子先反脩虞事也門人後

禮也門人言所以述者能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

禮也門人以孔子不聞三言之脩猶治也孔氏曰天子

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士制高四尺叔梁

紇雖爲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

孔子自謂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

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防地之墓新始積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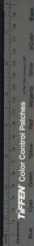
遇甚雨而崩孔子自傷脩墓遠古致今今崩弟子重脩

故流涕也張子曰孔子是時十七歲安得已門人證

曰按舊聞孔子慈母時年十七合葬於防必在數年之

後其時孔子已有門人也廣安游氏曰古者墓而不墳

坎其中而踐其上非者藏也使人弗見而已後世墳墓之事始加詳其加詳有二厚葬也墓祭也古人以為死者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於人之始死為之召致其魂氣而祭之於體魄則無所事焉故既葬則去之後世始封為墳既為之墳則孝子仁人之見之固有所不忍雖後世之異於古亦人情之所不能已也孔子自以不常居鄉恐遠而不知葬所因而識之孔子之志本不以封之為當然也及夫門人以墓崩脩之而後至孔子以為古者既葬則去不復脩治其墓欲盡從今之禮則非違者之心欲盡從古之道而不脩則心亦有所不安故注於濟水而言之宋人如厚葬其君君子葬之漢明帝始墓祭其親祭邕與之夫厚葬無益有害宜為君子所非若夫祭邕之見亦為其心有所不忍則雖君子有所不能已此孔子封墓崇四尺而又言古不脩墓泫然流涕之意學者可以考焉張氏敬夫曰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謹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恩然攷之周禮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是則成周之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其於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

鄭氏曰稱舉也去氏曰不在類史而在蕭牆之內此言在不稱微也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此言微不稱在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鄭氏曰亦皆尚右做孔子也嗜食也尚左從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張子曰拱而尚左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婦之喪故如此山陰陸氏曰二三子纔

學者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它室

鄭氏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母姓庶氏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臨川王氏曰似嫁庶氏爾鄭云母姓庶氏非也方氏曰它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它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

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鄭氏曰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有禮無財謂可行禮而財不足以備禮有禮有財無時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卷之禮如子贈槨之屬不論主人孔氏曰嫁母之家主人貧之歛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鄭謂贈槨不論主人也廣安游氏曰弗行者弗能備行也嫁母雖有齊衰期之禮然財不足以備若時弗可以行則行之必有所不備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澄曰禮父在為嫁母齊衰期父沒為父後者則不服其時子思父伯魚久沒祖仲尼亦沒而其已嫁之母死於衛子思將為之服柳若者衛之賢人也疑子思不當服此嫁母故成之曰子乃聖人之後凡所行之禮四方之人觀之以為法則子合謹慎依禮而行毋或厚於情而踰於禮也而子思之答以為有禮而無財則弗得行其禮有禮有財而無時亦弗得行其禮時嫁母之家益貧子思雖欲備禮而不可踰喪主故其心慄然以爲不得盡禮於其母柳若所謂慎者防其或過爾子思



之慊惻恨其有不及也子思謂吾之於母禮所得為財亦能備而時弗可行方此懷恨其不及於禮何事須慎防其過於禮乎故曰吾何慎哉子思所以得為嫁母服者蓋伯魚有長子子思為支子伯魚沒長子為父後及長子亦沒而無子子思自以支子不敢繼兄主祭而已子孔白本是繼禰之宗故以接續其兄為繼祖繼曾祖之宗而承祭祀白不立為伯父後特接續而主祭爾故子思未嘗主祭而得為嫁母服也若燕周衰準所云父卒母嫁非父所出嫡子雖主祭猶服期此則禮經所無聽說爾至若馬氏以吾何慎哉為子思之文過且謂聖人之後而又能慎之不失君守則直貶子思之不能慎也廬陵胡氏又救馬氏之貶以為子思習於禮未嘗不慎曰吾何慎哉言其慎久矣皆是不曉柳若與子思所言慎字之意

○子上之母死而不瘞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瘞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瘞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險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彼則安能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彼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瘞出母白子思始也卷之四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彼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為

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爾汚猶殺也有隆有殺進  
退如禮孔氏曰按容服出妻之子爲人後者爲出母無  
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子思既在子  
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云子之先君子令子  
春出母乎先君子謂孔子也子思曰然然猶如是言喪  
出母也伯魚之母被出春而猶哭是也道猶禮也言吾  
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  
加隆厚爲之服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  
後上繼至尊不得私服出母禮宜減殺則不爲服也後  
則安能子思自以不及聖祖故云方氏曰父在而服出  
母者此從道之隆也父沒而無後則不爲之服此從道  
之殺也澄曰伯魚父在故得爲出母服子思雖是父與  
祖俱已沒然亦得爲嫁母服者支子不主祭故也子上  
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子思使  
其子接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  
敢服私親也此禮普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乃孔氏一  
家之變禮權而得宜者門人但見常禮父在當服出  
母而子思不服故疑而問子思不以其子已主祖與曾  
祖之祭不可服出母答門人但推尊聖祖之於禮或隆  
或污無不得宜而自謙抑已之不能及爲伋妻者爲白

毋不爲役妻者不爲白母此主祭爲後者之正服也。言此俾門人深思詳察而自知之。役則安能之語與論語我則不暇之語相類。孔子答人之問多有似此含蓄不露者。子思此答語意甚似聖人。真可爲孔子之孫哉。而周末記禮者已不悟故以不卷出母自子思始。既之而後之注禮者爲氏則謂子思不使白卷出母既薄矣。又從而爲之辭。石林葉氏則謂子思自以不能而使白絕其母長樂陳氏則謂子思以不能自處。君子不取也。方氏則又謂子思安能之語豈爲知禮之道哉。甚矣其不知言而輕於非議聖賢也。張子亦謂子思未識聖人之意。如不取學孔子鮮不非語。亦是思之未精者。而曰子思死不自代兄主祭而使其子繼伯父主祭何也。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士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且以已代兄無辱者。命是自奪宗也。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愈於無命而自奪宗者也。子思之處此蓋精審矣。非得聖道之傳者不能也。曰不爲伯父後而接續主祭可乎。曰禮唯大宗無子者族人以支子後之。若小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曰何以知子思之有兄。

曰子思哭嫂則有兄明矣曰或言孔氏九世單傳非乎  
曰此雜書所言本不足深信然子思雖有兄而蚤死無  
子其傳世者皆子思之子孫是即單傳也

右記孔氏喪葬之事凡七節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  
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夏后氏殯於東楹之上則猶在柩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  
則猶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  
也殷人也予時嘗之於夢生於兩楹之間夫聖王不異

徒回切故方兩切  
安庠萎附大音扶

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老音  
早韻

鄭氏曰作起也殆幾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  
者以爲凶象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  
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子是我  
殺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孔氏曰杖以扶身恒在  
前而用令反手卻後以曳其杖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  
是特異於常當戶而坐不在隱處欲見人也禮死  
後葬前尸主未立唯奠停飲食於地故云莫澄曰吾將

安杖禮記無此一句今以家語文補泰山東嶽之山梁木棟梁之木哲人聖哲之人其將然之辭類者謂崩地壞謂朽折萎謂死人死如草木之萎也壞偸回聲萎偸偸聲以山頽木壞喻哲人之死也泰山高出它山衆目所瞻仰梁木承負椽槩衆木所憑倚如人之憑倚於杖哲人之德行衆人所倣效將病謂將死爲尊者避諱故不云將死而云將病也賜爾來何遲者欲子責急來告以凶夢俾知己之將死也猶知也夏殯於東階上者如生時主人之在作也殷不殯東階上者謂已死則不復爲此寢之主人然未及遽以將去之客視之故亦不殯

西階上而殯於兩楹之間者夾於主階賓階二者之中

也周則直以死者將離去此寢不復爲主人故殯之於

西階上者如賓客視之也淫竊詳此文所載事詳皆妄

取人德容始終如一至死不變令負手曳杖消搖於門

成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者不如是其安一也聖人樂

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

人爲稱又以泰山梁木爲比若是它人悲聖人之將死

而爲此歌辭則可聖人自爲此歌而自稱自比乃若是

其妄二也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

豈待占夢而後知其將死哉其妄三也蓋是周末七十



君子之惑禮尤衆人之所欲觀者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衆人所以來觀入葬入葬之禮也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冢者矣後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

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坊音助君胡阜切

鄭氏曰封築上爲臚也堂形四方而高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覆謂次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單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命欲又易爲功故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俗間名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

謂其形也三斬上之旁形蓋高四尺其厚亦未聞也

庶幾也孔氏曰封謂墳之也堂基四方坊堤也堤坊水

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殺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

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夫子從若斧者恐

庶人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以語之馬鬣鬣之上其肉

薄斧形似之也子夏既述夫子之語又謂今作孔子墳

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者庶幾遵行孔子平生

之志也三斬板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於所安板側用繩

約板令直立然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

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上其中三遍



如此其墳乃成已封止已其封也板廣二尺崇側三版  
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旁袤漸欲上狹下舒如斧刃之  
形便三版但高四尺也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  
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無馬鬣封之形  
不止于三版或後人增益不與元葬墳同記者據當時  
所見墳也馬氏曰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為  
功而易虧故變之為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  
者易為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為若覆夏  
蓋若覆夏蓋者旁廣而卑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刃向上  
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直封立錐以爵華為度而形之廣狹  
平高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節而已其鬣封則從儉而  
後世可傳矣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  
欲從其殺者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  
以行夫子之志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旒則不儉者  
儉則行夫子之志以救時也不儉則行門人之志以尊  
師也

○孔子之魯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妻設被周也設崇  
旌也綢練設旒夏也被從義切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棺  
之幃柩如垣牆陳家嬰以布衣木如楫與披柩行夾引





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是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廣充幅長尋曰旒天子雖殷入兼用三王之禮魯之孔氏曰公西赤以飾棺祭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於是以素錦為褚褚外加牖車邊置姜恐樞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法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鴉威旌旗之竿以素飾於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爾必用三代者夫子德備三代文物故也攝是漢時之扇恐人不識翼體故云如今之攝山陰陸氏曰飾棺勻攝置於棺

攝周也徐王強立說曰金於二字目下三者將一也

翼二也設披三也

子張之卷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啟士也

切張召

鄭氏曰志亦謂章識葬以丹布幕為褚幕覆棺下不牆不翼蟻蚘蟪也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啟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學於孔子倣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子又是曾子弟子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為之又



於褚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所以不牆不翼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七葬之飾也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翼唯特加褚幕而已山陰陸氏曰丹質之布蓋謂畫布以丹質為地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容公明儀為志而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子張之時甚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右記聖師卒葬之事凡四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容顏淵若容子而無服容子路亦然請瘞子若容父而無服

並平

鄭氏曰以無容問之禮故疑所服容父而無服謂不衣裹弔服而加麻孔氏曰按容服朋友麻師與朋友同亦加麻也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方氏曰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報施之禮也澄曰疑謂心有所處而不能自決也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氏曰等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孔子之徒三十羣者不在七十子之列者也其服孔子如此澄按鄭陸二說



不同然嘗當斷琴字爲一句疑未安竊意記者先記孔  
門弟子爲師之特禮又記凡爲師與朋友弔服加麻之  
常禮干後以表出不釋經者之爲特而非常也張子說  
優張子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嘗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  
厚於孔子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鄭氏曰饋遺也彈琴以散哀也程子曰受祥肉彈琴殆  
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  
酒食肉以全家况彈琴乎使其哀已忘則何必彈琴澄  
曰所饋祥肉謂斬菹非菹大祥之祭肉也故使孔子自  
爲其親子用菹一菹後亦不止非矣以菹爲祥肉者

而無服者乎顏淵之死已兩菹孔子每日彈琴乃其常  
事蓋此日彈琴適在受此祥肉之後食此祥肉之先人  
不悟以爲孔子彈琴散哀而後食顏淵之祥肉故記者  
云然而鄭氏以散哀釋之其實孔子不爲散哀而彈琴  
也程子說是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  
者而問故使者口臨之矣遂命覆醢醢也

鄭氏曰殿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士也  
使者有衞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時衞世子蒯聵墓輓



而立于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覆奪之不忍  
食孔氏曰于路結縲而死見左傳哀十九年師哭諸寢  
今哭於中庭故鄭云與哭師同臨川王氏曰孔子哭于  
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澄曰哭師於寢哭  
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  
之師友之間是與陳氏曰哭於中庭視之猶于也有入  
弔焉而夫子拜之自視猶父也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  
食之又下忍見之也

右記師弟子相爲之事凡四節

智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  
氏曰草經一年則根陳朋友根爲哭二期草根陳乃不  
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  
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公謂於一  
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  
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方氏曰師猶父朋  
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尊父之義處容師則以尊兄弟之  
義處容朋友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容之  
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蓋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容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齊者若與音余

鄭氏曰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或人以其  
無服非之孔氏曰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若有服  
者雖總亦往也方氏曰子白三年之喪而弔不亦虐  
乎則齊衰而弔固非禮也而曾子言我弔非凡人之  
弔可疑故以與哉結之

○子夏喪其子而慙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  
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慙  
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親女於夫子謂罪一也

民本有聞焉爾爾罪二也

慙爾子慙爾明爾罪三也

而以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辭辱而

宗居亦已久矣  
答其子卷爾親卷爾子並平陸卷明卷爾

明並去聲女音汝與音亦也去聲室也作

切鄭氏曰明目精也曾子哭痛之也子夏亦哭曰天乎怨

天罰無罪也事夫子於洙泗言其有師也洙泗魯二水

名內河龍門至華陰之地也爾罪一言其不稱師罪二

言居親容無異稱罪三言塗於妻子也吾過矣謝之且

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索猶散也孔氏曰曾子為喪明  
往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汝於夫子者既不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其師自爲談說辯慧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汝道德與夫子相似也張子曰疑汝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天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澄曰或云疑當讀如擬謂比擬於夫子也後篇疑於君疑於臣易文言傳陰疑於陽逆同索訓駁訓盡索居猶云獨居謂羣黨散盡而唯獨居故不聞其過廣安游氏曰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安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也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道固如此也後世處父兄師友之位已不能教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諷以色辭相安

以共息行復人之道矣

右記朋友相爲之事凡三篇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鄭氏曰仁者不危人澄曰賓客至無所館謂有賓客白

定國來至魯國而無所館之家夫子必令其於我家而

館設若此賓客不幸而死夫子亦令其於我家而殯蓋

客於外而無容宿之館死於外而無容殯之地皆人之

危也仁者豈忍視人之危而不閔恤之乎故令於我乎

館於我乎殯也論語言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彼同

門之朋合志之友平日相親密者死無所歸義固當然

此賓客乃泯然之交游爾非若朋友之親密然亦以其生而館於我也死則就令殯於我焉厚之至也

○曾子與客並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

子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族以為不可發凶於人館故出哭於巷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孔氏曰於時客

之曾子之門曾子許其反哭於爾次舍之處曾子所以

北面而弔者按士魯壇主人西面其賓在門東北向北

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反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

向弔焉澄曰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也

○伯高死於衛起於孔子孔子曰吾惡哭死而哀者諸

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之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

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

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應音烏讀音極夫音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赴告也凡有慈恩者死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以其文會尚新也哭兄弟父友不同處別親疏也哭師友所知不同處別輕重也已猶太也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命子貢為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



兄弟親又友疏兄弟是先祖子孫故哭諸廟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夫子既命子貢爲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汝相知之人爲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爾則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者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澄曰兄弟之喪周之禮哭諸寢而此云哭諸廟師之喪周之禮哭諸廟門外而此云哭諸寢蓋孔子所定也孔疏皆指爲肢體孔子惡野哭者而此云所知哭諸野彼之野蓋謂園門外之郊野此之野蓋謂稍遠於寢門外空曠之地無室屋處非郊野之野也知禮也所知禮所識之人知伯高謂識伯高者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故於野則太疏而過於遠又非朋友之分故於寢則太重而過於隆其初由于貢而見孔子故哭諸子貢之家且使爲之主焉以明恩之有所由也賜氏言子貢之家也山陰陸氏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呵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之禮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使也事切  
樂馬去聲

鄭氏曰使者謂賻贈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孔氏曰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非孔子本意也孔子聞之故云異哉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若孔子重遣人更弔猶為不可也江陵項氏曰攝代也孔氏之賻贈未至冉有為之代出束帛乘馬也冉子益厚於恩而不講於禮者如以其家乘五乘與子華之母亦此類本其長於治財而又樂施故於師友如此而夫子嘗以禮折之以為此亂信而繼富也注曰帛五匹為束馬四匹為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信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容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容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子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說子活切劉  
雖並去聲

鄭氏曰舊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也賻助祭用也驂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太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也遇見也夫子謂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客行無它物可

以易之者使遂以牲孔氏曰若是舊所經過主人當云  
遇舊主人之容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者子貢不欲  
說驂夫子謂既為出淚豈得虛然汝小子但將驂馬以  
行之別此涕淚也然顏回子哭之慟比出涕為甚矣又  
舊館之恩不得以比顏回但舊館情踴厚恩待我須有  
贈賻顏回則師徒之恩乃是常事顏回之死必以物與  
之矣顏路無厭更請責車為椁故夫子抑之方氏曰車  
馬曰賻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也澄曰  
從者以外物副其內誠之謂宜有哀涕而無賻物是涕  
之無從也守門人為小子令如吾意行之

孔子之故人曰顏路其母死夫亦死之於椁原壤登木  
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鯉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  
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  
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中音故卷令  
音權從去戶 音非卷也非解義實由非卷非木可實

鄭氏曰沐浴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為弗  
聞也而過之佯不知也已猶止也孔氏曰原壤登椁材  
而言吾遺母喪以來久矣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  
是叩木作音口歌鯉首在窆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  
不聞而過去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子未可以已乎



正夫子不須爲治樽夫子謂與吾骨肉親者彼雖無禮  
在我無失其爲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  
禮在我無失其爲故之道尚得與之往來非有惡逆大  
故何以絕之長樂陳氏曰原壤夷俟孔子叩其脛而責  
之其母死而託於音孔子爲弗聞而過之何也夷俟非  
禮也託於音非孝也非禮爲可責而非孝非不可責以  
其方從事於沐樽不以小事妨大也孔子之於原壤無  
失其爲故而已無失其爲親者因類而言之也方氏曰  
原壤非親而兼言母失其爲親者因輕以明重也山陰  
陸氏曰脛首之斑然執女手之拳然此其脛首之詩歟  
小大莫廣倫于君所其詩中問之詞與沒曰原壤之  
淺禮法蓋其素夫子與之爲故人知之久矣哀故人之  
母猶哀吾母也故於其母喪而助之沐樽彼之猖狂吾  
弗與知吾但盡吾誠以助其喪役俾得以終大事而已  
聖人之心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何所不容原壤所歌  
二句蓋是古之歌詞而原壤歌之爾非是當時自作此  
歌也陸氏疑爲古脛首之詩其或然乎其詩蓋以脛首  
之斑然與下句執女手之拳然女舊讀如字蓋云音汝  
蓋是男女親故聚會執手相歡也斑者脛首之毛文卷  
與媵字通用媵詩云擗我謂我媵兮廣雅云媵好也孔

疏以此歌為原壤自作謂上一句言得材文采似狸之  
子下一句言孔子執斤斧如女人之手拳拳然而柔弱  
其說紕謬陸氏疑為狸首詩者以有狸首二字也然鄭  
氏注射義又以所引曾孫庚氏以下八句為狸首詩而  
陸亦從之則非矣蓋狸首二句與齊風之還鄉風之遵  
大路詩體相類風詩體也曾孫以下八句則與小雅之  
東攻大雅之行葦詩體相類雅詩體也今陸氏以狸首  
為篇首之詞曾孫庚氏為其篇中之詞而各體不同惡  
可合為一篇哉是不識風詩雅詩體製之異也後之讀  
者詳之射禮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節大

夫以東風為節士以東風為節用四詩者

皆在召南國風篇中獨狸首一詩逸然亦當是召南之  
詩而不可復考矣清江劉大曰鄭玄以射義所引曾孫  
庚氏為狸首詩非也疑原壤所歌二句即是其章首

右記知舊相為之事元六節

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諸仲尼曰胡為  
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氏曰誰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又聞有此  
與怪之也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冢宰天官卿或  
王事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孔氏曰尚書無逸云言乃雍



雍譚字相近義兩通朱子曰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  
不言也子張疑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察令禍亂  
或由以起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禮曰此  
其一節子張問夫子答即是論語憲問篇所記但後人傳  
誦所記問答之言各不同爾論語云君薨蓋兼諸侯言  
此云天子崩則專主高宗而答論語云百官摠已而此  
云王世子見非特羣臣就冢宰代王聽朝王世子實羣  
之代已聽朝也占之家宰統國柄者皆伊尹周公其人  
使之聽朝何憂於禍亂若後世漢魏傳君操縱為冢宰  
則雖一日聽朝之權亦不可託况三年之久乎  
禮公之喪年使人問於曾子曰夫之何對曰申也聞  
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孔氏

曰有聲曰哭無聲曰泣齊者為母斬者為父原曰饘者

曰粥父母之卷哭泣以下天子至庶人如一陵陽李氏

曰饘欲殯葬所以為死者之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

等哭齊斬饘粥所以盡生者之情故天子達于庶人

一也禮曰達者通行之謂中庸云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父母之卷無貴賤一也達乎天子者言不自士庶人之

賤止至于天子之貴皆通行之此言自天子達者上白  
天子之貴下至于士庶人之賤亦得通行也蓋貴賤之  
分雖異父母之恩則同故人子喪父母之禮不以貴賤  
而有殊也

右記天子諸侯為親喪之事凡三節入

魯莊公之卒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氏曰疇聞公不居卷葬已吉服公既吉服不與虞卒  
哭發臣畢虞卒哭亦除卷也孔氏曰莊公聞公又聞公  
是莊夫人哀姜之婦叔姜所生時年八歲經葛經也諸  
侯弁經葛而葬葬竟除凶服於外魯有三門庫雉路庫  
門最在外以從外又至庫門而去經曰經不入庫門  
經既不入哀不入可知也君身經罔葛士大夫率臣經

用麻聞公既葬而除服不與虞卒哭發臣須行虞卒哭  
之祭故卒哭乃除之卒哭已後麻不復入不入者承上

亦謂不入庫門也按卷服注大夫既虞受服則經葛士  
卒哭而受服時禍亂迫墜君既吉服故大夫既虞不服

受服至卒哭總除故云既卒哭麻不入禮曰春秋莊公  
三十二年六月癸亥薨薨後五十七日十月己未所立

太子般亦卒乃立幼子聞公莊公薨歷十二月明年六  
月始葬時聞公幼弱莊夫人外淫慶父謀篡立不君生

君因亦不天死君故不令閔公服父卷三年羣臣亦不  
服君卷三年至閔二年五月距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爾  
遽行吉祭吉祭後其年八月慶父弑閔公矣

○悼公之卷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違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  
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益我則食食

爲君云傷切夫者  
氏食食下者七

對稱入於人下人

鄭氏曰悼公魯哀公之子季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孟  
敬子武伯之子名捷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不能居公  
室不以臣禮事君也曰方莫不聞言鄰國皆知孔子曰  
禮事不取不勉君存時不盡忠卷又不盡禮非也

禮父母之卷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卷三年  
益當與卷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違禮也勉而爲瘠  
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強爲瘠也情實也

以情居瘠言自處於毀瘠者勉爲之而非情實也食食  
上如字食之也下音嗣飯也遭卷者心哀戚氣填滿志  
不在食雖不食亦不飢故三日不食不食過三日則死

○故人作糜粥俾啜之以全其生敬子言人皆知吾三家  
平日不能執臣禮事君今於君卷實非哀戚而不能飯  
則勉強食粥者僞瘠而已人之見之必疑其非實我但

任情之真食飯而不食粥也以此見三家之於其君生既不臣死亦不臣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為舊云傷切與音余隊直遠切

鄭氏曰為舊君反服仕焉而已者故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孔氏曰為舊君服有二其一仕焉而已謂若廢疾致仕退歸在國者其二以道去君而未絕謂三諫不從持放於郊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諒於國者然若已絕則不服也其三不從

其君或辟仇讎有故不得在國者鄭注仕焉而已者其一也雜記云遠諸侯之諸侯皆為舊君服孟子云二有禮則為舊君服皆其三也放逐之臣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者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者應氏曰子思對穆公與孟子告齊宣王略相類子思所謂戎首即孟子所謂視君如寇讎也蓋世衰道微君多虐其臣而彼此之情渙散不屬故賢者望其君以上下相為感應之理若所以自處與所以教人則必以厚而不容如是之薄也長樂陳氏曰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服者有不為舊君服



者視情與義何如爾古者進人以禮以誠之所崇與也  
退人以禮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今也引之惟恐其不高  
則若加諸膝擠之惟恐其不深則若緣諸淵服與不服  
所以異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  
衽湖衽苦汗也

鄭氏曰衽爾自得親爲小君惻隱不能至孔氏曰居處  
言語蓋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記人略也山陰陸氏曰喪  
雖輕惻隱不至則有之未有居之而樂者也子夏失問  
是以夫子不答澄曰陸氏不以爲夫子答辭未詳就是  
右記臣爲君親之事凡四節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令使之襲洽和刻

鄭氏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廬謚宣言和聲  
誤也諸侯請舍者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  
襲賤者之事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行襲事  
蓋出於霸令也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

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期有漸所

孔氏曰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  
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鄭氏曰康王楚子昭



也卒在魯襄公二十八年荆人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  
人曰非禮荆人欲辱康王故強之巫視桃荊君臨厚  
之禮澄曰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遂致魯君以君  
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之荆  
恥於爲魯所卑故悔其召辱由己也長樂陳氏曰荆人  
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荆人豈非  
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耶  
秦王屈趙王以鼓瑟而有擊缶之辱亦其類也

○邾婁考公之卷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  
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敵邑者易  
則易于則于易于難者水之有也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

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  
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

吳龍不切  
易以取切

鄭氏曰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弔舍弔且舍容

居欲親舍非也舍不使賤者君行則親舍大夫歸舍爾

言侯玉者時徐僂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

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

駒王徐先君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西討度河虜犬其

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孔氏曰按春秋昭二

十年吳滅徐此云徐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強僂凡



行舍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  
使人舍若既歛以後至殯葬其有舍者親自致璧於柩  
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  
謂之不親舍諸侯之禮君行則親舍使大夫則不親舍  
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得親舍徐君使容居來弔邾  
凡舍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舍進侯玉於邾  
君徐僭號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爲己之諸侯故云進侯  
玉邾有司拒之云諸侯之辱臨敵邑者臣來則行臣簡  
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易謂簡易于謂廣大若  
實是臣而雜亂行君禮者由來未有此禮也容居對邾  
有言云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  
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遺棄先祖之事所謂處所我從  
先君駒王以來徐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先  
祖實有此事容居魯鈍之人不解虛誕唯知不忘其祖  
上云不忘君不遺祖下直云不忘祖者祖久遠尚不遺  
君見存不忘可悉不忘祖即是不忘君也澄曰寡君使  
容居坐舍進侯玉者容居致其君命也其使容居以舍  
者容居之自言也謂邾人其使我得知君命以坐舍乎  
不敢忘其君者謂君有坐舍進侯玉之言爲使臣者不  
敢忘之也不敢遺其祖者謂先祖有自比天子之事爲

子孫者不敢遺之也然其不忘不遺乃從其君其祖之  
亂命焉爾徐自周穆王之時偃王首僭王號而叛亂雖  
不勝而死于孫仍僭號不改蓋徐國僻遠而王室號令  
政刑已非成康時比故不遂正其僭王之罪其後楚亦  
僭吳亦僭越亦僭徐實先之徐雖僭王然國小春秋時  
嘗受楚吳二大國之陵吳既滅其國孔疏以爲滅而復  
興弔邾考公魯之時在春秋之後而猶強僭如此徐君  
不度力而襲僭號客居不服義而飾邪辭俱可罪也廬  
陵胡氏曰易如木易長畝之易猶治也于者于于然而  
來之于舒大之義漢史云單于大貌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0134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07738 44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帶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  
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遂入爲切

鄭氏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盍  
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  
名叔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  
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故不入政君命所爲惠伯強之  
乃入孔氏曰子叔子男子通稱叔其氏故以子冠叔敬  
叔殺懿伯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  
也然同在君朝又奉使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



者有怨讎恒防備入滕則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  
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謂奉君政令使滕不可以  
叔父私怨欲報讎而不行公事也澄曰人君一國之公  
事謂之政人臣一家之私事謂之事奉君命弔滕者國  
政之公也為叔父報讎者家事之私也將將命之將方  
氏曰子夏嘗問居昆弟之仇孔子答云奉君命而使雖  
遇之不謂叔父之親與昆弟等惠伯之處此宜哉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非哭且臣聞之

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  
而可謂之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於皮切

鄭氏曰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君無哭鄰國大  
夫之禮安得而哭之以古之大夫無外交也時君弱臣  
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焉得而非哭言哭有二道  
以權微勸之也哭諸異姓明不當哭方氏曰為人臣者  
無外交束脩之間謂以一束之脩為通問之禮也交政  
於中國則豈特束脩之間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  
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為之哭若魯人之哭陳莊

于是也。縣子請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必哭諸縣氏者，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廣安游氏曰：縣子所謂畏而哭之禮之變也。春秋之時，先王之禮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擯禮於其君者也。魯穆公之哭陳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外臣者也。馬氏曰：孟子云，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以有畏而哭之，能無爲乎？縣子語君，非引君以當遺志於仁者也。澄曰：受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者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作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衰世之事，古豈有是禮哉。

右記爲鄰國君大夫卷之事凡五節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邾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從才用切

勒音的

鄭氏曰：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勒勒也。孔氏曰：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故鄭言懼居者長樂陳氏曰：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衛獻公之厚從亡

而及郊將班邑皆徇於私而不知公散於近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縻勞逸雖殊而功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君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方氏曰羈以絡馬勒以韉馬以其從君而奔故以執羈勒言之澄曰此一節非言喪禮當在附記雜事雜辭章內以其為下文獻公往禭起義故依舊本連下一節而不易其次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彘氏與

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革言持

鄭氏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禭臣親賢也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禭以飲麥縣潘邑名所以厚賢也孔氏曰柳莊為衛太史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故再拜稽首請於尸而往弔也按禮君入廟門全為臣得言寡人者記禮者之言也澄曰獻公不得為衛之賢君何能親賢厚賢知鄭注所云哉柳莊唯有諫班邑於從者

一事可取爾它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其果可與吳  
季札所善遠環史歸公子荆之諸賢為儔乎觀獻公與  
公孫壽餘邑六十豈可謂厚賢也私意而已矣然則柳  
莊之為獻公所親厚安知其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歟  
○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  
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  
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  
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難乃旦切

札氏曰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故生存之日君呼

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為之作諡易代其名按諡法愛

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鄭氏曰諡

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公

也衛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

齊豹作亂公如死焉班制謂尊卑之差後不言貞惠者

文足以兼之方氏曰班制古所有文子特脩其壞爾班

言上下之次制言多少之節班制脩故可與四鄰交社

稷所以不辱廬陵胡氏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

福文子不佐其君振窮而私為粥不可也死衛君於經

傳不見據史綱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



欲葬瑕立恐不能脩班制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去起呂切

鄭氏曰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于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孔氏曰干舞武舞也籥舞文舞也鄭引公羊傳曰廢者廢置也謂置留之而不去也去籥舞以有聲故留萬舞以無聲故沒曰注疏依公羊傳以萬爲干舞武舞以籥爲籥舞文舞按詩言公庭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是萬舞亦用籥也蓋萬者武舞文舞之總名武舞用干文舞用籥萬

入去籥者言文武二舞皆入就萬舞中去其文舞吹籥之有聲者但存其武舞執干之無聲者爾方氏曰卿卒不繹猶者可以已之辭長樂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爲非禮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鼓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





呼而進之曰普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普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先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

舉知齊去黃苦怪切醴飲於楊切下飲斯飲醴飲調飲寡人皆同不樂如中大師音大鳥一云爲初此音俱飲與之故切

鄭氏曰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

飲酒與羣臣燕侍與君飲也曰安在性之也在殺謂

於寢杜蕢三酌皆罰褻鄉也謂始來入時聞謂諫爭有

所發起紂以甲子死祭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

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雜記曰君於鄉大夫比葬不食

肉比卒哭不舉樂是大臣於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

告也褻褻也爲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忘君之疾言近

臣當規君疾憂也防禁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舉也

揚解舉爵於君禮揚作騰母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畢

獻獻賓與君也此爵遂因杜蕢爲名謂之杜舉杜蕢或

作屠削孔氏曰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

鼓猶奏也謂奏鍾樂平公呼黃而進之曰汝鄉者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黃言悼子之喪在堂此其比子卯之忌爲大調是嬖孽之臣當規君過唯欲燕會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非刀匕是共非猶不也黃是宰夫不以共刀匕是職乃敢侵官又與知防諫之事是以皆飲平公曰寡人亦有過酌而飲寡人杜黃即洗而舉爵於君當時此事在燕禮之初唯獻賓與君得杜黃之言燕事却止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必無廢此爵恒留之爲鑿戒故至今燕禮獻賓獻君既畢之後於此揚解謂之杜舉表

明此爵實杜崩所舉也左傳杜黃作屠前杜屠黃前聲相近也左傳文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互相足也澄曰與知防言與知防闕非禮之事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饗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與飲往弔莫不盡禮悼子未葬平公飲酒鼓鍾可乎此杜黃所以譏也非杜黃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黃之善於後世矣

右記君爲大夫喪之事凡五節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視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

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說者曰扶服音簡旬

鄭氏曰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甬術之後樂喜也覘窺視也孔子善覘國者之知微救猶助也微猶非也孔氏曰介夫匹庶之人子罕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殆近也疑辭引詩斷章凡民有喪陽門介夫死是也扶服而救助之子罕哭之哀是也言雖非晉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而已助語也澄曰晉人之覘宋者以爲不可伐雖非晉人其誰以爲可伐乎故曰天下其孰能當之言誰敢與之敵也孔子嘗云仁不可爲衆子罕益亦一事之仁歟石林葉氏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覘之不敢伐孔子以爲天下莫能當故治國者不敢侮寡寡而況於士民乎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襄一人之瘡而西羗顛平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說豈可伺隙抵讎而伐之哉仲尼在衛趙鞅折謀于木處魏秦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季孫在魯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莫能當信矣山陰陸氏曰匍匐手行也

○哀公使人弔黃尚過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禦菅于奪杞梁  
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  
之位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  
則有先人之敝猶存君無所辱命黃尚怪切辟於卿亦切  
重音垂齊德切市朝

直道切  
鄭氏曰哀公魯君甚宮畫地爲宮象行弔禮於野非魯  
襄二十二年齊侯禦菅杞植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  
懸即植也隧奔聲相近或爲兗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  
剡土於市執拘也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

弔諸其室登曰辟於路謂開辟道路而畫爲宮也黃尚

必是其父死於兵間故哀公使人弔而過諸道與齊莊

公使人弔杞梁之妻同君不待其喪至家而急弔之者

哀其爲國事而死也故曾子但責黃尚不能如杞梁妻

之不受弔而不責哀公之不當弔於野方氏乃以弔人

於道路爲從簡便是責弔者之非而不責受弔者之非

也與曾子之意異矣市朝皆曠地露天杞梁妻言有罪

而誅者乃陳其尸於曠地露天之處若非有罪則不當

於曠地露天之野而弔之也孔氏曰鄭注謂陳尸於朝

於市者諸侯之大夫士也天子之臣則有爵者皆適甸

師氏不在朝天子之士宜在朝同諸侯之大夫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遇為謀云傷切重音重齊重切切

鄭氏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我公

叔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務人遇見也保縣邑小城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頭上而手掖之休息者使之病謂時徭役任之重謂時賦稅君子謂鄉大夫

曾政既惡後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魯人取之欲敵齊師鄰鄰里也重皆當作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錡皆奔敵死齊冠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養治之孔氏曰按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春秋直云戰于郊此以為戰于郎者郎是郊頭近邑也昭公子公為即務人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禺人見國人走避齊師而言上以徭役使人雖疾困以賦務責任人雖煩重若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猶可無負愧今鄉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自全其身不愛



民庶於理不可也既嫌它不死欲自為致死云我已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跲往赴齊師而死焉汪跲非是家無親屬但哀其死難魯國衆人為斂葬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致死於敵欲勿殤之而容以成人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謂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為不殤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它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臼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乘丘魯縣名也

坐罪

鄭氏曰戰來立在魯莊公八年夏縣卜皆民也右謂車

右勇力者為之馬驚奔失列戎車之戒曰佐授綏來公也末之猶言微諷言卜國無勇也縣賁父言公它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圍人養焉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誅其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記禮失所由來也澄曰誅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非謚也鄭注每解誅為謚非也長樂陳氏曰馬驚在御不在右莊公末卜不末縣記稱縣死而不言卜死何耶莊公之末卜責其

輕者以見其重者也記稱縣死即其責之所不及者以見其責之所及者也春秋書敗宋師于乘丘敗在宋不在莊公於記則敗在莊公不在宋蓋莊公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人敗於二人既死之後春秋書其戰故詳其終記人記其誅姑述其始而已東萊呂氏曰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戰魯勝無敗績之事當時止是馬驚敗爾不預軍之勝負也

○邾婁復之以天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髮而帛也自敗於臺始也

但音形臺鉞上音疑下音堂

邾氏曰戰于升陘魯傳公二十二年秋也時邾師雖勝

死傷亦甚無衣可以相遺也戰於臺魯婦人四手執

也臺營為堂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貽時家家有喪

而相弔去纁而紿曰髮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

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纁孔氏曰復之以矢者

時邾人志在勝敵矢者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襲其

復反然唯死者招魂鄭兼言傷者因兵而死身首斷絕

不生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

則周矢招魂也按士喪禮纁廣終幅長六尺所以緇髮

凶事去之但露紿而已方氏曰矢以施於射非以施於

復復則各以其衣而已髮以施於容非以施於弔弔則



各以其表而已升陘之野戰以無衣可用故復之以矢  
然邾婁因之而弗改則非矣臺鮪之敗以家各有表故  
擊而弔然魯婦人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  
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所止故死者之家表弔之  
相與則兩軍交戰殺人要有所止故死者之家表弔之  
禮猶得行於其間升陘以前未嘗無戰死者得復以衣  
而不以矢臺鮪以前未嘗無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表  
而不以擊復以矢弔以擊則升陘臺鮪必是殺人之甚  
自是而遂以為常則再失之矣

右禮七應國殤之車凡五節

晉獻公之妻姜穆公使人謂公子重耳曰曰為人國之  
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亦不  
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孺  
子其辭焉魯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  
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  
惠弔亡臣重耳身奉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  
父死之謂何或敢有它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  
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達利也

重耳聲容有容人身容進去聲說音丁與音預夫音扶連云編切



鄭氏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  
就弔之於斯言在魯代之際魯謂亡失位勸其反國意  
欲納之猶稱也舅犯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又因以為  
父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它志謂利心子顯使者  
公子摯也顯當作鞏孔氏曰重耳受弔禮畢使者方致  
穆公之命故言且曰言非特弔兼有餘事穆公之命言  
齊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及得其國恒在此害禍交  
代之時此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  
吾子儼然在容服憂戚之占然身卷在外亦不可久得  
國之時亦不可失欲使重耳從其言而圖反國故云孺  
子其國之舅犯言父死之凶禍是謂何事豈得又因此  
以為已利欲求反國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言君  
惠弔亡臣重耳是叙其弔意也言身卷父死不得在國  
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之憂謝其欲納已之意也乃言  
父死是謂何事豈敢悲哀之外別有它志以辱君之義  
乎義謂勸反國義者宜也以反國為宜故云義穆公勸  
重耳反國重耳為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所以  
稽顙者自為父卷哀號也凡卷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  
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聞父死勸其反國之  
言哀慟而起故云愛父也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是

無心反國故云遠利也按國語繁弔公子夷吾於梁如  
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  
於公子縶云云縶公之義重耳皆為形夷吾而言蓋曰  
晉獻公之子見於春秋經傳者五人太子甲生其次重  
耳其次夷吾獻公嬖驪姬生奚齊其嬖生卓欲立奚齊  
故殺申生而逐重耳夷吾獻公卒奚齊立申生之傅里克  
殺之卓立又弑之時晉國無君里克使人召重耳于  
狄舅犯令重耳辭之呂甥亦使人召夷吾于梁冀芮令  
夷吾謀之呂甥乃請君于秦於是縶公遣公子縶使狄  
弔重耳又使梁弔夷吾俱樹其反國重耳竟從舅犯之  
諱而辭夷吾則私於使者許則秦而求入縶公遂納夷  
吾立為惠公立十五年平縶公乃納重耳立為文公此  
時晉國有欲立重耳者有欲立夷吾者其黨各分重耳  
若入應須殺夷吾利父之死又殺弟以爭而得國事皆  
名惡故舅犯令重耳辭縶公之命又其時齊桓猶在縱  
反國不過君晉比至十五年之後則夷吾自死晉國不  
治人人思得重耳為君又其時齊桓已卒宋襄圖霸不  
成楚人馮陵中夏有可以霸之機故重耳一歸國之後  
即能繼齊而霸諸侯不但君一國而已霸者必假仁義  
舅犯言密亡之人宅無可以得人之貴重唯能受親而

焉孝子則人貴重之仁親謂愛親也實謂人所貴重也  
若幸父之死而利己之為君是不孝也天下其誰喜之  
說謂喜也此皆霸者之假仁而勇犯教重耳行之故子  
顯歸秦復命而穆公嘆重耳之仁稱其愛父稱其達利  
是其假仁足以得穆公之貴重矣此其所以終能成霸  
歟其功皆勇犯之謀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  
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盧為有

也

大來切

鄭氏曰駘仲衛大夫石碯之族六人莫適意故卜為後

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也石祁子不沐浴  
佩玉心正且知禮也孔氏曰沐浴佩玉則得吉兆其字  
卜之人謂之也居親之喪必衰經憔悴安有沐浴佩玉  
者乎言不可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  
子無意於得而兆蓋溺利忘禮者人謀所不與而鬼謀  
之所遠也專禮不謀利者人謀所與而鬼謀之所從也方  
氏曰曲禮云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  
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王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容否非  
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

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為之龜之獨兆於祁子為有知也

○孟獻子之魯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王季子也

鄭氏曰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族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布之賻布時人皆貪夫子善其廉孔氏曰四方賻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皇氏謂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於四方熊氏則以司徒為獻子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馮辰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登曰虞國三卿魯之季孫上卿司徒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宰一如王朝之小司徒叔孫亞卿司馬也其下一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馬左傳所謂叔孫氏之司馬馮辰是也仲孫下卿司空也其下二大夫一如王朝之小司寇一如王朝之小司空夫子仕魯為司空司寇即仲孫氏之司空司寇也家臣之賤惡無稱司徒司馬者熊氏說非皇氏謂歸之君而君使司徒歸之者亦非但如鄭注是矣按周官諸大夫之魯宰夫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宰夫者冢宰之下大夫也季孫魚國上卿實兼冢宰之職司徒季孫氏之下大夫故其族得為孟獻子之家治魯也山陰陸氏曰言可而已則非夫子所善馬氏曰司徒旅歸四布益以為愈夫家於魯者可也以為善於禮則未矣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贈知

生者賻贈賻之餘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啓天下家卷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恤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而獻子之卷司徒棟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爲盡善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知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食於卷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別音音  
○子柳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也具葬之器用何

以諸言無其財葬爲弟之母葬謂葬之也安賻與之曰

賈子柳不可忘恩也賻布古者以錢爲帛布所以通布貨財君子不家於卷惡因死者以爲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餘也 多則與鄰里鄉黨方氏曰不家於卷取因卷之利而起家也

右記卷不圖利之事凡四節

子思曰卷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此言孝子慎終之禮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據士禮言附於身謂衣衾之屬合納棺中以殯者附於棺謂器具之

屬合納壙中以葬者誠謂心實慚滿信謂物實周緻之猶至也有悔謂有遺憾也言辦殯葬之物於三日三月之內須實是慚滿實是周緻毋至室日悔其有不慚滿不周緻者也蓋既殯既葬則雖欲增加換易而不可得矣所以當慎也鄭氏曰三日三月言日月欲盡心脩備也孔氏曰棺中物少三日之期量度棺外物多三月之除思付見宜慎也

若二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忘日不樂極時物也

此言孝子追遠之情極謂至極之期限制止此也亡猶無也謂親死已久而無形骸之存者也

稍輕於哀患禍也謂墮滅其身之禍忌日親之死日不樂有哀心也父母之恩至隆也然終之當有限制故不過三年而止卷之限制止於三年親身雖已不存而孝子思親之情則無時而忘之故有終身之憂焉雖終身不解然不可時時毀戚而致有一旦殞滅其身之禍故所謂終身之憂者唯每歲於親之死日則哀慕如初死之時餘日則以禮節情而不常哀也方氏曰死者之形雖已亡而生者之心未嘗忘之孔氏曰親喪已經三年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雖終身念親而



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唯忌日不樂恐其常喪也

○后木口卷吾聞諸縣子曰夫卷不可不深長思也冥棺

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葬音去夫音扶易以致切

鄉氏曰后木魯孝公子惠伯輩之後孔氏曰按世本孝

公生也伯輩其後為厚氏厚此云輩鄭云輩宜字輩爾

后未聞居卷之禮於縣子云孝子居卷不可不深長思

慮故置棺之時當外內斷削令精好后木既述縣子之

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亦當如是此孝子所

為之事非父母所屬託記識后木也澄曰深長思猶

言為久遠計謂不可苟且忽略也易知易其田疇之易

治也治即鄭前方氏曰附於身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附

○子游問卷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口矣歛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

有非之者哉

稱人經切惡音烏齊才如切亡與魚同欽去聲運音炎無音至封音定

鄭氏曰惡乎齊問費省之比也形體也還之言便也已

歛即葬不待三月縣棺不設碑縛不備禮也封當為定

空下棺也人豈有非之不責人所不能也孔氏曰稱猶

隨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有富家也設若家富

禮有限節不得過禮亡貧家也家既無財但衣食斂手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飲竟沒葬不須停殯待月致貴者用碑葬下棺貧而即葬者但丁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也方氏曰齊言其多少之齊也澄曰齊猶齊和藥物之齊謂品量其或多或少各不同也有者得過禮亡者還葬葬之此所以齊其有無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其歡樂此之謂孝但以棺槨斂其手足形體還葬而無槨稱其家所有之財以送終此之謂禮

大小豆之總名豆有實者在莢中者黃豆黑豆之類是也亦有實在角中者亦豆菘豆之類是也孔疏謂以豆爲粥非也澄嘗食於比方至貧者之家不惟無飯亦無粥但以豆煮湯每人所食約豆一掌所拘雜以米一二十粒煮湯一盂攪起啜之而以糜飢始悟古之所謂啜菘者蓋如此無蔬菜可羹但煮熟白水飲之故啜菘飲水爲至貧者之家然能使親之心志常極盡其歡樂而無憂愁故亦可謂之孝斂無多末僅可掩其形體使不露



見彘不俟日期又無外搏然非家有其財而罔為是俗也隨其家財僅能若此而已故亦可謂之禮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春主菜祭主敬孔氏曰春禮有餘謂明器衣裳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注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司為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善也

○曾子謂子思曰似吾執親之卷也水漿不入於口者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卷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二日杖而后能起

設切

鄭氏曰曾子言已執卷疾時人之不然子思為曾子難繼以禮抑之孔氏曰居親之卷水漿不入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而后能起若曾子之七日後難繼也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為卷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二月為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念而食二月可以解而冰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之

及者致而及若以親之恩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徇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不可傳在人不可繼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旣而悔之况七日乎○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付吾情吾惡于用吾情

惡音烏

鄭氏曰子春勉強過禮孔氏曰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史於何處用卒之實情乎山陰陸氏曰曾之水漿不入口七日而不以爲悔非勉強故也澄曰曾子有厚子春力

厚厚故才甚而自七日不食不待勉強力學故欲如

曾子之七日但至五日已是勉強故悔不若依聖人

第三日不食者爲禮之工而出於實情也人所能堪而非強勉者爲實情人所不能堪而勉強爲之者非實情

也延平黃氏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孝親不食七日

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旨食旣而告人曰吾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歟悔不及七日也澄按黃氏之言新巧而有病孝子之哀痛不食本諸天性之自然宜是欲以此哀痛不食而報罔

極之恩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天音

鄭氏曰孺子泣言殺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失禮中孔氏曰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備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乎雜記曾申問哭父母有常誨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殺之有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慙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罷斂之後可以權制故哭踊有節也方氏曰傳謂由已以傳於後經謂使有繼於前弁人喪母泣

若孺子斂為蓋或喪也天踊之節而斂為備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不知夫喪之踊也乎欲去之矣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典必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去上

孔氏曰有子言久欲去此喪禮之踊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茲此其是也何須為哭踊之節乎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微情謂節哭踊故與物謂表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澄曰有子自有容之人號慕其觀如孺子者

孺子慕輿前之孺子也同謂情真而無節文也有子蓋  
以此人之哀慕如孺子孝子之哀哭而踊跳皆其哀情  
之真如其情可也禮家乃於哭踊之時爲之筭節以分  
其哀情予獨不曉解此意蓋猶云獨也知謂曉解喪之  
踊謂喪禮之踊節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  
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也微猶殺也故猶事故  
之故謂有形跡可見也興起也物謂所行之事賢者常過  
於禮則爲之哀節以減其哀親之情不肖者常不及  
於禮則示之以跡以興之其哀親之事直者伸而竟遂  
之謂徑亦直而捷易之謂過而不爲之限節以減殺之

以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我  
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戚戚斯歎歎斯

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咏與舞同猶謂高也品本  
猶斯舞之下有舞斯也三

字語云一本無之使人可  
加耳今刪去詳述亦切

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辟斯踊矣以上八句言人心  
所發之情有如此者品節斯學二句言以禮制其情也  
喜者中心所發陽舒之情陶猶以火燒土煖氣熏蒸陶  
陶然和悅之色陽舒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咏謂歌咏

之殷陽舒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猶當作搯謂手之搖  
動陽舒之氣爲樂而形於手容者也舞謂以足蹈地陽  
舒之氣爲樂而形於足容者也凡言舞而兼言蹈則動  
手爲舞舉足爲蹈此言舞而先言搯則搯即手之舞舞即  
足之蹈也愷者中心所發陰慘之情戚謂戚戚然憂悴  
之色陰慘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歎謂嗟歎之聲陰慘  
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辟謂以手拊胸陰慘之氣爲哀  
而形於手容者也踊謂以足跳躍陰慘之氣爲哀而形  
於足容者也喜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嚴手足至踊則哀  
樂之極矣溫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嚴手足至踊則哀  
之極矣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喪樂樂喪教  
禮皆有其節也品者物之件數各分件數以節之如竹  
之有節者比之謂禮也上文之徵情專指踊節即其過  
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  
者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饗焉  
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奪也爲使人勿

倍也

惡鳥路切絞戶交切奠音柳爲使二結  
下同連年之去穀食音嗣舍音捨

此承上文以故與物而廣言之斯倍之矣以上四句言

人身所行之事有如此者是故置絞衾以下九句言以  
禮制其事也人死謂其形不活動而凶穢也以其凶穢  
未則視之異於生者惡之謂憚於親近不愛戀之也無能  
謂其神不主宰而無復能有知覺也以其無知覺則待  
入之異於有能者信之謂怠於追報不驚慕之也絞以束  
斂尸之衣而衾包於絞之內以此飾尸使人不惡其穢  
也奠即柳也柳施帷幃以華載柩之車而奠障於柳之  
旁以此飾柩使人不惡其凶也始死即有脯醢之奠未  
葬以前皆然得葬而有遺奠以遣行既葬而有虞祭以  
饋食雖未見其米饗然自上世以來未嘗廢合此禮則  
儀入不以其無知覺而遂信之也上文之以故與物也

指衰經之故起其哀親之事而言此不再言之而汎及  
喪飾奠祭之故起其勿惡勿倍之事者

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警也

皆在斯切  
與從同

皆猶病也子游既推廣微情之禮以故與物之禮而言  
之矣乃正有子之失謂子所刺識於喪禮之踊節者亦  
不足以爲禮之病也子但刺踊節不及其它而子游  
必以微情與物並言者蓋聖人以禮教中使過者俯就  
不及者企及若不以禮而損其情之過則亦將不能以  
禮而益其事之不及者矣賢者直其情不肯者徑而行

是晉而為戎狄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循乎其

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頤者

頤者頤也

孔子曰總麻以上不杖舂以下先拜而后稽顙杖舂以

上新喪以下先稽顙而后拜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

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已先賓後已頤然

而顙序也頤惻隱之至也為親痛深歎鄭氏曰頤順也

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頤至也先觸地無容哀

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馬氏曰記

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喪人

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禮記以此為周禮也

經無見是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

拜先致哀也禮廢滅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為重而或

以輕為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為禮拜上之為忝而或以忝

為禮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忝之弊則曰

吾從下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為三一曰拜先跪

兩膝着地次供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

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

尚書謂之拜首與尼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

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頤首先兩膝着地次



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此拜之加重者二曰稽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在于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口稽者是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于手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為凶禮故易首為顙以別於吉禮云爾凡容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吉拜輕喪之拜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

轉發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之  
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來而弗得及殯也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慙貌方氏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澄口親之始死如有一物去失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觀如親





已還反至家已尚遲遂不及力已疲德行不能前而暫  
焉休息言其悵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  
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前章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與此語  
意互相足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  
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性也如慕  
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  
未之能行也

送葬孝子送其親就葬也其謂孝子孝子之往也送親

之形而往葬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舉發不忍其去

也孝子之反也迎親之神而反疑者不審神未與否疑

其猶在葬所也鄭氏曰蒸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

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蓋謂哀感本也祭

祀末也孔氏曰疑則徬徨不進子貢意葬已竟神靈須

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

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虞陵胡氏曰善

者善其哀慕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安則為

之略相類而辭意差婉

○高子卑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雜說

子車名

紫泣血

言泣無殺出血出難謂人不能

然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車雖當不哭時點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哭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上繫泣血下連未嘗見齒意貫上下言其三年之內常有哀憤而無樂時也方氏曰於喪有曰君有曰為有曰執何也以身則曰居以事則曰為以禮則曰就其實一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殺十日而成笙歌

也琴以手笙歌以氣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殺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殺者仁也禮曰成者樂曲之一終殺者曲調之殺也不成殺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證其早也屨既祥白屨無絢緇冠素紕孔氏曰蓋者疑辭記人傳聞未知審否絲屨者以絲為絢纒



純之屬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用組為纓乃禫後之  
服大氏曰以絲為纓之絢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吉者也  
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纓如之何曰後絢  
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者子孔門高第而失禮若是  
疑或不然故曰益焉

○魯人有朝祥而奠歌者至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  
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矣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  
哉踰月則其善也

大注

鄭氏曰子路笑其為樂也夫子為時如此人行二年喪  
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  
行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云喪不三年可也

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是責於人無休己之特夫語助  
也二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  
為矣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特子路出  
更以正理言之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日月哉但  
踰份月即善按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譟彈琴而  
譟歌者琴以手手在外而達笙歌以氣氣在內而近也  
長樂陳氏曰鼓琴不為非而歌為未善者琴自外作歌  
由內出也張子曰又多乎哉言不多也所去無幾踰月  
則盡善也山陰陸氏曰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

一等矣禮者方比  
刑利切

縣設樂縣也不樂不作樂也鄭氏曰可以御婦人矣尚

不復寢加踰也孔氏曰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

二十八日乃作樂依禮禫祭後吉祭始復寢當時人禫

祭之後則恒作樂未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禫暫縣

省樂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

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於

作而曰衰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

不至焉見賢通以子者  
與和如字

鄭氏曰見謂見於夫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

禮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

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孔子各與之琴也澄曰和

之謂調絃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

琴之絃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絃畢彈之不終曲而起

以為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

情已忘故調琴之絃其絃即調詭絃畢彈之終曲而后

起以為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



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爲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  
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  
之尚也不及恪信聖人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  
也過好爲苟難故高虐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孔氏曰  
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  
琴援琴而絃術術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  
絃切切而哀異此不同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  
異聞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鯉也

曰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  
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  
其甚也或曰爲出毋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澄曰此一節  
不入孔氏喪葬章內者以其與下文子路不除姊喪爲  
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  
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  
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至後猶



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  
入已遽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蓋子路  
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證曰行道  
謂稍知學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  
情則皆有所不忍也方氏胡氏以此行道之人為行於  
道路之人與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者同文義不通  
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嫂姊  
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  
不可故天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  
除之除其服也廣安博氏曰天下之禮物徇其情之過  
而為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為然其不及之情而若  
禮則原壞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  
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  
侍于廟垂涕決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凶  
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法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環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  
侍于廟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孔氏曰越人遠國之  
人深衣既祥之麻衣制如深衣祿之以布練冠未祥之  
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

後有以喪事贈賵更來雖不及時猶必服祥祭縗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文子之子爲之身着深衣首着練冠也蓋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子之子庶幾乎無於禮文者之禮也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容之特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得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於非喪非不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不喪之禮故曰其動也中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稱中乎亡於禮者之禮斯爲難也陸氏德明曰自

曰曰辨自鼻曰涕曰淚曰涕者目液鼻液之通名淚則鼻

液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養壯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孔氏曰以爲薑桂之謂是記者解土草木之滋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也澄曰薑桂二物其味皆香故鄭云香

味大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二節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  
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夫音

疾齊則音切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內

正寢之中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兼寇戎災禍之憂外

謂中門外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殯壘室是有喪者

夜居外或憂災禍患難與外人圖謀則不暇入內也平

常無事晝雖居外或有時入內夜雖居內或有時出外

唯致齊與疾無問晝夜恒居內也方氏曰晝爲陽夜爲

陰順陽而動故晝出外而接於物順陰而靜故夜入

內而安其身晝雖居外有則以疾則至情於外晝亦

接故亦居內夜雖居內有時以大故則致憂於身而不

敢安故亦居外也澄曰晝居內者唯有疾無疾而致齊

者亦然夜居外者唯有喪無喪而有憂者亦然喪憂二

者相類故總言之曰大故疾齊二者不同故分言之而

別曰致齊也常時唯夜居內疾齊則不但夜居內晝亦

居內故曰晝夜居於內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說文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與人孔氏曰未仕則不敢  
以物遺人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稱父兄





以將之此人子之法也方氏曰未仕者無祿故不敢移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

弗爲服也使去聲 爲去聲

鄭氏曰君有饋有饋於君也饋曰獻使曰寡君見在臣

位與有祿同也違去也君薨弗爲服以其恩輕也孔氏

曰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饋焉謂有物

本餼於君也使焉謂爲君往使它國也饋君曰獻使稱

已君爲寡君雖未得祿並與得祿者同違謂三諫不從

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雖放出仕它國而所仕者敵

則難及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於出也

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以其無祿恩輕故也

此一條則異也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而解曰有饋於

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季氏曰

立于其朝矣命粟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

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敵使焉則不以主君實焉

而不臣之也實之故有獻而無賜王府之職曰掌王之

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

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

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



國而君薨為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薨之猶曰獻雖違之它邦弗為君服澄曰李陳陸之說勝

注疏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鄭氏曰利己忘眾非忠也言亡之雖辟賢非義退方氏曰軍師以勝為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為之謀者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為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也為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澄曰亡去也

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謂社稷亡則與亡為人民者死也至命而亡其言深矣以軍人自將國亡

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是矣何至遽殞滅其身乎且如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素報素音送報音送

切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緇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塞之辭言之藥甲衣輶弓水兵不載示當報也孔氏曰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素報載之示有報敵之意禍福稱告崩薨稱赴軍敗應稱告而稱赴以告塞之辭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敗謂之

憂宜矣素服哭以盡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  
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於祖無功則於祖命不能無  
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  
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  
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  
公敗於殽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車曰赴車  
若告喪也不載纛纛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我則止  
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膽以干戈相尋者乎梁惠王欲  
報齊楚孟子教之省刑罰薄稅歛深排易轉壯者以暇  
自修孝悌忠信也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  
備已而不責人不重愛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  
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服子程切  
大音委

鄭氏曰軍敗喪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后土社也孔  
氏曰亡失也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孤也大國之孤四命  
曰公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哭於大廟也舉謂舉樂臣入  
廟三日哭君亦三日不舉樂庾蔚云舉謂舉饌殺牲盛  
饌曰舉又有或人言君亦舉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  
故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新宮大在魯成三年孔氏曰新宮者魯宣公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山陰陸氏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爾

○孔子惡野哭者

惡去聲

鄭氏曰爲其變衆周禮衛枝氏掌禁野叫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張子曰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于野是惡凶事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知自當哭于野若奔喪安得不哭于道方氏曰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豈其惡之哉子請死哭者呼滅子車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如此廢復故曰哭不以禮爲異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口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重直用切  
讀音志

夫子我而聽之者怪其哀甚也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孔氏曰壹者決定之辭言子之哭也一似重喪有憂喪者婦人哭畢乃答曰然方氏曰虎之害人攬器檻穽解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

而不忍舍其政之無竒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  
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  
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也處  
猶安也居者主於敬孔氏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  
墓故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它家墳壘祀謂神  
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恭敬故或式或下也它墳尚或  
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方氏曰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  
墓居墓所以有變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有前拜  
者之禮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子曰聞之矣夫欲速貧  
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  
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  
之有子曰然則則夫子有為言之也

喪文也  
為去聲

鄭氏曰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發朽非人所欲孔  
氏曰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為惡事發朽  
又事類相似故遂言之有子以夫子必不為此言故云  
是非君子之言也澄曰曾子以有子不然其言乃云此



是常聞於夫子者有子又不以為然曾子乃云與子游俱嘗聞之援子游為證以明夫子之實有是言也有子乃謂夫子之言若果如此必是有為而言非正言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子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切韻

音訓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鄭氏曰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臧靡侈也敬叔齊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委官失任去國得及前其官與於子澄曰夫子速貧速朽之言雖曾子與子游俱嘗聞之然曾子之所聞者略子游之所聞者詳曾子不知夫子有為而言而子游知之曾子以有子有為而言之言告子游而子游歎服有子能得夫子之意故謂其言之似夫子也自猶獨也天子至于庶人皆是木椁慮其易朽腐而獨自為石椁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多也愈猶云勝也反昔去國今復還也必載寶而朝者蓋前時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恐文前事故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儻被君放

遂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貨謂徇貨也桓魋之獨以石爲椁也恐身死之後速朽腐爾夫子以其欲不朽而侈靡費財若是謂不如不爲彼之靡而寧死後速朽腐者之勝於彼也敬叔之常以寶隨身也恐位喪之後速貧乏爾夫子以其欲不貧而徇貨擊纆若是謂不如不爲彼之貨而寧喪後速貧乏者之勝於彼也曰不如曰愈與與其不遜也寧固之辭意同兩皆不許此差善於彼而已夫以夫子之所不許遽執以爲夫子之正言宜有子之不以為然也此二語不同時聞者聽比前後所言加以欲字失夫子之意矣曾子亦隨衆所聞而不

遜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曾子因子游之言而知夫子二言果皆有為還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嘉其所見之是也又問有子何以能知夫子不欲速貧速朽之意有子遂言夫子為中都宰時為民定制庶人棺厚四寸外槨加厚一寸使民送死無憾則非墨氏之薄葬忍然忍俟朽腐者也將往應楚昭

王聘時先使子夏往再使冉有往意在仕楚得祿則非  
隱者之窮居安然甘受貧困者也蓋聖人之道依手中  
庸以石為椁唯恐速朽者固非桐棺三寸而無椁不恤  
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唯恐速貧者固非遊世終身而  
無祿不恤其貧者亦非也鄭氏曰中都魯邑名孔子為  
之宰為民作制將應聘於楚汲汲於仕得祿孔氏曰按  
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為中都宰由中都  
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空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  
魯適衛從衛適陳適匡匡人圍之去過蒲反于衛去衛  
過曹適宋宋桓魋欲殺之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  
又適齊不見用繼西見楚簡王在河陰楚宣王使使  
華又反于衛復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  
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使子  
貢至楚楚迎孔子將封之令尹子西諫而止是歲楚昭  
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時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失  
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速而云  
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哀六年孔子之荆是失魯司寇  
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曾子言速貧在前遠  
朽在後而子游之答先死後喪隨孔子所見而言之先  
後也宰中都制棺椁不欲速朽其事在前使子貢冉有





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有子之言亦隨夫子之事而為前後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澄曰恭在貌敬在心凡貌恭則心必敬心敬則貌必恭二者一有則俱有晏子有恭敬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為知禮也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遺車並去聲焉於房切

鄭氏曰言其大儉過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遺車遺車之

差大夫五薛侯七自天子九薛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

不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孔氏曰狐裘貴輕新而一

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遺車五乘而唯用一乘

以葬故鄭云大儉過下也大儉解三十年一乘過下解

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己下者大夫五乘過子三乘

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過下也及墓謂葬時

也按士禮乃寔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踊如初

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見藏也管加抗席抗木

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蓋寔後孝子贈幣辭親畢而親情窘容應送別別竟乃反晏子既寔贈幣拜稽顙踊

訖即還不復拜賓送賓賓盡去故鄭云不留賓客有  
事也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晏子失禮所包牲  
體士少牢包三个苞牲皆用左胛取下體前脰折取臂  
脰後脰折取體一牲取三體少牢則六體分為三个一  
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用大牢凡九體大夫分為十五段  
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  
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  
取三體其肉少晏子不從禮數故云焉知禮也澄曰注  
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為二事其辭及墓而反費辭  
而義不明竊詳八字以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二十  
年言其儉於身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葬也  
及墓猶云至墓謂但以遣車一乘及于墓所藏之墓中  
而過反哭也禮於空後禭親拜賓竟始藏器藏器實土  
竟始反哭大夫遣車五乘石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  
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弊時  
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由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  
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  
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取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  
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者方者矯之是也長樂陳氏曰國者則示以  
儉者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也國儉則示以禮者時之  
不及則救之以中也澄曰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  
俗皆驕侈淫縱也盈滿也謂於仁之當然者亦滅殺而  
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有子詆曰子之儉爲不知禮故  
曾子言君子處無道之國以一身自盈於禮而不能矯  
時之弊爲恥也齊國素者者於但有過無不及則晏  
子躬行率先示以不及乎禮之儉以者非禮之正矯時  
而已若國俗素儉者於禮無過有不及則當躬行率先  
示以正合乎中之禮禮得禮之正則無不及者也前  
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以不許其有禮曾子之  
言未嘗偏黨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子曰美哉輪焉美哉奐  
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  
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  
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此一進也京師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  
亦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久言衆多心識其善也言  
此者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爲全要領  
者免於刑誅也京當爲原蓋字之誤晉卿大夫之葬地

在九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  
氏曰晉君既賀朝廷大夫並發禮從君往賀之張老亦  
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識文子宮室飾麗佻美之也免文  
章貌煥爛衆多也歌祭祀時養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  
時或有之也斯此也哭居之哭泣位也聚國族燕國宥  
及會宗族也於斯者始終未足勿再造作也領頸也古  
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元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  
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墓地  
也文子覺讖故稱名述我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  
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善也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  
也謂年利首受訖也北西者石室也無有洞也  
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識之爲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  
爲善禱登曰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爲輪橫之廣爲廣言  
輪以該廣也免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稱人  
之善曰頌求己之福曰禱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楚子  
成章華之臺頌與諸侯落之蓋發典落皆有始意九京  
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廣陵胡氏  
曰謂晉君賀其成室爲獻恐非或趙武諉獻文爾當考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  
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不沒其

身其知不足稱也其勇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并與正切  
相直更切

如音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并猶專也植或為特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謂文子知人者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孔氏曰羊舌邑名晉公族為大夫生職職生叔向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可起而生吾於衆大夫之內誰最賢可以與歸按左傳文五年審處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處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卻為佐狐與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并謂并它事以為己有專權也植謂剛也文子言處父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禍害不得以理終歿其身是無知以防身遠害也僖五年文公辟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臣猶知之而況

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  
白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  
君詐欲奔去要君求利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利其君  
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謂保全父母遺體凡人利君者  
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討身者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  
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既能謀身  
又能不遺其友左傳襄十七年論范武子之德謂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  
治則不忘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  
襄一年不見先蔑後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  
其友也而云不遺者彼共先蔑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  
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澄曰孔誦以士會  
不見先蔑為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一事  
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  
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  
不免於罪幸秦穆寬容之僮士會覿見先蔑似若有謀  
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及七  
會還晉君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  
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見之也蓋惟恐因己之見使  
秦疑先蔑而或受禍害也并桓二字未詳姑從鄭注并



猶然也如子路之燕人植謂剛直挺立如水之植國語  
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其累犯  
之上無叔譽曰省文記者記文子與叔譽之言而特以  
晉人謂文子知人一句結之於後也方氏曰武子有利  
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知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知又  
有不遺友之仁異乎勇犯矣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厲其子

馬通雅云作退亦音退解音  
升呐如提切屬音獨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廉中退蒸和顏

或為妥呐呐舒小貌管籥也廉物所儲管庫之士府史

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不交利廉

也不厲其子潔也方氏曰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弱

也澄曰言文子身形雖不強壯口語雖不敏給而其行

之善如此所舉於司管籥守庫藏之賤人升為大夫士

而有家者七十有餘謂衆多也人有才能雖賤必舉此

其利君之忠也生則於利無所欲死則於子無所私此

其謀身之介也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

文子以終上文之意孔氏曰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

利臨死之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然其處室被張

老識樂奏肆夏失禮所從始禮記顯其奢僭晉為霸王  
總領諸侯武靈晉相光顯威德事勢須然無廢其行之  
善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于隨會故所舉止于晉國止  
于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于晉人而已矣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

夫音  
秋

鄭氏曰擊禽擊也諸侯而用禽擊降尊就卑之義下賢  
也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  
則辭已夫者已止也重強變賢也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謂謂使人以物往還之而因致所欲言也施謂施行信謂  
誠實敬謂慈謹斯此也謂此信敬虞夏之時未嘗施教  
信敬教之令於民而民皆自然信敬不知教令之外何  
所施行而能得此信敬於民也帝之世言信謂其情之  
實也王之世言敬謂其行之謹也

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杜稷宗廟之中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心以准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鄭氏曰墟毀滅無後之地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  
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孔氏曰周豐之意以  
處之喪夏由行信敬於己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  
人在丘墟墳墓間悲哀之處未施教使之哀而民自哀  
人在社稷宗廟中嚴敬之處未施教使之敬而民自敬  
民之從君在君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不行言亦無益方  
氏曰墟墓宗廟社稷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嚴誓周會  
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周豐欲哀公備信敬以感民而  
已澄曰此信此敬民心固有一有所感發則其心油然而  
而生民心之信敬君心所同然也虞夏之君亦唯盡其  
信敬之道於己以感發其民而民自興信與敬不待施  
教令也誓者戒衆之辭會者聚衆之事凡戒衆者必會  
聚之凡聚衆者必誓戒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  
相備殷人之誓蓋欲於誓之之會而糾合協比之也反  
不能使之合而民心離故曰畔周人之會蓋欲於會之  
之誓而曉喻勸勵之也反不能使之喻而民心惑故曰  
疑以此見殷周之言教不如虞夏之身先也然此特殷  
周末世所爲爾如湯之誓武王之會民豈有畔而疑者  
哉苟猶云若也禮義之懲謂敬也忠信之誠謂信也人  
若若無此心以臨蒞其民而感發之雖欲以誓會丁寧

之言教堅固而結之使不解散然無身教之本而徒恃  
言教之末民其有不解散而畔疑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  
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  
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疾筮巷市三  
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錄音去暴衣下切祀為  
尤切與音全為去聲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觀天哀而雨之奚若  
何如也鉅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虛巫主接神亦觀天哀  
而雨之春秋傳說巫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曰

巫則舞雩已猶甚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  
處於旱若喪孔氏曰已疏言甚疏遠於求雨之道理  
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寬財利  
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今徙  
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  
然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  
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  
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  
者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  
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轉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  
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齊食王音記齊勞  
傷切與音余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飲也飲種力德不能履也

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  
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氏曰與語助黔敖  
見餓者困嗟愍而呼之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  
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無禮  
之食以至於此病困愍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謂

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言餓者無如是與初時無禮之

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黃氏

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

在於斯乎蓋以衰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存至賢者不

樂其生於世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苟從曾子之

言謝而復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蓋  
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使于載而下施  
小惠者不敢於傲竊幸苟生之人骨肩諂笑之輩聞其  
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感哉廬陵胡氏曰今人



之急於糧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矣方氏曰饑言熾餓言人澄曰爲食奉食食飯也且不明之替殺下從目貿易財貨之留非下從貝此留賢同殺之字通用嗟者閉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之射之斃一人報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斃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博焉博者博也博者博也

鄭氏曰工尹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魯昭八年楚師

伐陳陳之因襲陳至十二年楚子使商陽追吳師

驚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詩有吳師商陽仁不志

傷人棄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報報也報弓不忍復射

也掩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

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乘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

御在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方氏曰手弓謂以手

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劍也孔氏曰按左傳棄疾不與

圍徐又不見有吳師手弓者令其斃弓而射也殺人之

中有禮者報弓掩目等是也傳云戎昭果毅商陽行仁

而孔子善之者彼謂勦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若獲則殺



之此謂吳師既走而逐之則不逐奔之義故為有禮也  
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  
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為之強戰則又為與於不仁  
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長樂陳氏曰從君之  
夫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己之不忍而廢  
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  
斃一人則掩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命義也禮若仁  
義而已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  
與故其貴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  
新殺止於三者姑以微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  
者如之何曰必陳善以除邪君子以當道有所不戰戰  
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  
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典  
立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  
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天下皆楚也則  
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廬陵胡氏曰殺敵為  
果易之教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以私怨對  
其君安得為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澄曰  
商陽有不忍之仁又頗知不逐奔之義棄疾使之于弓  
而後手弓使之射而後射斃一人適報其弓謂之者棄疾

復使之射也而後再射又斃二人每殺必掩其目殺人  
甚非其心也故止御者令勿更遠追然已意非御所能  
知又難以語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  
命聊為此言以止其御非是忿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  
也胡邦衡以不果於殺罪之又以怨懟其君入其罪所  
見與孔子異矣王陳蓋合於春秋及孟子之意者哉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  
大宰嚭曰是大也多言益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  
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伐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大宰嚭  
曰反爾地則備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言備之謂又牙而  
殺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大會扶疑  
音故切與音全

舊本云陳太宰嚭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都陽洪氏  
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  
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  
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澄按洪氏正千載之說今從其  
說兩易二人之名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口古之侵  
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而孔疏凡用二人之  
名者亦皆爲之兩易則文義協順矣鄭氏曰吳侵陳以  
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榭者厲疾病行入太宰官名

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  
庶幾其師有善名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者其不  
謂之殺厲之帥與欲繼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  
殺厲重人歸爾子謂所獲民臣君王者吳楚借號稱王  
也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孔氏曰初吳子光  
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而  
侵陳是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脩先君之怨  
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  
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  
古之侵伐者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行人儀特舉古  
之禮以駢吳師之惡殺厲重於斬祀故譏殺厲以微切  
之意欲得吳哀矜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師豈有無  
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終其欲哀矜之意  
澧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太宰嚭問陳  
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行人儀名之以  
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太宰嚭  
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  
勸之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罷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茲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

而猶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曼龍朱切男無過女整丁亂切壞音怪洿音烏猶音誅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邪無弑逆之事故邪定

公以為非常而驚也鄭氏曰定公纓且也魯文十四年

即位氏之無禮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臣弑君子弑

父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潛其宮明其大逆不欲

久復處之踰月而後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凡在官者

言諸臣凡在官者言子孫猶是聚水之名洿其宮而潛

焉謂掘其宮使水聚積也澄曰凡在官凡在官謂被弑

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赦謂縱之

逸去也弑君弑父之則凡在官者皆得弑之不可緩誅逆賊故曰無赦無赦謂毋令縱逆也宋萬弑閔

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為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

官府之人亦坐弑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

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

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山陰陸氏曰凡在

官者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放此

鄭氏謂弑父者凡在官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

殺終無已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闕曰請問居昆弟

之仇如之何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

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仇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

若尺沾切祛去聲朝者  
期使色音切從去聲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下棺也弗

與共天下不與並生也不反兵雖適市朝不釋兵也且

弔之仇衛君命則不闕為負而廢君命也不為仇魁猶

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執兵陪其後為其負當

成之孔氏曰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闕

也魯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令得持兵者但有公事

之虞皆謂之朝爾曲禮云兄弟之仇不反兵此父母之

仇云不反兵者父母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兄弟之

仇擬身仕為君命也使而不闕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

弟既不為報仇魁若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

後也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

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弗

共蓋天同義市朝非戰闕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

闕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義

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  
衛君命而使遇之不闕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也由其



思殺於父母也。禮言交游之雖而不及從父昆弟。昆  
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誼猶不同  
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於交  
游不為魁可知矣。其言互相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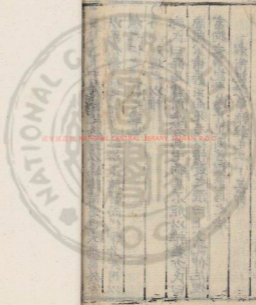
○仲尼之畜狗。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故帷不棄為  
埋馬也。故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子  
之席毋使其朽。狗為畜。詳六切。馬為畜。與。

鄭氏曰。畜狗。廋守封當為室。隔謂沒於土。方氏曰。衆體  
皆不欲沒。於土特以首為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  
沒於土也。蓋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以貧故無蓋也。  
石林葉氏曰。禮蓋近於身。以為障蔽者也。大馬蓋於家  
以為代禦者也。唯殺者弊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  
埋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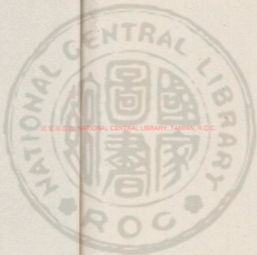
鄭氏曰。路馬君所乘者。其它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曰。  
魯昭公乘馬至而死。乃以帷裹之。澄曰。上文記仲尼埋  
畜狗之事。記此。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君附記。雜辭凡二十三節。



KEY WES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MIAMI, FL, U.S.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96 15 2  
PALLON



曾子問第十五

此篇曾子問曰三十八而孔子答之凡三十四故  
摘曾子問三字名篇孔子自言者四子游問者一  
子夏問者一記人自記者一通四十一章應氏曰  
曾子以篤懿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  
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  
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  
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  
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其或講明之  
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



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言隨聲應答畧無畱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首西階盡等不升登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大祝音希 禱文切

鄭氏曰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於西階南變於朝夕哭位也禱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廢之卿大夫所服禱冕締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禱冕則大夫也命毋哭將有事宜清淨也聲噫歆馨神也某夫人之氏也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幣小宰所主舉而下埋之階闕孔氏曰此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世子生則不告西近殯位階南階下也卿大夫等皆衣衰服北面大祝禱冕明卿



大夫等不裨冕也。裨冕，裨衣而冠冕也。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則玄冕。此大祝以大夫為之，故服玄冕為裨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五兩三玄二纁也。堂下告則大遠，故升西階，盡等級不升堂。吾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實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遂哭哭竟而降階。君之親及諸臣及婦人皆哭不踊，反哭位於位不更哭，遂行朝奠禮。奠訖，小宰乃升舉幣而下。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陽祝，聲三日。某之子某

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

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

奠出

大宰、大宗音悉，少去聲，拜芳勇切。從才用切。見贊通切。

鄭氏曰：三日，負子曰也。如初位，初告生時也。宰宗人詔

贊君事者奉子者拜哭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亦謂朝

奠。孔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

如初日子生之儀，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內則云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直負之而已。子未

見，君三月為名之時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



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禮殺故不用也  
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禋冕今為奉子接神故服禋冕祭服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  
說不云升堂文不具爾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着衰也皇氏及王肅謂以衰衣而奉之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喪者喪已在殯異於本殯也  
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宰祝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則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乃哭止也宰宗人大宰大宗也祝先子從者從吉祭之禮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告神故也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以東為前殯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隅其宰及宗人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祝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以警神前告牲哀甚故蓋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也謹言神之後祝

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敢見皇氏云於時未立  
子名不得云某之子某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  
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矣告  
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視室  
宗人在堂上北面哭眾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  
面哭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堂上皆  
降自西階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皆袒初堂上  
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至此  
子乃踊房中亦踊視室宗人及卿大夫反位亦皆踊也  
子踊時亦袒踊者亦皆三者三乃襲乃朝奠乃

出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因負子名之於窆禮畧也世子生喪在殯告五  
祀山川爾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故城社稷  
告之孔氏曰按內則左傳皆三月乃名今此因負子三  
日即名之者以喪事促遽於禮簡也見殯之時既以名  
告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  
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

山川

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孔氏曰前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稱父殯宮之主也葬後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于主漸神事之也大宰大宗從大祝三人告不云攝主葬時攝已弁經葛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使畢故乎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禋冕而告殯宮之主也不云禋冕又言制幣者未葬尚禋冕凡告必制幣不言自可知也三人例升階故不言盡階不升堂不言其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二日不見三月乃見因見乃名于柩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義經自係常禮名於柩畢亦命祝史禘告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互相明也鄭氏曰葬後三月於禮已拊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故亦告社稷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柩從君覺其入如之何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柩其餘可死乃具也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孔氏曰出疆朝令也三年之備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天子柩內有水兕諸公柩內有兕諸侯柩親身也其餘柩外屬與大棺等死後乃具



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表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

共者音共 鄭氏曰共殯服者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

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

具焉子麻弁經疏獲菲杖者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

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也

杖者為已病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

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

服既塗而成服股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孔

氏曰主人從柩而歸其家豫其主人殯時所着之服麻

弁麻布弁也疏表菲表也菲獲菲獲於時主人從柩在

路未忍成服唯首着布弁加環經身着齊衰足着屨獲

士禮服杖同時今未成服而杖為已病也柩入宮之時

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升堂之時以柩從外來似賓客

就客位升階也於此正柩象小斂後夷於堂也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鄭氏曰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

可無飾親未入柩不忌異入使如生來反孔氏曰此未

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子首不麻身身不服疏表唯首

着免身看布深衣而從柩士禮小斂主人括髮以在外





遠行不可無飾故不括髮而免也其柩入之時自門不  
自闕乃自阼階不由西階猶如生也

君大夫士一節也

孔氏曰言上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為然諸侯  
與大夫士一等無尊卑之異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  
所使之國有司所被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  
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  
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鄭氏曰復始死招魂善乎者善其間難明也公館若今

縣官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孔氏曰卿大夫士  
之家非君命所使私相傳舍謂之私館公館公家所造  
之館與及也及公命所使傳舍之處君所命傳舍者即  
是卿大夫之家但有公命故亦謂之公館方氏曰公館  
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  
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別當作

鄭氏曰祖禩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五文也視朝聽國事



也諸侯朝天子必禪冕為將廟受也禪冕者公衮侯伯  
鷩子男毳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  
典庫者命者勅之以其職道而出祖道也聘禮曰出祖  
釋較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牲幣當為制幣制幣  
文八尺孔氏曰按觀禮侯氏禪冕天子受之於廟諸侯  
視朝當玄冠緇衣素裳今服禪冕者為往朝天子天子  
將於廟受已之禮乃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告于祖翼  
子禰是一告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臨行再告也  
徧告宗廟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故云五官  
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其國事者言之不  
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祭事故不  
云命卿也相道祭神而后出命祝史告待告徧乃行為  
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非禮故以五日為限  
澄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  
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  
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  
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不親告祖朝服為事故也山川所不  
過則不告賤於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孔氏

曰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  
下天子不敢冕服唯着臨朝聽事之服熊氏云此朝服  
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吉月必  
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  
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出不云告祖或道近變其常  
禮爾反必親告祖禩以明出入之告不殊也方氏曰為  
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莫于禩反  
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  
視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  
則其禮略宜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亦有隆殺與  
五官如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則二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  
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  
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  
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  
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  
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踣老聃云

并制皆切  
從才用切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  
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  
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久  
者也祝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孔氏曰凡祭祀  
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謂新遷廟  
之主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聚集至卒哭之明  
日以新死者祔祭于祖故祖主先反廟也三年一祔當  
祔之年則祝迎四廟之主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祔祭  
則迎六廟之主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  
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  
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主出入之時若在廟中則  
外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似壓於尊  
者也有喪及去國無蹕老聃云結上文從天子宗至必  
蹕皆老聃所云也方氏曰行必以遷廟主者以天子之  
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下  
也廟薨與去其國廟無主者示神人休戚同也祔祭時  
亦廟無主者以合食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可虛  
乎蓋曰遷廟主謂祔廟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  
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  
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馬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皇氏云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云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藏之而去若近親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遷時以此藏行幣玉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埋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澄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大廟則告大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其禮蓋亦如此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

之上。有遷主也。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不以出，即埋之。

C 曾子問曰：魯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上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與音余，禮是史考。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孔子以尊喻卑也。孔氏曰：天之曰土之，王嘗禘郊社之上尊也，尚不可二。魯之孤廟之土，卑也不二，可知。澄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

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禘嘗之所尊，唯一大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

上若曰：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一，而無二。況主祭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此總明孤與主不可有二之義。下文乃述今世所以有二主二孤之由。

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歲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鄭氏曰：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偽主，非也。孔氏曰：亟數也。數舉兵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歲於祖廟，故有二主也。

魯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魯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比而公擯。



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  
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靈公先桓子以魯哀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  
卒是出公也鄰國君之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  
當哭踊而已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辨猶正也孔  
氏曰出公輒靈公孫也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非  
國之大事故略而不書鄰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  
為主唯君拜賓爾康子但當哭踊又拜非也有司謂當  
時執事之有司畏康子之威不敢辨正也曾子所問前  
孤後主答前主後孤者齊桓公之事在前衛君之事先  
後也孔子答曾子時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之已久故云  
自桓公始康子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人向之以否不  
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孔子一過也方  
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祫之所祭二孤則  
莫適為王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  
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山陰陸氏曰是其  
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

國君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也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是為子命子曰女以是為母如是則妾視此子如己親生子事此母如己親母蓋重父之命故生養之如己之親母死喪之亦如己之親母齊衰三年也據禮經傳所言唯大夫士之妾子有之其適子已無此母矣喪服小功章所云為庶母慈已者但名為庶母慈已者爾不名為慈母也其一國君之子無服之慈母者內則云國君子生

據諸母使為子師其以為慈母其以為保母者是也子

師擬三孤之師保母擬三孤之保慈母在子師之下保

母之上則擬於傅故孔子謂君命所使教子何服之有

子將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

則如傅之慈母言也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鄭文曰如

母謂父卒三年也禮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妻

子也子將意以為國君亦當然孔子指國君之子言則

無服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小功父卒乃不服

孔氏曰士為庶母總以慈已加服小功也士之妻自養

其子不得有慈已之庶母庶氏云士適子無母命妾慈



已亦為之小功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認爾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違  
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  
冠以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少喪為並去聲  
奪之讀如字

鄭氏曰良母也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據國君也天  
子練冠以燕居蓋謂為子王為其母公之言又非也昭  
公年三十乃喪齊嬖猶無感容又不少又安能不忍於  
慈母此非昭公明矣齊來知何公也孔氏曰王肅所足定  
謂云者公有慈母良山陰陸氏曰練冠取慈母國昭公  
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可矣  
不愛其母而愛慈母何足恠也澄曰為慈母性行良善  
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禮  
以諫止之而公接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凡練冠者本  
當服而不得服者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  
公子本欲服其母厭於君而不得服故練冠麻衣天子  
之庶子為王不得服其母故亦練冠彼皆為其親母欲  
服而不得服故爾慈母本無服即非欲服而不得服者  
故曰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

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其  
練冠以喪慈母或亦三月而除乎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與機而往塗暹故也今  
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  
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  
史佚曰吾敢乎故召公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史佚行  
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按蓋古喪  
切令如字

下殤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聖周也

周人用以葬下殤園墓園與冢通共以手舉之也機

尸之牀也往往就葬也周人葬下殤之禮蓋不用棺但

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與手舉之以往曾子

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昇尸以往

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

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

墓遠方疑於昇尸之不可而召公勸

如斂于宮中棺

斂者謂納之棺中也棺斂於宮中則

以人而載以憲

車不昇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走召

公為史佚問之周公曰豈不可乎禮有從權而以

義起者墓近則昇於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

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

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謂斂以衣  
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卷自史佚始前  
此則衣之而已不棺之也棺字如字諸如注以為下  
殤不葬於墓而別葬於園今從之之說家皆以豈  
不可為周公不許之今從陸氏之  
園園謂栽植草木處既曰族葬  
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

子曰墓是墓之  
山陰陸氏  
塗遠而欲

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推之向  
猶抗也機者以六為之狀女牀無脚  
直於中央係着兩頭之繩又別取一繩從一邊材橫鈞

孔氏曰與  
一繩

繩上抗舉以往臨斂時當聖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

繩從一邊材橫鈞

邊交鈞之繩悉合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於聖周

中機弓云聖周葬中殤下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

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車早即不得聖周

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聖周

輿機而葬其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中殤遺車一

乘亦不輿機下殤無遺則輿機也王之適庶長中下殤

皆有遺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遺車則中下

殤並皆輿機其長殤雖無遺車年既長大不可與下殤



同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棺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棺日有食之老聃曰立止柩就道右止也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立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一有食之不如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

相言部切夫音扶數讀爲連明音朝始小切

鄭氏曰柩道也變謂棺柩也

左也變謂日食也明反明復也已止也數讀爲速舍奠

每將舍奠行主也不蚤出不莫宿謂侵晨夜近姦寇也

安知其不見星爲無日而惡作豫止也疢病也以人之

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孔氏曰曾子問葬

引至塗值日食則變常禮而停住乎且遂行乎孔子答

以已從老聃助葬遭日食老聃令止柩待日光明返

而後引柩行按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今柩

行凶事相左者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

入爲交相左也孔子云柩務速葬不可廻返今止柩不



行不知日食休已之遲速設若遲晚至夜豈如早行至  
墓赴其吉辰也老聃言柩見星而行是輕薄人親與  
人同病患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以之患  
也方氏曰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時昧之中有不測之  
患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馬氏曰若  
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非必  
犯患也以人之情疑於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  
止也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上哉  
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右記喪之變禮失禮等事凡十章子生有常禮君薨  
而生則其禮變君薨有常禮在外而薨則其禮變也  
之在外而卒亦然孔子言諸侯出一章曾子問師行  
二章非記喪禮因前章之文而以類附記者有二孤  
及寡慈母則喪之失禮棺下殤及遭日食又喪之變  
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  
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兩霑服失容則廢如諸  
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殺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見賢通切數居  
實切文音卷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相廟宗廟皆然至於始祖爾方

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方色與  
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孔氏口鄭注示奉時事解方色  
有所討解兵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不知兵之細列隱蔽  
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  
以日食陰侵陽君弱臣強之象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  
備非常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  
二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充其陽也日食是  
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天無此義故不用  
澄曰后之容謂在前有疾正當諸侯入門之時而崩也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擅廢者幾孔子  
三六諸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喜雨霜服  
失容則廢

孔氏曰此大廟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鄭氏曰夫人  
君之夫人澄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內  
則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二后  
之凶計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筮既陳天子崩  
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孔氏曰嘗禘謂宗廟之祭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  
廟則五祀以上皆在其中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祭

舊既陳不當祭是祭前也鄭氏曰既陳謂夙與陳饌牲  
鬻時也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  
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接祭而已不迎尸也孔氏曰天子崩后之喪更  
日食人廟火其禮皆同此日食大廟火牲至未殺則廢  
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行  
接祭以喪事重故也接捷也速也速而祭之不迎尸宗  
廟迎尸之節有二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后  
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戶外殺牲薦血毛行朝踐禮設腥

醢之趨於尸前一也然後迎而合更迎尸入坐於奧

行饋孰之禮二也此不迎尸者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

止不更迎尸入也郊社不迎尸亦此時熊氏云郊社云

祀祭初未迎尸前已殺牲無灌故也中需禮為俎奠于

主乃始迎尸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

不侑醕不酢而已矣既醜脫切  
醕音龍

孔氏曰初喪哀戚雖當祭五祀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

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喪

雖既殯其祭不得純如吉禮禮宜降殺侑勸也迎尸入



與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  
至十五飯也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醕尸尸受卒爵不酢  
攝主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天子諸  
侯祭禮凶儀禮唯大夫士祭禮約之而說天子五祀之  
祭也按士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  
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主人酌酒醕尸  
尸飲卒爵酌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  
又酌獻佐食此士禮也大夫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  
畢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孔氏曰各葬之時從禮以復葬畢反哭乃當祭也

見哀摧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官而行其  
祭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醕尸尸  
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  
無獻佐食以下之事以葬後未甚吉也鄭氏曰既葬攝  
言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覺比至于殯自啓至

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必切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風輿陳饌牲罷時也帥猶也所



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社稷亦然孔氏曰上有天子祭五祀之文今之奉循謂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遺節制與五祀同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寧柩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大夫益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邊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薨大綱火日食三年之祭齊衰大功皆廢外舉自齊衰以下也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至不葬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齊者

鄭氏曰大夫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孔氏曰此大夫之祭謂祭宗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視更不勸猶至十一飯三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不酢主人大功服輕祭禮稍備視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酹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小功與緦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



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醑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  
佐食畢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於賓  
長獻尸常特尸得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  
乃畢爵今既饗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  
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顧南面位  
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三  
人皆在室中獻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內  
憲大功以上廢小功以下不廢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  
中三月而後祭此內憲總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  
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持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  
夫將葬於墓者則廢祭也  
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孔子廣舉士以語之大夫  
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總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  
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饗也大夫祭值總小功不辨  
內外皆廢祭而禮則小異爾士值總小功不辨內外  
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親情得伸也士祭祖稱而舅若  
舅之子若從母兄弟死者此皆母親已雖服總而於祖  
稱則無服祭祀以祖稱爲主故不廢祭也方氏曰位尊  
則以事而廢禮者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多  
右記朝祭有故而廢等事凡五章其故不一非但有

喪天子崩后之喪諸侯薨夫人之喪大夫士三年齊

衰大功之喪士小功緦麻之喪九者則有喪之故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

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

公練而禮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奠爵

彌吉孝公隱公祖父澄曰凡吉祭酌禮後有旅酬旅

酬之後有無奠爵曾子問凶祭之禮曰吉禮減殺若何

者不行旅酬孔子謂小祥之祭不行旅酬以此答曾子

所問之一事爾鄭注因言小祥以前虞祭及奠之二事

又言小祥以後大祥祭之一事所以異於吉禮也

奠酬於賓謂賓以主人所酬之爵奠置於賓席前而不

以飲也注所云虞不致爵謂致爵於賓即是酬賓之

爵若致爵至主人主婦者也孔氏曰練小祥禮也奠無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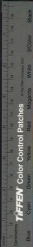
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酬酢

之事大祥乃得行酬酢而不得行無爵禮之事喪事簡

畧於禮未備也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

於生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

神也按特牲禮尸食九飯主人酌尸尸酢主人獻祝獻  
佐食主婦獻尸尸酢主婦獻祝獻佐食賓三獻尸酌止





主婦致爵于主人自酢主人致爵于主婦白酢尸作止  
爵飲畢酢賓賓獻祝獻依食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獻  
賓及衆賓酬賓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所謂致  
爵也賓乃取主人所酬之解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  
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  
子各舉解于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解酬賓  
之黨所謂無筭爵也此皆吉禮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  
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小祥賓不  
舉主人所酬之爵以行旅酬所謂小祥不旅酬也大祥  
旅酬而不行無筭爵所謂大祥無無筭爵也漸漸備禮  
故云預言也未終吉也終祭也禮於賓不令舉  
此爵而行旅酬昭公行之故曰非禮大祥得旅酬孝公  
不然亦曰非禮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於禮爲不  
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  
非禮然不及近薄過近厚與其薄也寧厚故於昭公言  
非禮於孝公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  
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  
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莫入大  
齊衰者莫士則朋友莫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



者莫若又不足則反取前執事人充之澄曰不以此以與已通太也下章同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不可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衰與於祭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之喪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與祭

鄭氏曰祭謂虞祔卒哭時曾子怪使重者執事澄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大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孔氏曰知此祭謂虞卒哭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

相其非行事之正故於相前可澄曰相曾子所問自大功之喪小功之喪相識有喪服至此廢

是一時之問文意相承皆是問可以與與否而夫子所答前兩章不答其問意後

意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為重也決不可為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它人

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它人喪祭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為所為服者則知小功亦不可為它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總服





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

問於魯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

於為人則先殯其次祭次吉

子既知有服之人不分重輕皆不可為

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

其可以損相謂之可也

主斬齊重服而言然

是重輕之服言也今詳

後喻月可與人祭齊斬之

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魯服

相識有魯服謂彼人於已

蓋謂緦麻之服不言緦服

而重則緦麻為始自重而

小功則此所云魯服為緦

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祭已家宗廟何得助他人

祭也雖總麻之輕亦不與山陰陸氏曰孫上應云相識之喪認可與於祭乎

○曾子問曰廢孝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孝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與奠非禮說湯若乃相去較

孔氏曰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孝服可以由它人在殯饋奠之事乎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有以已新說

入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知決不是它人之重者已新說喪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服之心鄭氏曰

新除喪服執事於人之神爲其憂哀疾故云非禮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已祭也故就喪而與奠爲非禮擯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葬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處乎

練者一暮之後葬立同葬而立也旅衆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葬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

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哭弔以哀它人之親乎鄭氏曰不葬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

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身弔也孔氏曰禮以飾情者凡行吉凶之禮必內外相副用

外之物以飾內之情故冠冕又采以飾至敬之情蠶裘





以飾哀痛之情若身有重服而弔它人則爲虛非飾情也  
弔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已哀而  
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方氏曰羣旅皆衆已傳言獸三  
爲羣禮言五年爲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道路  
之人衆故以旌言不羣立不旅行以居處宜與人辨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設人既葬  
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詳前卷

卷之三

三

鄭氏曰初有司與疑有司初使之祇致事還其職位於

君則卒哭致事不奪人親不可奪親二者皆也亦也亦

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喪卒哭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

無敢辭辟爲是禮當悲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道之與

孔子引舊記之文解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喪許

其致事是不奪人容親之心以已情怒彼此據君許於

下也不可奪親謂臣遭親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恩親之

心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從利祿孝也此據孝子

之身也言人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

也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容親君事不敢久馮故既  
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稱深故葬畢始致事還君

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方氏曰大夫七十而致事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惑而不勝事也致皆致政於其君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辭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為為上  
六陽曰

鄭氏曰子夏疑金革之事無辭禮當然伯禽周公于封於魯有徐戎作難魯卒哭而征之詐也蓋惡王事也

吾弗知者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孔氏曰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辭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周公伯禽有為為之今以

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更無所為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按伯禽封魯征徐戎時周公猶在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也

右記喪之祭弔從戎等事凡七章

曾子問曰君薨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



子孫行事

法

禮

卷

第

十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孔氏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輟歸於家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之奠不可廢大夫尊故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若君既殯君所有殷事大夫士在君所在家朝夕之奠有闕亦攝行也盧氏云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性殯君若其慈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

新

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墜於父母設事朔月月半為新之奠也內子大夫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孔氏曰君殯後親死是君喪在前父母喪在後新喪痛甚君殯既訖君所無事故隆於父母恒居於家君喪有朔月月半為



新大事則適君可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  
在家治父母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  
君所父母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常時朝夕則恒在  
君所也對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散言之  
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君既殯後而  
內子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非但夫往  
君所內子亦往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舉此  
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  
送君

敢服私服也孔氏曰歸哭而反往送君葬葬罷而歸不  
待君之虞祭其棺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若父母  
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  
葬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而歸不俟子

引音服下  
封音望下同

鄭氏曰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孔氏曰君葬  
在路遭父母喪遂送君既窆而歸窆下棺也不俟子是  
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畢必在子還之後故知封當



為寔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鄭氏曰封亦當為寔改服括髮徒跣而深衣扱上社不以私喪包至尊孔氏曰禮親始死筭纁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薨即括髮不筭纁者尋常是吉忽聞君薨故去冠而筭纁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薨若筭纁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之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

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

否孔氏曰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成喪

一服為重也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况輕

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

除之大祭初為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

為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

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適子仕宦者主祭事故待除君服行二祥祭若支子



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禋祭則無復追祭也方氏曰有君喪服於身而不敢私服以義斷恩故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惠其遺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先王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孔氏曰曾子又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不許人子有不除之祭適子除若服後有殷祭如客久不葬者比若燕子除若服後無復殷祭是父母之服一生不才附註之義於禮曰曾子問曰曾子問曰曾子問曰

意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則不追舉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獲之怵惕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祭至夏則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今春雖過明年應復有春故當時則祭過時則不補若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祥祭非為感時孝子為存親 仲孝心也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後猶得行嚴祭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  
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  
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  
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為賓辭於賓  
謂告將葬啓期也孔氏曰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  
父喪在殯先葬父之時從啓母殯之後至葬柩欲出之  
前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遺奠又於殯宮  
為父設奠不奠父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  
重奠所以不奠者務欲輕奠先葬者速葬是輕之大  
事亦禮宜室不可以不奠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行

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  
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外孝子不伸哀於所次之  
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  
而哀為輕於在殯者為在殯者所輕不敢為母伸哀除  
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反葬奠  
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辭猶告也謂真父  
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按既夕禮主  
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  
祝聲三是告殯之事處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皇氏

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真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  
崇精問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  
答云婦未廟見者不朝廟爾母喪亦朝廟也虞當異日  
澄曰辭於殯不須改殯為窆蓋告殯以啓期既啓乃遂  
脩葬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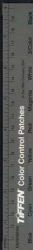
右記君親二親並喪等事凡五章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搆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訖而弗敢嫁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弔

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文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取並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  
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  
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爾父母  
不在則稱伯父母弔禮不可廢也若父母又不在則稱  
叔父母婿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  
會之時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婿  
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孔氏曰彼家喪死





則此家稱父遣使弔也彼家母死則此家稱母遣使弔也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婿之伯父致命女氏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它事不待踰年者不可踰年廢人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婿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婿家既葬致命於已婿既免喪所以須請也若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甚致命男氏許諾而不取女免喪婿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婿而後別取陽倡陰和婿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致命於已故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安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

鄭氏曰布深衣緇總婦人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者孔氏曰女之嫁服士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



服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遠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纒將齊衰者骨笄而纒至將歛齊衰婦人亦去笄纒而髻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前笄髮衰三年今旣在塗非復在室故服笄但在室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旣在塗故爲父母同啓期也於時女亦改服而深衣縞總反而奔窆

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孔氏曰女歸未至婿家齊衰大功之喪則居於外次

服就位哭男謂婿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於婿家爲位而哭皇氏以爲就喪家爲位哭也女聞婿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聞婿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之喪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者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窆則廢外喪則行昏禮此熊氏之說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爾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



據塔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  
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  
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彼謂不改素冠而著免  
爾其改吉服而著布深衣素冠者聞喪即改之也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  
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復猶慎也過時不祭以重踰輕也反於初謂同  
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孔氏曰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  
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祀鬼神昏禮是  
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饗飯者不復可知  
○曾子問曰再女有吉日而女死女之何孔子曰皆葬而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忌也女服斬衰孔氏曰既葬除  
之者塋於女未有期之忌女於塋未有三年之忌以塋  
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  
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塋不杖不菲不次歸葬子女氏之黨亦未成  
婦也見饋通切  
葬故味切

女未廟見歸未三月也廟見之義詳見下章鄭氏曰遷



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孔氏曰婦雖死於已寢然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相祭之時不得附於皇姑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改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而猶示之未成婦之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歸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稱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稱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勝於室方氏曰不息燭不寢也不舉樂不樂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澄曰以上四重皆曾子問昏禮遺喪之事因附記孔子所言昏禮之義于其后不息燭謂坐以達旦詩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女子自初生與父母兄弟同處今將歸于夫家亦與其父母兄弟相離故三夜不睡達旦以爲骨肉同處止



於此時而已故悲傷也婦以共養舅姑爲義生既不葬  
共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禮饋然然後爲婦共養之  
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故曰成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  
取要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舅姑存者  
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飯脩見於舅姑見訖  
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  
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昏夕同牢禮畢明  
日無見舅姑盥饋之禮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  
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  
於廟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棗是也  
廟見其義皆相同是一事若舅姑俱有沒者廟明姑與  
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廟見必待三月一時  
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  
則不饋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庶婦不廟見昏禮唯  
云不饋不云不見則舅姑存者庶婦亦以棗栗飯脩見  
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婦即  
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去殺饋  
物禮也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饌于也

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孔氏曰曾子問將欲冠于賓  
及贊者至門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  
喪孔子答云若是大門內之喪以加冠在廟廟在大門  
之內言凶不可同處故廢大門外之喪則喪在它處猶  
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  
身今既有喪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初欲迎賓之時未知  
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  
又婦除冠之舊位使濟濼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  
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而冠

鄭氏曰及至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孔氏曰  
未逾期日而有喪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  
禮因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  
冠是喪時成人之服

除喪不改冠子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  
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

禮切

鄭氏曰酒爲醴冠禮醴重而醴輕此服賜服酌用酒等  
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孔氏曰曾子問此  
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行吉冠之禮乎孔



子引類以答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  
因朝天子而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  
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故奠祭於已宗廟身服所賜之  
服更不改冠也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謂行  
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  
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  
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事而冠不可除裘更  
改為吉冠也按士冠禮云若不醴則燕用酒醴是古之  
酒為重酒是後代之法為輕酌而無酬酢曰燕諸侯大  
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乎上之  
賜不再酌也若其改而更冠處必而酌以酬之今則  
賜服而來不改冠故不醴也

后饗冠者

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父沒  
而冠者加冠之後婦地而祭於禰廟已祭而見伯父叔  
父見伯父叔父之後乃饗冠者鄭氏曰饗謂禮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卷  
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出舍於公館吉凶不可以同處也孔氏曰受宿



必宿齋戒也祭是吉禮是凶不可同處所以出會公館  
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或必有前

驅

此承上章孔子答曾子為尸遭喪之間因附記孔子所  
言事尸之法自此章至篇終皆因類附記也凡為君尸  
者服其君之上服上公之君其尸首服九旒之冕侯伯  
之君其尸首服七旒之冕子男之君其尸首服五旒之  
冕若君之先祖不為君而為大夫士則尸各服其生時  
助祭於君之服大夫助祭於君者首服玄冕士助祭於

君者首服緇弁故此謂云尸弁冕而出而助祭於君者

祖或為大夫士也鄭氏曰為若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

大夫士者卿大夫士見而下車尸小僂禮之前驅為辟

道孔氏曰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君之先祖為士

者常着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服爵弁大夫助

君祭者冕按儀禮特牲士禮尸服玄端少牢大夫禮尸

服朝服皆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蓋大夫士卑

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

助祭之上服也尸或出於道路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

尸當馮式小僂以敬之尸出行必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憲而無尸是殤之也

鄭氏曰祭必有尸乎言無益無用爲厭時無尸祭成憲者必有尸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厭飲而已不成其爲人也成喪無尸是與不成人同也孔氏曰曾子以神本無形象何須以生人象之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無用此尸爲祭初尸未入之前直設饌食以厭飲鬼神如此無尸亦應可孔子以成人有爲人父之道感備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若年久在野人遺棄俾風信前暴不足象以

不成人故不立尸也祭成人但厭飲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飲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飲亦私也其異者飲立燕坐飲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飲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

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陰



奠處也以其幽闇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謂之屋漏  
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白光  
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飲而已  
無尸以食其祭物也鄭氏曰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  
者有於陽厭之者孔氏曰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辨  
祭殤之禮其處有異陰厭者適殤也陽厭者庶殤也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鄭氏曰祔當為備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  
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旨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奠迎尸之  
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  
不備孔子曰曾子不解孔子之旨祔祭於成人一祭  
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祭殤簡  
畧不備何謂備有陰厭陽厭也山陰陸氏曰據此成人  
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  
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徹薦俎設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  
是按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告之爾非陰厭  
也徹俎設數几籩餼一尊闔牖戶所以依神周官所謂  
歲其隋者此與非陽厭也庶殤從祖祔食乃有陰厭陽  
厭即特祭不厭祭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

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所音其

鄭氏曰族人以其倫代之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吉祭用特牲者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舉肺脊肝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不舉無所俎不告利成無玄酒其無尸及所降也其它如成人此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奠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孔氏曰孔子更爲辨云宗子爲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庶子或爲後宗子不可闕族人以其倫輩與宗子昭穆同者代之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利令宗

子殤死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士祭成人特牲令宗子祭亦特牲尊之從成人之禮也凡殤降於宗子之殤故用特豚鄭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祔與除服也言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祭此殤時以無尸故不舉肺脊肝是尸所食歸餘之俎以無尸故無所俎利備養也告共養之禮成祭畢無所可告故不告此三事春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注云此其無尸也祭成人有玄酒重古之義

本不爲尸設今祭殤禮畧無玄酒是降故注云及所降也此祭於廟真陰闇之義是謂陰厭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知此是指大宗者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也此云爲殤而死不得爲後者非殤死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宗子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爲後者立兄弟爲後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此答曾子殤不祔祭蓋如此言祭是正言言祭爇占時祭從祖祔食也雖曰從祖祔食其異者不舉無所祖無玄酒不告利成備禮不備下成人也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與濕接陸氏真注謂其未是其說之非是也始有之俟識者考焉

陽厭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

鄭氏曰凡殤謂庶子之適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也無後者如昆弟及諸父也此死者皆宗子大功內之親共祖稱言祭於宗子之家爲有異居者無廟者爲壇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

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孔氏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爲後二者皆祭於宗子家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廡故當室之白按特牲禮尊於戶東宗子之殤祭於室奧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皆異於宗子之殤也凡殤有二一是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廟從父昆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之子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柩者據士禮通士二廟有相有祖無曾祖廟若祭諸父當曾祖廟若爲殤祭之推此而言大夫三廟無大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立大祖廟者曾祖無廟其祭諸父亦爲殤祭之也澄曰室內四隅奧爲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奧室之西壁以南爲上奧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祀殺故不敢在尊處由奧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凡殤有二其父雖是庶其身乃是適當爲小宗子者故得祭無後有二其身雖是庶其父乃是適而爲宗子者故亦得祭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則可祭故稱介子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方氏曰宗子爲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衆婦爲介婦亦此義

右宗子有罪居于它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祗曰孝子某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旅至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它國使其某辭音擬於

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姓而祭則言爲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初以介子攝爲祭主也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

相備爾鄭氏曰此之謂宗子攝大夫厭有陰有陽此不厭是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假不做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綏祭謂今主人也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布奠謂主人酬賓賓奠解於薦其賓奠謂取解奠於薦南北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也肉祖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其在它國使其某執其常事使某告孔氏曰旅酬是賓

主交歡之始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古旁之綴是福  
慶之辭唯主人受綴綴是滅毀之名故從周禮墮爲正  
守桃既祭則歲其墮是也主人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  
肉而祭之於豆間曰饗祭尸與主人俱有綴祭几將受  
福先爲綴祭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綴也祝辭直言爲  
歲事於皇祖伯其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此所陳從祭末  
以女至祭初逆陳之以攝主非正逆陳以見義主人酬  
賓之時賓在西兩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薦之北賓  
聖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即不  
舉酬之事以上文繼云主人祭祀自此下更論須禮有  
闕也此據說止林酌餽餽也正祭時以祭賓賓各依  
俎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  
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它國不得  
親祭故使其某執其事使某告也昭穆異者宗子雖祖  
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澄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  
不施於正祭也而鄭注以祭初饗神於奠爲陰厭祭未  
依神於屋漏爲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  
者得之不厭祭蓋謂宗子去國庶子攝祭則但祭正統  
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自攝主至章末皆言  
庶子攝祭之禮殺於正主也不厭祭以下總言攝主禮



殺之事先以此三字發其端乃言不旅酬以至祭初饗神之辭凡四事皆自後而先逆陳之布奠於賓賓奠不舉以下專言祭賓禮殺之事先以此八字發其端乃言不歸由以至祭前宿賓之辭凡二事亦自終而初逆陳之也旅酬者祭之將末歸肉者祭之最末饗神者祭之方初宿賓者祭之最初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

祭宗廟六月也

成音義

鄭氏曰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不祭于廟無爵者則遠處正主孔氏曰曾子欲知宗子有罪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但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孔子許其祭以禮無正文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雖有廟在宗子之家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家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此宗子去在它國亦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宗子去國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也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鄭氏曰言祭於家者無廟也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其為其常事至子可以稱孝以用也此禮祭也首本也註猶妄也孔氏曰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右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者宗子之家無廟而於庶子之家祭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又宗子以朝從本家不復有廟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也告神但稱名不稱字辟宗子也庶子身死其子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漢曰漢初猶有七十子後所記禮百餘篇戴氏禮記多取之此章先記孔子答曾子之言子游以下記者所自言也孔門子游最深於禮徒謂其門弟子也子游之門徒有庶子以此孔子所言之義而祭謂祭先告墓而后於家名但稱子而不稱孝二者之義也若猶云如此也義事理之宜也若義者如此乃合事理之宜記者又謂今有庶子祭者不能如子游之門徒本祖此義故其於祭為誣罔禮之所無是誣罔也方氏曰庶故於適賤殺於賈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

為之致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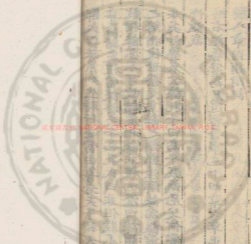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孔氏曰凡人年六十無妻  
者不復娶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  
重不可廢闕必須有主婦故雖年七十猶娶然此謂無  
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也  
澄曰因上章有孔子答曾子所問宗子之事故又附記  
孔子所言宗子一章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  
非禮也長之兩說

鄭氏曰誅者死生時行逆當由尊者天子稱天以誅  
尊為諸侯禮當誅於天子也孔氏曰非但賤不誅貴卑  
敵相誅亦不可故諸侯相誅非禮也澄曰誅謂哀死者  
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注解誅為誼前已言其  
非矣如魯哀公誅孔子曰烏乎哀哉尼父何嘗為孔子  
作誼哉

右記昏冠為尸遺卷事凡十四章六章正記喪禮  
八章同類附記





XINWE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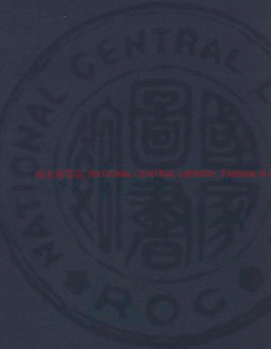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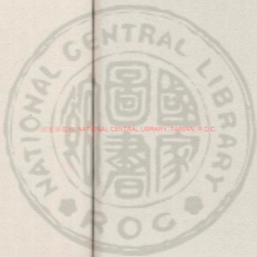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207186 v.6



儀禮經十七篇唯喪服一篇之經有傳此篇通用  
喪服傳之文而推廣之喪服傳遂章釋經如易之  
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汎說則如易之繫辭傳不  
釋經而統論大凡也八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  
篇亦名大傳云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  
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  
民無不足無不賒者五者一也紕繆民莫得其死

請如字與音強賒會說  
切缺匹彌切緣音譯一



聖人南面謂即天子位嚮明以臨臣民也聽天下謂天下之事悉接于耳目也或言聽朝則聽該視或言視朝則視該聽也且先謂且當以此爲先而後又有事也民謂治民之事所且先者五事而治民之事不與爲行之在五先之後也明倫以齊家而所當先故治親爲五先之一官人以治國其次也故報功舉賢使能繼之功謂世臣舊臣已用之賢能有功以國者急報答之或登庸於內或封建於外皆報其功也故報功爲五先之二賢謂有德者雖非有功之臣然有德而未用急舉擢之俾爲卿大夫也故舉賢爲五先之三能謂有才者雖非有

德之賢然有才而可用急使之之之俾居一職任一事也

故使能爲五先之四仁民以天下又其次也故存愛繼之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當存愛之之心論語所謂汎愛衆也故存愛爲五先之五上言民不與爲此言存愛其所愛者即民也乃云不與何哉蓋存愛也者存愛民之心爾民也者行治民之事先有不忍人之心而後有不忍人之政也一得謂所先五事一行之皆得其當而無生無不足謂民財民力兩無匱乏賸則又有餘饒也或曰是謂財之足賸謂力之賸一物純緣謂所先五事中之二事行之失其當也緣

猶絲之紛亂無紀先五者云繼之以行仁政則賦斂必輕徭役必省而民財不空力不困既無欠而又有餘也若於所當先之五事但有一事錯舛則斂必重役必繁而民受凍餒疲勞之禍不得其正命而死也五先皆得而民生始可厚五先一失而民死旋不救見福民則難禍民則易也鄭氏曰且一言未遑餘事功臣也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輔氏一五者無非為民而曰民不與焉言未及於民事如愛不勸率調給之類也方氏曰又不與焉非不以民為事可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入道始矣立機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黃音亮微諱年切誠戶成切別彼列切下同長長知兩切攝年禮切詳禮如禮

二治天下謂整理天下之事也上言聽天下此言治天下事接乎耳目乃整理之也人道上文所謂治親也所先五者中之第一事故治天下自此而始也權謂五權砵兩斤鈞石稱物之重輕者也度謂五度分寸尺丈引度

物之長短者也。量謂五量，命合升斗斛量物之多少者也。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奏政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色謂所服車馬各有所尚之色。徽號謂旌旗徽識之名號。器謂禮樂等器，械謂兵戎等器。衣服謂上衣下裳之服。立謂創設之考，謂訂定之改易，殊異別皆謂更新之不同手舊也。此七者隨時損益以新民之觀聽，故云得與民變革。其有常而不可變可因而不可革者，天地之常經，人道之治親是也。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上，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也。上治祖稱覆說，文尊尊之親也。上之親而至尊者，祖父之上則祖，以至於曾高，其尊稱遠而彌隆也。下治子孫覆說，上文親親之親也。下之卑而至親者，子孫之下則孫，以至於曾玄，其親漸遠而漸殺也。旁治昆弟覆說，上文長長之親也。同生而長者昆，同生而幼者弟，長之嫡為宗，幼之嫡庶皆為文，以至於同祖同曾祖同高祖之昆弟與夫從族之諸父諸祖諸子諸孫咸統焉。會合之以燕饗之飲食，以不忘其恩情而於合食之時序次之，以父子之昭穆以不紊其等列，旁治昆弟之親者，然也。別之以禮義覆說，上文男女有別之親也。唯男女



有別然後父子親昆弟親也父子昆弟之親天屬也夫  
婦之親則初由人合而天屬之親所自出也即此四者  
而人道之親盡矣前曰自人道始後曰人道竭矣起語  
結語相始終也竭盡也按人之大倫有五而此四親者  
唯父子兄弟夫婦三倫爾而曰人道竭矣何也蓋此三  
倫者一家之倫也一國之倫則君臣之倫自家之每尊  
而推也朋友之倫自家之長長而推也四親足以該貴  
五倫五倫者天下之達道也故人道竭盡於此孔氏曰  
正謂年始朔謂月初改正周子殷丑夏寅也改朔周在  
半殷難鳴夏平旦也服色東之與馬各從所尚夏尚黑  
殷尚白周尚赤也徽號周禮九旗是也周大赤數大也  
夏大慶各殊別也冕謂楫豆房組禮樂之器楫謂戎路  
黃路兵甲之屬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  
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也權度量以下諸事是末故可  
變革與民爲新也長樂陳氏曰左傳云揚徽者公徒徽  
旌旗之名徽號者徽識之號也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  
象其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教茭舍辨號名之用輔  
氏曰徽號廁於服色罷械衣服之間似古誥及陳說是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  
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之

不可易鄭氏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四者人道之  
常方氏曰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故不可得與民變革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  
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  
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術猶道也服術謂古先聖人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  
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子至親也故適  
長子斬衰三年同於父衆子齊衰朞同於祖子之下其  
親者孫故適孫齊衰朞亦同於祖衆孫則大功九月孫  
之下其親曾玄並總麻三月此親親之下殺也其二尊

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稱者而言父至尊  
也故斬衰三年其服之重無以加父之上其尊者祖故  
齊衰朞祖之上其尊曾高並齊衰三月此尊尊之上殺  
也其三名服其四出入之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  
別之以禮蓋者而言名者彼女來配此男母者配父之  
名其尊齊於至尊之父故服三年之衰與父同但齊其  
斬而已妻者配已之名其親比於至親之子故服朞年  
之齊衰與子同又加之以杖也而妻之於夫則比於三  
尊之父故服三年之斬衰移其所天之父以天其夫也  
婦者配子之名故服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伯母叔母其



名同於父之配視已尊一等故服齊衰菴昆弟之子之婦其名同於子之配視已卑一等故服小功五月唯兄弟之妻其名不可同於已之配爲其與已同等故無服出者此女往配彼男故姑姊妹女子子在室齊衰菴出嫁則降大功九月入者雖已出嫁或被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服也其五長幼之服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長者謂昆幼者謂昆弟相爲服齊衰菴也同祖者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者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者族昆弟則服緦麻二月此長幼之旁殺也由長而上則有旁尊之殺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菴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緦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五月祖之從昆弟爲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緦麻三月由幼而下則有旁卑之殺子之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菴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緦麻三月孫之再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緦麻三月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

爲親之服也非親而服者不在此數其六從服謂非已  
之正服從於人而服也故殿五術之後從服之目又六  
屬從者屬謂親屬以親屬故爲其黨服妻從夫服夫家  
旁尊旁卑之親夫從妻服妻黨之親子從母服母黨之  
親也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爲其黨服子爲母  
之君母庶子爲君母之親妾爲女君之黨也從有服而  
無服者其夫爲其昆弟有服妻從夫而爲夫之兄弟則  
無服公子之妻爲其父母有服夫從妻而公子爲君所  
厭爲妻之父母則無服也從無服而有服者其夫爲兄  
嫂弟婦無服妻從夫而姊妹婦相爲小功則有服也公  
子被君厭爲母之父母姊妹無服妻從夫而爲公子之  
外祖父母及從母皆總則有服也從重而輕者姑雖出  
嫁猶爲姪服大功九月爲重其子從母而爲內兄弟服  
總則輕妻爲其父母服春爲重夫從妻而服外舅外姑  
皆總則輕也從輕而重者公子爲君所厭爲其母練冠  
爲輕妻從夫而爲公子之母服春則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于稱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上時掌切

謂事宜之理祖蓋兼祖并曾高二祖而言然如此也因

上文有從重而輕從輕而重之語遂申釋制服輕重二字之義恩愛之心無限極故於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然仁雖無限極以漸而減殺焉循親之重服等差而上至祖則減為齊衰朞又至祖上之祖則減為齊衰三月愈終而輕矣事宜之理有裁制故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義雖有裁制然以漸而加隆焉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為齊衰朞又至祖下之稱則加為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皆事理之宜如是也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稱名曰重輕則齊衰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應氏曰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則謂之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親乃愈隆則謂之重非故欲為是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得不然爾方氏曰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稱則即世以降故曰順而下之或自仁率或自義率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義而已

右記人道曰親喪服六術之義一章凡三節第節汎言所統五事總為下文起本第二節於所統五事

中不復言其四專以其最先之第一事曰治親者詳言之而起下文因親制服之義第三節乃論服術承上文治親而言本宗親者之服尊尊謂尊而親者也舉重而言但言尊而親在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也舉重而言但言親而不顯其卑也注疏以尊尊為君服則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

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文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千祫及其高祖

太祖音泰者息

此章推廣人道治祖禘服術曰尊尊之義故章句叙天

子諸侯大夫士尊尊所及之遠近禮不為王者不得禘

祭天子三稷三昭之上有太祖廟猶以為未盡遠之

孝又推本太祖所自出之帝追祭之于太祖廟而太祖

降居旁位配食者謂之禘此尊尊所及之最遠者也諸

侯則二昭二稷之上有太祖廟尊尊不過及太祖而已

不能如天子所及之遠也大夫又不能如諸侯唯禘廟

祖廟及曾祖三廟士又不能如大夫上士唯禘與祖二

廟中士下士則唯有禘一廟大事大功也省祭也省祭

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恰合也謂雖無廟而得與

有廟者合祭也大夫士必有大功見省祭於其君君有

特恩賜之祫祭然後得祭及高祖蓋位愈下者尊尊之所及愈不遠也雖君賜亦止得上及高祖共祭四世大夫蓋祫于曾祖廟而上及高祖上士則祫于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于禰廟而上及祖與曾祖高祖也大夫亦有有大祖廟者無曾祖廟當祫于大祖之廟而祭曾祖祖禰凡四世若大祖在高祖前者或祫于大祖廟而并及高曾祖禰凡祭五世也趙氏曰于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紃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遠奔走追王大王宣文王

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王音祗也

鄭氏曰紃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行主也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闕皆有館焉遠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孔氏曰牧野之戰是武王之大事既戰罷而還燔紃以告天祈祭以告社設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告祭既訖遂率天下諸侯歸周京祭先祖于廟於此之時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其伐也既事而退紃於上帝祈於社奠於牧室告其成也率諸侯執豆蓬遠奔走者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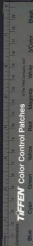
于周廟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禮孤子雖貴不作父議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之王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其始乃自大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東萊呂氏曰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爾大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侍追王而后尊哉追王者何意蓋二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澄曰上文已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等所及之遠近此一節遂引武王追王之事明天子之尊祖補然止是祭禮之尊尊而言不及服術蓋在喪在祭同一尊尊之人道也

右記人道之尊尊按喪服齊衰不杖者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有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及其大祖十五字與此章之文同但王者禘三字作天子及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爲如字別

此章推廣人道別男女服術曰名曰出入之義同姓從宗合族屬為後章長幼之服起文異姓主名治際會則為此章名服起文也下一節論昏姻包出入服之意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主名主於婦與母之名兩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母為則尊之婦為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到以名遠之孔氏曰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夫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疎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而食故曰合族屬異

姓之女來為已姓之妻唯繫夫尊卑而定與婦之名通

猶行列也若其夫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已之母行也其夫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已之婦行也故嫁已伯叔之列即謂為母嫁已子行即謂為婦也凡子行之妻則謂之婦兄弟同倫媿於藜藿弟雖非子行謂其妻為婦同子行者卑遠之也弟妻既得為母號記者恐凡妻亦得為母號故云嫂亦可謂之母乎予以疑之言其不可也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故借嫂老之名為號尊嚴之也母婦之名得則昭穆明失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方氏曰謂弟之妻為婦者蓋推



而遠之別嫌爾弟之妻謂之婦而從卑則可兄之妻謂之母而從尊則不可是嫂雖少當敬忌如嫂乃所以別嫌人道之治而不亂者以是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蓋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成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元音問殺色界切別彼列切弗別亦同望靖如字綴貞衛切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玄孫之子五世而無服姓正姓也始相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孔氏曰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己兄弟司承高祖爲族兄弟相報總麻服窮於此親兄弟服春一從兄弟服大功再從兄弟服小功三從兄弟服總麻故四世而總則服窮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袒免而無正服滅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袒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庶衆也高祖以水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五世以後各爲氏族不共高祖是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各自爲宗恩親盡於下也問者見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問其





可通與否答言庶姓雖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謂周道如此也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五世則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矣周官言定世繫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所謂綴之以食也澄曰上古洪荒民生蚩蚩同乎禽獸其後聖人出而為之君師人類始漸與禽獸異然其禮猶質而漸故有其初同出一原其末相去漸遠則不辨其姓而或通昏姻者焉馴至唐虞夏商有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之男女有別異與古初不同矣然亦未若周禮之文而詳也高祖以下有大宗各分庶姓以辨其支派之異高祖以上有大宗同一正姓以會其本原之同記所言四世服窮五世殺同姓六世親屬竭者辨其異也所言百世昏姻不通者會其同也於是從宗合族屬而親疎有等主名治際會而男女有別周之道所以為經制大備也與

右記人道之男女有別按喪服大功九月章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有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妻之弟婦者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俱乎  
五十字與此章之文同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  
其尔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  
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  
宗尊祖之義也為云鶴切下為其同長知兩切別彼別切  
舊本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今從朱子  
去之

此章推廣人道合昆弟服術曰長幼之義君恩雖下親

其族人而族人以臣禮不敢上視君為親故不敢宗君  
而各宗其昆弟之嫡長為宗子以相統屬也庶子非宗  
子則不得主祭又不得為長子二年者所以明宗子之  
重也重其宗者遠其君而不敢戚故也下乃言大宗小  
宗之異而總以尊祖結之蓋人臣之家所以立宗者始  
自不敢戚君而終於尊祖也大宗雖服外而有齊義三  
月之服小宗則各以本親之服服之四宗所統之諸昆  
弟亦各以其本服相為服此服術之所謂長幼也鄭氏  
曰位謂齒列也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  
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尊君別嫌也族人上不戚君

下又辟宗乃能相序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爲祖也繼別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宗之謂之大宗繼禰者父之嫡也兄弟宗之謂之小宗遠猶變易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則曾祖與祖亦有也小宗四與大宗凡五孔氏曰君絕宗合食者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嘗領族人而族人不敵計已親戚與君齒列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故遠自卑退也以下歷陳五宗義語笑嫡子繼世爲君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故亦云別子也並爲其後世始祖故云爲祖也別子之嫡子世繼別子爲大宗父之嫡子上繼於禰者謂之小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朱子曰庶子不祭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宗其繼別子下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作疏時方誤爾東萊呂氏曰別子爲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爲君則慶父叔

牙季友為別子繼別為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為大宗  
繼稱者為小宗如李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公彌悼子  
既為大宗則繼公彌者為小宗所以謂之繼稱者蓋自  
繼其父不繼祖故也長樂陳氏曰諸侯之支子為卿大  
夫者謂之別子有自它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  
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  
立宗而為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仲孫叔孫季孫之  
類嫡子弟之長子則為小宗所謂繼稱者也大宗則一  
百世不遷小宗有四有繼稱而兄弟宗之有繼祖而同  
堂宗之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  
至於四從則屬絕五世則遠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公  
子則具下文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  
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  
者宗其士大夫之道者公子之宗道也為二陽也  
通音伯  
鄭氏曰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公子不得宗君君  
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  
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襄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  
齊襄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  
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公子有



此三事也孔氏曰以前皆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相繼屬此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君無嫡昆弟遺庶兄弟一人爲宗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嫡昆弟使之爲宗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它公子爲宗是無宗也亦無它公子來宗於已足亦莫之宗也言此三事它人無唯公子有故云公子是也又覆說公子之宗道以公子有宗道一句起文公子之公公君也公子之君是嫡昆弟爲君者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者所謂公子也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立公子士大夫嫡者之身與庶公子爲宗此嫡者即君之同母弟嫡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有大宗小宗嫡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嫡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非正大宗也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祫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其母則小君與君同母也爲其重齊衰三月者同祫服宗子之妻也若無嫡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常時兄弟相爲同君在祫降故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方氏曰士大夫即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爲士大夫故

曰士大夫爲猶使之也使其庶公子宗其嫡公子之言  
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至若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  
而莫之宗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東萊呂氏曰假  
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二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  
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  
君皆庶而無嫡則須令庶長權攝宗事傳至于子則自爲  
宗矣盧田呂氏曰國君之嫡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  
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次嫡  
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  
其生也嫡庶兄弟皆宗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凡先  
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次  
子繼之葬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  
其子其孫爲繼繼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  
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若君無次嫡子立爲別子止  
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以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  
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澄曰章首言君有合族之道章末  
言公子有宗道二道字意同猶云禮也君與族人尊卑  
殊絕是君本不應有合族之禮雖不應有而持有之者  
族食燕享以時敦其親睦之恩於族人是君亦有合族  
之禮也故云君有合族之道公子雖多並是國君之別



子兄弟不自相宗逮其繼別子之嫡長始謂之宗子其  
公子本身但各爲大宗之祖而已是公子不應有自爲  
宗之禮也雖不應有而或有之者君命嫡公子爲宗使  
庶公子宗之是公子本身亦有爲宗之禮也故云公子  
有宗道至其子則此公子之身爲大宗之祖而其嫡子  
與繼別之爲大宗者同矣若無嫡公子而但立庶長公  
子爲宗以統諸弟至其身後則其嫡長但得爲繼禰之  
小宗不得爲繼別之大宗又一世則爲繼祖之小宗又  
一世則爲繼曾祖之小宗又一世則爲繼高祖之小宗  
至第六世則不復稱宗而又各爲一族之高祖其再世

三世四世五世又爲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小宗至

十一世則又各爲一族之高祖如前但此公子本身之  
爲宗者一君但有一大宗非若其它別子之爲祖而不  
爲宗者每一公子爲一大宗與此數公子共一大宗者  
不同也注疏及諸家之說皆然則此章第一節是言卿  
大夫士繼別子之宗第二節乃是持言公子本身自爲  
宗之宗三義各異若藍田呂氏之說則後一節與前一  
節其義不殊一君但有一公子謂之別子君之子雖多  
止有一人爲大宗以下皆不得謂之別子彼魯三桓之  
爲三大宗鄭七穆之爲七大宗者蓋非正禮然二說

未詳孰是姑兩存之

右記人道之長幼按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有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十三字又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為宗子傳有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道也十二字與此章之文同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

移以改切儀禮卷一服作禰字音同

此章推廣人道治子孫服術曰親親之義子孫者禰與三祖之諸子諸孫也高曾祖禰之子孫曾玄為族移推

而旁及之也高祖之族其服旁及者族曾祖族祖族父族兄弟皆總曾祖之族其服旁及者從父從

兄弟皆小功族子總祖之族其服旁及者從父從兄弟

第大功再從子小功族孫總禰之族其服旁及者昆弟

從子皆甚從孫小功族曾孫總出乎此為絕族族絕則

無旁及之服矣若在族內為高曾祖禰之親者各以子

之屬孫之屬曾孫之屬玄孫之屬而服之也自恩服禰

親之親而上以至於祖與曾高之親其親漸上而漸輕自裁

服循高曾與祖之親而下以至於禰之親其親愈下而

愈重此人道之親親者然也鄭氏曰族兄弟之子不相

為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孔氏曰四從族屬既絕





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及之也有親者各以屬而爲服故云親者屬也張子曰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故四從六世爲絕族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族絕即非其所屬自仁率親而上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而下至于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始終乎親親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

故禮俗刑禮俗刑越禮樂謂之不顯不承無教於人斯此之謂也

中土產樂音洛教音亦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敦厭也孔氏曰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胤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饗不嚴肅收之則親族不散亂昭穆有倫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先能宗廟嚴後乃能保重社稷上無淫刑濫罰則庶民安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悉

成是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樂謂民  
樂不厭方氏曰親其所親推而至於親之所親則尊矣  
有祖而后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后有族族者九族  
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  
祖禰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宗廟雖以  
有土穀而后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社稷  
必以人守故愛百姓有愛民之心則刑不濫而庶民安  
生樂業農者生財於田里商者通財於道路用足而養  
生送死無憾故百志成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  
俗刑禮俗刑則爭鬪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樂業業昌  
或曰朝朝故尊祖身相 故敬宗此一節之無人愛其父  
必推其生我父者祖也又推其生我祖者曾祖也尊其  
所自來則敬宗孺者之道必始於親蓋天之生物一本  
譬木技葉繁盛而所本者二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  
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  
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邪有國家社稷  
然後能保宗廟故必重社稷國以民爲本無民安得有  
國故必愛百姓心誠愛民則謹於刑罰矣庶民安謂民  
有定居而上不擾之所以生殖財用時和歲豐萬物盛  
多財用既足故百志成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

不成矣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刑是刑儀之刑澄曰禮俗刑謂民化於親親之禮而成俗刑于四海可爲後世法人君自一身親親一家親親至於一國皆親其親天下皆親其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一家親親之效也重社稷愛百姓而刑罰中庶民安財用足百志成一國親親之效也禮俗刑而民樂天下親親之效也顯者上能昭親親之德以顯示其下承者下能從親親之教以承順其上無斁於人斯者久於其道而化成也此詩頌清廟篇之辭引者借用以結上文之意始乎仁親終乎仁民首章所先五事之極功益如此

右記人道之親親按衣服者義於禮章並此義之子爲母傳有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七字與此章之文同此篇與喪服傳文重者四章凡五處豈此篇襲彼之文歟抑彼傳襲此之文歟孰先孰後未可知也竊疑前志有之而作此篇者與作儀禮傳之人皆引用之爾然因其所重之文詳其所演之義此之說說視彼傳之釋經爲優

問舊知字鄭氏曰問傳者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或曰當讀爲問廁之間問者廁於其間而莊正也

齊桓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

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爲正色綠紅驪

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

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

喪禮衷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

正傳者也故名問傳云

斬衰何以服首首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問舊知字鄭氏曰問傳者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或曰當讀爲問廁之間問者廁於其間而莊正也

齊桓晉文爲正霸秦穆楚莊非正霸而廁於二正

霸之間則謂之間霸青赤黃白黑爲正色綠紅驪

碧紫非正色而廁於五正色之間則謂之間色儀

禮喪服正經自有正傳分釋各章經文此篇總論

喪禮衷情之發見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

正傳者也故名問傳云

斬衰何以服首首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者首齊義貌若象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采之發於容體者也首七采切見賢通切  
齊音皆集思里切

儀禮經斬衰首經秋齊義杜麻經傳曰首麻有蒼者杜  
麻是也孔氏曰首是黧黑之色故為惡貌輕其經用宗

一色同大功轉輕心無新刺故說不為之變鄭氏曰止謂  
不動於喜樂之事澁曰斬表服首謂衰裳經被並首色

色首者有子麻色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  
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頭首在內則其尾

末見諸外也齊衰楛輕於斬衰經不用首而用衰宗者  
有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若首若宗貌各如其經之色也

經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  
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顏亦畧變於常其或

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為厚而亦未至於甚  
薄卷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可

也云者微不滿之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形之可見於  
外者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  
三曲而倨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采之發於聲音者也

起切



鄭氏曰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儗聲餘從容也孔氏曰若往而不反言一舉而至氣絕如氣往而不却反也小功總麻既輕哀聲從容也澄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倥謂聲不暫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彌文矣可也之意同上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總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不發切

孔氏曰斬衰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皇氏以唯而不對為親始死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

為在喪稍久故對也齊衰對而不言有問則對若非人

問不問也

禮經行言它事而不謂諸時事之

非鄭氏曰議謂陳說非時事也澄曰總麻凡事皆得陳說而議以議不及於作樂歡樂之事爾方氏曰唯顧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為言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為議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必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毋不食士與歛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醢醬小功總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與音

殯  
疏食音通

孔氏曰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謂三日之外八食也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喪大記云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也再不食喪大記云一不食再不食則再不食謂小功一不食謂緦麻也澄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恩也上乃異姓之朋友與歛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歛歛焉則為之一不食方氏曰此言食與大記不無小異

父母之喪既卒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  
果又其而大祥有醴酒中月而禫禫而飲酒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中如字又去聲禫大戚切乾音干

父母之喪既卒哭後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祥後同但加以醴醬蓋與小功緦麻既殯後同也禫後飲醴酒則漸復常而飲酒食肉矣鄭氏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孔氏曰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大祥食醴醴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不能食者得用醴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飲食之者以表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室  
室若藟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

發於居廬者也

說者脫室音  
忌若少寫切

孔氏曰此五服物喪居廬之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室  
室論其正爾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雜記云大夫居廬  
士居室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室也齊衰亦有不居室  
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室  
也若藟不納者若藟為草席藟藟為之不編納其頭而  
藏於內也鄭氏曰若今之蒲草也澄曰士斬衰不居倚  
廬乃臣為心服父為衆子齊衰不居室室者乃尊者為  
心服也

父休之喪既虞卒哭挂楯翦屏若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室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身而楯禫而牀

注知  
死切

孔氏曰此明父母喪終服所居改變之節澄曰既虞卒

哭後若藟不納則與齊衰物喪同特居廬為異爾小祥

後乃得居室室也小祥後寢有席則與大功初喪同禫

後牀乃與小功緦麻初喪同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

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緦無

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去如



鄭氏曰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  
一極列衣服之差也孔氏曰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按喪服  
記云齊衰四升此云四升五升六升多五升六升二等  
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多七升一  
等記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十升十一升十二升  
多十二升一等喪服之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  
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  
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故記者於是極列衣服之差所  
以多於來服記也總麻者治其麻纒其細如絲十五升  
布而抽去其半纒田而疏織布既成不綴治其布以三  
角之疊裁在外故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為女踈衰四  
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  
練冠緣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  
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  
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  
禫禫而縗無所不佩

此云儀切經七經切要  
發婦古若切縗息麻切

此明三年之喪初服至終服受變除之節士卒哭後受  
服降初服三等受冠降初冠一等去麻服葛謂男子去  
麻首經服葛首經去麻要帶服葛要帶帶紵以四股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三重女子帷去麻首經服葛首經要麻帶如初練後男  
子首除葛經要葛帶不除女子要除麻帶首葛經不除  
鄭人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紉之帶輕  
既變因為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  
重帶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角素縞者下海  
所云縞冠素紉既紉之冠也麻衣十五升布澤衣也謂  
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思經白縞曰縞  
舊說縞冠者采縵也無所不佩紛悅之屬如平常也孔  
氏曰受以成布六升者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縵縞疏  
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縵漸細與吉布相參攸辨成  
二重謂作四股紉之則未受服之前麻帶兩股相合也  
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紉之期而小祥練冠練緣  
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練為領緣也又期而  
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  
服素冠以縞紉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後哀  
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紉之身著十  
五升麻深衣也中月而禫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  
既訖而首著縞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若吉祭在

禫月猶未純吉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禫之後月吉祭後乃得復平常也晉賀氏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爾若猶斬之則非殺也若謂以斬衰命革便謂受猶斬者則疏衰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疏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衰爾不謂終其月日皆不變也山陰陸氏曰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服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線緣

釋先素編大祥彌吉故也

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此承上易服者易輕者之文專明上服之後遭下服易新麻之制其一斬衰卒哭後遭齊衰而易麻其二斬衰練後遭大功而易麻其三齊衰卒哭後遭大功而易麻其四大功三月後易小功之新麻小功三月後易緦



之新麻然大功小功之先言斬葛與齊麻同者即上文斬衰卒哭後易齊衰新麻者也言齊葛與大功麻同者即上文齊衰卒哭後易大功新麻者也於其一而言輕包重特於其二而言麻葛重於其三而言麻葛兼服之於其四亦言兼服之乃總提兼服之三字又以服重者則易輕者釋兼服之之義而結前文也鄭氏曰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因上說而問之乃說所以易輕者之義既虞卒哭遭齊衰謂齊衰可以易斬服之節也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貶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三於重者男子之經婦人之帶情其重者之也既經大功言大功可易斬衰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後喪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無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爾不言重者二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令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爾葛者亦特其重



麻者亦包其輕前為與後麻同則兼服之者竟曰有上  
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服重者則易輕者服重者  
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  
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  
下服之受矣孔氏曰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若大  
夫以上則虞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  
初喪男子輕要得着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也重者特者  
婦人輕首得着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也重者特者  
男子重首特高斬衰首經婦人重要特高斬衰要帶也  
斬衰齊衰是重服云包云持則知齊衰大功亦包持也  
既葬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者大功麻經婦人首空者  
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  
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  
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大功首經  
輕於練之葛經故婦人反服其練之故葛經男子經大  
功葛經婦人帶大功葛帶鄭注謂之期葛經期葛帶者  
羸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經帶也齊衰既虞卒哭遭  
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  
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齊麻故云麻葛無服  
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

帶上下俱麻不得云喪服也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於先既畢今首經要帶皆有故須稱重今期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又明五服葛之與麻蟲細相同同則得服後麻兼前葛也服重者前文重者特是也易輕者男子婦人各揆其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今男子身於要婦人易於首俱得易輕故鄭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雖易前服之輕後服既葬還須反服前祭之服故鄭云反其故葛帶葛經也檀弓云婦人不帶帶謂初喪也人謂不帶也其大功以下人亦為帶藍田呂氏曰此篇所記前後喪輕重之變以斬既虞與齊初喪幾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為斬既虞遺齊衰之喪而立文麻葛重止為斬既練遺大功之喪而立文麻葛兼服則為齊既虞遺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遺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遺緦之喪而立文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葛變麻葛無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



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漸密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  
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  
葛大於大功之麻也又不敢以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  
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  
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  
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  
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  
禮文不相乖戾

右記喪服乘成輕重之義一章凡六節馬氏曰間傳

一篇言哀者六容體聲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

外也

者說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  
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久而漸殺之情記後  
三事之寓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  
發於衣服矣而又繼言其以漸改變之節于后蓋在  
身之漸殺者隱微寓物之改變者顯著也至若篇末  
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  
遭後喪之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  
表哀正主於衣服也故六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於  
其所重者而終也



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求  
禮飲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服問三年問二  
篇之名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  
專問一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  
喪若曰喪問則不成辭矣方氏據鄰里為之康弱  
以飲食之一句以問為問道之問而不以為問答  
之問非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康弱



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求  
禮飲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服問三年問二  
篇之名問字皆在下而此篇問字在上者蓋彼是  
專問一事此篇設五或問問喪之四事故謂之問  
喪若曰喪問則不成辭矣方氏據鄰里為之康弱  
以飲食之一句以問為問道之問而不以為問答  
之問非也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康弱



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

甘味身不安美也

雖斯音并纜板初洽切杜而編切但泰  
述切說音千飲音泰食音以夫音失

鄭氏曰親父母也雖斯當為并纜親始死去冠三日乃

去并纜括髮也徒猶空也上杜深求之案前腎在下肝

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形變於外言人情之中外相應孔氏曰并

謂骨并纜謂韜髮之緒去冠唯留并纜也徒跣無屨而

空跣也杜者深求前杜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投之於帶

交手哭者交手拊心而哭也肺上燥故云焦肝近肺故

云號腎下潤故云揚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哀痛

為之糜粥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糜者以食之澄曰

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

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并纜徒跣投杜交手也口不

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側袒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鬢擊心齋踊殷殷田田如埭

埭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德音痛又音悶  
殷音隱埭音臺

鄭氏曰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齋踊足

不絕地澄曰此一節言既歛至葬三日以後之哀動尸  
謂初死至歛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  
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悲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  
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  
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滿塞也婦人以發習弊  
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  
跳足不離地殷殷與詩殷其雷之殷音不同而義同田  
田與孟子填然鼓之之填字不同而義同皆謂牆崩倒  
之聲也孔氏曰如壞牆然言將欲崩倒也

故曰辟踊哭泣以送之送形而性也精而反也其性送

有求而弗得也故其性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辟如亦切又着亦切

方氏曰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

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鄭氏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

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望望

瞻望之貌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孔

氏曰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意徬徨也如慕如孺子之啼

慕於母疑如人之有疑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

向待有所不逮爾皇皇無所向也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鄭氏曰動謂憂勞孔氏曰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言非詐偽為之是入情悲慕之實也

右記喪禮悲痛思慕之義

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

禮制也音謂制也切慢扶又切上高之去聲下高之平聲斷丁亂切

鄭氏曰斂者收也謂棺也

氏曰始死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雖聖人猶疑為為之斷決而後能為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為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

容哀之至也

冠平聲免音闕免吐福切作於縷切破補我切細音故指音啓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相為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為



髮尊服內袒則着兔兔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  
袒先免秃者偃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  
所以否者各為一節擊曾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  
而可孔氏曰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襲其尊服而  
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着冠故郊特牲  
云君袒而割牲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袒冠則  
在首之上服至尊也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  
秃則頂無釋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偃則形不伸故不袒  
跛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  
之權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謂也袒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謂也  
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為云

鄭氏曰問者怪本所為施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  
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  
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免乃有總服  
也孔氏曰不冠謂未冠童子童子不總此總服正經之  
文言不為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之童乃為族人著總  
服總者其免也言童子當室為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總  
服所以有總服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  
子得免所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得為族人著



總也免是冠之流例方氏曰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首杖首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為云係切宜子除切

鄭氏曰問者怪其義各異也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養一也顧所用異爾孔氏曰父是尊極故首惡之物以為杖首然首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出於父故用削杖雖削

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城云竹節在外外陽之氣故為父杖

杖桐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此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泰親知字力貴切辟音避曰父五音母五音之類當又存

鄭氏曰問者怪所為施也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為母容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有事不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感也孔氏曰所以為母堂上





不敢杖者以堂上是父之所在也爲母所以堂上不爲  
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  
情使憂戚也故不杖不趨冀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  
志意人情之實事方氏曰父在謂母喪之時當父在之  
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具感尊者之情也堂上不  
趨非止喪禮示不遽者特以容爾夫事莫遽於喪而示  
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  
閒暇也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  
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等者在故也此非  
敬隆父母是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  
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一句結之而又  
增禮義之經也以下四句盡其義

右記喪禮斂祖免杖之義

三年間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間名

三年之喪何也

孔氏曰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孝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拍益

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輕重而制其禮也奪謂親

之黨無易猶不易也孔氏曰飾謂表章奪謂五服之親

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尊別親疏貴賤之節者



三年間名

此篇專問父母喪所以三年之義故以三年間名

三年之喪何也

孔氏曰記者欲釋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

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拍益

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

之黨無易猶不易也孔氏曰飾謂表章羣謂五服之親

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者



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皆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按其節分明不可損益故曰者引舊語成文無不也各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澄曰曰者設為答辭也問者專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二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月諸服輕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羣謂服五服之衆人吉喪之五服各種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也其禮文之或降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或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為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加重也其弟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繞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孔氏曰鉅大也愈差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其日久也醫者遷親猶創之痛既甚故其差亦遲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其為至痛也極澄曰二年之文斬其衰直其杖居則在倚廬所食者



期所寢者苦所枕者塊此皆三年喪之外文所以為內  
情之補之表飾也此一節乃是正答重喪三年之慈痛  
甚者其愈選釋上創鉅者其日久一向痛甚釋創鉅愈  
選釋日久也

一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  
足斷之者宜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歲切

孔氏曰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內心之悲哀摧

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忘而聖人裁之止限二

十五月其喪服之外文以是斷割者宜不是送死之情

須有已止復生之禮須有服節也哉復生謂復去常之

禮禮記曰復生於喪反生者之謂也禮曰前一節五年

重喪之所以三年此一節又言重喪雖名一年實則一

十五年也蓋二十四月則兩期矣其第二十五月者第

三年之月也大祥後除練服去經杖則喪服畢矣其喪

後所服至三十七月禫祭畢而除者此非喪之止服也

故喪之止服止於二十五月而已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

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羣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

經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大喪去  
蒼莖音

舉諸直亦切竭在錄切悲音馳切音厨  
頃取百切噍子音切頃鳥韻切知音宿

孔氏曰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

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鄭氏曰匹偶也言燕雀之恩  
不如大鳥獸大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人最知而  
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已澄曰翔回鳴  
號謂鳥踊躍踴躍謂獸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踊躍者悲  
傷見於行鳴號之先而翔回踴躍之後而踴躍皆謂遲  
留將去不忍去也嗚噍小鳥聲其聲淒迫志失其常  
度也頃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逾時又過  
過其物死之歲久之乃能去則不止如燕雀嗚噍之  
者矣人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則又不止如大  
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曹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  
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  
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  
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夫音扶與音餘鳥  
於聲切為云為切

患猶病也患邪淫謂一邪僻淫溺之病從之謂徇其情  
而順從之亂謂鳥獸羣居者其尊卑長幼無序雌雄牝

杜無別也脩飾謂完脩整飾其身行遂之謂徇其情俾  
之得遂也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  
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鳥獸於  
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保其不如鳥獸之亂乎賢  
者之情厚視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遂其情  
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之時也故先王  
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爲之立中使不可不及亦不可  
過制爲喪服年月之限節但使足以成完儀文義理則  
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不及此  
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鄭氏曰邪淫之人謂惡人薄於  
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親戚死矣情也過之謂不時除也  
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去也孔氏曰小人之  
人曾鳥獸不若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駒之過隙駒謂駒  
馬隙謂空隙駒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  
急速之甚君子小人不同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以爲  
年月限節壹謂齊曰三年一閏天道小成子生三年免  
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  
文章義理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

之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謂為人後者父在爲母也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又問服斷於期之義言法天地變易可以期也孔氏曰天地之中莫不更始言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中更爲今事之始以人事象天地故期年也父母本二年何以至期者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記者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釋恐未盡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方隆謂命也最倍倍之三年其也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室之理盡矣焉使如字殺所求切聞如字大音扶

鄭氏曰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焉猶然也焉使弗及言使其恩不若父母也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言既象天地又足以盡人羣居純厚之恩也孔氏曰九月者使恩隆不及於期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三年以爲隆謂恩愛隆重總小





功以爲殺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爲間是隆殺之間也  
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  
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  
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  
皆取法天地也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  
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亦逐人情  
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也既法天地與人三寸竝備故  
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一義理盡備矣山陰陸氏曰  
焉是也春秋傳晉鄭焉依國語焉作是

又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  
所同也今之喪禮也者不知其所由來者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不知其所由來論  
此三年之喪則世行之久矣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孔  
氏曰三年之喪於人道之中至盛之文理人思之至極  
隆厚也案易繫辭云古喪期無數尚書云喪考妣三載  
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不知定在何時也

右記喪服年月隆殺之義

鄭氏曰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  
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  
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  
知也仁義禮知人道真矣

皆言一音  
音如音智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

毀曰等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  
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務



鄭氏曰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  
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  
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  
知也仁義禮知人道真矣

皆言一音  
音如音智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

毀曰等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取之四  
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夫禮以下務



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揆也異道者言吉凶各不同也變而從宜者門內主息若於門外變而行義尊卑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諸人情也息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黃帝權宜非知不可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人道具矣廬陵胡氏曰禮之大體非聖人不足以知之故警之者是不知禮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體天地者天地囊括此二者也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揆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歸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今但以吉禮為陽凶禮為陰似大拘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為文為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而言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是恩制鄭氏曰服莫重斬

衰也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

制者也

斷丁

禮切

天子

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親恩情既多掩藏公義得行私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葬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者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為君亦車葬三年以義非天子同於父也與氏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首衰不補墳墓不培梓之白鼓素琴吾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節制也首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成立陵之後不培益其土鄭氏曰食食粥也鼓素琴始存樂也藍田呂氏曰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納財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



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不得伸其孝矣天性之恩非不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先王制禮必立之中制故喪不過三年使賢者不敢盡不肖者不敢不勉苴麻之衰所以為至痛飾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弊而不補葬之為言藏也封之所以識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皆示之恩重哀亦不可以無終所以為之節也擯弓云祥而編是月禴從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禴之從月為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設素琴告民有樂除者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君之然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鬢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見賈通切禮是  
難切陸則加切

孔氏曰此明四制之中權制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  
同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母恩愛雖同而服則有異家  
無一尊故也杖本為爵者設故云爵也三日五日七日  
歷叙其爵之人也擔主謂無爵而杖者擔假也尊其為  
主假之以杖也輔病謂非主而杖者庶子以下雖非適  
子皆杖為輔其病故也杖既扶病婦人童子何以不杖  
為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  
男子王侯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  
雖有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也大夫士既無百官容服  
須已言而后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庶人無人可  
使不許病故有杖不用而無屨屨之容而已子於父母  
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為權制髮者婦人之大紛重  
容辨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髻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  
露膊偃者可憎故不露也跛人脚蹇故不跳躍老及病  
身已羸瘠又使備禮不食滋味必致滅性故酒肉養之  
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強通故聖人權宜制也  
八者庾氏云父存為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  
面垢四也禿五偃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曰先王制  
禮不遂其所不得伸父在為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  
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

事而始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者不整偃者不袒之類是也所謂凡此八者在為母齊衰期一婦人童子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始四禿者不整五偃者不袒六跛者不踊七老病不止酒肉八先儒以為母恭屬前童父在為母恭正以權制而屬前童非也庾氏取父存為母為一而不數婦人童子不杖之科亦非也夫扶而起乃喪禮之當然貴者盡之賤者有所不得遂故有杖而起者有而始者蓋以權制也若扶而起則禮之正非權也鄭氏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杖而起謂大夫士而始而已謂庶人澄曰正禮為母

子不能病則不杖子為父母皆當病甚君大夫士君庶民則不能如天子諸侯之得遂喪禮皆當擊當和當踊當止酒肉有四病者則不能此皆權制八者之曰鄭說非庾勝於鄭呂又勝於庾據鄭讀式策切訓為假呂謂鄭舍切訓負荷疑皆未是其義想與贖通謂優之也○始死三日不忌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





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於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解性切殺色界切不食言不辨

此一節明喪三年之義鄭氏曰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

不解水而居不倦怠也諫古作梁相謂之梁闇讀如鴉

鷓之鷓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相也孔氏曰期悲

哀謂期之間朝夕往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

戚而已藍田呂氏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二年

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

廬廬不絕聲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於廬卒哭唯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

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二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書獨稱高宗者先王之禮隆王者之貴有不能行高宗以善喪聞而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慈良於喪善喪之謂也

善喪之謂也

○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

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喪



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  
及樂

此一節明三年喪不言之義鄭氏曰言不文者謂喪事  
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云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唯而不  
對侑者爲之應爾言謂先發口也此謂與賓客也孔氏  
曰唯而不對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  
對不旁及也對而不言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  
不議但言說它事不與人議論相問答也陸田呂氏口  
不言而後事行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  
而後事行者故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所

亦不言者謂與賓客接也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  
事也唯而不對相者代之對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  
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  
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與言不文而及之也  
故備引五服言語之節

○父母之喪衰冠繩纒管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  
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  
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  
以正之孝子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此一節摠論喪有三大節鄭氏曰仁有恩者也禮義也  
察猶知也孔氏曰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  
也二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愛親知者居喪則  
合道理強者居喪則能守志節用禮以治喪事用義以  
正喪禮則是孝子弟貞婦也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  
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  
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矣不善其始也  
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貞  
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痛志慙非仁者之愛則不  
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別情此位不別質主  
力與人喪者宜詳慎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類於祭  
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  
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于製舍歛殯之具賓客弔哭之  
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  
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  
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  
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  
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  
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澄曰

篇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知言之矣篇末論喪之  
三節又復以禮義仁知言而加之以強蓋強者所以終  
之也強以終之則有禮義仁知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  
者則分而言之如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則就人而言  
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強者君子所以修道  
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  
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強也強即中庸三達  
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治喪事知義以  
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弟弟貞婦也善喪其父謂之  
孝善喪其兄謂之弟善喪其夫謂之貞然此本只是言  
能為人子則能為人弟弟之所以盡禮義於兄者以兄  
乃吾父之正體而傳重者也哀其兄所以哀其父也能  
為人婦者亦以能為人子者推之蓋婦之天其夫猶子  
之天其父也

石記喪服恩禮節權之義凡八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  
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大計切  
稷息利切

案春秋外傳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饗而宗

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饗而宗禹商人禘饗

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此記因彼文有所改正禘者追享始祖之所自出祀



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示之定制  
故曰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饗祖契而宗

湯周人禘饗而郊饗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大計切饗音  
始莫息利切

案春秋外傳魯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饗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饗而宗禹商人禘饗而祖契郊饗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饗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記因彼文有所改正禘者追享始祖之所自出祀



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焉者也郊者郊祭天而以此人配焉者也祖者始祖也宗者為百世不遷之廟與始祖同者也有虞氏承堯以顓頊為始祖黃帝者始祖之祖也故無廟而追禘嘗者始祖之子也故郊天而配享舜親受天下於堯堯猶父也故定為百世不遷之宗以蓋舜嗣堯位之後立為此制也夏之祖與禘皆同有虞禹嗣舜位之後其禮亦當郊堯宗舜禹未及立制而崩今郊繇宗禹者蓋禹既傳子故啓嗣位之後定為此制而堯舜二帝則未均之國各以為始祖而以天子之禮祀之商以契為始祖魯始祖之父也無廟而追禘其始祀之孫也交天月而祭其始有天下自不得為始祖也為百世不遷之宗與始祖同也虞夏商三代遠不可考且依此記之文釋之周制則與此記異周以后稷為始祖追禘帝嘗與商同然稷為始祖就以配郊則兼祖與郊矣文王正當配郊然既有稷配故別制一禮季秋祀上帝於文王之廟而以文王配亦與配郊同此禮自周始有前代所無也武王始有天下而不得為始祖故為百世不遷之宗如商之於湯也周祖后稷記言祖文王非是文王與武王皆為宗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以為當然非必有文可據也後人必欲為之考究難

英按此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堯舜禹之功次序黃  
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  
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禘郊祖  
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故稽此以  
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若之何其可稽乎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  
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  
不變也

折等  
則切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  
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  
變者具其法而已變之具通數所不法者其法也  
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孔氏曰總已  
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  
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  
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  
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  
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

○天下有五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  
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





三桃享嘗乃止去桃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禘焉祭之無禘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三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禘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顯考與廟皆宜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宜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

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

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

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三桃之中諸侯無桃藏於祖

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

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墀所禘謂後遷在桃者也

既事則反其主於桃鬼亦在桃顧遠之於無事禘乃祭

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

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

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禘之而立其

宮則鬼之主在桃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禘大夫有  
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禘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  
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  
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  
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  
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  
之誤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  
不同之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  
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  
桃壇禘為親疏多少之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  
新廟四如祖一文武不遷合禘七也七廟之外又並壇  
禘各一近者封土遠者除地示將去然也父廟曰考考  
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  
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  
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且之祖考廟  
者始祖也五廟皆月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  
在應遷之列故云遠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桃文武  
二廟不遷故云有二桃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  
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桃為壇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  
行寄藏武王桃若是穆行寄藏文王桃去壇為禘者謂

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桃不得於桃中受祭故曰去桃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往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壇受祭壇壇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壇者不得享齊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壇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壇者則其前在壇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恰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桃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天子也去祖為壇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桃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特祭唯有初禘與去太祖而後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其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壇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壇輕於壇今二壇無壇為重大祖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天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義具王制疏適士謂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為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一廟為父立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為鬼謂

曾祖則不得祭又無理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薦輕於祭鬼疏於廟鬼薦而不祭也方氏曰王立七廟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王考至祖考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王以業言大父之父也其生謂之大父故以大言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故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太祖也以其為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桃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魯語言嘗禘

春享秋嘗謂春祭曰享秋祭曰嘗五廟所謂二昭二穆

太祖之廟而五月祭者三蓋視天子之親廟享嘗者二蓋視天子之二桃廟大夫立三廟所謂一昭一穆與天祖之廟而三馬氏曰說者謂七廟之中桃廟二為文武之廟非也遠廟為桃而二桃之廟享嘗而已荀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非先王尊祖宗之意也桃有去之意親盡而服窮桃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桃為壇去壇為墀二桃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墀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墀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

數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諸侯止五廟而已雖  
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王制所謂大祖  
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曰去祖為壇則  
祖可毀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王制為有功德者  
言所以不同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  
禮異其言壇燔等威之辨理或有之壇燔之設為其無  
廟禱祈則出其主於壇燔而祭之既事則復其主於廟  
而藏之唯禘與戴之出禴然後在祭告之列其它不預  
也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  
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春秋傳稱  
襄王毀文邑用於禘儀史記稱襄王毀文邑於春禘  
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  
不毀可知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  
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  
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  
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為近廟其所  
以宗之之禮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  
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  
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為祧則天子以  
五世六世之祖為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為

桃所謂先君之桃是也月祭者薦新之祭也月令獻羔  
開冰薦鮪羞合桃與天嘗麥嘗飯嘗麻嘗魚皆先薦寢  
廟是也周官肆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  
者自考廟以至祖考廟之寢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  
爲其桃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  
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一桃而及  
祖廟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春祠夏狗秋嘗冬烝是也  
有禱焉者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循四時之間祀雖毀  
廟之上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爲壇墀而  
祭之小宗伯掌辨廟桃之昭穆守桃掌守先王先公之  
廟桃其廟則有司階之具桃則守初階之具其用則  
一桃二廟是謂三昭辨其穆則一桃二廟是謂二穆廟  
則修除費其饗之常新桃則黜要示其去之有漸則所  
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桃稱情而爲  
之爾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緦服之  
窮也五世而緦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  
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  
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肅謂三桃爲高祖  
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則六世矣澄曰親廟四  
桃廟三共爲三昭三穆并太祖凡七廟有功德可宗者

列立廟百世不毀與大祖同宗或多或少或有或無故  
不預七廟之數秦溪楊氏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  
廟二祧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  
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大二廟享嘗以見  
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祭法  
但有三親廟而高大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  
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  
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墀或二  
壇無墀或一壇無墀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畧而祭法詳  
又按三壇同墀之說出於金瓶乃因有所稱而為之非  
宗廟之外預為壇墀以待它日有禱也考經為之宗廟  
以鬼享之非去墀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  
壇為墀去墀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  
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殤音傷適音適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  
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  
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

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其黨之廟謂王子  
公子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  
祭之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孫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  
方來而未已也庶殤不祭重本故也以尊祭卑故曰下  
祭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  
是也

右記人鬼之祭凡三節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  
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  
祭月也幽宗祭屋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  
祭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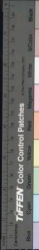
命二切騂鳥魯切和近音棟新宗實  
宗見賢通切亡音能

鄭氏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  
炤括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黜牲與天俱  
用犢連言爾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  
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  
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  
時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曰壇王君也日  
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為祭字之誤也





幽祭星壇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雩祭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雷雨之神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孔氏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先儒云並不薦孰殺牲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四時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擇郁之薦至而不至則秋求之日神其故其壇曰若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暗也是夜出水旱為人所以嗟曰幽祭雩祭皆為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金匱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歲



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率序寒暑備運水旱失時祈  
禱之禮然董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灾有幣無牲此  
禱祈得用少牢者被天灾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  
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廢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  
雲漢云靡愛斯牲張子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  
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  
出祀之兆言玉宮夜明幽祭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  
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注  
謂相近為攘析者非大尊龍見而尊當以蓋夏為百穀  
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尊祭社五祀百神者以百神  
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見社稷之至也理之蓋也  
方氏曰雩主祭旱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  
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宗尊也詩曰靡神不宗祭祀  
無所不用其尊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  
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陸氏曰孔蓋子  
相近作祖迎澄曰孔叢子偽書最後出不足為據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  
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  
社曰置社為云錫切下並同齊大夫為國社魯大夫為國社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

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  
孔氏曰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廡門內之右  
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素盛詩  
碩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  
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為衆特置故曰置社百家以不  
限多少此大夫所立社稷則田主是也張子曰大社  
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為立社必在城內在漢  
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天子立大社為羣姓必不但  
鵠城中之民為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  
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  
之祀漢中亦有社也故凡言社者曰地祇之祭如大  
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  
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  
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羣姓之社曰大社則國社  
為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大社為天下矣大夫以下成  
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  
中之土祇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  
國社而已陳氏曰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  
置社衆人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胡氏曰祭地  
於社猶祀天於郊也周公祀新邑先用二牛于郊後用

大宰于社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夫之矣秦溪揚氏曰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界限也故以祭社為祭地唯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夫之矣此則非也社稷有告祭各至其地亦自宜至祭地於北郊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禋對等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類乎上帝宜乎社是也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為之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二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



祀或立戶或立竈

言力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

小過作証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當主堂室居處

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屬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

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當秋祀門冬祀行聘禮

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疾病禱於五祀

司命與屬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

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屬也或者合而祠

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

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孔氏曰司命者宮中神非天

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杜美云命有二科有受命以保

屢有違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違命

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

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古帝王無後

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此七祀是為民

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

一神為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滅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

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

為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滅諸侯司命中當故三祀

族厲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



故不言國門國行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為厲也張子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雷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自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見于經者不一士之立五祀見于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雷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桃壇墀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違禮并不在五祀恐休土之神已屬之社以報功而言則門行竈大夫并祀恐休祭中厲無後者也祭無後者是亦仁術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為門井竈中雷特祭法加以司命泰厲為七祀七祀之制不見它經鄭注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

并而不祀行中霤祀於中央靈祀於夏并祀於冬戶在  
內而竒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而  
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為重該修熙  
黎句龍之官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  
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  
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  
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明之  
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

右記天神地示之祭凡三節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  
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崩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  
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鄆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  
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  
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  
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蓄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  
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

夫音扶菑音史釋胡  
暇切共音從去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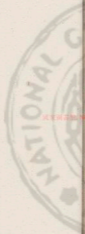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  
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  
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  
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當賞善也謂極舜封禹稷等也  
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  
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  
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之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  
也其官玄冥水官也壺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  
祀典謂祭祀也孔氏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上帝嘗與  
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騶冥是也以  
勢定國是也樂大濬澤大惠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  
案帝丁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炎帝也鄭引烈山  
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  
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  
夏末湯大旱七年屢置社稷故廢農祀棄祀以為稷者  
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氏鄭注係漢律  
曆志文案月令不載共工氏是無錄又案昭十七年郊  
子稱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從下  
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共工後世之子孫為  
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配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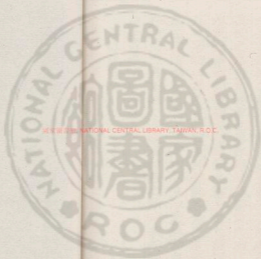


神帝嘗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堯以天下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定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陝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爾禹能修父之功上古雖有百物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共財謂山澤不歸教民取百物以自贖也契爲堯之司徒掌五教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萌謂伐紂自厲山氏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曆上文彙增焉按等祀也二有天地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與於祭祀之典也方氏曰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舊患爲有變故以禦大蕃捍大患繼之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坐大祀典所不得

而言也陸氏曰言殺魯堯縣禹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  
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為私恩也湯言除虐武王言  
去民之蕩蕩甚於虐也陳氏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  
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樂天之天當得人之  
天惠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  
為而之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衆事而  
野死功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  
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右總記鬼神示之祭凡一節





NEW 198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32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KEVIN: NAYANA: SHREYA: SHREYA: ANNA: ANNA: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6. 74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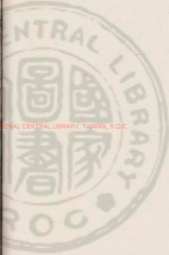
郊特牲第二十

此篇記郊社大蜡及宗廟祭禮之義舊本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一句在篇首故摘篇首三字名篇今更定其章此句雖不在篇首而名篇則仍其舊

天子適四方先禘

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上也鄭氏曰所到必先有事於上帝孔氏曰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



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騂也

營切

○方氏曰郊之祭在建子之月陽生於子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故曰迎長日之至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故言迎祭天必迎長日之至當是時陽始事天以始事爲功也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列也既曰兆於南郊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祭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鉅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騂牲大宗伯以蒼璧禮天牲幣各執其器之色則祀天之性用蒼乃與牧人異者蓋亦爲陽之盛色而蒼與青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黃與白其類也祀天之牲不必蒼亦從其類而已故言放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以是知其止用騂也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冬日至於闕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禮務質畧是之謂大報若社教民美報不美不足爲報也少之爲貴多之爲美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故謂之郊於國則以褻於野則以疏祭之郊節矣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

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非矣葉氏曰以郊為迎長日之至下言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以建卯為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殆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謂啓整而郊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為建子鄭氏曰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孔氏曰徧報天之諸神惟日為尊故以日為諸神之主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擇地而祭陽謂瓦器酒尊及豆簋之屬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王氏曰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方氏曰周之郊非一冬至之郊為歲之始郊澄曰周人始者郊祀之禮其日但以冬至不卜日也後乃卜用辛日周之始不如此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稱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



王立于澤親臨捨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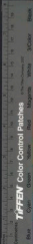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捨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捨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捨命重相申勅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禰宮禰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行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禰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為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舉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捨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聚衆而捨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捨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小日以至為主不吉乃用它日以一人之

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為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踰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記考類泥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埽考類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案省饋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反道刻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為燭皆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孔氏曰

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救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吉祭泥埽廣埽也六鄉之民廣播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



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敬之故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泥婦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周氏曰祭  
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祫朝之服而聽宗伯  
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君猶  
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  
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  
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  
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  
天然則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象大  
裘也方氏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  
天經言天子龍袞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  
謂之璪字通於藻左氏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  
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  
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  
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  
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爲常交  
龍爲旂是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  
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

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  
以為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  
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  
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陸氏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  
夫裘其上加窳以被之故大裘言服而袞言被然周禮  
祭天玉乘玉路建大常特性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  
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  
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  
也祭之時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土  
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從祭之玉  
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  
車建大旂所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  
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皆建  
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纓纓建大旂以田則曰  
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大旂者即道車也與玉  
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  
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與其  
用辨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  
車有事焉乘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玉路

以祀乘祀較王自左馭蓋犯較者王出國門之祭也三  
出國門乘玉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  
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衾以象天乘素車貴其飾也龍旂  
而設日月之畫乘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乘素車在於被  
衾之後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  
周制也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  
皆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衾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  
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衾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滿  
于王則土脫衾着大裘以衾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  
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置於牲上以焚之致

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大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  
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  
而已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  
大旂也非諸侯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  
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  
日月之章親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  
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  
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  
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  
自衾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衾冕九



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  
袞冕者繪袞龍於服而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  
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  
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  
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  
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鷩之文名之祀昊  
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  
用素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  
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  
矣鄭氏少謂有虞上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置於袞

類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  
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  
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  
後世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等卑之失次者魏文弔以  
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  
織文夫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  
公亞獻服袞孤卿服鷩鷩黃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  
袞它冕盡廢者夫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  
上古至于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狩馬十  
二開七尺二寸纁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

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  
山登於組黼登於袞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  
帝用歐陽說蓋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  
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  
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  
一 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嘆哉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

將音地  
次列切

鄭氏曰養牲必養三滌牢中所搜除處唯具遭時又選  
可用也孔氏曰郊天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

也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  
臨時有故乃變之也為猶用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  
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列取天神既尊故帝  
牛必須在滌三月帝牛不吉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人  
鬼稍卑稷牛臨時列取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  
不同也鄭注搜除謂掃清除周禮養馬謂之瘦人遭  
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方氏曰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  
本反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孔氏曰報本者天為物本祖為



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  
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右記郊祭天神之義凡二節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  
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是故魯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鄭氏曰

鄭氏曰墉謂之墉北牖社內北牆也國中之神莫貴於

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屋之北牖絕其陽  
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孔氏曰土謂五土

山林川澤丘陵墉墉衍原隰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  
氣陰宜在北故祭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

在北牆下南鄉祭之對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  
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

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風雨霜露是天地氣通達於國  
社者謂周立社以爲成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

之陽也薄社即殷後國社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  
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大社謂羣姓所立者在

雒門外庫門內之西其亡國之社在東按穀梁傳云以

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魯之外朝在庫門

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左傳六國  
于兩社爲公室輔大夫以下與民族百家以上共立一  
社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之社故  
云里社大夫以下所置社樹之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  
木夏松殷柏周栗是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亡國之  
社亦有稷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以社  
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二也社之主益  
用石椽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  
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今禮用兩圭有卣陳氏曰社  
祭五土之示稷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  
首種先熟而長曰穀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  
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土  
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與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  
社農之析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  
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  
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詩春藉田而祈  
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  
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  
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或欲合二社爲一或欲異二  
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

籍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警戒之禮。王之天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諸侯之國社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益以茅。先王之祭社，稷春祈，秋報，孟冬大割祠，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猶祀君行有宜宮成有，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若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黧，其祭血祭，其專大壘，其樂應鐘，其舞敔，舞其鼓，靈鼓，方氏曰：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感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天鍾以陽而生物，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周氏曰：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社用甲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郊用辛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為用日之始，則誤矣。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示天亡之也。於北為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馬氏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外事也，社內事也，而郊用辛日之祭，社用甲日之剛說者，謂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大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密國之社不受天陽。

示其生物之功德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單作唯社丘乘共築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為社云獨切乘時語切共音稜建音黃盛音成

鄭氏曰中霤亦土神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單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孔氏曰社祭是神於地之道此句為下張本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為對地有其物天垂其象所謂在天

成於在地成刑也則造在地出故為人所取人知四時

早晚皆效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地既為民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與庶民共祭社是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之示其為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祭社則合里之家盡出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盡行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爲丘四立爲乘築稷也稷曰明乘在器曰盛唯祭社使立乘共築盛禱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立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立乘共築盛是反始築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爲焚云爲切卒  
祖名切鹽音熱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菜也

簡應謂其陳列之也若謂誓社者史士以習軍旅

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

火田田止燹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

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流猶行也行

行田也鹽讀爲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欲艷之觀其用命

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

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孔氏曰仲春祭社

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祭社既用仲春用焚當在仲春

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

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業春秋火

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業春秋火

出為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  
天故晉士文伯議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  
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  
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卒以習軍旅既而  
遂田以所得之禽獸以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  
或坐或起或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勅之  
事教陣詔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  
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欲觀之以小禽之利也於  
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  
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也  
禽不免罰也其所為得禮故爾則克勝祭則受福方氏  
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燔於季春則出火  
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燔於季秋則納火  
焉聖人奉天時則為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  
贊焚菜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  
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  
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為社  
也王制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免君之庖則田  
固有不為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  
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土殺則為社而有田因田而



習軍旅不亦宜乎

右記社祭地示之義凡一節

天子大蜡以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音切

伊耆氏始為蜡

方氏曰合而言曰大蜡分而言曰八蜡先畷也司畷也

農也郵表噉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曰大蜡八八者

之外皆其小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蓋杖以扶老

豈非以伊耆氏始為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

官乎昔所用者物之形今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饗索

正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

二月物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聚而合聚之以索饗

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

丑之月為蜡始可為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其得為

息民之祭乎鄭氏曰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饗

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

造者配之也孔氏曰大者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

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明堂位土鼓鼗磬伊

耆氏之樂禮運云禮之初始諸飲食養稭上鼓則伊耆

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陳氏曰伊耆氏以

有功於耆老著後世以其官為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



儒為其始制鼓籥又始為蜡於是以為古王者之號然  
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禱作甲子倉頡造書豈皆古  
王者哉果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與而神之不宜  
列於銜枚氏壹涿氏而名下士之官也張子曰八蜡先  
畜一司畜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百種  
八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畜所成  
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

蜡之祭也王先畜而祭司畜也祭百種以報畜也饗農及  
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福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

與水庸事也

饗音向為云饗也坊音房

司畜即百穀之神先畜者先代治畜之人若神農后稷  
之類鄭氏曰農田峻也郵表畷謂田峻所以督約百姓  
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迎而祭之迎其神也  
水庸溝也孔氏曰祭百種以報畜為下起文則農及郵  
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畜之功使盡饗為田  
畷有功於民郵者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  
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峻處為倉  
畷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  
特云貓虎舉其除害者不忘恩而報之仁也有功必

報之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寧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裹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盡

之盡也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知也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祝辭也辭同則祭同處可知也蠶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素服衣裳皆素送終裹殺所謂老物也孔氏曰土即坊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澤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木皆歸木榛梗之屬當各生於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告嘉穀也禮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帝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富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飲詠頌息老物以物若故素服物老將終故為素榛杖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皆因其合聚之時以饗故祝辭言其時事如此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裹也而實非裹故云裹殺也

八蜡以記四方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衣黃冠革服也移布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殺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移之言美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美之歟收謂收歛積聚也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孔氏曰曰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豈荒有異四方之內年殺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飲美也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息民為臘與蜡異也不與功謂不與農功田夫野夫也野夫著黃冠是季秋後草色之根故息田夫而服之也皇氏曰此一節擬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功者民力之所



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黃者土之色百昌主於

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上爰稼

穡者田夫之事故凡野夫皆黃冠草服謂草野之服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野

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曰好女

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飲藏之種也好去

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

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

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

果祿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畜獸謹材

利也孔氏曰國上蜡祭廟釋廣然蜡特之事周禮謂

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

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者皆

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

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

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首華使者臨去羅

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

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宜詔

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

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瓜冬之瓜言

天子唯樹瓜與果，祿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也。劉氏曰：瓜及果，祿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不可以收斂而藏。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震廟，非貪其利，亦告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民利也。周氏曰：羅氏作羅襦，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襦則女之所衣者，故致之以戒。諸侯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所以飾女之物，爾作羅襦者，以此致鹿以戒好田，致女以戒好女。羅氏戒好田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也。周官甸師：「野果，菹先。」謂果桃李之屬，菹瓜棗之屬。蓋果肉華之成實，菹即瓜之總名。傳言果菹，此言瓜棗互相備也。欽秋事，藏父事，瓜華之種，特可供斯類之求，非足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

右記蜡祭百示之義凡一節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禮記

鄭氏曰：尚謂先薦之孔氏曰：尚謂貴尚先薦者，對合璧饋孰為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爛三者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方氏曰：血腥爛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用氣。然爛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

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應氏曰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謂音秋  
謂音秋

鄭氏曰滌蕩猶搖動也孔氏曰帝王革異故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闋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方氏曰尚聲自樂始也臭味未成未用包也味未成未

牲也馬氏曰月祭陽也人之死也鬼氣歸于天求諸陽

以報其鬼也尚聲所以迎其鬼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應氏曰滌蕩者滌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馨

謂如悅切類  
如字音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逆牲於庭殺  
之天子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云祔  
酌奠于銅鬯是也蕭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孔氏  
曰周變於殷故尚臭先求陰也臭謂鬯氣未純牲先酌  
鬯酒灌地以求神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養鬱金草和  
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搗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  
故云鬱合鬯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  
以圭璋為瓚之柄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亦是尚臭  
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  
迎牲也先灌是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蕭合黍稷後  
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膏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  
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雜者明上  
絜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孰  
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銅鬯之南訖尸未入於  
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求陽之  
義也陳氏曰鬱合鬯莫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  
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莫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于天而  
求諸陽也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言  
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灌  
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灌求神之始也而炳蕭次



之迎牲莫益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  
猶以為未又求諸陽焉羶脾骨之氣也鄭黍稷之氣也  
祭義設燔燎瘳彝見以蕭光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  
有迎牲莫益之禮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  
迎牲而剗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脾骨燔於堂  
以達其臭氣而奠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  
崇矣鄭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燔蕭以特牲所言為饋  
食之燔蕭溢曰陳氏說是也蓋既奠之奠乃夫人奠盞  
之奠在朝事時而鄭誤引特牲士禮祝嘏奠于銅南之  
奠以釋之蓋合邑史蕭合黍稷與皆常奠于地司郟以  
奠字屬下句者非方氏曰遠淵泉以言其遠非虛也  
言其顯黍蕭以脾骨故言鹽合蕭以黍稷故言鄉馬氏  
曰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求諸畿以格其神灌以圭璋  
用玉器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  
此舉其尚臭之時周氏曰灌饋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  
是故謂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是故謂之陽  
陸氏曰燔陰也邑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至陰中之陽  
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脾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  
能降有虞尚氣殷尚聲周尚臭後王彌文氣目事也聲  
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周氏曰尚氣尚聲尚臭者

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為  
主地以薦血為主百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  
於室腥爛屬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為祭故為  
尚氣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  
諸陰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  
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

卜營者在內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  
其死也魂氣歸于天魄求諸陰魂形於地及其死也

形魄復歸于地故求諸陰先求諸陽則尚聲先求諸陰  
則尚臭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  
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殷求陽周求陰  
則知有虞氏之尚氣求諸陰陽之間一祭之內氣也祭  
也臭也三者嘗兼用焉經言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  
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手祭

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材百切 與音余主人禮記注疏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



布主席東面取牲腍管燂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燂之  
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  
祭也時尸薦以邊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  
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爲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  
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墻下導首尚氣也直祭祝  
于王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  
以孰爲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致心爾索求  
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於彼於此言  
室與堂與尚庶幾也孔氏曰詔告也祝祝也天子諸侯  
朝事之時坐尸於堂尸西南而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

之前則薦用邊豆也祝乃取牲腍管燂於爐炭入告

於室又出墮祭於主謂分減肝管以祭主前當此時王  
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燂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  
肝而不相離今云詔祝于室是燂於爐炭入告於室也  
坐尸於堂者既濯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上云  
詔祝于室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  
祭祝于室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  
于主若儀禮少牢最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  
某是也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求祭於  
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

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  
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  
謂之祊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  
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  
外又下云斯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  
全之物皆扱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之日也不知神  
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解正祭在廟門之時或設饌  
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  
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速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  
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于祊者庶幾求於  
速者與言於速處求神也鄭注云至廟報乃更建主於  
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時云尸來升席自北  
方坐于主北為者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也南  
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  
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注雖參禮記  
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  
曲也云謂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  
祭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  
氏謂詔祝于室朝事延尸于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

牲脾骨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  
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版禮也  
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脾殷人先水  
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骨燎  
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脾雖在此時其  
取脾骨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入以  
詔神方是時遵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  
節蓋神祿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  
庭升首於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  
其首是也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是之謂  
直祭若少牢祝酉奠饔餼命佾管籥會主人西面祝曰

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  
此卽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于祊而已是之謂索祭  
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養有司徹饋饌于室中西北  
隅如饋之設當此卽炳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  
諸天地之間以為未也故詔祝于室坐尸於堂詔祝於  
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為未也故用牲  
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  
也又以為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於祊直祭祝於  
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方氏曰詔祝於室



即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即奠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  
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  
報陽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  
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  
此之間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  
已求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為遠故獲祭于祊而曰求諸  
遠者與廟門之旁豈實遠人手故以尚言之

祊之為言倮也所之為言敬也雷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  
相饗之也倮長也大也尸陳也

倮音論所音新  
相去聲饗音饗

鄭氏曰倮猶索也倮或為諒所者尸有所俎也福者人  
君故辭有當也或曰福也者俎也直者謂所以尸首祭

也直或為植相謂認侑也認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

牲饋食禮主人拜安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

曰倮長大訓也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

陳非也孔氏曰此訓祭祀所為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饌

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所俎設于饌北尸每食

牲體反置于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直正也言首為

一體之正特牲饗尸特尸執鉶南之奠祝設辭以饗之

尸遂祭啐是相饗之也尸倮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方

氏曰倮強也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為非強

有力者不能如此首謂升首也首植而直支偶而曲故曰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屬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安食則有侑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為此者心鄉之而欲神饗之也福而有綴之義中庸言大德得祿壽得壽故長得祿故大故曰綴長也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无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皆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

祭肺腹祭肝夏祭心凡氏曰毛血謂祝初薦血於室

體外色完具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肺肝心並為氣之宅祭時先用之是貴之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陸氏曰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血也以毛血告之而已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膾燔燎并首報陽

也齊才切肺音律齊音聊燔燎平切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縷祭也齊五齊也明水司烺所取於月之水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脾膾腸







水皆貴新也。孔氏曰：設明水及況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況此齊以敬於鬼神，故新絜之也。方氏曰：明水，況齊即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況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醴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酸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況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絜，誠著見於此水，益汙則暗，絜則明也。周氏曰：周官司尊，絜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況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與醴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況酌比言明水，況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況者以水而和之，酌之也。和，解之，則齊矣。酌，此曰齊，蓋亦也。若齊，酌酌由主人之絜，著此水言苟，主人不獨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為明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稽音

鄭氏曰：割，解牲體。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內袒，所以致親割之勞。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討言勿剪，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

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稱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孔氏

曰義宜也事祖稱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孫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稱而已更祭

曾祖也已上唯稱曾孫言已是曾重之孫也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稱為言稱國家則兼諸侯

以揖讓之節祭禮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陸氏曰按少

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

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方氏曰某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

腥脾爛臚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歷切臚而害切

鄭氏曰治肉而肆臚孰也孔氏曰肆別也言祭或進腥



體或薦解別或進湯洗或薦奠執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耶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爾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煇而木脰之謂爛孰而為穀之謂醢孰謂之醢若禾之醢也

舉學角詔安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持命也

舉古雅切安也上聲

鄭氏曰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辟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牢諸侯奠角孔氏曰學角爵名也饋食為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銅南口入即席而

舉之詔告也尸也及席舉學角之時未始自安祝告主

入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安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

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爾尸是神象

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

令方氏曰啐先王之爵也天子用馬角時王之爵也諸

侯用馬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將命於祭

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嚴以慈告

陸氏曰凡祭祀灌獻用啐齊用酸酒用爵然則舉學角

詔安尸當灌獻之節安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

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祭也蓋少牛特牲無

朝踐饋獻故安尸在醑尸前若祭自裸始尸即席久矣  
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尸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  
在此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醲酒況于清汁獻況于醲酒猶明清與  
醲酒于在澤之酒也醲側在切汁之十切獻注澆素何切  
又如字澤注音亦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  
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  
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醴酒皆新成也酌  
酒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禮曰酌玄酒三注  
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醲酒況于清謂沛醲酒以清酒

也

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況于醲酒者沛拒皂以醲  
酒也獻讀當為沛拒皂者中有養鬱和以益齊摩潔沛  
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沛不以三酒沛拒皂者拒皂尊  
也猶若也澤讀為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  
酌沛醲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醲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  
子諸侯禮發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  
與醲酒以舊醴之酒沛之就其所知以燒之也沛清酒  
以舊醴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孔氏曰縮沛也酌是  
斟酌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先用明酌和



此醴齊然後用茅泚之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  
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醴酒清  
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以事酒泚醴齊明謂事酒  
之泚清明者也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醴是和醴醴釀  
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云皆新成也蓋齊差清先和以  
清酒而後泚之不用茅也周禮云蓋齊況酌齊既清  
作之必久清酒冬釀接夏而成故云久味相得也此記  
不言五齊獨舉醴蓋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  
酒與鬱故記者釋之既以事酒泚醴齊清酒泚蓋齊則  
泚和也亦應用三酒今乃用蓋齊者和也尊故用五齊  
泚之五齊故用三酒泚之也古禮廢止恐人不知泚  
醴齊以明酌泚醴酒以清酒泚汁泚以醴酒之意故記  
者云猶若今時明清醴酒泚于舊醴之酒也就今日所  
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酒清謂清酒醴酒謂蓋  
齊舊醴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三者而泚之也  
舊醴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此泚清酒清酒  
冬釀夏成其味厚也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酌醴  
齊縮酌蓋齊況酌王氏謂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況酌  
以酒況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獻酌此  
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泚去滓也與蓋縮



之縮同有所取則蓋有所去則縮也酌謂酌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為物潔白順直也縮之則清而明故曰明的也蓋齊曰醖酒蓋以所造之器言醖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況于醖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麥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其重於裸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充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醖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況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醖酒況之而已況之不明矣然不若縮之為尤明故於用之明酌也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禮事用鬱齊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麥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況清酒醖酒而明之其理則同周氏曰醴齊與之齊濁故縮之所謂縮酌用茅也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的也蓋齊毛沈齊少清無待於縮以茅唯況之而已所謂醖酒況于清者也汁獻之味薄於醖酒故以醖酒況之其猶醖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況之也然言明水況齊則蓋齊而下況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醖酒況于清則蓋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

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祭有新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注讀為強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獲禾報  
社由用也辟讀為強謂強矣兵遠罪疾也方氏曰欲彼  
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  
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  
秋冬報良詔秋報社稷之類是也慮彼之有求也故有  
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礫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  
不祥之類是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因而  
用之也然禮器言祭祀不祈彼之所宜益為已爾此之  
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  
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按禮邊與  
豆同是邊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年齒相次非正豆  
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  
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孔氏曰黃  
彝以黃金縷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  
氣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  
之清明者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祭事必斟酌



盞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盞。清明潔淨也。按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上有雜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於諸侯為上也。方氏曰：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水為體，故其氣清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黃流在中，而以攢酌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清明於外也。澄曰六彝之次，虎彝、雉彝、雞彝、鳥彝、犀彝、黃彝，乃六彝之最下者，而在六尊之上，故曰上尊。鄭氏云：於諸侯為上。陸氏云：尊先大彝，先小。

恒豆之道，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蓮豆之薦水土之品也。才音非，常音來，以而音才。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道乎居切 醢音海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芻，芻道麋鷄饋食之豆有葵菹，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饋。孔氏曰：恒豆謂朝食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道。是水草和羹之氣。若昌本、菹、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若麋鷄、麋鷄是也。加豆謂祭末醢尸之後，其道陸地產生之物。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醢醢魚醢是也。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芻、菹、鷄、饋、食、之、豆。





與此同其非菹醢醢菁菹鹿麋其非菹菁菹非水物與此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與諸侯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荀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落菹等非陸產兔醢與醢醢非水物與此異其邊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前唯言豆後連言邊者邊是配豆之物所成亦有水上所生也所薦之物不敢用常饗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知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也菹菹路車可陳也而不可也武莊而不可樂也宗廟之盛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菹時乎切菹音車文去聲樂音洛

孔氏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者也菹菹路車等物不可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勇壯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方氏曰菹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者葱卷兔龍聚也路車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實玩好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宗廟奉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祭器不若燕器之  
和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者可好之  
類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之所言玄酒  
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  
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  
利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棗鞮皆不可便其利也爾總  
其畧後列其詳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式若言宗廟  
之威不應析而字

祭人掃地而祭鳥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醴醢之尚  
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割刀之貴其天也醴醢和而字  
也

孔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入貴  
天產也煎煉治之也設之於醴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  
用必用者以貴其聲和之義取其為鈴之聲宮商調和  
而后斷割其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織之美  
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棗鞮之尚明  
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  
之美素車之卑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  
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莞音官華大點  
切越音活棗音古

老切蘇簡八切扣去聲舉注音  
又轉切說已依切來上聲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棗鞮藉神席也

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發謂漆飾沂鄂

也孔氏曰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

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上其古故設尊在前審人云疏

布審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審是疏之尚也凡常所居

言常卓以丹漆雕飾之為沂鄂而祭天乘素車者尊其

和之精不重華食唯質素而已以其文殺神則不可同

於尋常身所安襲之甚也尚質尚儉如是而後得交神

明之義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酸作於酸化於苦

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

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巨相弗其色則

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

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績五采所會繡五采所刺言文

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

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

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靈矣以疏布之尚

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靈矣以疏布之尚

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靈矣以疏布之尚



故曰反女工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  
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蒙蒙言之者以其無餘  
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  
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  
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  
之則曰貴其質而已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  
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甚樂猶有義焉製則其矣

右記祭禮所用器物之義凡一節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孔氏曰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祀主皆特牲社稷功及於人人東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特用器

色

○天子通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過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孔氏曰天子巡狩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鄭氏曰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方氏曰尊者小而少卑者大而多故曰貴誠蓋誠在內而不在外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



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周  
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特牲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  
貴誠為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  
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則足以責其功也誠者純一  
而未散者也牲孚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繁步

鄭氏曰此因上以少為貴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  
之誤也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  
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為誤也陳氏  
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  
纒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亦  
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二就次路有五就  
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華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  
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是過論

右記祭禮貴誠賤物等義凡三節

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解郊血殺血氣也夫孰  
食有味人道衰近事夫宜極故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  
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  
用爛爛又稍近味陳氏曰禮以全於天者為尤厚近於

天者為差厚以道於人者為差薄全於人者為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爛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爛之為至爾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厭

切煥

孔氏曰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饗意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鬱鬯是臭故云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先薦服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服脩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鄭氏曰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連直龍以酢才各切

鄭氏曰言諸侯相享獻酢禮敵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苟殺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孔氏曰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三重席是諸侯禮三獻之



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  
介謂之三獻之介大夫席再重此介雖是大夫今為介  
降一等祇令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三重之  
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  
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  
獻也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  
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它國之卿來  
聘而大夫為之介為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  
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  
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尊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陳大  
白周禮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君  
之席三重者是殷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  
而禮之數有多於周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  
損其數耳澄曰案大饗有三禮異名同大饗腥謂大飴  
先王先公也大饗尚賸備天子饗諸侯也大饗君三重  
席而酢諸侯相饗也饗先王先公謂之大者以大給豎  
廟之主畢陳比時禘時祭止及親廟者則為大也饗諸  
侯謂之大者言天子饗元侯之禮威比常時饗者老孤  
子卿大夫羣臣等則為大也諸侯相饗謂之大者言土  
君饗鄰國來朝之君比享鄰國來聘之大夫則為大也



故三者皆名為大饗

右記祭禮貴氣賤味等義凡三節

養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凡釐陽也

行食

孔氏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此陰陽之義也飲是清醴養陽氣食是醴質養陰氣禘饗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禘嘗同是遠慕饗食同是實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

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陽時為饗則有樂故知凡禘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夏曰禘之禮春曰禴此篇所論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是秋時養老亦用



樂也陳氏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周氏曰考於商  
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孔氏曰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  
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  
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  
拜伏之事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禮樂由於天地  
天地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澄曰此因上文凡聲陽也  
而言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故也卒爵而樂闋孔子饗

對之奠酬而一升極發也

孔氏曰此論朝聘之賓及已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

饗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

大射禮主人納賓賓是已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

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卽席乃奏肆夏燕禮記云

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

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

燕則大門是寔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

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又案大射

禮賓至庭奏肆夏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告旨

而樂闋賓飲卒爵詐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夏公飲卒爵而樂闋又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兼賓及主人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人親獻賓賓親酢主人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數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膳餼於公所謂殊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至君親酌賓賓初奠酬薦束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禮飲鹿鳴合鄉樂凡合樂

降於升爵一等至饗禮元日升爵三夏三夏四公合樂

等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采芣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

鶴巢采蘋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  
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匏竹存  
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  
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  
陳氏曰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也發德者所以示德也  
匏竹在下所謂示事也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  
樂相示而已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言卒爵  
樂闋而繼之以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  
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  
管則主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  
止於清廟言象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問言者不

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畧不同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  
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象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不帛加璧往德也

別敬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鍾其大者  
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孔氏曰幣庭實也衆國貢  
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  
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饋或貨所貢之屬  
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

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  
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性柔而從時變革  
前龜後幣帛金廁居龜帛之中故云參之虎豹是威猛  
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  
威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  
上是表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此一節明  
朝聘庭實之物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  
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  
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孔子曰繁難稱月  
負介侖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夷王下  
堂見諸侯自此以下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  
其室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由三  
桓始也

作才  
路切

鄭氏曰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  
明饗君非禮也大夫饗君由彊且富也孔氏曰春秋控  
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則諸侯饗天子配世非  
正法臣既不敢為主不敢有其室大夫富彊專制召君



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彊威則干國亂紀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桓公子也牙欲立慶父季友以君命酈之慶父弑二君奔莒季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乃縊案三桓之前齊有無知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彊威作亂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桓魯而言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彊君不能殺桓時有能殺者言之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戚君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廢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友雖亦使去辭

鄭氏曰私覲是外交也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孔氏曰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向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從君而行不敢戚心於它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覲謂大夫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則可私覲所以申己之誠信也君從君而行不敢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也

○庭燎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



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登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僖天子也肆夏僖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孔氏曰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天子百燎齊桓僖用後世襲之大射禮燕饗諸侯納賓奏肆百天子亦奏之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侈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陳氏曰齊桓公之僖以強趙天子之齊以齊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僖天子如此則僖諸侯以夫趙文子取大夫也而僖諸侯如此則大夫可知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十設錫冕而舞大武

樂大武諸侯之僖禮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取萬

舞也白牲大路殷天子禮孔氏曰天子宮縣諸侯唯軒

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牲諸侯擊石祭

人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十設錫冕服而舞

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僖禮明堂位



云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孟春乘大路祭統云朱干  
三戚冕而舞大武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唯周公廟  
得用之若用於它廟及它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  
二君而用之皆為佾也詩云鏤錫錫以金飾謂用金琢  
傅其盾背外高如龜背也

臺門而旅樹反玷黼黻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鄭氏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

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

商書之玷也谷在尊角內皆相見且君饒於反商

馬補謂丹朱以燕中衣劍絲也每部為一類然名也

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孔氏曰臺門者

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木曰臺門樹立也玷以土為之

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黼黻為領丹朱為

緣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為一物故

以繡為黼謂於綃上刺黼文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

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

但不得繡黼為領丹朱為緣耳

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於此相畫以等相觀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鄭氏曰言僭所由孔氏曰相畫以等謹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觀以儻者大夫私相觀以貨賄不辟君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彊也天下以勢相尚及奪則不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方氏曰微故見脅彊故取僭曰若之言互相明耳相貴以等則辭不庭以馭其貴相觀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為兇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貨指物利指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公

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三家見而僭焉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方氏曰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陸氏曰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三代

鄭氏曰過之速難法也二或為三孔氏曰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為二代之後者猶尊尚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則不可盡行故所尊



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左氏說周  
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  
三恪鄭云一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恪則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通典唐  
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二代之後  
為三恪此摠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  
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  
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為三恪此摠左傳云封胡公以備  
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二恪存三  
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梁崔靈恩云初說  
為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  
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  
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為三恪之文若  
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  
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為三恪  
也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摠禮記陳武之封遂  
以為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摠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  
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  
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  
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

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教必由舊因取通已為三正也  
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  
亦存之示教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  
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  
恪焉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  
此法也有虞氏之時堯為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  
稷肇祀是也丹朱為唐堯後作賓于虞書謂虞賓在位  
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為二王後湯為  
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為  
二王後矣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  
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陳氏  
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  
惡太過故不過二代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  
託孔氏曰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  
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  
臣也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為  
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  
使之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辨去聲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也。鄭氏曰答對也。周氏

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方氏

曰君以陽明為德，故南鄉答陽以鄉明也。臣以陰順為

德，故北面答君以示順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辟音避

方氏曰九拜以稽首為先，首至地禮之隆也。諸侯之上

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

有君道之尊，乃可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

君道矣。鄭氏曰辟君辟國君也。孔氏曰諸侯則稽首於

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

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

稽首於大夫之君，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大得

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

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辨不詳其真之用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為切

孔氏曰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

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

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方氏曰此

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



夫有相答之禮為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周氏曰君有答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右記祭禮之備著義凡七節

孔子曰三日齋上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音

孔氏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不樂不弔專一其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于時祭者致齋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鄭氏曰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曰齊也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曰言之詳也方氏曰家語季桓子將祭齋三日不二日鐘鼓之聲不絕蓋其事矣

○孔氏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四方夫

鄭氏曰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

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

大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

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朝市宜

於市之東偏孔氏曰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今乃於庫

門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當



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三事皆違禮  
故言失之矣祔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  
接尸在堂室內求神堂上接尸一時之事二者同時也  
釋文云繹又祭也詩云繹賓尸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  
大夫賓尸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天子諸  
侯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上大夫  
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方氏曰祭之正  
日索祭謂之祔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陸氏曰祔在當  
日繹在明日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然則  
繹在廟門外祔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為祔乎外者蓋祔  
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禘音

鄭氏曰禘彊鬼也謂時雛索室毆疫逐彊鬼也禘或為  
獻或為雛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孔氏曰鄉人驅逐彊  
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着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  
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馬氏曰雛者  
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官方相次而其事見於  
月令之季秋聖人德合神明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  
然必從鄉人之雛者不違衆以立異也葉氏曰雛有二  
名雛猶禳也以禦除為義故文從難禘讀如陽禘猶禱

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禘為名  
鄭氏以為彊鬼之名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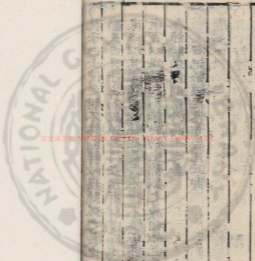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氏  
曰言何以能聽此樂節與射容相應何以能使射容與  
樂節相應善其兩事相應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為難  
蓋射必以聲而后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  
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  
其妙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曰何以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孔  
氏曰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以  
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之義相似也為士理  
合能射不能則非於為士之義

右記祭禮之失等義凡五節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ARYLAN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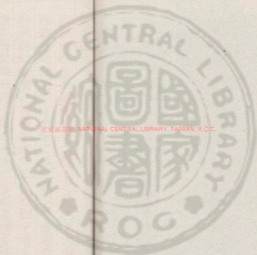
2013080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47787 4.8



祭義第二十三

鄭氏曰祭義者記祭祀膏戒薦羞之義也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此篇以祭義名若冠昏射燕聘鄉飲酒之旨義也澄曰凡儀禮經中有其禮者後人釋其經而謂之義若冠義昏義燕義聘義等篇是也既別爲卷而附儀禮經後矣此篇雖名祭義然是經說天子諸侯以下之祭而儀禮正經無天子諸侯祭禮止有卿大夫士祭禮三篇此篇非引儀禮經文而釋之故不附經後而存諸記篇之中也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䟽䟽則怠怠則忘是



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數也

數謂促窳煩謂太多而煩縟不敬謂媿瀆疏謂闕遠怠

謂太簡而怠慢忘謂不思其親天道三月一小變爲一

時禘當作祠下同此言每歲時祭疏數之義未及三月

而又祭則祭期太促窳疑若煩縟而媿瀆已過二月而

不祭則祭期太闕遠疑若怠慢而不思其親天道一歲

有四時故君子之祭取法於天道而一時一祭一歲通

有四祭是爲不數不疏而得其中合於天道三月爲一

時之節也延平周氏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

祭亦有四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方氏曰數疏言其

時煩怠言其華不敬與忘言其心

以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

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心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

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接音要釋初是切濡音儒  
沐數神切器心聲切樂以

之

鄭氏謂霜露既降上脫秋字今從之此承上文春禘秋

嘗而言陰陽往來之義孝子各因其時而念親也秋謂

自孟秋之月以接乎秋後孟冬之月也已霜則霜降未

霜則霜降悽愴悲慘意春謂自孟春之月以接乎春後

孟夏之月也有雨則雨濡無雨則露濡沐惕驚恐意來



謂兩間生物長物之氣伸而來則祖考之魂氣亦隨之  
而米也往謂兩間收物藏物之氣屈而往則祖考之魂  
氣亦隨之而往也履秋時霜露所降之地而悲慘者非  
性其寒而然以祖考與造化之氣俱往故悲其不可復  
留也履春時雨露所濡之地而驚恐者以祖考與造化  
之氣俱來如將見其在也故驚其忽有所見也天地之  
氣春來秋往而祖考之來往與之俱春之祭也孝子迎  
其祖考之來而樂於見之故春祠有樂以樂之也秋之  
祭也孝子送其祖考之往而哀其不留故秋嘗無樂以  
哀之也然澄謹按天子諸侯之祭孔疏謂周禮四時祭

皆有樂殷燕嘗亦有樂又按燔火夫士之祭儀禮特牲  
饋食少牢饋食四時皆不用樂此記云春有樂秋無樂  
蓋是言天子諸侯之祭然亦不知何拋今不可考朱子  
曰春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祠有樂以迎來秋氣退  
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延平黃氏曰雨露既  
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萬物  
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  
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  
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  
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

皆切

所樂五教切  
為云爲切

致齋謂散齋以後三日齋也於內就齋所也散齋謂致齋以前七日戒也於外未就齋所也居處謂其燕坐之時笑語謂其貌言之發見志意謂其心之所主所向所樂所嗜謂其所好所欲之穀色臭味於志意尤為深至者鄭氏曰致齋思此五者散齋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所嗜素所欲飲食也見所為齋者思之執也孔氏曰此明祭前之齋五事先思其寵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聚自想之若見其所為齋之觀也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之所至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穀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徃而不反非有實也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也張子曰齋須是屏絕思慮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程子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真氏曰齋與戒異七日之

戒容有所思齋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澄曰齋而思親祭則如見此中人之能致其孝者若夫齋則無思心如止水以與神明交必程子所謂上一等人而後能也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後音變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後音變

代攝切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孔氏曰此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陰厭時也儼儼髮髯如見親之

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肅

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愴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戶禮注云如尸

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絲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輔氏曰儼疑與賧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儼然肅然愴然蓋所謂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也張子曰齋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此又言祭之日也以

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此又言祭之日也以

變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  
之靜則於無殺之中而有所聞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  
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后出戶容聲者思至於佩玉  
之時也出戶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焉悵親  
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既慨然矣又有聞  
焉則思不能忘也歎息之殺遽而微矣此其所以為誠  
之至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殺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  
乎愨苦簡切

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無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  
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恩愨言想見之誠致其愛  
矣親雖亾而猶存致其愨矣神雖微而猶著祭如在則  
怠慢之心無自而入故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孔氏曰此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  
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故也致其端愨之心則若  
親之顯著以色殺不忘故也如親存在常想見之何得  
不敬焉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  
存者有在乎內也外焉殺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愨則  
著著則有見乎外也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羹坐則

見堯於牆是之謂著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惡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先王之所以敬也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養年尚切

此因上文安得不敬而以養享二事言君子終身之敬又因終身二字而以忌日一事言君子終身之哀輔氏曰一不敬則辱其親矣故敬養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敬養也死祭之以禮敬享也敬

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弗辱而已禮祥則止於

又禁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終身之喪以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盡情於它事鄭氏曰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它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密時孔氏曰此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它事也張子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亦不害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

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  
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  
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鄭許亮以作才各切登  
鳥溪切齊齊知字論乎

切朱

享饗二字義不同而字通用辨之不明則易於相亂享  
獻也祭享之享假借烹字謂烹孰祭物而獻之鬼神也  
燕宜則以飲食獻諸賓客朝享聘享則以庭實獻諸王  
公皆是享字而亦有通用饗者饗帝饗親之饗謂能致  
神明米飲饗其祭也從食從鄉諧穀字也祝辭曰饗曰  
尚饗皆是饗字而亦有通用享者此記言祭之時君之  
夫婦親之臣之夫婦相之至極其敬與忠者孝子專一  
心以鄉其親而欲其親之歆饗也鄭氏曰能饗帝能饗  
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  
見饗也色不和曰詐真益設盞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  
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儻尸主人獻  
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慤愛之貌孔氏  
曰此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為難故唯聖人  
能之饗親不易故唯孝子能之此本為饗親而發欲與  
饗帝同也孝子歸嚮然後能使神靈歆饗齊齊整齊之  
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方氏曰自下

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其人自下而享上故  
神明自幽而饗明焉此篇有曰先王者言行之自古也  
有曰君子者言行之以德也有曰聖人者言有事天之  
道也有曰孝子者言有事親之行也亦互相備自君牽  
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齊齊  
乎其敬者言敬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  
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  
有所勉其神之饗吾誠也山陰陸氏曰孝子臨尸而  
不作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真以為親則宜有恻容  
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  
氏謂朝踐也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賈特牲祭而  
已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  
親祭祀之物牲酒為上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  
奠盞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祭以獻為主也夫人薦豆  
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奠之而君獻之以  
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內  
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事無不  
順愉愉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它而專心一  
志以鄉乎親而奠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

樂已至必哀

文王與音  
餘樂音洛

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緹日也言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戶侑也孔氏曰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似不欲復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緝親之諱如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忠

諱也故思念親之平生者欲如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

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與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詩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既設饗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雜故必哀也方氏曰事死如事生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聞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去





得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云孝子何得濟濟切切之有言  
不得有也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  
饋故云反饋卿上大夫從饋孰始樂成謂設饌進孰合  
樂成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  
前與神明交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君子謂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  
若孝子自濟濟漆漆行賓客之事何得慌惚思念之有  
乎方氏曰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薦之於其  
親也愨言奉之之容貌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  
節收攝而不疏濟濟者威儀之齊遠則優游而不迫也  
濟濟者廣儀之飾自反則及覆而不尚也濟濟者之遠  
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者之自反則異乎愨者矣容以  
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  
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既牲薦腥而反饋孰也反  
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序其禮樂則先  
後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各供其事故君子於是  
致其濟濟漆漆也濟濟漆漆則非以慌惚與神明交矣  
故曰夫何慌惚之有乎慌焉若無德焉若有神人之道  
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延平周氏曰濟濟之  
容遠也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

其助祭者之容耳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愨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輔氏曰愨謂誠實篤於誠者異於儀趨數唯恐不及不暇爲容也濟濟漆漆皆容儀濟濟有自辨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速與自反之別未反饋樂未成主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愨其行趨趨以數至反饋樂成則禮數繁禘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與子游誤認速朽速貧之意同然子貢能質於聖人不徒執其言所以爲善學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忍如懼不及愛然其質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誠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弟見然及祭之後陶鞠遂遂如將侈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齊側皆切此音展陶者連得按又切術音述

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具宮室慮其不完故脩百姓慮其不飾故治溫不暴也祭之日其溫見於顏色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祭之日行必忍及奠之也又身必誠孝子之心有加而無已也如懼不及愛所謂致愛則存如語焉而未之所謂如親聽命如將弟見所謂如將失



之如將復入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之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慤慤實而無偽善言變而無惡蓋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慮言慮事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可掩鄭氏曰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酌之屬也宿者昏出謂宿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孔氏曰孝子時祭祀猶有齊莊謂慮祭事用物謂衣服及祭物百事謂齊前後凡百之事行必恐戰恐也身必誦卑屈也其立卑靜以正卑柔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思念也澄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五將祭慮事一也祭之日二也奠之時三也宿者昏出四也祭之後五也祭之初神未來也如懼不及得見其所愛之親蓋望其來之切也奠之時神已來矣如神與已語而猶未之語未之者未語也蓋喜其來之至也祭將畢神未去也如其將去而弗可見蓋悲其去之速也祭既畢神已去矣如將見其復入蓋

葬其不去而復來也違猶離去也怒善不違身如懼不  
及愛之時也耳目不違心如語焉而未之之時也思慮  
不違親如將弗見之時也結諸心形諸色而銜省之如  
將復入之時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弗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  
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  
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  
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  
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荒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  
饗之孝子之志也此必利如又晉至切謂

方氏曰若前期十日餼親畢而小日遂成此禮重之預  
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其物  
之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  
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心不  
苟慮以虛其中脩則葺其舊設則飾其新百物既備則  
凡祭之物無不備矣致齋三日之謂齋散齋七日之謂  
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如弗勝如將失之非孝敬之  
至者時克如是祝論人之志意於神於其操惚有無之  
間人與神交於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庶者幸而不  
必之辭或者疑而不定之辭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

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鄭氏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脩既設謂掃除及黜庶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髮鬢來孔氏曰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如忍將失所奉持之物此孝子敬心之至極也既薦於是使祝官啓告曉諭鬼神以志意其思念情深恍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輔氏曰洞洞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敬之弗息也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繼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滯曰此一節其小節有三應事具物而禮中以治之一也此祭之先也脩設百物既辦則夫婦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始也再中其義益夫婦奉承者致愛也而又洞洞屬屬以致其敬焉乃以孝敬之心至也與一句結之薦俎禮樂既陳則百官奉承而進之二也此祭之中也再竟其義益百官奉承者致敬也而又論神交神以致其愛焉乃以孝子之志也一句結之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也  
孔氏曰盡怒謂心盡其怒而怒焉謂外亦怒其信與敬  
皆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過失  
則是禮也孝子祭特進退必恒恭敬如親聽父母之命  
而父母或使之也慕容氏曰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  
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輔氏曰禮見於進  
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石  
林葉氏曰怒者信之始信者怒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  
敬之文四者於祭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  
誠謹與勿得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誠其進之也敬以愉

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  
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進而愉疏也薦  
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敬也已徹而退無敬齊  
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敬者著請如  
字今則中切

平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  
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  
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  
也已徹而退者言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  
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誦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

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  
忽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鄭  
氏曰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也和薦之謂進孰也欲  
婉順也齊謂齊莊因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孔氏  
曰此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  
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尸前立也已徹謂祭  
畢已徹饌食黃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  
冀見其親之容顏也故云薦而不欲不愛也山陰陸氏  
曰立而不誦以其恃親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  
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者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  
是退立而不如受命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敬也凡  
祭以齊為本方祭慊於不愉已祭慊於不齊已徹而忘  
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  
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  
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檢切格  
苦音切

以上十節皆言祭之義此一節總言孝子事親之愛敬  
或生而事之或死而祭之一皆如此也愛以根於心者  
言氣以充於體者言色以見於面者言容以動於身者

言和粹之氣愉悅之色婉順之容皆深愛之發也此孝  
子之愛由中而達於外者故其愛之所形有如春之溫  
也玉重寶也執之在手唯恐其或隊盈器中水滿也奉  
之在手唯恐其或溢故其恭謹安詳洞洞屬屬然所執  
雖輕亦如至重而不能勝所奉雖正亦如敬頌而將失  
之失之謂溢出其水也此孝子之敬以愛而達於敬者  
故其敬之所形非如秋之厲也若夫嚴乎其整肅而外  
見可畏之威儼乎其矜莊而內守不愉之恪則敬勝其  
愛而非孝子所以事親之道乃既冠成人者之道也蓋  
孝子事親常當敬愉猶婉如未冠以前之孺子不可敬  
廣儀恪如既冠以後之成人也故大戴記云坐如尸立  
如齊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恭嗚饋氏  
云執玉奉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  
也教親當如執玉奉盈澄按諸家解洞洞屬屬孔疏引  
廣雅輔氏周氏以字義推之或云洞洞質整貌屬屬專  
一貌皆未爲盡竊疑四字是恭謹安詳之意故爲以卑  
承尊之敬而與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不同也恭容  
氏曰仁人心也孝子之所本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  
和則仁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延平周氏曰如  
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孔氏曰嚴肅威重儼恪四



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早柔也鄭氏曰成人既冠者孝子則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右記宗廟祭人鬼之義凡十一節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為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為鬼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言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為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神為鬼聖人與衆合氣已分氣之魂魄而新祭之以此教其親親與親與妙故為教之極至也鄭氏曰氣謂渣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與神而祭之聖人之教也孔氏曰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形容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音陸

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為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為生不活動為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于土以其歸也故名之曰鬼歸于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于地下朽腐而

為野中之土也鄭氏陰讀為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  
為土壤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 焄許云切  
蒿許高切

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為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  
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于上而為昭明與天之昭明者  
混為一其昭明者即其魂氣之焄蒿悽愴者也焄如火  
氣之上蒸蒿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金氣水氣之涼寒  
一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  
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于上對骨肉斃于下而

一言為昭明對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  
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  
著也對此之謂鬼而言鄭氏曰先言衆生又言百物明  
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孔氏曰此本說人因及物也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焉  
民以服黔其  
服切

上分言鬼神而此總言之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  
但言百物之精為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為鬼舉其一以  
該其二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蓋神是陽精之靈  
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為

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着而名之曰鬼曰神名  
之曰神是與天地生物長物之氣來而伸者同名之曰  
鬼是與天地收物藏物之氣往而屈者同是為尊之極  
使民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是為民之法則也黔  
首黑首之民也人莫不思慕其親故其心莫不敬畏悅  
服百眾萬民互言也畏服亦互言蓋敬則必悅悅則必  
敬

聖人以其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  
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聽且運  
也別故

孔子曰聖人以尊名鬼神為未足以稱其意故為鬼  
立宗廟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  
則為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焉故聖人以是為未足  
為宮室則致其實矣宮室者廟之宮室非人之宮室也  
宮室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  
疏以情言遠邇以時言親祭法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  
親疏遠邇可見矣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  
為祧廟則脩除祧則黜墜所以別親疏遠邇也祖則以  
教反始也禰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得其心之所  
本則德齊厚而其服也出於心之誠非有彊之而為也

則其從上也速於置郵矣澄曰宗宗廟之宗廟之名也  
非指百世不遷之宗而言祧遠廟也天子三昭三穆四  
親廟爲宗二遠廟爲祧諸侯二昭二穆無祧廟或祖禰  
二廟爲宗其上二廟爲祧也左傳云豐氏之祧則鄉大  
夫雖一昭一穆亦有所謂祧也豈以禰爲宗而祖爲祧  
與於禮無可攷擬此記所云蓋以廟之親而通者爲宗  
疎而遠者爲祧爾反遠也古猶昔也反古謂還思在昔  
之時復與反字同義始謂鬼氣之所始也不忘謂常思  
念也所由生謂體鬼之所由以生也於廟之疏而遠者  
則追思吾受氣之所始謂自禰以上逮於祖也於廟之  
親而近者則常念吾身所由生謂自母以上逮於  
父也此人心所同故以此教民則民悅服而聽順其教  
者其敏速蓋言不待彊之而使從也上文言百衆萬民  
此言衆而不言民立文言以畏以服此言服而不言畏  
皆互文見義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黼黻見以蕭光以報  
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鬮以俛統加以  
鬱鬯以報醜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注音屠令讀如字見禮疏者  
問廟之謂使古洽切銳音武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醜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



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薦黍稷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覲字之誤也殯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覲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覲以俠覲謂雜之兩覲醴酒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孔氏曰既立謂尊名立也報此氣鬼以二種祭禮氣魄既殊設祭之時二禮亦異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脾脊燎於爐皮覲謂雜也燔脾脊兼蕡蕭蒿是雜以清氣此三者是報氣也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肺首心雜以兩覲禮酒以實是報祭形鬼也加以馨鬯者言非但薦鬯是饋魄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也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燔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氣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魄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也方氏曰報氣之禮凡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反始報魄之禮凡皆以味爲主味爲陰魄以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延平周氏曰鬼氣在上體魄則降言氣則知魄爲體言

魄則知氣爲魂燔燼輝蕭光者氣而已故以氣報魂所以教衆反始絜盛牲體醴酒鬱鬯者皆有成體故以體報魄所以教民相愛澄曰朝事時所薦之血腥及所蒸之脾脊及並蒸之蒿蕭三者之臭皆聞於鼻而其馨上達于天者故曰此報升天之魂氣羶讀如字謂所蒸脾脊之臭也饋孰時所薦之黍稷及所羞之肝肺首心及兩鬴之醴酒三者之味皆可於口而其馨下達于地者故以此報降地之體魄言所獻之醴酒而因及祭初灌地之鬱鬯亦是下達于地而報魄者也報氣者孝子反思受氣之所始故曰教衆反始報魄者孝子不忘其賦形之所由生故曰教民相愛父母於子一體而分父母甚愛其子之身以其爲吾體之遺也子亦甚愛其父母之身以其爲吾體之所由以生也是謂相愛上謂天下謂地與前發揚于上斃于下之上下同以臭之虛報氣者求親之魂氣于天是於在上之天而用其情也以味之實報魄者求親之體魄于地是於在下之地而用其情也是二禮者義理奧妙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養其精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此承前一節言君子反之於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

於今則不忘賦形之所由生吾親之德如天地所以報  
之者敢有弗盡乎是以致極其敬於內發露其情於外  
竭盡其力於身以從祭事也鄭氏曰從事謂脩薦可以  
祭者也方氏曰敬有所至曰致情無所愛曰發力之用  
無道曰竭事之末無拒曰從致敬發情竭力從事凡此  
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  
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孔氏曰此明竭力報  
親之事致其敬發其情竭盡氣力以從其事也郭於親  
不敢不極盡也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而朱紘躬束耒諸侯爲藉百

而冕而青紘躬束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醑

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辨在亦七故音束耒力六  
切醉音浴躬音啓成音成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先樂陳氏曰天子爲藉千

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之色也諸

侯爲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陽

之色也慕容氏曰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

藉亦百畝首服尊於冕而冕以躬耕有天下有一國

可以取安佚可以復民力而必躬束耒者以爲祭不自

致非所以事神明凡此皆自盡之道也方氏曰耕必服

冕敬其事也躬束耒耕也天地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





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世婦亦諸侯世婦前雖  
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秦種浴于川言蠶  
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夫人曰  
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祀重既擬君之祭服故夫  
人首著副身著褙衣受此所獻之釀因少牢以禮之接  
獻釀之世婦也率法也獻釀之法自古如此重事之義  
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日至後夫人親繅  
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訖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  
挹諸侯則夫人唯一人雜互天子言之此天子有三夫  
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蠶繅非一人  
擇其吉者主領前交類藉男子之事故不以事天地山  
川社稷兼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  
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水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爲  
所朔日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被微視  
學蓋亦朔日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別於私故謂之公  
曰室曰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人長  
八尺牆仞有三尺高於人防窺伺也又置棘防踰越也  
闌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君皮弁素積  
與巡牲同蠶雖陰事亦天產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

之吉也天子六宮而曰三宮擬三夫人言之也後言夫  
人繅三盆手正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蠶於蠶室躬蠶事  
於其室也躬蠶事謂之蠶則躬祭事亦謂之祭故下言  
祭于公桑也浴種子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  
速也風戾戾至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  
乾矣蠶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繭示于君而獻于  
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言布  
于三宮之夫人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互明其事也以  
至副禕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  
止言之於君者皆此意馬氏曰周宮內宰中春詔后帥  
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王躬耕于南郊后躬  
蠶于北郊公羊傳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  
盡於其祖禩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長樂陳氏曰天子  
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  
質而少變故皆蠶于北郊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  
副禕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  
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澄曰  
此一小節又分三小節其一必有公桑蠶室以下言食  
繭其二歲既單以下言獻繭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記者之辭以結上文其三及良日以下言縹緜成祭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  
之犧捨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  
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  
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鷩刀以刳取脾  
管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朝音潮序從才用切脾音律管力賜切燔音婦

此一小節亦分三小節養獸之官周官牧人是也及歲  
時謂每歲將祭而擇牲之時也及此時則養獸之官齊

戒沐浴而躬朝于君益敬恭以聽君擇牲之令也若祭  
所用之物必於是乎取而擇之是謂養獸之官也

言不取於它必取於獸官平日素所養之牲者敬祭之

至故不泛用它牲也此小節之一獸官朝君之後君召  
取其所養之牛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中於祭者

既擇之於人又卜之於神卜之吉然後養之于滌三月

三月內之朔及月半君必服平日視朔之皮弁素積而  
巡視其牲養所以致盡其力於祭先所用之牲者如此

孝心之極至也此小節之二祭之日則君自牽其所養

之牲入廟穆者君之子姓父昭則子為穆故稱穆父穆

則子為昭但云穆者省文以該之答者謂與君對偶而

其牽其牲卿大夫各以其位次之序而從君與子姓既入廟門則君以所牽之牲麗于庭中之碑卿大夫乃袒左衣取牛耳之毛以表其色之純又以鸞刀割取牛腸之脾胃乃退自卿大夫袒起皆相其君至此乃退卿大夫之退也君則俟祭腥祭爛朝踐之事畢而退是君之退也此小節之三也饋孰以後不復言者初之敬如此則終之敬可知略之也鄭氏以齊戒沐浴而躬朝為下月朔月半巡牲之事而孔氏謂言朝者敬辭非也山陰陸氏則謂君齋戒沐浴躬受獸官之朝亦未是方氏曰白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養牛之時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臣以見君之禮而朝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君以視朝之服而巡所以極其辨也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答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郊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也取脾胃將以滌蕭而燔之也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如此故曰敬之至也孔氏曰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牲完色謂諸侯牲也犧牲所祭之牲必於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初擇牲時君於

牧廼命取牛納之於內而視之皮弁素積諸侯視朔之  
服朔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其力也云孝之  
至又云敬之至互文也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  
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紉繫着中庭碑將殺牲卿大  
夫袒取牛之耳毛用鸞刀割牲體取腸間脂殺牲竟  
取所割毛脾脅薦之乃退薦脾骨之後以俎載爛肉腥  
肉以祭祭卒而退祭先腥後爛此先云爛便文可非先  
後之次鄭氏曰腥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湯  
肉曰爛爛祭祭腥祭爛肉腥肉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孔氏曰郊祀之禮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者皆避之  
鄭氏曰吉禮不欲聞見凶人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  
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山陰陸氏曰人鬼言  
親之以爲敬天神言辟之以爲敬亦互相備也輔氏曰  
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闡殷人祭其  
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  
時也陽讀爲曰兩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  
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

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澄曰祭日謂其  
祭終此一日孔氏曰郊之祭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  
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  
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獨  
為一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  
主也檀弓所云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周人尚文祭  
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  
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方氏曰郊雖以報天而以日為  
之主猶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

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陰明以備上下祭日於東祭月  
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  
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別做列切下同巡  
注音汝或如字

孔氏曰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祭日於壇謂春分也  
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  
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今祭  
日於東用朔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  
為內是別外內以正其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  
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長短也晦朔之日月  
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



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方  
氏曰封土為壇其形高而顯鑿土為坎其形深而隱一  
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  
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  
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則得位故  
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就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  
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  
且壇坎者人為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為也  
故言制上下以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日出於東  
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廓  
之西也此又覆明春日月於東西之意也則言日出於東  
則知為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饗納  
日者以此月生於西則知為死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  
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  
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陰陽之義長一短終則有  
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  
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石林葉氏曰日陽月陰相代晝夜以成長短終則始始  
則終迭相訟而不乖異所以和也山陰陸氏曰巡讀如

字澄曰巡如巡行之巡如環之循是謂相巡長樂陳氏曰古者祀日月其禮有六因郊因蜡而祀之非正祀也或類或崇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惟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秋分夕月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且常者也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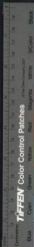
特布內切去史呂切奇祀官切

和微

於祀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微猶少也孔氏曰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則天下治矣和用謂財用豐足義謂得宜讓謂迥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更其本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合此五者之禮以治天下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慕容氏曰百物利用慈選欲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用得其節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辨上下明尊卑定名分別嫌疑所



謂致義也。義明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方氏曰：用志不至，用力不至，不能有致，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讓，所以盡人道。奇言其無常邪言其不正。澄曰：致謂推而極之。致反始謂郊社之禮，人物本始於天地，故祭祀以報之。文宗廟報氣亦云。復始此之反始，則專言天地之神示也。致鬼神謂宗廟之禮，鬼神即夫子答宰予所問者。禮運祭山川亦云。儻鬼神此之鬼神，則專言宗廟之人鬼也。和用猶言利用，和者利於人而不乖戾之謂。義謂君臣之上下，父子之尊卑，兄弟之長幼，夫婦之外內，各得其宜也。讓則宗族鄉黨相推遜也。致和用者，利民之用。厚民之生也。致義致讓者，正民之德也。先言和用，富而後教之也。厚猶重也。重其所本，本謂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也。祖禰在己之上，故尊敬其鬼神也。物用謂食貨之物，民用所資者，民衣食足則可教之。孝弟而立民之紀也。民紀即義讓等事也。上謂君父之尊，及凡與夫也。下謂臣子之卑，及弟與婦也。不悖逆謂皆順也。能相推讓則無復有事故。曰去爭，合此五者為句，以治天下之禮。解上文天下之禮四字，謂此禮乃先王以之治天下者。以此五者之禮治天下，則天下皆治而無奇邪不從治。



之民縱或有之亦微少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孔氏曰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長樂陳氏曰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尚位宗廟於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

右記祭鬼神示之義凡四節

說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長知兩切為云偏切

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在因民之性五者民性所有人道所先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為之子位莫貴焉者君也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人爵皆可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親生我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於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已上者欲其同於親所

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已古者欲其同於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已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先王推其所爲如此則天下之大可運於掌其於定天下何有方氏曰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近於道而已列爵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爲序也貴必在上者老有在下者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爲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以尊卑小大爲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故於德特言有馬石林葉氏曰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一德一輔氏曰君曰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不與焉澄曰治謂理之使不亂定則各安其常而無不治道謂聖人盡道與天爲一者有德謂賢人能得此道於心者有德者雖未至於道然近於道矣貴謂公卿大夫雖難比君然其位之貴近於君矣老謂人之老雖非吾父然其年之老近於吾父矣長謂人之長雖非吾兄然其年之長近於吾兄矣幼謂人之幼雖非吾子然其年之幼近於吾子矣惟其相近故推吾之所尊所敬所愛以及之也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

領天下國家也王于況切

是故二字承上起下文言五者而此不申言首二句末一句但舉中間貴老敬長二者言之貴老孝也敬長弟也至孝者之事其父如天下之事王王者天下之所尊父雖非王而其尊有同於天下之王故曰近乎王至弟者之事其兄如列國之事霸霸者列國之所長兄雖非霸而其長有同於列國之霸必有父父謂父之也必有兄兄謂兄之也又禮記上二句至孝者之事父如王而天下之事王如父王者天子之尊雖非人父而必有父之者為謂天下尊之如其父也至弟者之事兄如霸而列國之事霸如兄霸者諸侯之長雖非人兄而必有兄之者為謂列國長之如其兄也子之事父如王弟之事兄如霸天下列國之事王事霸如父兄此人心自然之理先王之教因人心之自然而不改變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也領如水之揭其領而衆無不隨順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錯初切



又引夫子之言以申言上文所言孝弟之義立謂建立  
於此不躐什也仁者於人無所不愛而當先於己之父  
故曰自親始義者於人無所不敬而當先於己之兄故  
曰自長始睦者由愛親而推之無不慈睦也順者由敬  
兄而推之無不恭順也貴猶重也言以此為重事而不  
敢輕忽也有親謂知其親由己父之親至於凡有服  
之親皆知有之也用命謂能用其命由己兄之命至於  
凡在上之命皆能用之也慈睦即愛親之孝所充敬長  
即恭順之弟所本錯置也以此二者之教置之天下則  
無不從其教者故曰無所不行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  
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孔子曰人君苟立愛於天下從  
親為始言先自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  
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自敬長也已能敬長  
則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慈恩故云慈睦民既慈  
睦則各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悖逆故貴用在上的  
教命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始無不敬也  
自長而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教  
愛而相顧也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  
用命而相尊也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  
平方氏曰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能慈睦則相親而

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它達之天下也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

孔氏曰此論四代第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十年高者在朝故云尚齒夏后氏此尚年功也

爵高既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

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已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在前也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

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

變者馬氏曰貴對賤尚對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能者固已在位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

貴爵者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



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而年齒之尚則四代一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此承上文申言四代皆尚齒之義遺謂忽忘之與違其親之違同年即齒也四代之所貴雖有不同而其尊尚年齒則一蓋年齒之可貴於天下歷四代至今不變故曰久矣尚齒之義水中之流也亦以日磨亦日磨盛王者以舜五帝之終三王之始也四代之所貴不同貴德之弊有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祿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萬世而無弊故也所以四代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年以所歷言齒以所序言延平周氏曰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是故朝廷同齒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



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違乎朝廷矣

朝音

鄭氏曰同尚高齒則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奉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廷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與其禮而已孔氏曰言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行乎道路而弟違乎道路矣

初音切

鄭氏曰

鄭氏曰錯爲行也父黨隨行兄黨薦行車徒辟乘車步行者皆避老人也班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

任少者代之也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背不得併行少者羞避也

若兄黨爲爲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行也山陰陸

氏曰邪行爲錯若爲之行參差少邪方氏曰車言其貴

徒言其賤見老者則貴賤無不辟也班白者不以任行

乎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

故曰弟違乎道路

四音義五四五音義四六十四音義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違乎州

巷矣

鄭氏曰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奔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方氏曰父者老妻爲老





經寡孤獨為窮石林葉氏曰疆以力言衆以人言老孤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頡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頡之言分也陸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搜冬獵為狩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時力役煩重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即所謂甸徒也先儒誤以為在甸之甸凡此皆狃於神順之事故曰弟達乎搜

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什伍士卒部曲也孔氏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七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方氏曰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澄口凡軍旅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兩五人之長曰伍長凡二十人為伍者四為什者二四伍長統之一人為兩司馬統四伍長共二十五人蓋

尚齒者各行於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故曰什伍四伍長爵皆下士是為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

先是為尚齒事見禮記口其軍旅在人焉一而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搜狩脩乎軍旅

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此說文補遺

孔氏曰此總結上文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

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死不行故衆行孝

弟雖死不捨也澄曰朝廷政令所自出下民所視效故

先言朝廷道路民所行之處州巷民所居之處搜狩者

用衆於內也軍旅者用衆於外也義謂所宜行衆人以

此孝弟為事宜行者故每看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

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

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

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

之大教也食音嗣更古行切大學音恭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

德王所使教國子者方氏曰祀明堂以享帝而享必配

以父所以教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貴老所以教

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警宗警宗殷學樂祖則有萬



德者所以教德也朝覲以尊天子而致為臣之義故以之教臣馬氏曰耕藉以供素盛故以之教養廷平周氏曰五者之教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澄曰凡尊先王皆是教孝而獨言祀明堂者尊先王以配天於享禮為最大孝經謂孝莫大於嚴父配天是也上下文止是言弟長之事而此兼言五教者蓋先且列其凡其下乃專言教第一事也

食二若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免而摠于所以教諸侯之節也

此承上文就五教之中獨揀教第一事詳言之也鄭氏曰割牲酌爵也免而摠于爵在舞位以祭也

氏曰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酌于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

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有齒謂知有年齒者之當敬老窮不遺者敬老所行之效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則敬老所推之餘也孔氏曰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困窮者皆化入上而養之不見遺棄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



之探出自大學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

此以下又歷叙尚齒之事此尚齒之第一事也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也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其中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天子承師闕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高學禮曰帝入東也高觀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高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

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若辟雍雖天子不得預天子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故云四學孔氏曰當入學而天子齒於國人故云天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

守子又切竟與境同

此尚齒之第二事也孔氏曰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其所守先見百年者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者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若就之可也

此尚齒之第三事也鄭氏曰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之孔氏曰八九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入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欲論政教雖不當道路左右君即就之可也方氏曰彼或在東行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能

此尚齒之第四事也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下士也再命中士也三命上士也四命則大夫諸侯之國三命則鄉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小國則降於此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周官黨正屬民于序以正齒位其言與此合然此特貴貴之義爾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五州為鄉五鄰為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



遂互見之也族謂公族也有天下者謂之正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代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鄭氏曰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族故言族爾孔氏曰身有一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踞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為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賓東若此飲酒時族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三命不齒謂正飲酒若鄉飲酒謂侯之國但齒位齒於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飲酒賓賢其賓必少其得爵為卿大夫者必年長於君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飲酒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賈江李氏曰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六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山陰陸氏曰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者不敢先言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蓋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故族有七十

者弗敢先澄按陸引荀子義與舊注異今兼存之  
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  
而后及爵者

此尚齒之第五事也鄭氏曰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  
先與之為禮而後揖卿大夫士登曰自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至此凡十六節前之一言德爵富親之貴有四  
而尚齒獨專其一其二奉上申言尚齒之事其三是在  
以下至其七分言第長之事其目有五其八乃合五目  
而總言之後之一言孝德養臣之教有四而教第亦與  
其一其二承上詳言教第之專其三是在故以下總言尚

齒之類以起下

目其四至其八乃分五目而各言之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為易動抱龜筮而天子  
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馬示不敢專以易  
天也

卷六

本切知音  
智斷丁報切

建猶豎立也天地陰陽之情不可見作為奇偶之書以  
明之猶豎立標的使人見之也天地言其理陰陽言其  
氣情者人性之動在天地陰陽則言其用也易謂奇偶  
之畫相變易者也指易之書而言下易抱龜之易指掌  
占易之官而言也周官大卜是也易所以筮龜所以卜  
此言易官而曰抱龜筮下筮一道也故一官而兼統其

事周官大卜之職而兼掌三易之筮是也鄭氏曰立以  
為易謂作易也龜易官名周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  
易三夢之占孔氏曰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也  
天子親執旱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  
之前令龜決斷其已所有為之志示不敢自尊以尊敬  
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上文言在上者不自尊其智而尊天事不自決待神而  
決是尊天也此言在下者不自伐其善而尊賢已不自

尊人人之善是尊賢也

天子有善諸侯於天子諸侯有善諸大夫大夫有善諸  
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

方氏曰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  
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  
諸侯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  
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為不受之詞  
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  
尊其讓為足道也德善之所積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  
人故止言善唯讓於天則言德也自外至內謂之歸自



下進上謂之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又  
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  
忘而曰存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為禮  
賞所以為利成諸宗廟者謂必進諸宗廟之中然後得  
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澄曰天子不自有其善而讓  
於天即上文不自專而尊天之意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不自有其善而推於人亦廣上文不自伐而尊賢之意  
也成諸宗廟者天子既讓善於天諸侯既歸善於天子  
侯又不敢自尊而尊其祖考皆為人下者之順道也故  
曰下順自昔者聖人建天地之禮以順之至此禮三  
節蓋承前所言尚齒敬長之弟而及讓善尊上之順順  
者弟之推也

右附記孝弟等義此三節舊本附記又有曾子  
大孝一節繫是大戴記全篇之文此不重出

祭統第二十四

陳氏曰祭統者禮序大綱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夫音扶怵勅律切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怵感念親之貌也輔氏曰祭吾



祭統第二十四

陳氏曰祭統者禮序大綱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也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論之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夫音扶怵初律切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怵感念親之貌也輔氏曰祭吾



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志敬盡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不取其利也此亦謂之也

畜也順於道不違於倫是之謂畜長知兩切為天倫切養年當切畜年六切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佑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猶猶潔也不求其為為謂福祐為己之報名謂順於德教孔氏曰畜謂孝子順於德教不違倫理可謂畜養其親故釋孝為畜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白順之名以己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己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

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直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保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己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文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為敬順於君長為忠又可知反覆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二者為備者以三者為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儀行致其信則無死居其忠則無難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為也明薦與明禮明饗同義不求其為者或為己或為人皆未免乎有所為道養繼孝養謂事親之事孝謂事親之道追言遠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應氏曰畜因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

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二道者孝子之行也

禮子思也

方氏曰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上女與寡人共有禮也事宗廟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滄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取大注切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且謂所供衆物也水草之滄芹菹之屬陸產之醢蚘蛄之屬天子之祭八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烟范草木之實蓬莖榛栗之屬咸皆也孔氏曰

按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菹菹又有昌本深蒲  
落荀是水草饋食之豆有蜃蚶蜃加豆之實有兔醢醢  
醢皆陸產蝸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蓬人加蓬之實  
有淺矣饋食之蓬有藁稷稷實是草木之屬方氏曰既  
內自盡於已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  
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  
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  
辭以事宗廟社稷為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  
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夫婦  
觀之若君掄祭夫人薦登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  
親命婦稱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辨尊卑所以辨  
物故曰官備則具備道亦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  
植物為之則曰菹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  
菹陸產之醢即七醢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  
草七醢又有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  
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  
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薦者地產  
故其數用八之偶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  
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  
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亦陽物也八簋亦陰物也正

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  
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歲在  
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  
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  
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  
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  
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說文前篇今少字一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緇色冕以著

祭服東郊少陽諸侯之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

少變也齊或爲築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

盡物盡志之事天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

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右大陰故北郊夫

人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台同也莫耕

莫蠶莫無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

其欲致誠信故身親之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說其者欲且不聽樂故說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不齊齊之  
並如字

鄭氏曰說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孔氏曰及時將祭謂

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

齊也未齊之時慮散傷心所警愆有不齊整及其齊也

此不齊之事以發於齊之謂也此曰未齊所以致

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

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

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慾由中故曰止前言止

而後言說者止之而後說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

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

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不為物所惑故其

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

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

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經

明享焉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  
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  
外齊言齊其內葉氏曰戒則防邪物以治外齊則訖著  
欲以治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  
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  
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  
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瓊瑋尸大宗執瓊瑋  
亞裸及迎牲君執紉鄉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菴從夫人  
薦流水君執鸞刀羞齋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禮記

用切芻初俛切先討純切又音哉羞音資

鄭氏曰宮宰守官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成也戒輕肅重  
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瓊瓊瑋保器也以圭瓊為柄酌鬱  
鬯曰標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楅馵所以牽牲也周  
禮作綳芻謂菴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  
其水菴流菴齊也菴齊流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水爾  
齊齊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  
先有標尸之事力後迎牲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  
夫人正寢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冕皆上玄下纁其  
服亦然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榆  
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將  
就西房大宗主宗廟禮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  
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  
云夫人薦沈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君執紼者絜牛豕  
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鄉大夫從驅之及移輿幣告昏  
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蒸也以其殺牲用芻蒸藉之也  
宗婦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  
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沈齊而薦之盎齊沈酌盎  
齊差清和以清酒涉之謂之沈酌沈即盎齊也夫人薦  
盎不潔明水今日薦沈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  
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耳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  
言盎畧耳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齊  
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膏貫之入  
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  
制所羞齊肺橫切之使不絕示奠於俎上尸並齊之故  
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方  
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  
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  
宿而後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言宿戒大司樂言

宿縣皆以是耳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逆戒  
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  
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  
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  
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方與明堂  
位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褻冕也六冕  
皆麻而曰純者孔子釋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  
孔子時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周之冕為純冕者以此  
衆冕別禕蓋天子王后之服容記二王之後與魯禮亦  
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耳衛非二王之後而夫人之詩則  
曰副笄六珈何也居官連阿學首飾有副有緝有以副  
爲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爲首飾之中故以之配  
鞠屨次爲首飾之下故以之配椽束而已謂之副則夫  
人之所同謂之禕則王后之所獨猶象之九章則上公  
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  
所以尊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  
五雖同用副然以配椽束爲正故經未有言副掄屈者止  
曰副禕而已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薦豆遵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大宗即宗  
伯也君執紼則親牽之也宗婦宗子之婦也經有言命

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婦則不必  
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葢則宗婦之  
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葢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  
言夫人奠盃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盃此言宗婦執  
一葢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洗水則郊特牲所謂  
明水洗齊盃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洗矣祭義不言者畧  
也齊者尸所齊之肺也齊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  
鬯而羞之也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  
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故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群臣  
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樂也與天下樂之言作之者也  
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  
之義也

以樂者治竟  
曾視下古同

鄭氏曰君爲東二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方  
氏曰于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士武  
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  
七言執于戚而不言冕下言摠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  
言摠干固知其爲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  
下樂之與竟內樂之楊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  
心是矣



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則周之所獨天  
下有三重則夏商所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  
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也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  
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設君與卿四人餼  
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  
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  
餼上之餘也

徹音後設  
所六切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進當為餼餼之誤也百

官謂有事於祭者祭者也既餼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

與進

徹音後設  
所六切

與進徹與進徹孔氏曰廢不才者與更有餘祭之類

餼是已餼者人飯尸之餘也王侯初薦毛血燔燎是薦

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

言尸餼是施恩惠之法術能施恩惠即其政善故云可

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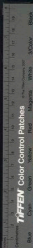
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曰臣餼君之餘也諸

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漸變及

下示傳恩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

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餼訖各徹其體而去之方氏曰

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餼發變以舉故



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而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宜矣爾雅曰謏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謏者尸神象也故特以謏言之陸氏曰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餼餼而徹焉葉氏曰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耳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別注列切施惠始說以見贊通神見之如求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餼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蓋糝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孔氏曰興起也初餼貴而少後餼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興施惠之象餼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脩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





其美舉忝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餽臣下後餽也方氏曰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為弓之夫人同猶言人人也顧蓋有但意某氏講義曰見其脩於廟中脩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

○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杜稷則子身順考盡其道端其善而養生焉是故君子之教也必身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之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與音韻通鳥路云

鄭氏曰為物猶為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事宗猶尊也必身行之言志已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教由孝順生也孔氏曰祭之為物物謂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為大興物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順也百品皆足備也聖人設教惟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



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親自行之盡其事二之道又端正  
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政必由於已乃能及  
物故下云必由其本方氏曰爲物大者祭之體與物備  
者祭之用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爲備  
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  
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  
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  
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  
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子孫順孝嚴上固足以  
教之尊其君長連義固足以教之孝其親蓋其道者盡  
祭之道而無遺也此其義者此祭之義而不有月也才

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  
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君子之  
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  
此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  
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

際焉此之謂十倫

見賢通切  
殺多界切

鄭氏曰倫猶義也陳氏曰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

者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故事上下五者外之倫也  
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  
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  
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  
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  
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  
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  
之道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  
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歸建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禘此交神明之  
道也傳切禘曰更以

鄭氏曰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事於尸也  
出於禘謂索祭也孔氏曰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孰  
酌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非朝踐之時孟毛詔  
於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禘時之事非終始事神  
之道也禘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  
禘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  
則同凡也然此依神而已未至于交也故詔祝於室所  
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禘所以交明於陽方氏曰主陰陽  
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分言之則曰神明其實



一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仲孔氏曰尸本是臣在廟則尊耳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為臣之道故云疑於臣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畧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還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周氏曰以君而迎尸則疑於君而迎臣者以

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此面

事尸之禮孔氏曰主人為欲孝敬已父故北面而事子  
行之尸則凡為子者其得不自尊其父乎少牢特牲禮  
尸皆在室之與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  
以不思也蓋人之鬼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  
饗無主則不依鬼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  
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誠相通以  
此求神宜其饗之周氏曰以已之子而為父之尸則已  
北面以事而忘已之為父者以其為父之尸也陳氏曰  
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予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  
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  
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  
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孔氏曰獻鄉大夫士及

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

獻之禮凡祭二獻裸用鬯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

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鄉

獻鄉之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

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

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



主人及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僕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饋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饋尸尸飲一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與諸侯獻賓時節不同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陳氏曰鄉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方氏曰凡觴皆謂之爵此言至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記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可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燁胞糕離皆是也皆以齒者同齒且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鄉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鄉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饋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毀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饋尸尸飲一尸飲一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畧之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

此之謂親踈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孔氏曰昭穆謂尸主  
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踈者遠各有次序  
是無亂也祭大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  
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  
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  
踈有漸也周氏曰有事於大廟言禘也方氏曰昭穆因  
不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踈遠近  
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踈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  
長幼皆以情為主耳故下總謂之親踈之殺也天有隆  
殺後有親別踈踈則親者尊而踈者殺矣并言殺者言  
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  
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言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  
之然昭穆以神爲主故人於廟中力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  
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也面東  
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  
爵賞之施也

所許花切  
會音舞

鄭氏曰一獻一酌尸也舍當爲釋非時而祭曰奠孔氏  
曰爵表德祿賞功鄉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



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高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  
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  
爲一醑尸者以一醑尸之前皆爲祭事永奉鬼神未暇  
黃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  
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  
太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  
祭爲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爲重也陸氏曰一獻  
謂始獻耳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蚤者重策命也史由  
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辭自左

君卷尾立于作夫人則構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  
授之執爵尸酌夫人執柝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柝不  
相讓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卷與製同於尸授  
初又手執爵音登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  
則執登登豆下附也孔氏曰此謂上公夫人故別禮也  
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受酢則  
執爵足夫婦交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處製因也主  
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其爵男子不承婦人爵也夫人  
獻尸以醴齊授醴之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  
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陳氏曰  
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豐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





言副樽立于東房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某氏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二弋足則弋也以豆觀之較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骨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切

鄭氏曰殷人貴髀為其厚也周人貴肩為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髀之屬孔氏曰殷質賤肩之薄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俎人君欲為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體臂髀為貴後體膊胛為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為貴胛脊橫脊在後為

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貴者不重賤者不  
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  
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方氏曰  
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爲主則曰以肉爲  
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  
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爲是故也夫祭以饗神  
爲主然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  
已惠可以觀政惠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  
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凡賜爵賜爲一穆爲一昭與則齒穆與穆齒凡穆不齒皆  
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衆兄弟也春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  
賜之爵謂若酬之孔氏曰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若衆  
兄弟子孫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  
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  
與穆齒鄭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列  
昭穆故知爲酬也陳氏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  
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  
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奉

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夫祭有昇燁胞翟闈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昇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燁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闈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燁音燁從少交切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卑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卑

者也燁周禮作燁燁燁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

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孔氏曰昇與也燁

四者皆是賤官祭未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之際按也

韞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輓之以爲鼓故云燁燁皮革

之官也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

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昇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

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爲異歟周文曰古者

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

而四夷之隸亦使守王宮蓋當時之爲守衛者皆公卿

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隸則其勢足以

相持而不至於爲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隸者皆有

一 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輝胞翟閭又賤於羣有司

○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

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

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歲時禮夏籩卓著秋萬物成爵命屬陽國

二 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

三 可建艾始發祭時則始行小刑也孔氏曰記者引前記

之文案左傳云賞以春夏示以秋冬此以賞對刑為

其實四時之間皆有賞也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

陰者也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順陰義

發公室因其物成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

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刑有五墨最輕以貽行刑故用

輕者也應氏曰伐天爵人故於禘分地與人故於嘗秋

政若省斂斷刑皆是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



志厚其志厚者其義重其義重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  
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  
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  
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  
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蒞臨也君不失  
其義者君雖不自親祭禮無闕於君德不損也孔氏曰  
父君道德盛則念親志厚念親厚則事親祭祀其義重  
明重則其祭必敬使人謂君有故使人猶之方氏曰  
禮固所以爲義義足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義之所可  
故也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但  
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  
也某氏講義曰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爲  
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  
以爲民父母於祭之不敬見之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着  
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  
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  
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  
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

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比 禮志切

鄭氏曰銘謂書刻之以識事自名謂著己名烈業也王  
功曰勲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  
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孝順之行也教所以  
教後世孔氏曰論謂論說讓謂讓錄方氏曰器之重者  
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  
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  
酌其美而不溢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  
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故曰上下皆得焉曰曰  
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自名也廬陵胡氏  
曰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  
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墮不義而無  
今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刻先祖功善於鐘  
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先祖之下非  
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爲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  
身名成焉是身比也石林葉氏曰言祖而不及考者樂  
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其生於心功見於王  
曰勲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殷名在人皆列於天下  
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彝鼎所以饗祖考之器銘其  
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

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  
不遺其親之美故曰教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見文選

鄭氏曰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也孔氏曰銘唯壹稱  
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先揚先祖下成己順行又垂

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己身行業也君子有  
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為之者謂為銘之人

明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  
得上比先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為聖又不自伐是君子

也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

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

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

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

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

者所謂賢而勿伐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

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

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

叔興舊者欲作幸慶士躬恤衛國其勃公家夙夜不解民  
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簋乃者服懼拜稽首曰揚  
以爵之勅天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懼之鼎銘也古之君子  
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後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  
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  
之所取也

懼口四切假加百切左右並去聲雖乃旦切射音亦禁相管切者中未切射古賣切女音汝

法方切

鄭氏曰孔懼衛大夫也公衛莊公黜賸也得孔懼之立已依禮讓之以辭國人自固也假聖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

夏禘祭也叔舅公為策書尊以孔懼而命之也乃猶女

也莊叔懼七世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為晉伐  
出奔莊叔從焉漢楚之川也即宮于宗周後反得國坐  
殺弟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  
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  
也獻公衛侯衍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  
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  
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簋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  
國命成子繼女相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  
成叔之曾孫文子圉即懼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





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  
其善事也若纂乃考服若猶汝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  
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反言孔氏世有  
功焉寵之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着於烝祭之彝  
鼎彝尊也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削賸舍孔氏之外圃  
適伯姬氏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  
是得孔悝之立已也夏之孟月是周之六月諸侯命臣  
在於祭日故鄭註至於大廟謂禘祭也是年冬削賸得  
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  
者蓋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父祖鼎銘之  
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魯晉文公所  
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  
傳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獻公亦失  
國也奔走無射言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于宗周  
常奔走無厭倦也興舊者欲言孔悝之父國能興行先  
祖舊德所欲為也休哉言功德休美悝拜至烝彝明孔  
悝拜受君恩言已光揚先祖之德勤行君之大命著於  
烝彝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舅以下至烝  
鼎是自著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方氏曰唇石  
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啓道之也彝亦有銘止曰鼎

銘者舉重以諒之也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著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謂奮起而倡率之慶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同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慕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猶魯之作頌必請于周既銘功必請于君也對答也勤大命者殷勤重大之命也既曰對揚遂以君命施于祭罷也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

昔者周公曰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落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并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版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樹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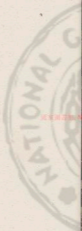
俗音

鄭氏曰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

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于赤宥戚蒼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蓋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不廢不廢



此禮樂也重猶尊也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  
一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勲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  
揚之事陳氏曰周公封於魯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纂之  
于今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之德用之魯公廟  
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方氏曰命之者成王  
耳而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  
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  
爲宣成康視功與祖考無異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  
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是之謂康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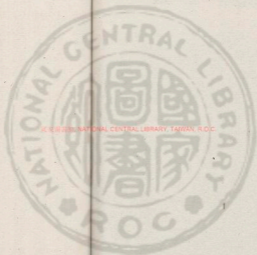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K. 2. 123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07,788 419



禮運第二十五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運在推移而禮行焉  
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長樂陳氏  
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  
則禮運言禮之道也方氏曰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馳騁  
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  
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  
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與者預也  
蜡古亂切  
偃去聲



音切  
物述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祭禮有不備又覩象魏舊章之感而嘆之言假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遠之尤者逮及也皂氏曰遊登遊熊氏曰遊目而看孔氏曰仲尼與蜡祭魯臣而稱賓者祭祀歿以賓客為祭故也觀謂宮門雙闕舊縣法象使民觀之因謂之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闕魯有闕者以天子禮也魯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往雉門登遊於觀之

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蓋疑辭謀也言假侍於是問所嘆何事孔子若持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大道之行興三代英異之主雖不及身見而有志記之書存焉披覽尚可知也志是記識之名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切音  
語古

碩切分扶間切惡  
鳥路切為云騰切

不竹姑水八節不閉長誌大同

不鄭氏曰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置之也有分分  
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與之家也皆不必藏於己力不必  
為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也謀閑不興盜賊不作尚  
辭讓故也同猶和也孔氏曰此先明五帝時也為公謂  
不私傳子孫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德才能之士  
不使世繼為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也講談說信  
不欺也修習也世溥俗美凡所談說皆不欺之言凡所  
行習皆親睦之行君既無私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

子己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賜養以終其天年壯者不愛  
其力而均有所用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奇也  
幼者皆獲長育以成人窮民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  
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任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  
為歸嫁不失時各得其所故云有歸也貨既天下共之  
不獨蔽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費用故收  
而藏之惡棄地耳非藏為已用有之輒與也為事不憚  
勩勞惡惜力不出於身耳非私已榮辦也夫謀起於詐  
天下一心則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興起也民無置之而  
能者在位則盜竊亂賊不作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



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為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  
戶無事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擇拒故  
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方氏曰選賢與能選  
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澄曰盜非真盜亂非真亂  
謂有為盜為亂之才者也竊謂攘人之貨以利己賊謂  
逞己之力以害人作為也盜才雖能竊攘亂才雖能賊  
殺而皆不作其事下又謀用是作之作作起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  
人世及以為權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高湯文武成王

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  
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讓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知音皆去  
卷四切

孔氏曰孔子生三代之末故稱今天下為家言不傳賢  
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為家故人化之亦各親其親子其  
子自蔽其貨以資己用自出其力以成己事大人謂諸  
侯亦皆世繼父傳子曰世兄傳弟曰及有子則父傳與  
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為禮也城內城郭外郭溝池  
城之墜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也紀如

絲之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能無失故須以禮  
義為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  
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設為宮室衣服  
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田耕稼之所里  
居宅之地授之田宅貴賤亦各異品賢猶崇重也人有  
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所以崇重勇知之  
士立功起事不為它人以智計度而謀作以勇戰鬪而  
兵起退猶英也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用此禮義以為治故為三代之英選也謹猶重也  
言此六君子者皆以禮為重而行下五事也著明也事  
有未當以禮明之而使皆得其宜者成也民有相欺以  
禮成之而使皆以其實有過差者以禮明之使是非不  
惑刑則也行仁者以禮為則也用禮與義講論之使揖  
讓也以禮行上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示民以為常法若  
為君上者不能用此禮以行之則雖在富貴勢位而眾  
人視之為禍惡如桀紂幽厲則失其天下而勢位去已  
也此以上言三王之時不及五帝大道之時但天下小  
安而已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按下云禹湯由  
此則大人謂天子將氏曰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  
時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普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

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  
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  
於地列於鬼神達於簋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  
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切夫音扶解息亮切  
遘市專切假音致冠古亂切

朝音

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則禮之於人不  
可變矣故言偃復以如此乎禮之急也為問禮本乎天  
道出乎人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還以治人之情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遠有死

生之異此其所以為急與於天曰本於地曰報於鬼神

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見於簋

祭射御冠昏朝聘而達於下窳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

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三

百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馬氏曰天降衷於民

先王為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逆人情

所同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先王制禮以節之也故

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遘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鄭氏曰相視也。過疾也。言人而無禮者可增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禮達於下而民知禮。則易教。孔氏曰。失禮者死。若桀紂也。得禮者生。若禹湯也。聖王法天地鬼神制禮。以教民。容則哀。篤君親。祭是享。祀君親。射御是防。衛共御。尊者冠。有者代之。教昏有代。觀之感。朝聘是臣之敬。上事君八者之禮。達無教不從。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聖人示之以禮。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可得而正也。澄曰。本猶根也。般讀作效。與效通用。列陳布不一之意。鬼神祖廟山川五祀之屬。言制禮者必根本乎天。倣倣乎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達而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言假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問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之後。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之後。坤乾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方氏曰。極之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故子游復問之。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



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略言則文獻  
皆不足徵詳言則書之文猶有得焉坤乾謂之義夏時  
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為  
妙故以義言四時之迹為顯故以德言澄曰禮之名數  
制屢非可以虛言言也故子游復問夫子之窮極言禮  
其所考證有可得而聞者否夏道殷道謂夏之禮殷之  
禮也之往也徵證也杞宋是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  
殷天子之禮以祀其先天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  
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  
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於杞得夏  
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略可推夏時  
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它既無可證驗吾姑以  
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益不滿意之辭或曰坤  
乾言義夏時言等何也曰二書既亡不可知已說者謂  
坤乾為歸藏易則亦占筮之書如周易之有六十四卦  
但次序不同耳韓宣子於魯見周之易象而謂周禮在  
魯蓋因其卦象之義而云說者又謂夏時為夏小正之  
屬夏小正一篇今在大戴禮記中如小戴記之月令而  
略或是如月令戴逐月所行之政事故云等也按論語  
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

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祀之宋而不足徵蓋亦謂  
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  
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一說謂吾得夏時吾得坤  
乾非因之祀之宋而得此二書也蓋夏殷之禮祀宋既  
不足證猶幸平日得此一書吾但以是二書觀之略可  
知其大槩而已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謝氏曰夫子欲觀夏道祀不足證欲觀商道宋不足證

觀周道而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魯之郊禘非禮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孔氏

曰此正明孔子嘆意嗚呼哀哉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

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此禮無可觀舍魯國更何適而

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鄭氏曰政亂

禮失以為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道衰言魯

子孫不能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

守也馬氏曰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

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

為非禮周公其衰矣非周公之衰也言僭用天子禮此



周公之道所以為衰延平周氏曰祀宋之不嫌於僭者  
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澄曰周道亦謂周之禮周禮初  
遭厲王之亂而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  
遭幽王之亂而廢墜蓋甚平王東遷禮不能復舊矣孔  
子所以傷之也周既不存其禮當時諸侯唯魯號為猶  
秉周禮者然郊禘二祭以諸侯僭天子則不合於周公  
之禮故曰周公其衰言周公之道衰微而不行也又言  
祀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脩其先世天子  
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考魯則非有天子之  
一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周公所制正禮唯天子得  
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釋神  
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按此篇子游因夫子  
之嘆而發問夫子既答而子游復問者再至此夫子又  
自言其嘆之意自此以下竟篇未舊說以為皆夫子之  
言未必然也或是夫子既言之後子游退而述其平日  
所聞所知以成篇或是子游門人述其師所言之意而  
作或是知禮者先述夫子子游問答及夫子之自言而  
遂廣言之歟然非出於聖人之門者不能及此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  
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神燔音煩捭卜麥切汙鳥革  
切抔音瘠切黃音晄桴音

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登  
醜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押之尊  
未能鑿末也故汗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杯飲皆始諸飲  
食之事孔氏曰禮以飲食為本中古質畧雖有火化未  
有金甌以水泚釋黍米押折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  
之若如也言非但可以事生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  
鬼神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  
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釋米押肉加於燒石之上  
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汗尊鑿地為尊也杯飲手盞之也

黃讀為古古通也謂樽土為樽也上鼓祭土為鼓也山  
陰陸氏曰黃稭以黃盛塊而為樽馬廬陵胡氏曰黃草  
也以草為樽鄭以黃為古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當位  
又誤土鼓廣雅文云祭土為鼓蓋祭地以當鼓節益量  
注以足為匡不必祭土也杯若張釋之云一坏土衣樂  
陳氏口食之禮始於燔黍埋豚飲之禮始於汗尊杯飲  
黃稭而土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土鼓黃稭黃籥伊  
耆氏之樂也澄曰此以上所言雖有中古時事然猶簡  
質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中以後可從之禮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不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

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晉從其初  
切音智首手又  
切音直子餘

鄭氏曰升屋而號招之於人也北首陰也南尚陽也孔

氏曰卑引聲之言某謂死有各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

後浴尸而行含禮於舍之有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

用上占未有火化之法也且執者欲菴設遺奠包裹執

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

藏謂葬以藏尸所以地藏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

由知氣在上故也延平周氏曰自井得土藏而上後世

有棺於此者故不從其一首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

於此者故皆從其初禮及其謂及至中古以後之時

也死也升屋而號告謂復禮既號而必告也泉者號

之聲某復者告是辭也魂謂形體精魄降謂降下在

地知氣謂神識魂氣在下謂升上在天其號其告望而

求諸天之陽明者蓋為知氣之在上而然此時猶以生

道處之蓋其知氣來復而可以生也始則飯腥終則直

執藏而歸諸地之陰幽者蓋為體魄之降而然此時始

以死道處之俾其體魄得所而安於死也故死者北首



求生於陽歸死於陰者也。曰大禮之初至此第五節之

一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菑音苦烈切蒲音曾菑音澁衣於既切

鄭氏曰此皆上古之時寒則系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  
未有火化食腥也孔氏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  
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積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  
獸之肉不能飽則茹食其毛啜其血武以雪雜羊毛食之  
是其類也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橧巢木處以避暑  
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  
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大朴陋不可從  
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廡戶  
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  
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切如字又音閣宛轉交

禮之石功禮音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  
合土謂瓦甃甃及甃大炮謂裹燒之燔謂加於火上烹  
謂煮之鑊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蒸釀之也酪酢釀乳

氏曰

氏曰

氏曰

氏曰燧人出火但用之簡少更脩使益多范金謂為形  
范以鑄金范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作甗物長樂陳氏曰  
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  
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甍之所當先也方氏曰非  
無火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耳范即首況所謂形范之  
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  
宮室闢戶也夫居宮室以待巢窟為醴酪之類以代血  
毛治麻為布治絲為帛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  
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  
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神則百神上帝則天

也澆曰借火之平一句結下三單范金合土為宮室

也炮燔耳爻為醴酪二也澆麻治絲為布帛三也皆須

火之利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二句結上文也從

其朔朔指後重以下所言之禮謂今日人之始終祭之

小大皆是從上古以後之所居所食所服者也朔亦初

也初猶日至為一歲之始謂生陽死陰一事之始也朔

猶月朔為每月之始謂宮居火食衣帛水布事之始

也自昔者先王至此第五節之二

故玄酒在室醴醢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

其鼎俎列其饗瑟管磬鐘鼗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  
謂承天之祐韻則舉切案才細切韻  
示音體擬占雅切姑音戶

鄭氏曰案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一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澄  
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  
饗神之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也孔  
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卽上卽是薦上占中占下卽是  
薦今世之食此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  
物并酒所陳之處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大古無酒此  
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在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

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醴謂醴齊以其後世所爲則之陳

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皇氏云醴在戶內醴在戶外

其泛齊當在玄酒南醴齊北熊崔並云此拋禘祭用四

齊不用泛齊也黍醴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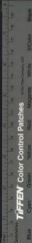
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陳其犧牲者

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

按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南

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

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主於鑊鑊在廟門之外前隨  
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





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按少牢陳  
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  
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  
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堂下之樂書  
云下管建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主  
神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  
亾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  
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  
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穆  
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婦尸飲七以穆爵獻  
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作夫人在房及特牲  
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  
天之祐福也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  
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澄曰此  
蓋言祭之初事也君臣父子皆指尸與君言兄弟同姓  
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也祭之初各有其  
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有所也第五節  
之三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饍與其越俎



疏布以褹衣其滌帛醴醢以獻爲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  
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祝之六切 設音者越音法 莫歷切 衣去聲 醴阻限切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號者  
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  
以法於大古也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  
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褹覆尊也滌帛練絜以爲祭  
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孔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  
設此玄酒於九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薦其血  
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腥其俎  
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按七卷

禮小飲之與載牲體古謂兩肩兩肘并脊凡七體也士

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脰脊骨而已是

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孰爲始之時皆體解無

豚解以無朝踐爲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

故知腥其俎爲豚解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體解則特

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有一臂

二肱三肫四胔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

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

此孰其穀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脰而薦之

堂疏布謂纁布醴醢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

用醢燔炙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此則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  
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  
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  
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  
虛無寂寞也澄曰此蓋言祭之中事也第五節之四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豆餽羹祝以  
彘手報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訓音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  
肉之貴賤以為與俎也祝以彘告報以慈告各自其歲

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孔氏曰然後退而

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爛肉更

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若

乃左體等亦於饋中亨煮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

別骨之貴賤以為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

前正俎者以此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為祭末饗燕之

眾俎也實其簋豆餽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饗

也若籩豆亦兼摠賓客及兄弟等澄曰此蓋言祭之末

事也成猶言全備也自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故云大成

第五節之五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方氏曰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祝嘏辭說古有常訓不可易焉故莫敢易澄曰大謂尊大之假謂君與尸所假以告神告人之辭尊大其辭而不敢輒有改易也故曰大假或曰假與嘏字通用大假首大其嘏辭也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此第五節之六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鄭氏曰藏於宗祝巫史之言君不知有也幽國也幽暗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澄曰此第五節之七

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學古雅切

孔氏曰醜是夏爵學是殷爵延平周氏曰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也鄭氏曰醜學先王之爵也唯廢與王者之後得用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八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曾君

孔氏曰冕是裘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被臣之劫曾也鄭氏曰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

之武衛及軍器皆君謂劫脅之君也蔣氏曰繫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人也兵革藏於私家所以竊攘僭過之事莫之禦與澄曰此第五節之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孔氏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周禮四命受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有牲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

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則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  
與君相敵則非禮鄭氏曰臣之奢當礙於國君敵敵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僉延平周氏曰以官事不攝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豈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十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

國期居其切喪會  
四切朝音潮



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但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則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者襄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襄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澄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襄裳入君朝者之為非禮也此第五節之十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惡今此是謂制度論其善者謂古之制度如此今



則不然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明其專於百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新安王氏曰幽國僭君魯君亂國君與臣

同國皆諱侯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節度之壞故

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可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澄曰此第五節之十二

法亂紀

禮音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



雖尊舍又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方氏曰舍其祖廟  
者在諸侯則不敢為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  
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  
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澄曰此第  
五節之十三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誼

延平周氏曰諸侯雖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  
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將氏曰  
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  
見厚下之情乃若出入無名舉意以行此固驅馳而往  
之事所由明乎君臣無利交聖人肅之故曰是謂君臣  
為誼澄曰此第五節之十四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  
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  
臣倍小臣竊刑俗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禮  
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死國政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禮必刃切  
疏才斯切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  
事故政不正以下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  
疵病也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



柄此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  
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曰儼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  
儼鬼神也制度以禮考之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  
禮為柄如前諸事故因政得治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  
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倍君小臣盜竊  
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  
離故云俗敬敬凋殘也俗敬刑肅法教無常皆國之病  
故云疵國澄曰凡言故者皆承上之辭是故者雖承上  
而又更端也此一節內自是謂承天之枯槁言是謂者  
十三而此條最在後又此條以前八是謂皆指失禮之  
一事言而此一條舉失禮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為起  
語也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察之微  
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儼鬼神也布帛長短以  
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  
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  
人事於顯感鬼神於幽靈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  
別親疎尊卑之等殺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  
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亂之禍  
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



之所致有二一則君位危謂君不安也二則法無常謂  
政不治也君位危謂失其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  
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  
無常謂淪其律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  
則君位危則法無常二則字皆蒙政不正三字君位危  
之下言則者倍竊爾敝皆因君位危而致也法無常之  
下言而者法既淪其常而禮亦紊其次禮無列不因法  
無常而致也士之所事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  
取曾矣民之所歸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懷嚮  
矣此疵病之國也疵謂蔽於其中而遮護之也為政以  
禮則國之政治而君之身安此政者君所以選設其身  
而使之不危也上文是謂大祥以前三是謂皆言禮之  
善而以此禮之大成也一句結之此是謂疵國以前十  
是謂其三言禮之例其八皆言禮之失而以故政者君  
之所以蔽身也一句結之又起下文也此第五節之十  
五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於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  
降于社之謂報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  
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蔽身之固也蔽音數  
為政而降下敎命必原本於天倣效於地取法於衆鬼

神因郊祭而降教命者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者  
是法地也教命降于祭祖廟之時者是取法親親尊  
之仁義也降於祭山川之時者是取法山川所生之材  
可以興功作事也降於祭五祀之時者是取法戶竈門  
行中霤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於祭禮而有所取法是  
政皆出於禮矣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嚴蔽其身之  
牢固也此申上文政所以嚴身之意舊本以降命之上  
闕於地二字命降于之下闕郊之謂本天降于七字今  
補之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也也也其所樂民之治也也

鄭氏曰並謂比方之也孔氏曰參於天地法天地也並  
於鬼神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也皆以脩治政教  
也澄曰郊謂居郊下其字指禮而言所存謂政之中  
乃禮之所存也玩謂習熟玩下其字指民而言所樂謂  
政之善乃民之所樂也言聖人參擬於所郊所社之天  
地比並於祖廟山川五祀之鬼神者蓋因其禮以治其  
政也政原於禮則政善而民樂之所以治也禮得居郊  
於其所存者之政禮之所以序而不失也謂禮寓於政  
之中也民得習熟於其所樂者之政民之所以治而不

亂也謂民安於政之善也民之治即政之治也此中上  
文禮所以治政之意自是故夫政至此第五節之十六  
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  
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  
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  
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養羊尚切又

耕種欲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樂麻之財地所生也人  
類蕃衍者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者師之所教師謂  
右塾左塾有國老庶老黨庠遂序有鄉遂官屬也止謂

禮也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

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之人以爲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

民一皆以正天下國家之禮而用之君身得立於無過

之地者動皆以禮故也若不以禮則不免差謬是有過

也所明謂人所視倣明人謂視倣它人所養謂食於人

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德可爲

師身皆無過故人視倣之若君視倣人則是身猶有過

而不足爲師矣以一人而享萬人之奉者君也若君養

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

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



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洽者也出貢獻以供養其君君撫  
臨之而冀得自安者也竭膂力以服事其君君任使之  
而冀得自顯者也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文禮所以  
安君之意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  
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

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分執開切如音智去  
毛呂切變今讀如字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孔氏曰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  
知之是禮之達也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分之定也愛

謂貪愛也謂耻遠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  
貪愛以義而死故欲死救之也張子曰堯舜之世在

上者履露含育如此則其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為不善

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正為禮達分定故在下以苟生  
為患也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詐怒貪者人不敢存其

私意也知勇仁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分用知而知

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慈  
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

於己也鄭氏曰患謂見圍入澄曰承上言君因天地人  
之自然而以禮用之則身得無過德既絕人而位又極

尊故為人所明所養所事而無明人養人事人之禮此

禮既達於下則上下分定爲下者知盡其分危難之世則思盡節而以委命效死爲樂故曰愛其死言愛其死而能盡分不畏死也安平之世則思盡忠而以竊食偷生爲恥故曰患其生言患其生而能盡分不苟生也凡有知有勇有仁而爲君所用者皆務竭誠而不間以私蓋知者能謀而或私以己之譎詐爲謀勇者能武而或私以己之忿怒爲武仁者能愛而或私以己之貪戀爲愛則是不盡於己有負於君故知者去其私許勇者去其私怒仁者去其私貪而不以害其三者之公理也所謂患其生者如此設或國有大禍君以死社稷爲義則

臣皆從君死社稷以爲義也若爲己之宗廟而外

鉅頭

可死而與爲君而死者不同故謂之變而不謂之義義者禮之正而合其宜變者禮之變而非其常也所謂愛其死者如此諸家解忠其生與愛其死只是一義唯張子說精當今從之自故天生時至此第五節之十七

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附音

耐音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孔氏曰此因上

生下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



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  
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  
而歸之也情義利患則下文所言是也蔣氏曰天下大  
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於同情之離  
則天下之勢不可一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  
想姑為是言哉古之聖人摠攝人心起天下聯絡親比  
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蓋亦灼見是理而為之惟  
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義興利銷患而人心一  
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  
離也馬氏曰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遠而中國近以一  
人比一家則一人寡一家衆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  
若父子之親有以相使也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若  
手足之用有以相衛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  
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  
何以治之

禮為路  
切下同

鄭氏曰唯禮可治之耳孔氏曰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  
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好六情之外增

一懼爲七人義從親者爲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父本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和義故謂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召禍故謂人患將氏曰此義旣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以義興利去患紘天下於相安

相安之地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凶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度大洛切  
見賢通切

孔氏曰端謂頭緒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



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心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屬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違者有矣詩曰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可忖度者以有禮也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山陰陸氏曰言揆之於禮無所不察方氏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登曰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至此第五節之十八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我氏曰天覆地載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陰不生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謂精靈察義云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氣與魄交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必因天地鬼神作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可知也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神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馬氏曰莫不稟  
五常之氣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也  
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  
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  
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  
也必以五行為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山陰陸氏曰  
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柰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  
神明之容哉

故天東陽在日尾地東陰窳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日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鄭氏曰東猶持也窳孔也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月

生而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孔氏曰上言人東天

地陰陽五行鬼神而生此又述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

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出天東持陽氣垂懸日

星以照臨於下地東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

月之生稟於日光三五十五日而盈滿又三五十五日

而虧闕盈謂其伸缺謂其屈天直言每日星而已月有

虧盈故備言之方氏曰播者分布也項氏曰五行言十

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

四時言十二支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

亥子丑屬冬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謂布五千於六  
支為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  
五六三十矣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乎晝而生月星  
明乎夜而麗辰懸垂乎上以照地之形於下地有水火  
土石山者土石之凸起而蔽火川者土石之凹陷而行  
水孔竅乎下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  
晝夜常明故別言于後分播五行之十千於四時之十  
二支則為六十六其極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  
則和月之生每以三十日而晦復朔故曰和而后月生  
五星山川以言陰陽月之盈闕以言鬼神之屈伸也

五行之動逆相錯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行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主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謂其列切還音  
說六和六賦切

鄭氏曰蠲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項氏曰五

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

六十日也澄曰五行之動摠包下四者五聲五味五色

皆五行也動者運轉而不一定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六律十二管謂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律共為十二管也

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亦必溫熟

有六和涼寒有六和共為十二食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六章十二衣謂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上衣繪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衣裳繡六章共為十二衣也下裳亦言衣者統於衣也五行為四時之十二月所負戴則每月各有木火土金水還相為十二月之本而共成六十日矣五聲為六律之十二管所負戴則每管有一宮聲還相為十二管之宮每宮又各有商角徵羽而共成六十調矣還相為聲有二下句管字家語作主今按上句管字宜為主字五味為六和之十二食所負戴則每食各有酸苦甘辛鹹還相為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共有六十矣五色為六章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黃白黑還相為十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共有六十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主音

也別彼  
也列切

孔氏曰人生天地之中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曰天地之心方氏曰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禮則火之性智則土信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食之於口別之

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獨於聲言別者以微妙尤  
宜發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為首此以味為首蓋探其  
本則聲為妙要其用則味為急澄曰五行之氣在兩間  
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仁義禮智信則其端可見矣  
猶物在中間而端倪見於外也故曰五行之端凡上文  
所謂五行五味五聲五色者皆備於人之身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  
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  
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禮音亮畜  
又切

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聖人制  
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

言四時但言日星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為詳略也鄭

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  
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需所以操事田人所擇治也長  
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言其所法者  
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為  
畜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  
然後有所致矣應氏曰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  
立者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闡端造始之  
可見者五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

柄之可握者大吳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細運  
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網有紀以分其目  
一月徧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  
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sub>也</sub>以之爲  
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爲徒也五行變  
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sub>也</sub>以之爲質則亭毒胚腓不  
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爲質也<sub>也</sub>有其質而無其具  
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爲之器而  
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  
施故因其可與爲善之人情以爲之田而脩治墾除之  
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類化而有神者非豈<sub>也</sub>循之所可  
循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孔氏曰執  
禮義爲器用以耕於人情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  
耜之耕也天地應以徵報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  
牛馬也廬陵胡氏曰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  
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  
哉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  
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  
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  
神以我而後得爲徒它倣此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古切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為木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為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為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為田其為法備其為治詳宜有休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為畜物可養者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為陽怒為陰以陰陽為端則人情可睹而見也時者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為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於先後之序也故以為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為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

先王因以立官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為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為聖人之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鄭氏曰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也由用也孔氏曰靈是衆物之長長既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張子曰自天地為本至四靈為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唐陵胡氏曰楚穆也春秋傳有賦無藝與主也氏以為主也昭十有三年傳云國有龜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風以為畜故鳥不猶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鮪云就切滄音審猶沉必切俄况越切

鄭氏曰滄之言閃也猶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孔氏曰讀滄為閃者滄字從水閃字從門中人言水中之形狀忽有忽無如人在門或見或不見也魚從龍鳥從鳳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



族馴狎今獨云知人情者與上三族相互馬氏曰於龜  
言人情不失蓋龜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  
能逃也澄曰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第五節之十  
九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於例切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  
也繒或作贈孔氏曰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  
之事先聖王將有大事必先秉執著龜而問吉凶言著者  
凡卜筮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  
筮也瘞謂祀地埋牲也繒之言賄也謂埋牲又與神也  
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  
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必有其禮也國既  
有禮政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而  
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饗  
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至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  
守至正

鄭氏曰惠禮不達惠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禮於下也宗宗人也替樂人也方氏曰禮之始自天子出終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惠禮之不達於下必有以教教以祭祀者使民知畏敬也祭郊以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祀社以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祖故曰本仁如是則天下達於親踈之禮矣我為祭主於內而山川鬼神在外有賓道故曰備鬼神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因時以用事故曰本事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示政故在朝學者對之以禮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也替以典樂侑謂侑食以膳美孝之玉卣一舉以樂侑食替侑者替言其人侑言其事耳孔成曰天子行臣禮而事天是欲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至尊而猶自祀社是欲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馬氏曰祖廟遠則殺之以示義近則隆之以示仁離而言之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祀祖廟所以本仁

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皆有興作之功而有鬼神以助其幽故祀山川所以備鬼神中當戶窺明行制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祀五祀所以本事自郊社至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為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三老在學執人倫之禮前巫後史卜筮醫卜皆在左右除其疑正其行防其失夫如是者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守至正何也中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不動是性之正也

灑曰達自此而達於彼也月上堂之意而守謂聖人凡事問於蒼龜則禮既上達於神然猶患其不能下達於民也故身行上下內外大小之祭使尊敬孝愛報事諸禮民皆視微知之由之則是禮達於下矣而又隨其所存羣臣各効其用則王之一心常在中間外無作為事物不撓而得以守其至正也至正謂不偏之極心不著於四旁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

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孔氏曰此論禮

達於下而見徵應百神天之奉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

星辰不惑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

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

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長樂陳氏曰百

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

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孝慈服焉者

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存者報以告神之慈也正法則焉

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澄曰奔走趨服焉下

禮行於山川而報以德焉十身今稱之謂祭山川以

禮則皆知山川所出之材可以興作是為有功德於民

者而報祀之也五祀中雷在室之中象中央七故祀之

於季夏戶自內而出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奇

也故祀之於春時門自外而入內象秋陰之翕而入雙

扉者陰偶也故祀之於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

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於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

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於冬時祭此

制度可以正法則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脩謂

整葺無虧闕藏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

其中矣故曰義之脩而禮之歲也按上文祭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利本仁儉鬼神本事則其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也此篇論禮三千餘言反覆推明深遠詳盡而篇首禮義以為紀中間禮義以為器兩語是以禮義並言至此又以義之修禮之歲結上起下而竟篇末皆兼言禮義自故先王秉著龜至凡第五節之二十

是故天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今官指法也此耳人所

以法於天也孔氏曰此上既言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齊故制禮者用之以為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為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天地既分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陽氣變為春夏陰氣變為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禮則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



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  
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令  
其官於天者結之也方氏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  
轉春生夏長秋歆冬藏唯其時也未始有常故曰變處  
氏曰官猶主也長樂陳氏曰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  
於天也澄曰此大字誅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  
而言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化力辭讓飲食冠昏祭射御

朝聘分秋問

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  
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蓋  
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與地即大一之分也故曰本於  
大一分之為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  
地見兩之本一也澄曰此但言天地不言大一者天地  
即大一也列而之事即列而為鬼神也鬼神者造化之  
迹陳列於萬物禮之陳列於萬事亦然變而從時即變  
而為四時也禮之從時而變亦如春夏秋冬之變協於  
分藝即轉而為陰陽也協合也分分別也藝材能也陰  
陽二者之別各有所能而禮之各有分藝與之合也居

人猶言在人養鄭注作義是也儀文為禮在人知其所  
以然之理為義貸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  
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祭射御朝聘士者禮之名  
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  
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士之祭  
禮也有少牢饋食鄉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  
禮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以四時朝禮有朝宗  
觀遇四名惟朔禮存聘則有聘禮鄭氏曰貨幣幣庭實  
也力筋力彊者也孔氏曰辭讓者賓主三辭三讓孟子

曰歲讓禮之辭也

卷之八十一 禮記卷之八十一



家凶其身者蓋不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故也壞  
謂壞亂之國齊家謂齊敗之家凶人謂凶身之人以禮  
治人譬如以藥釀酒均之為用藥之酒也厚用藥則其  
酒醇薄用藥則其酒醜均之為用禮之人也厚於禮則  
為君子薄於禮則為小人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  
人之知禮然比之小人則為厚矣小人者鄙夫雖未至  
如壞國齊家凶人之去禮然比之君子則為薄矣其品  
有四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  
小人也去其禮者壞其國齊其家凶其身之下愚不肖  
也首句言禮義下文但言禮者省文有禮則自有義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順人情二字爲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篇終皆演此順字之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博學

禮切

禮切

禮切

禮切

禮切

禮切

禮切

禮切

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無禮無義者心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運以治人之情前言禮者君之大柄而此以義爲柄禮者義之質則義之柄亦禮而已孔氏曰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

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耨耨耕田

禮耕人情農耕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

情既畢又須理義以教之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存是去非則善也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善華也脩禮以耕和其剛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去非類也本仁以聚合其所成也應氏曰學探千古羣經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種之擊斂而收取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

既獲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  
謂澄曰凡日用常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  
所記者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熾猶以乘  
邦耕墾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者所當然之事義者所  
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  
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  
以嘉穀則漸漸發生萌芽也雖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  
前言往行審閱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非義之義則能  
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擇去其草而獨存其  
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技條而  
別白之也理雖有萬本在一心及其久也理之萬殊  
聚於一而心德渾全矣是之謂仁然有強仁者有利仁  
者未遑至於安之也欲造安仁之域非用力所可到惟  
當涵養以俟其自至樂者養人性情而變化氣質其功  
最大播揚歌舞漸染薰陶則久而自化不自知其至於  
安也學者格物致知之智義以學而後其義精仁以樂  
而後其仁孰始乎禮終乎樂此聖王執師道以教天下  
之民其次第如此也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

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承上文而釋禮義仁三字禮者其事義者其理事對理言則事實理虛故曰禮者義之實起作也合之於義而合則雖皆所未有之禮可就此義而作此禮蓋雖未有其禮而義固在禮之先矣及已有其禮則義各在禮之內也禮之與義二而一也藝謂所能之事禮是也故禮為六藝之一禮之分別所宜者為義故曰義者藝之分仁者全體節猶竹之節裁制各有限則者為義故曰仁之節以其為藝之分故義能合於藝講猶明也以其為仁之節故義能明於仁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故得義者強

強之木無各有枝節者為義其一根本者為仁故曰

仁者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略無違逆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全體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衆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與下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蓋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

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粗義精精者粗之本故為禮必本於義也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耕種耨者非一處獲則合聚而積於一處我稼既同是也仁而未能安是與仁為二也仁未為我之所有猶所穫雖已積聚然未得炊米作飯而食之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仁為一矣猶炊飯食之而充其腹矣仁者體之全於內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之後內腹雖充而外體非肥也仁之功用彌滿於兩體而無不順則猶食之滋液周浹於一身而體皆肥也故必達於順而後為禮義治人情之極功焉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四體四肢也既正謂皆肥而無偏瘳之処孔疏以膚為革外之薄皮革為膚內之厚皮總言一身也氣血盛肌肉豐而充滿盈溢見於膚革人謂人之一身上文以一



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又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弟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脩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為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偽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此天下之順家國天下皆順故曰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死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此于禮切

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生而養之死而葬

之亡而祭之各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

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也孔氏曰前雖明家國

天下之順而局於條目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

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孔子答無違之問

云生事死葬及祭之皆以禮是也鄭氏曰言人皆明於



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熊氏曰此  
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淺有速有動入皆明  
理順各得分理所以大小淺深並合其宜是順之至極  
也將氏曰治至於大順此聖人御世之極功而以為養  
生送死之常事不過即常事以言順事莫不有積也積  
而至於滯則死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  
謬所從起事莫不有細也細而不能曲中於理則瑣碎  
之失所由萌至於濶遠而不通於情茂感而無以為別  
連則有相及之迹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  
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制天下事物之宜使之相聚  
而有以相使相因而有以相成相舉而有以相養相親  
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分者此大  
順之功用注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於理無有蓄亂滯  
合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澄曰鄭注蓄亂滯合益  
謂藏蓄逆亂之不順而溢滯其協合之順也王氏曰此  
極言大順之理庶事大積者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  
無苑結矣迭施並行者以順施之各得其且可以無錯  
謬矣其細行者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  
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  
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

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一不相害也天下之大  
順至此極矣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謬細行善  
失稟宜不通茂宜無間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  
然後異此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殺所成切

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舉世之人皆  
明於順則上下分定事物各當可以保守而不至於危  
凡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卑賤者不可加豐尊貴者不可  
減殺各安其素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過度而可以協

其危也合謂和協和協者順危者不順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趨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當丁滾切轉面列勿極音  
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信以達順故此  
句並故字句絕

延平周氏曰父子篤兄弟睦以下言順之人也大積而



不死以下言順之道也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之事  
也有是人有是道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鄭氏曰小  
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  
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不易其利若民失其業則勞敝  
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鱸蟹秋獻龜魚也用  
火謂司燧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  
火也用金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做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  
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媒氏今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  
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蛇蟲之屬也應氏曰  
用水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王氏曰水火金  
木土穀為六府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孔氏曰合男女  
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長樂陳氏曰山川渚原之  
居不易其利使之各適其適而不敵焉此因地之利以  
順之也水火金木飲食之用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  
也合男女頒爵祿以至用民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  
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故國無災民  
無疾也澄曰前文是謂大順順之至也明於順皆謂一  
世之順至此言聖王所以順又本於禮義治人情之君



師而言聖王之行順道以致天下之大順者其事非一  
此聊舉其大槩耳居民之順困於地時物之順困於天  
婚姻任使力役之順困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  
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  
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飢歉草木等怪爲妖飛走  
等怪爲孽然大順之世天地人之應不止於無咎禮而  
已而又有休徵也天降膏露河出馬圖天之不愛其道  
也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地之不愛其寶也靈物畢至飛  
走皆馴人之不愛其情也膏露露之味其甘如膏也醴  
泉泉之味其醇如醴也器車按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  
垂鈞謂山木自成車材不揉治而自圓曲也河圖義皇  
時河出龍馬背有旋毛如圖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  
八右四九中五十也郊極郊之極也宮沼宮之沼也民  
淳德厚正性之情發見比於赤子無所恃害有知之物  
不起驚猜與人狎習四靈常在人間鳥獸亦不畏避人  
無異家畜禁宥在於低處人可俛首下窺而知其有知  
有胎也是無故猶云此無它大順之應如此則此亦無  
它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  
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  
充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

順爲夫順理淵微杳無形象人兩間嘉端昭然顯著此  
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自是故夫禮必本  
於大一至此第五節之二十一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  
和氣體信是致中之意達順是致和之意體信是忠達  
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體信  
是正齊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所

石記論禮之辭凡五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2011





禮器第二十六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一者居  
天下之大端矣故貴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何切

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措則正者言不  
動思慮放下無事時亦不失於正施則行是利用也必  
大備乃利用禮器者亦是成章也不成章則有空礙不



達處禮未器則亦有不達處陸氏曰釋曰培美質領惡而全好也鄭氏曰釋猶去也回邪僻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竹箭松栢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得禮亦然孔氏曰竹大竹也筠竹外青皮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於有禮如竹箭四時葱翠由外有筠也如松栢陵寒鬱茂由內心貞和也貫經也外諧內無怨者言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和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內外協服物無不悉歸於仁物既懷仁故鬼神亦贊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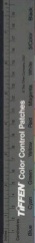
孔氏曰此因上外內諧和遂云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張子曰本則與天地同道仁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極其文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利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看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主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鄭氏曰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也不順其鄉之所有謂之不知禮也孔氏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違逆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若能事事如上則行養得所豚魚戴頰是萬物各得其理也天之四時各有所生若春獻韭卯夏薦麥魚是也地

之分理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豆也大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麋菜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是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夏摘寒瓜及李梅冬實之屬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君子不以為禮是不合人心鬼神弗饗是不順鬼神也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至以陰生於子故祭地於夏之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為饗豆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為邊豆之薦貨無常以示



達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飄氣歸于天故燔蕭以求陽以形魄歸于地故裸鬯以求陰此理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為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為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為饗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為燕饗之禮此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土必於昆蟲未蟄之時罍羅必在鴻化為鷹之後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此禮所以理萬物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

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違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若非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鱗丘陵則宜犂墳衍則宜夷所謂地理有宜也溼溼蒙瓊戚施直鉅聾瞖司火督矇脩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為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違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



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殺絕

鄭氏曰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廣狹謂貢賦之常差上下用年之豐凶也殺謂殺不執匡猶恐也節一節之有節也孔氏曰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量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經法也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爲法即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多少隨年豐荒也廣狹隨地

而裁豐凶隨時而斂衆之不忍並由君帶禮有節故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竟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華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表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稱尺證切後篇同聲紀力切

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也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也五者自恭大至恭細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竟授舜舜授禹天



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又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  
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天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  
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  
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竟以陽爲體  
魄以陰爲體也容之用則不倫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  
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羔豚  
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及大牢而祭豐也宜若  
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順主仁體主禮宜與  
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一也胡氏曰宜合宜稱  
各當分渥曰稱如稱之稱物使各當其分者智也方氏  
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禮形之辨之謂體事之  
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  
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爲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  
言武王革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  
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敘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  
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其辨故謂之體王  
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也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  
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  
之祭也

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明言有稱也

鄭氏曰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贄孔氏曰此復明上文稱次之事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也猶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而與之玉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曰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外大夫也太入卑輕不得寶龜故賦文仲居祭爲僭也卿大夫不執一故不藏圭而豈梁闕爲基

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文得與不得各有所稱也澄曰上文言時順體宜稱五者既獲解之矣比一小節又再說稱也以足上意蓋稱之意廣故言之至再下文推言稱宜體順時而言稱者亦獨詳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大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翼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翼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翼此以多爲貴

也東直龍切

巽所平切

鄭氏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

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聘禮致饗餼於上夫夫

堂上八豆周禮公之豆四十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

豆三十有二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宰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宰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宰侯伯七介上宰子男五介五宰聘義上公七介諸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彝五重者謂抗木爲茵也彝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如茵用疏布纏剪有帽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孔氏曰天子德尊廟多爲稱諸侯德薄廟少爲稱士一廟擬下士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十六十二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禮有正羞庶羞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此上大

夫八下大夫六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正羞也介副也宰大宰也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宰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宰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宰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宰亦舉中上足也





其介數得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  
今言五者把侯伯之卿降君二等其餘牢禮則否諸侯  
三重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三重則四席也儀禮之例一  
種席皆稱重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  
重別也古者樽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樽下  
所以藉棺用淺色緇布爲之每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  
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每縮二橫三爲一重  
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  
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貫於上加抗木抗木  
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以抗載

於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勝  
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音無蓬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火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夫特七旅之此以少爲貴也朝音潮食音嗣繁步  
干切琕音虎璜音黃

鄭氏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二食謂  
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服祭天之車  
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  
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纓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

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王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孔氏曰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也人共介也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貴贊故祭止一特也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故天子巡狩過諸侯境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諸侯相朝謂五等諸侯自相朝也天子祭天諸侯膳天子皆無鬱鬯諸侯自相朝朝饗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饋賓上於下曰禮敬者曰饋案大行人云上公正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亦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擬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而無餼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是未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殮也尊者以德爲飽不在食味故每一殮輒告飽待勸之乃更殮諸侯再殮而告飽勸乃又食士告轉疏故少牢特牢皆三飯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力作以得食故云食力以飽爲度不須告勸故殮無數也大路繁纓一就者股猶質以木爲車乘以祭天謂之大路繁纓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黼五色一巾曰就就成

也言五色帀則一成車既樸素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  
路殷之第三路也共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七就故注以此七就  
為誤圭璋特者謂不用他物燒之也聘禮行饗之時則  
璧以帀琮以錦是加束帀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注云  
二玉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持升堂亦此義也  
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  
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  
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  
通也案聘禮賓之幣束帀乘馬又致食以侑幣則諸侯  
於聘賓唯用束帀乘馬皆不用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  
天子酬諸侯諸侯自相酬也鬼神單席者神道異人不  
假多重故單席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大夫則君人揖之  
士則不問多少共一揖之也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糝  
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鬯鬯以人  
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鬯鬯無蓬豆之薦者謂其用鬯  
鬯之時而無蓬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  
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  
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無數也不待酬爵而特  
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

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禘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蕞稊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益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二揖方氏曰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巾蓋色至於五而後備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與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故玉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華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二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大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爲先與次爾席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

神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神祭單席陸氏曰繁纓如字  
繁纓言其文之繁也中車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  
繁纓以此冕之玉一名繁露與此同義士喪禮曰馬纓  
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鄭氏讀繁如鞶帶之鞶非  
是又新說曰天地之祭各兩牲有降之者有祀之者燔  
柴於春壇瘞埋於泰折實牲體焉所以降之在始祭之  
時也歸地而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在正祭之時也故  
牛八曰凡祭祀共其饗牛求牛饗牛祀神之牛也求牛  
饗神之牛也降神之牛於天則辭饋於地則獻牲各從  
其類也祀神之牛於天用蒼於地用黃各象其功也此  
一經特牲益言饗牛而已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立封之大  
此以大爲貴也量音

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  
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  
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  
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  
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  
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  
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



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  
皿若邊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  
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  
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  
侯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有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卑  
舉饌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  
小爲貴也

解支破切  
類音武

鄭氏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罍四升曰角  
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

大小未聞也易曰樽酒簋飯用缶孔氏曰案鄒特牲云

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案

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

文散亡器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

者舉解半者舉角者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解是尊

者舉解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

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

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五獻以小爲貴也唯在門

外則大於壺矣凡饗有酒其列尊之法至盛酒在明外

壺在門內君尊謂子男尊也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



小爲貴也方氏曰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  
貴賤以依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  
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解者卑  
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耳故以  
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  
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爾雅言盎謂之缶雖不言其所  
容以冝法推之掬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  
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則不一有用之  
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  
所謂盎缶是矣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雜所謂鼓缶是矣  
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若洗玉  
爵獻御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解卑者舉角者凡  
妾尸天子舉鉶諸侯舉角則卿舉解大夫舉角與若特  
牲饋食饋尸以角旅酬更以解與此經不同者蓋卑者  
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言子  
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  
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  
楹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大在尊南  
又南上豈所謂君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圓壺豈  
所謂門外缶者邪圓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孔氏曰天子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以二乃其別也

石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槩禁此以下爲貴也

鄭氏曰廢猶去也槩斯禁也謂之槩者無足有似於枲

大夫用斯禁士用槩禁禁如今方索障長局足高三寸孔

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

於泰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廢禁者

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專用舟以乘之其犧象等六

尊皆無用舟又無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曲豈是無禁也槩

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畫名華爲

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畫

若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槩是鑿名如今大木輦上

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輦之槩少牢司宮

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槩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槩也玉藻



云大夫側專用楸則斯禁也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  
燕云士用禁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鄉射  
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特性亦是士禮而  
云楸禁在東序者尚厭飲故得與大夫同也陳氏曰楸雖  
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  
壺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害物之災舟善  
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為戒也大夫  
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業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  
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彝酒之過方氏曰楸也禁也皆所以  
為酒戒曰楸則飲其不流曰禁則飲其不犯合而言之楸  
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  
者為楸有足則高無足則下至廢禁則又下矣陸氏曰  
廢讀如廢教廢時之廢無足曰廢豐似且而卑非有足  
者也故豐亦或謂之廢禁謂之廢固亦以去為義廢教  
言德無所事教也廢時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  
侯之尊無所事禁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  
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

一此以文為貴也

卷與家同類音甫  
敬音弗禮鬼云切

鄭氏曰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



藻孔氏曰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裘諸侯以下又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袞伯鷩子男毳孤狗緋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裘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朱綠藻十有二旒亦是夏禮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以下亦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熊氏曰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裘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緋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而不言耳故詩來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天子不言入裘曰龍裘士以文爲貴諸侯之服雖自冕冕而下然其德貴乎能斷故言黼亦舉其下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其章有數故曰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則制與弁即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水流絜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纁以絲爲之或作璪以玉貫之也纁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纁旒前長後短諸臣纁旒有前無後非古也方氏曰



燕必五采特曰朱綠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  
君朱綠同義陸氏曰天子舉龍裘其次舉黼又其次舉  
黻又其次舉玄衣纁裳蓋言之法如以辭而已矣是諸  
祭無藻大夫無黼士無黻也若天子上士服玄冕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主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霜禱杓此以素爲貴也

爾切大羹音羹和糊臥切越者法備音鈔  
又如字爾莫歷切禱年善切杓市約切

鄭氏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爲冢字之誤也  
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鼎或作鼎揮木白理也孔氏曰  
至敬謂敬之至極祭天服用人裘是無文也父黨謂父

之族黨以質素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也大圭天子朝

日月之圭尚質故無琢桓蒲之文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

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

既重古但盛肉汁謂之大羹大路殷祭天車也越席蒲

席也祭天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祭天用陶匏蓋以瓦爲

尊畫犧羽於上或用犧形爲尊是夏殷禮也疏齋也罪

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爲中以覆尊也貴素故用白理

木爲杓陳氏曰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

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罽唯尊而已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殺所  
或切

鄭氏曰省察也不同言異也孔氏曰此引孔子語證上  
諸事也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孝爲貴  
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  
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  
之而不以爲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爲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訓萬物大理物  
得如此則稱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  
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  
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稱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

獨也

切又音洛下同

鄭氏曰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訓猶普也徧也發  
猶見也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致密也物無可稱  
其德者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孔氏曰外心  
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王者宜發揚德音徧萬  
物樂得其禮發見於外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方氏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物皆德之於生也故曰德  
產物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  
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  
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周氏曰外用其心者出

而應物者也內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馬氏曰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徧萬物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脩誠以事之而已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

中矣樂其發者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

死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孔氏曰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爲尊外心按物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方氏曰內外以心

言多少以物言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貴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攘如羊切

鄭氏曰君子謂大夫以上孔氏曰禮既須稱中則得禮

僭則盜竊大夫常祭少牢遺奠及卒哭祔加一等少牢方氏曰

士也士常祭特勝遺奠及卒哭祔加一等少牢方氏曰

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士以

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

凡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爲故以是言之馬氏曰攘者

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鑿薑朱紘山節藻梳君子以為濫矣

鑿力豆切薑音  
梳結音室梳音

切茂

方氏曰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鄭氏曰濫亦盜竊也鑿薑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插謂之節梁上樞謂之梳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斷而髻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孔氏曰管仲齊大夫也薑黍稷器鑿薑朱紘天子之飾明堂位云山節藻梳天子廟飾此管仲僭為之也

晏華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

禮矣  
音切

鄭氏曰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孔氏曰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鄭氏曰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克勝也孔氏曰



戰勝祭受福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張子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蚘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主庇民皆無名也若止謂仗義者爲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莫有不義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唯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於神明者必別有道凡祭祀之末各利成利之爲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爲養養乃其間一事耳潘曰自禮有以多爲貴者至此凡十五小節皆言禘之事

○君子曰禘祀不祈不禘魯不樂禘次不善嘉事性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應殿皮切 安音早 孫音保 又保七切

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與左氏所稱同義鄭氏曰祈求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祭祀不爲求福也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孫之言褒也孫大謂器幣也孔氏曰凡祭祀本爲感踐霜露設祭以存親非爲祈福報也周禮設六祈之科非福之常也蚤謂先時也不以霜露不至而先時蚤設爲快也褒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嘉事冠

昏也人生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婦地而祭禘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夫者謂郊牛饋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並及肥大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各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違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奠夫奠者老婦之祭也盛於豆尊於瓶奠音及史音奠下奠夫音扶微音服

禮記

鄭氏曰文仲魯公子疆之曾孫臧孫辰也臧文之聞爲

大文二年八月丁卯大祀于大廟踰信公始祀也

夏父弗綦爲宗人之爲也與當爲嬰字之誤也或作靈

禮尸卒食而祭饌饗饗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考婦先炊者也益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

似失之孔氏曰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閔小僖大閔

爲君時僖爲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僖死其子文公立

弗綦爲宗伯典禮倭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以閔

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穆文仲不能諫止故爲

不知禮禮祭饗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

弗綦謂是火神燔柴祭之文仲又不能諫止又爲不知





禮鬯者是老婦之祭其祭畢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粢  
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故注謂粢當爲嬰也祝融并粢  
及鬯三者不同祝融古火官之長五祀之神祀於郊與  
音正是鬯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  
於室陞又延尸入與鬯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  
神在於鬯鬯三者所以不同也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  
牧之有先牧而鬻之有先鬻也澄曰自君子曰祭祀不  
祈至此二小節言宜之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  
不備也當丁

體謂身之百體成謂完全人身之百體皆備乃爲完全  
之人若缺其一體則非全人矣設謂所置之処言耳目  
鼻口手足各在其処也設之不當謂若眉在眼下口在  
鼻上或手之指短足之指長之類皆爲不當不當則雖  
備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  
可損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上旣以體喻禮此遂言禮之三百三千皆不可缺如人  
之百體也凡禮大小顯微之俱有者猶人身百體之俱  
備也損之益之損之大之則俱不可者猶人百體之設

各有定處不可易置也損謂減削其大而使之小益謂  
增補其小而使之大拊謂益藏其顯而使之微大謂充  
廓其微而使之顯也致謂至極或大或小或顯或微其  
條共有 下三百之多其爲禮之至極則一爾不可有  
所去取亦如人之百體一一皆當愛養也孔氏曰禮有  
大者謂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爲貴也  
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  
也方氏曰禮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  
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爲美故大者不  
可損以爲小以少之爲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爲大以外  
之爲樂故顯者不可損以爲微以內之爲尊故備者不  
可大以爲顯也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  
小精氣備然後足以爲禮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  
禮之別至於三百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又以戶喻禮行道者必由乎禮如入室者必由乎戶此  
禮之爲體所以有一之不可或缺而或不當者也自禮  
也者猶體也至此三小節言體之事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  
文而誠若

鄭氏曰若順也竭情盡慎謂以少小下素為昔也美而  
文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孔氏曰求竭已情盡其成慎  
致其恭敬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外也澄曰若者句  
末之助辭猶易之出涕沱若戚嗟若若字雖不訓順然  
或內或外各以其誠其於人道之倫為順也沈氏曰表  
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即誠意而發為禮文故謂之  
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為偽矣陸氏曰誠之所在  
常自若也不為質文加損

君子之於禮也有經而等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  
順而討也有順而撫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  
文也而放而不致也

禮所經切放乃唯切

鄭氏曰經而等若天子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直而  
行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曲而殺若父在為母期也順而  
討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討  
猶去也順而撫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綏而播謂  
變殺有所與也漸之言芟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  
使虐也推而進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放而文若  
天子之服象日月以至黼黻放而不致若諸侯自山龍  
以下孔氏曰經常也直謂任已而行順猶順序自天子  
以下轉相降差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撫猶拾取也君沐

梁士卑不嫌是捨君之禮而用之播布也謂君祭而臣助下至胞翟者有所得是莖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放法也法天以爲文也致極也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方氏曰經而等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直而行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爲所隆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鄉燕不以鄉爲寢長廷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之也若顯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閭門是矣順而撫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衆拜下以從禮是矣抑而播者謂抑此以播於彼若放醜之遠與餘餘之遠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己子是矣放而又謂觀象放法以致其節若天子之服龍袞冕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是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此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即此一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撫爲對脫簡誤在末耳討去也撫取也順而去謂自上而下

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澄曰凡此九條皆順其自然之倫九條之次今依項說更定自君子之於禮也至此二小節言順之事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

鄭氏曰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申用也澄曰共由猶云通行言夏殷周一代之特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爲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

以素或青夏造殷因

鄭氏曰素尚白青尚黑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澄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方氏曰或素或青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

一也

鄭氏曰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亦坐尸因於



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食  
飲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子就養無方孔氏曰夏禮質  
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唯飲食時暫坐非飲食  
則尸儻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  
爲常坐之法是殷轉文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詔告也  
備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在宗廟之中禮上於孝凡  
預勸祭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按特性延  
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  
詔值是祝官皆得爲之不常用一祝也周禮大祝下大  
夫二人三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  
衆祝之中皆得相侑尸也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  
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唯坐尸而且  
詔侑無方也澄曰言尸之或立或坐殷異於夏詔侑或  
有方或無方周異於殷曰亦然者言亦如上文或素或  
青之不同也繼之曰其道一也言坐立及有方無方雖  
不同而其敬祭之道則一也道即禮也此句與上文三  
代之禮一也一句相始終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醴與

醴其庶切又其  
約切與音餘

鄭氏曰旅酬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  
飲酒爲醴旅酬相酌似之孔氏曰六尸謂禘祭時聚羣

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爲發爵  
之主不與子孫酬酢餘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  
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而周益之  
然大禘多主唯云六尸者毀廟但有主無尸也凡飲錢  
飲酒必合均遍與旅酬相似故曾子引此事證周禮陸  
氏曰按周九廟而旅酬六尸蓋言成康之世文武親未  
盡猶在七廟之數澄曰此承上文而言周之異於殷者不  
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  
釋周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自三代之禮一也至此四

小節言時之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三獻

燭一獻孰燭切

鄭氏曰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禘祭  
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燭沈肉於  
湯也血腥燭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  
小祀孰而已孔氏曰血爲遠腥次之燭稍近孰最近遠  
者古近者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按宗伯祭廟以禘也  
爲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爲始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  
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燭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  
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兼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禋享先王是大饗有生有孰也此云三獻爛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爛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皇氏曰郊天與大饗三獻並有血腥爛孰今此擬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爛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爲當朝事迎尸於尸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凡爲爛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腥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薦小祀之屬唯有薦糝無血腥爛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沈氏曰祭禮有腥燂孰三獻舊說謂腥爛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爲無知則不仁以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爛所以爲智又一說謂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盛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宮魯人將有事於

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

步溫之至也處子六切又音促類與汗同處音中池大河切相息光切溫行運切

鄭氏曰作起也已猶甚也怒憂惡猶大愿則辭不見情

無由至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

於頤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呼池漚夷

并州川也配林林名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

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擯詔告道

賓主者也相步快上也皆為溫藉重禮也孔氏曰君子

行禮當有秋漸非是後起而致已之情皆有於由以為

始也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先告后稷是先告卑

後祭尊也先告呼池配林然後祭河及泰山此皆積漸

從小至大之義也繫牲于牢芻之三月祭前十日七日

散齊三日宿齋積漸敬慎不敢逼切也賓主相見有擯

相詔告作樂之人無目有扶相行步溫藉之至極也皇

氏曰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

相以自承藉也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

而詳情文相須不可以偏廢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

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為之文而已由始言有所先

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  
介相見而下至溫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  
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回  
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  
必先有事於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據於賓執事以奉主  
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替之步者賓  
主相接而後禮行暨相相賁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  
而無北故曰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禮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鬻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蕘

蕘音官  
蕘古老  
切  
蕘江八刃

蕘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鄭氏曰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二者  
反本也禮酒以下三者脩古也有主謂本與古可述而  
多學以本與古求之而已孔氏曰孝子親喪痛由心發  
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朝事謂朝廷之事以  
樂奏音樂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水也尚上也割  
刀今刀也鬻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古刀遲緩莞簟今之  
席也蕘蕘除穗粒取稗養爲席祭祀玄酒在醴酒之上  
定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郊祭不用莞簟之安而設蕘

鞞之蓋席皆備古也方氏曰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  
本末一物追還之而已故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故  
曰備凶事喪禮朝事吉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  
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邊豆以象朝事親  
其所進祭之始也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禮有備  
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  
備食所以盡事生之歡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  
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主猶賓主之  
主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古者今之主少則得  
一多則感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感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備於凶者難於辨之察矣辨察物不由禮  
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  
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鄭氏曰致之言至也極也孔氏曰內猶心也物萬物也  
察分辨也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  
也無禮不爲民物敬信故禮爲萬物之至極也馬氏曰  
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觀物在於心心不可以無節所  
以節之者禮而已方氏曰節者即物自然而爲之制者  
也能度彼者以吾有度也能量彼者以吾有量也苟無  
節於內則所存乎已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禮者體物

以制節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禮禮禮禮

鄭氏曰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

殺而嘗閉蟄而烝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川澤

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達猶皆也禮禮勉勉也君子

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樂孔氏曰自作大事以下皆

因財物之事為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

為夕謂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亦順天之時也天

地感祭而降雨澤人君愛物生而勉勉樂所以與天

地合德也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

王制禮之意也大事若春有祠夏有杓秋有嘗冬有烝

此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朝日於

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夕月於夜明之坎此因其

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為事高之禮因川

澤之下而為事下之禮此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然

此皆財物之大者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為禮

者莫非財物也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禮禮者為其足以致



其義固也。禮記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  
馬氏曰：天時雨澤，君子勉勉樂之而不倦者，樂其生財  
得以行其禮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羣而  
習之。

鄭氏曰：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警眾，重事也。孔氏曰：此  
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祭，寒暑順時，至將  
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又聚集  
其眾而警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方氏曰：射義  
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射中者，  
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亦特

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  
聚眾而警之也。禮記賢謂有德有道者，眾謂有能者。

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  
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鄭氏曰：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名山，

名猶大也。升上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謂陰陽  
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謂五行  
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孔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上文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也方氏曰告天  
謂之升中因名山而升中因其高以告天也吉上上  
之吉者以爲之兆也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也四  
靈之物至五行之氣和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  
天下大治也馬氏曰升中于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曰因天因地言每歲圓丘方澤之正祭因名山因吉土  
言告祭之禮非常祭也書言至于岱宗崇望詩言陟其  
高山蓋廵狩之時登高山以告祭天也所以必登高山  
者蓋人望見天之蒼蒼唯山頂與相接連故以在地之  
大牲就天之高而登彼名山以升達心中之誠于天也  
告祭之禮或據除郊野之平地爲壇觀得在天之神  
就地之卑而降此吉土以歆饗人間之祭于郊也人者  
受於天者謂之中天之宰於人者謂之帝在人曰中在  
天曰帝其實一也故此登彼降上下交相感應焉本無  
彼此亦無上下始以人目所視而言之也皇帝與饗帝  
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享其上易言聖人享以享土  
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而歆饗其下記言唯聖人唯能  
饗帝是也但享饗二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升中于天  
者下地之人牲與上天之神接風風龜龍地之物也人  
之品彙也故其祥由升中而致人之感乎天者也饗帝

于郊者上天之神來與下地之人接風雨寒暑天之氣也神之造化也故其和由饗帝而致天之應乎人者也三者之感應各有所屬鳳凰自空中飛下人間故曰降龜龍自水中出至地上故曰假風雨不過多亦不太少故曰節當寒而寒當暑而暑故曰時此數語至精非幾於知道者不能及後世登封泰山承襲升中于天之說而誤下禪梁父承襲饗帝于郊之說而誤或以饗帝于郊爲北五帝于四郊非也彼乃常祭爾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饗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

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始之位也君西酌犧尊夫人東酌饗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鄭氏曰至教至德曰下事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西酌

犧象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饗尊象月出西方而

東行也孔氏曰此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

爲德故君立于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饗尊在

阼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君所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

西方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縣之饗尊在阼階堂

上犧尊在西階堂上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

西房之前東嚮酌饗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



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  
交相應於堂下也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馬氏曰大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大明  
生於東月生於西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  
東酌鬯尊此至德之一端耳方氏曰分位定而天人不  
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鬯尊在東者陽也夫人位  
則在房而東酌鬯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在西者  
陰也若位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禮  
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陽道也其位  
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陰道也其位  
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  
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周氏曰雷陽也半陰  
也故巽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  
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  
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爲陰故縣鼓在右  
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  
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  
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  
而東酌鬯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其禮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



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也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王之巧觀其器而  
如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鄭氏曰自由也蓬伯玉衛大夫名瑗孔氏曰挾王紫之  
初故云所自生挾王紫之末故云所自成以禮為反本  
故用以節萬事樂以成王業故脩以道志能以禮節  
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不爾則國亂觀器之善惡而知工  
匠巧拙觀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有知禮樂猶是也禮  
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  
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治國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  
者馬氏曰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君子之達其明足  
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  
蓋達者觀微以知著察性以知來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  
薦盞君親制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  
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  
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  
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定行禮切  
初百禮切

鄭氏曰納牲於庭當用幣告神而殺牲故君牽牲大夫

以幣從也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者制肝洗於  
鬱鬯以祭於室及<sub>也</sub>親割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猶勉  
勉也肉謂之羹道猶言也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爲  
祊乎外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  
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  
也孔氏曰裸鬯既訖君出廟門迎牲牽牲而納於庭大  
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告神而殺牲也殺牲已  
畢進血腥之時君斲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  
於此之時夫人薦菹齊以獻之展伯子男朝踐君不獻  
故夫人薦菹孰時君親制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  
人薦酒<sub>也</sub>大夫從君謂<sub>也</sub>南祭言牲之時也命婦從夫人  
謂薦菹薦酒之時也洞洞質慙之貌屬屬專一之貌中  
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也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  
告神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濟也定孰肉  
也謂煮肉既孰將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  
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不同位者求而未得故於  
三處求之也設祭謂薦腥爛之時設此所薦饌於堂爲  
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也不知此神於彼堂乎  
於此祊乎古語有此記者引以結之此一節論侯伯子  
男祭宗廟之事方氏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

之事尤見其敬制祭薦益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然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羨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益禮殺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而曰求而未之得持疑其如此故以菴言之設祭於堂言正祭之時也爲禘乎外言禘祭之行也祭言其事禘言其所謂之禘者祝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方故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鄭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察明也七獻祭先公也孔氏曰羣小祀最卑其禮質略社稷五祀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文四望山川既尊則明察先公之廟轉尊則神靈按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緇冕三章祭社稷五祀衮冕五章祭四望山川鷩冕七章饗先公熊氏曰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穀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大簇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

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蓋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如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和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絺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止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賔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庀其牲體端其其裸器用散其舞兵舞佾舞或不興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物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佾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略故質

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爛則於人漸遠故曰

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杜稷是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曼而送之蓋重禮也

與音餘內音納見賢通切纊音纊

鄭八曰大饗謂盛其饌與貢禘祭先王也內金內之庭

實先設之金從單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是也東帛

加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

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是也金炤物故云見情金

有兩義先入後設也丹漆絲纊竹箭萬民皆有止物荆

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蕩其餘謂九

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禁其出也謂諸侯之賓禮畢

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孔氏曰此明天子大

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饗謂饗於先王

饗中之大謂禘也諸侯禘祭不可致九州物唯王者乃

然故云其王事獻三牲魚腊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

味遶豆之薦亦諸侯所貢實於遶豆四時和氣所生也  
諸侯內金以爲庭實示其柔和金能從革束帛加璧者  
謂朝而行饗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以君子之德與玉  
相似尊之也龜爲前列者布庭實之時以龜有靈知在  
衆物之前而爲列先其有知也金次之者陳列此金次  
在龜後以金能烜物露見其情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  
陳在龜後是後設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  
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故諸侯來朝而貢  
之陳列在下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其餘外國無  
常貢之貨各以其所貴實爲幣前招致遠物也馬氏曰  
大饗者二年一始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方  
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袞易饗先王則大饗爲九獻矣九  
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牛羊豕也  
魚腊鳧魚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以  
味爲主而曰美味味爲陰也遶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  
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和氣氣爲陽也龜北方之  
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長樂陳氏曰玉行大  
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  
之所有以脩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肆  
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以饗元侯之樂送來祭之諸侯

重也待伊臣歌皇華以送待帥臣歌采薇以送於大饗  
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燕  
饗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  
也新安王氏曰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按大司樂王出入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  
夏考其意享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筭爵恐  
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  
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  
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  
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殿故曰享以訓恭儉其禮意上  
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歡喜有無筭爵故也廟  
中之享必不至醉享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  
其失禮乎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  
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  
義之道禮之本也

鄭氏曰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之至仁恩也  
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斂大斂之  
衣服葬之明器用幣謂來賻贈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  
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方氏曰遠而尊者上乎敬

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爲敬祭親於廟所以爲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耳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耳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欲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禮生於仁義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

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此尹氏曰其人即忠信之人也鄭氏曰道由也馬氏曰道

之爲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鄭氏曰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

也饗帝祭天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彊言禮孔

氏曰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大饗謂禘祭宗

廟其禮又繁大旅是總祭五帝天人道滿其禮轉難大

旅又不如郊天之備祀天重於旅帝延平周氏曰誦詩

三百不足以一獻禮略者猶且有所不足則其禮之愈



詳者愈有所不足矣方氏曰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曰其義者可不重乎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子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比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它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跛

義切倚於倚  
切制音精

鄭氏曰宰治邑吏也季氏祭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室事祭時堂事賓尸也孔氏曰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及至日闇而行祭禮祭礼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繼日明以燭也其後祭于路與行禮正祭之時事尸在室外人將饌至言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尸也正祭後賓尸之時事尸於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於階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晏晚也正明始行事朝正饗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爲故孔子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言其知禮也張子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急焉禮以敬爲上故也



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唯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爲爲之也即無爲是圖速者也

右記論禮三辭凡十一節

禮記卷二十七

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之所以教故以名解名篇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易以鼓切屬  
比吐志切



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唯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彊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彊力動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山陰陸氏曰子路有爲爲之也即無爲是圖速者也

右記論禮三辭凡十一節

禮記卷二十七

此篇四節第一節解說六經之所以教故以名解名篇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分析經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易以鼓切屬  
比吐志切



此以下蓋記者之言篇首先引夫子一語而推廣其義  
謂入到此國見其國內之爲人如此則知此國之君以  
此經教其民也溫者如春陽不嚴冷也柔者能婉順不  
剛戾也敦猶篤也厚謂不佻薄詩優游感賦辭不迫切  
不直訐人過而陰道人於善疏謂開明通謂透徹書載  
古先帝王之事使人心識明徹上知久遠樂之聲容益  
物非一甚爲廣博悉須備具而其大要則以消融查滓  
蕩滌邪穢使人心境平易歸於善良易剖判人事之吉  
凶如水清瑩照見底裏而擬議天道之幽深未易窺測  
恭謂不慢侮儉謂不縱肆莊謂外儀之整敬謂內心之  
一職履聖王所備之辭比並各國所行之事並事謂而  
辭異或事異而辭同即此而觀可得聖意矣氏曰莊子  
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孔氏曰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  
者若以聲容于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刺諷諭  
教人是詩教也長樂劉氏曰凡比六者言周道雖衰而  
諸侯之爲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遺風餘烈也若文  
武之道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則四海同風非有國異  
其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

鄭氏曰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達近誣  
澄曰愚如所謂告以井有人焉而從之者也誣如所謂  
盡信書不如無書者是也器物聲容之美盛或流於侈  
靡探索天道之幽深或害於心思儀文繁縟或煩勞而  
使人厭義例參差或莽亂而使人惑馬氏曰六經之道  
無失也其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  
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絮  
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  
禮者也厚廉比事而不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方其失憑氏曰樂正崇四  
術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矣雖用於卜筮  
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  
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宮子適魯始得見  
之則諸侯之教未必盡備二者蓋自夫子刪定譜繫筆  
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既膺其傳又慮其略  
故有此言澄謂先王但以詩書禮樂爲教而未嘗以易  
春秋爲教况春秋作於獲麟之年筆削僅終而夫子沒  
矣豈有夫子自言以春秋立教之事澄故以爲記者之

言而非夫子之言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篇首一節言入其國知其教養諸侯之事此一節則言天子之事天子謂有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合其德也德配天地德極其大矣而天地之間雖萬物之至衆至多悉皆兼利焉則其德之周於小者又如此與日月並明謂與日月合其明也明照四海明極其大矣而四海之內雖一物之甚微甚小亦皆不遺焉則其明之周於小者又如此方氏曰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無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初音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珮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鸞和皆鈴鸞在衡和在軾前所以爲車行節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

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氏曰朝祀所乘之車鸞在衡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異於乘車也方氏曰朝廷向明而治之時也無處向晦而息之時也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象故曰度百官化之而用舍得宜萬事從之而先後得序也蒼曰仁聖禮義性之四德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在朝廷臨蒞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性中之德苟非曰德則口不道謂無疣雜之言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上文謂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

德義化者此謂天子之一前一重其禮義之序也

合道以至用人处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詩曾風鳴鳩之篇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一感儀不差感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爲天子也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法義昭明號謂徵召令謂命戒號令便於民則民悅以不乖戾故謂之和上親其下如父之愛子下親其上如子之愛父交相親愛故謂之仁民所願欲不待下求於上而上自

以是與其下如四時之有信不違自至故曰信除去天地之害如堯平水患之類此事理之宜故曰義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孔氏曰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禮之方正圓也猶律之於軌也繩墨之於曲也此則知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節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  
孔子曰安土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禮者安土長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澄曰衡繩規矩者制器之則禮以正一國之民猶衡繩規矩以正器物也器物必正之於五則然後其輕重曲直方圓皆得



其實而不可欺固君子謂在上之人兼霸王而言審猶  
言詳定也君子詳定此禮以齊其民則民之善惡情實  
畢露其從於禮者為善違於禮者為惡雖姦詐之徒欲  
作偽以欺罔其上而不可也誣謂欺罔也隆者其崇重  
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  
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  
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儕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  
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  
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  
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  
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尊敬讓  
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  
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  
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  
侯相尊敬也饗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  
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  
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  
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

亂患別披列切夫音扶坊音房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婚姻謂嫁娶也  
婿曰婚妻曰姻自亦由也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  
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  
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饗祭之禮禁之  
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婚姻之施於男女義亦若是  
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此禮水  
之為物小有浸潤大有滄胥故以比亂周官行人凡諸  
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  
尊敬三年之會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故饗祭  
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孔氏曰禮於亂生之起則豫禁  
之堤坊止約水從來之文則豫防之功坊具水必才則  
產業禮敗則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饗祭之禮廢則  
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  
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凌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  
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進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  
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並苦蒙養繆以千里此之謂  
也

辟正亦切行下孟切  
遠于萬切差初佳切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謂孔氏曰不至謂夫親迎而

女不至不答謂夫不答於鄉飲酒禮明長幼相敬讓  
片廢不行則尊卑無序斂于闕之獄繁多也祭之禮  
所以教易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皆達生者常相存念  
若廢不行則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矣倍  
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知國此覆說前文與人倫急切者  
在前先婚姻次鄉飲酒乃至聘覲也石林葉氏曰微者  
形而未大也教以使人儆化以使人遷故從善而不自  
知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此亦於將兆則人知舍彼以就  
此故遠罪而不自知蓋曰微謂未顯未形謂未見前言  
隆禮下之人崇重此禮也此言隆之上之人崇重此禮  
也禮之端人為善者在於其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  
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它法令刑罰之屬待其顯見  
而後勸率懲過之也故又引易以證之而為第四節之  
結語始謂其初未顯未見之時慎謂宜及此時以禮導  
其善防其惡不可失此幾也儆或不然不於其始而勸  
之止之其差雖若豪釐之近言其差甚小至於既顯既  
見而後教之止之則難為及其終乃有千里之遠其  
繆甚大也山陰陸氏曰引勿令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辭

右記論禮之辭凡四節

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哀公二問一問禮二問

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孔氏曰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鄭氏曰不足以知禮  
謙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立國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孔氏曰否止其謙也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曰民之所由生禮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禮



以篇首三字名篇孔氏曰哀公二問一問禮二問

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  
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

孔氏曰禮之所用廣大故云大禮鄭氏曰不足以知禮  
謙也

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立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孔氏曰否止其謙也方氏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故曰民之所由生禮曰禮為大夫子所以答哀公大禮



之問也下文乃詳言之

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數百姓不廢其

禮節

長幼男女親疏

禮節

禮節

禮節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天地故以事天地之神爲先節者事天地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節也方氏曰天地言神則下所言者人而已君臣上下長幼有貴賤尊卑先後之位故以位之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婚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

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

不尊敬其事乎以其所能教百姓謂以身教也會節觀

其會通而爲之節文也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

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

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

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

當別也婦黨曰婚婿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

異姓之兄弟也聞見曰疏垂見曰教自遠外之長幼而

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太祭則

舉一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此者指

節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  
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  
其尊之間也君子先能自行其所尊敬之禮然後推已  
所能以教百姓使之亦不廢其命節禮者嘉美之會會  
節謂行禮之節次也不廢者禮不下庶人隨其所得行  
者行之不責其備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鄭氏曰有成事者謂君子使百姓不廢此上三事之期  
節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續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澄

曰有成謂無虧缺也事即行禮之事雕鏤文章黼黻謂

車旗器服之飾有等有儀者也

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  
示民而繼續所教也必用車旗器服之儀等以繼續身  
教之禮者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  
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  
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

其者將然之辭順謂民皆由禮知禮有順無逆也然後  
又教之以喪祭之禮蓋君子之於民以所能教之以儀  
等詞之皆施於生人者也生人之禮略備則教之事死

如事生焉慎終於喪追遠於祭皆事死之禮也言謂載之禮經以曉諭人也喪筭筭謂數也服之精麤經之大小變除之久近哭踊之多寡凡此等類皆有其數凶奠占祭並有鼎俎豕腊豢豕凶吉二禮言之宗廟歲時祭祀則專言吉禮也序宗族謂祭後之燕居節謂居處之節居田居邑各隨其時居渚居山各適其宜是也既言喪祭而就安其居節先之以哀死而終之以樂生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者居民之官見哀死樂生之政相聯屬也方氏曰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豕腊器不止鼎俎各舉其一爾歲時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孔氏曰祭祀之末同姓燕飲會序宗族也

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發音

醜猶惡也禹之惡衣服卑宮室是也不雕幾不刻鏤言質素不事華飾雖國家豐盛之時亦如少儀所言國家敝靡之時也不貳味禹之菲飲食也上文三然後皆教民以禮之事此五句遂言持身以儉之事蓋能持身以儉則用財有節而不重歛故家給人足民不迫窶則行



禮也易富而後可教也方氏曰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  
同利孔氏曰君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古昔君子行禮  
如此判令不然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  
沉德不倦荒怠救慢固民是盡年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  
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則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  
子莫爲禮也

好字報切厭於艱切數五  
報功字五故切當丁浪切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  
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澁口止所言謂非禮

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至與民同利也下所言謂好實無

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守道

者被害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方氏曰好實無厭貪

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

怠傲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盡民之力而不計其

勞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

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當所欲不顧義

理也動皆失其所故曰不以其所以其有君國子民之

位故以用民言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

對人道政為大概上

鄭氏曰傲然變動貌作猶變也德猶福也山陰陸氏曰

言百姓陰受其賜也輔氏曰辭謂辭說澄曰人道謂治

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

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

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正謂身之所為任理而無邪僻身先正而發於事則民

從之蓋百姓所從在君身所為若君身不自為正雖有

好而民不從是也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

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切

鄭氏曰庶物猶眾事也澄曰昔齊景公問政夫子答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答哀公之問又先之以夫婦別

夫婦父子君臣二綱也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諸事之

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

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寃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合者餘與者餘

鄭氏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取禮與敬爲親言相敬則親孔氏曰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爲主敬有大小弟敬之極至大昏又爲大也國君雖尊服寃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欲使婦亦親已也與敬爲親言君子寃而親迎與起敬心爲欲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不愛重而自親

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

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方氏曰

禮以敬爲至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

爲敬之至故雖諸侯之尊亦寃而親迎也迎必寃所以

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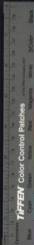
親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寃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

此無以合二姓之好故曰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弗愛

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寃愛

敬之道始於夫婦之間充之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

海故曰其政之本與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



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矣電而親迎  
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  
以爲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薨爲親者未要其終  
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列父  
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澄曰治猶治水之治  
謂整理之也君之爲政欲使人各遂其生而已故曰愛  
人有禮則人各安其分不至爭亂而得遂其生是禮者  
所以愛人也親迎之親已自親行也下親之之親合比  
爲一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輔氏之說差優考之春秋經  
傳哀公不見有昏聘夫人之事而禮記言哀公以妾爲  
妻是哀公未嘗有大昏之禮故夫子因其間而論之  
及於此

公曰寡人願有二焉寬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好呼報切

輔氏曰願有言然著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鄭氏曰  
已猶人也惟親迎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澄曰言配合二  
姓爲夫婦以繼續先聖周公之後祭祀之時君爲外主  
夫人爲內主故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  
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亦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

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爲之主也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遂  
少進孔子曰天地不令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

謂已重焉

獨得於  
虔切

氏曰固不固一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

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山陰陸氏曰寡人

固句澄曰或云上固字如孟子我固有之之固如中庸

曰聰明睿知之固猶言故也蓋固陋不知所以問

人若非素來向陋無知何得因問而得聞此言也此答

辭與上一節意同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

之辭故曰欲問不得其辭也此雖猶言詞也天地合

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大昏傳萬世之

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

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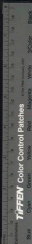
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孔子既答哀公之問意有未盡者又自推廣言之鄭氏

曰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之位配天地直猶正也正

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是也物

猶事也事耻臣耻也振猶救也國耻君耻也君臣之行



有可耻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馬氏曰物耻耻之  
小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國耻耻之大也昔廢而今舉  
謂之興方氏曰婦人不與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  
者蓋夫聽外治婦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石林葉氏  
曰夫婦正則名正而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  
而廣之君臣父子皆正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之廢  
墜可耻者足以振之國之衰弱可耻者足以興之為政  
之本孰先於此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  
者親之主也敬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敬不敬與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敬不敬與不能敬  
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  
至親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  
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禮許慎切  
大王音勳

孔氏曰有道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方氏曰妻主  
於內子以著代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  
之有本相須共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尤不敢不敬  
也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忿言不反皆敬身  
之道也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  
之枝敬此三者乃敬其親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

上而民傲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慎乎天下也大玉愛厥妃然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鄭氏曰穉猶至也澄曰象猶云所做法也君能敬身敬妻子而百姓做法之亦能敬其身與妻子是君能敬其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其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其妃以及百姓之妃也國家順謂一家一國之人皆能敬此三者其心和順也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孔子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

身之理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方氏曰辭者言之文則者動之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行可以不慎乎馬氏曰言動者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上者人之所視傲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故能成其親澄曰過謂差失勞身者慎於言動不使差失君上一身百姓之儀表言動者身教也命令者言教也君身之言動無過則百姓視傲不待教

命而自能敬恭敬恭者亦如君之敬其身也成猶言完全也親者身之本此身能敬則人推本於其親是使其親亦為完全之人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也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達則居是位窮則全其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禮曰君子者序人之名以其人之完全無虧而以是名之也吾所敬身而百姓推本吾身所自遂謂吾親為君子君子二字之名完全其親者之名也蓋言以其親之德完全無虧而得是名也君子者成其親之名猶言君子者成德之名云尔

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愛人者天下之人與吾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



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  
中及余出王及余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  
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澄曰不過乎物者處事皆無差失也  
苟事有一之差失則此身不可謂完全而無虧矣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  
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聞其久是天道也無  
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公又因樂天二字而問天道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子思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蓋天道之可貴在於不已日  
月東西相從姑指人所共見者而言不已之一事耳故  
以如言之聞謂閉塞不通天之運行不已雖數千萬年  
之久未嘗閉塞每歲生物完成而不見其有為之之迹  
物已完成則絜然著明而可見此三者皆言天道不已

之妙

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慨然辟席而對曰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

大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堯曰審切繼子  
六切碎音避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言蠢愚冥煩不能明理此子



之心所知也。蹴然敬貌。澄曰：卷謂無所覺，愚謂茶味寔謂無所見，煩謂感亂志，或讀如字。言我之不明，子固志記於心而知之矣。蓋謂聽孔子所對之言，無所了解也。蹴然不安，況孔子承君之謙抑，故蹴然不安，避席起立而後對。孔子既以不過乎物四字答哀公成身之問矣，於此又申言之。仁人者能全心德之人，孝子者盡事父母之子，仁人盡人道，孝子盡子道，故並無差失之事。事親如事天者，孝子也。事夫如事親者，仁人也。然仁人能兼孝子之行，故先言其事親如事夫，而後言其事夫如事親。孝子雖未必能盡仁人之道，然其事親也無一事之差失，故亦可謂之成身。與氏曰：先儒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子我，以是理而我，倅之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天之克肖子也。事親如事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孔氏曰：哀公問罪有謙退之辭，謂寡人既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不弱，無柰後日有罪，失何？孔子答以君懼後罪，是臣之福。鄭氏曰：善哀公及此言也。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仲尼燕居第二十九

取篇首四字為名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  
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  
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二人  
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女音汝  
語去聲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二人者女  
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澄曰居坐也侍謂  
侍坐二人侍夫子坐夫子汎言及禮三人者起立夫子  
使之戴坐而語之以禮也引氏曰周流謂周旋流轉無



仲尼燕居第二十九

取篇首四字為名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  
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  
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二人  
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女音汝  
語去聲

鄭氏曰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二人者女  
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澄曰居坐也侍謂  
侍坐二人侍夫子坐夫子汎言及禮三人者起立夫子  
使之戴坐而語之以禮也引氏曰周流謂周旋流轉無



不徧於天下也方氏曰周言其不虧流言其不滯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仲切

方氏曰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

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所以爲越席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

則文辭多故謂之給給論語所謂口給也澄曰中心雖敬而不中禮節則行或朴野而近固外貌雖恭而不中

禮節則言或捷給而近佞張勇銳進而不中禮節則陵

躐禮施而不順序故謂之逆然者指子貢之失也輔成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

禮周旋也

子曰給奪慈仁

上旣言野給逆三失矣此又特言給之一失者爲子貢言也仁者內心慈愛重厚寡言取給於口者失其本心

蓋本訥近仁巧言鮮仁也輔氏曰徇外者忘內故復以給奪慈仁教之鄭氏曰子貢辨近於給奪猶亂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

能教也食音訓

既特言子貢之失此又特言子張之失卜商雖不在坐

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

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爲過不足者爲不及師商二人而

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

之過不及而并言之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

難故常過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

天禮所以制中也夫音

禮者無過不及之謂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

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爲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夫子

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

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

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

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

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余

鄉氏口領猶治也好善也應氏曰領謂摠攬收拾之也

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澄曰上六口以



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頌惡也下言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禮有吉凶軍賓嘉五禮其經蓋有三百此於吉禮止言郊社嘗禘凶禮止言饋奠嘉禮止言射鄉食饗賓軍三禮則言不及之蓋舉其要以該其餘也郊社之尊敬報本嘗禘之孝愛追養饋奠之情文致哀射鄉之儀節闕習食饗之恩意隆厚皆溫然慈良之心所發見故謂之仁能此五者則其餘諸禮皆可能也五禮先吉禮故以吉凶嘉為序儀禮篇次則先輕後重若依儀禮之次則此五者之目食一饗二鄉三射四饋奠五嘗六禘七社八郊九也孔子曰仁謂仁恩禮在念也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方氏曰先郊社後嘗禘專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義者禮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義而自嘗禘以下皆言禮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闢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

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  
啖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  
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知兩切朝音衆

夫子既以五者之禮答于游之問矣而又更端自言以

盡其意上所言之禮有五此但言郊社嘗禘而不復言

饋奠射鄉食饗者蓋舉其二則三者在其中明此五者

之禮義則治國之事易易爾遂推其功效如下所云居

處謂羣居聚處在宗戚朋友鄉黨之間皆是閨門之內

謂一家之中三族謂父子兄弟官爵序謂貴賤有等由

獵以講武教戰戎事閑習其效也軍旅以全師克敵武

功成完其效也獵恐五者所說未盡則又補言居處用

器食味耳所聽之樂身所乘之車皆合禮制祭祀而鬼

神來饗居處而哀中其節教學辨說之所言從其事類

官屬之所職皆稱政事之所施皆當亦是得禮之效猶

恐千者所說未盡則又摠言一切加被於吾身鉅貫於

吾前者凡衆事之舉動無一不得其宜亦皆得禮之效

也五者之所以仁止言吉凶嘉三禮而此推言禮之效

則曰田獵軍旅見其足以兼軍禮也郊社嘗禘所以仁

天地人之鬼神而此又言鬼神得其饗言明彼郊社嘗  
禘推而用之於羣小祀則鬼神皆饗也饋奠所以仁其





已死喪之親而此又言喪紀得其哀饋莫止是喪禮中  
之一事喪紀則博言初喪以至終喪一一合禮制也前  
言朝廷有禮謂君相主治朝廷用人各當才德故貴賤  
有序後言官得其體謂官屬分任一職如人身之一體  
者也上一條答子游以五仁者本也此一條推言互有  
十一得者效也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  
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凡言得者得法於  
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  
所宜也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  
異而合同孔氏曰度謂高下次小得禮之度數象謂斛  
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象有粒左氏昭十  
年傳黍齊舊四量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云  
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曆志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  
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  
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喪紀謂  
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  
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事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  
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  
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錯置也衆謂  
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

也方氏曰車得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加於身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衆則不一凡則摠而一之之詞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依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則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由獵政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彝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饗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相息亮切  
儀勅良切

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豈得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

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孔氏曰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每事失禮則無以為衆人倡始而使和合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

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象象辟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撤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以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切運音猶齊在杜切

女音汝吹古大切縣音玄關古穴切蕭音樂中與仲

此以上夫子為子游言五者之禮之功效至此則摠命三人使同慎聽謂吾語汝以禮曰仁鬼神曰仁昭穆曰仁死喪曰仁鄉黨曰仁賓客其禮有五然不止有此五者猶有九焉九者大饗有四并前之五共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就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苟能知此九者則雖窮而在下處畎畝之中無聖人之位而其所知之禮固皆聖人

之事已大饗者諸侯相朝既朝而饗之之禮也禮有饗  
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  
之禮爲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賓一也  
次獻賓二也次樂賓三也終送賓四也揖讓入門而懸  
興此迎賓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闌此獻賓時也獻畢工  
入堂上弦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管而迭興象舞要  
箏之二舞此樂賓時也禮畢而賓出則以雍撤之詩振  
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賓之時  
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  
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於斯  
時也見其誠然親履相愛之心故可知仁焉中說等來  
齊況言迎送行禮之時步行車行俱有儀則也雍者周  
頌篇名祭畢則歌此詩以徹器因名其詩爲雍徹振羽  
者周頌振鷺之詩迎賓獻賓樂賓之時既以有禮而知  
其仁及至送賓之時禮已畢矣而其仁如初無少減殺  
於其送賓之有禮見君子無一事不在於禮言其心存  
於禮無時不然也示情示德示事盡解上文行禮之意  
示事謂示以武文迭用之事孔疏謂下管象武之上少  
升歌清廟一句因下文覆解而知其說之然賓出句絕  
以雍徹以振羽各以三字爲句舊讀雍字句絕又讀徹

以振羽爲句者非鄭氏曰大饗謂饗諸侯來朝者也縣  
與金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  
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  
也振羽振鷺也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示  
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  
象武王之大事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禮也者循理之序也樂也者中節之和也鄭氏曰繆誤  
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也  
也樂德所以實禮行也孔氏曰詩能通達情意不能  
詩則於禮錯繆樂有首聲綴此文飾於禮不能習樂則  
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內德淺薄則外禮  
空虛陳氏曰興於詩者未有不於禮不能詩則於禮  
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禮不能樂  
則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薄於德則於禮必  
失之無實能無虛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爲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爲在禮  
凡以爲文不華不俚是也周氏曰文言也爲行也馬氏

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簞豆俎豆所謂  
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  
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澄曰此蓋承上文薄於德於  
禮虛之言而申之人謂有德之人禮器曰苟非其人禮  
不虛道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  
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  
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  
溺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貢說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孔  
氏曰素謂朴素偏謂不備具澄曰夫子既言不能祭者  
於禮素薄於德者於禮虛又言行禮在有德之人子貢  
意謂夔既能樂又非薄德何緣但聞其達樂不聞其達  
禮故問夔之於禮其果不達與窮謂不達也古謂年代  
久遠不能詳知其人先曰古之人與者自爲問辭後曰  
古之人也者自爲答辭也夫子謂禮樂二事專能其一  
不能兼全者曰素曰偏均爲不備然今人謂夔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者蓋夔當時爲典樂之官專守一職故但

傳其達樂之名而莫知其達禮與否也若當時命為禮  
官安知其不達於禮也既是年代久遠之人莫可詳知  
則不可臆說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  
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  
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  
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  
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  
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措之所廢衆之  
所亂也日巧之室則有與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  
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數也室而無與作則亂於堂室也  
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  
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  
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  
出也

語去聲女音汝復符切綴員劣切  
措之音必夫音扶朝音潮長知兩切

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  
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  
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  
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  
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

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隅有奧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鄭氏曰言禮樂足以爲政也所治所以治也所亂所以亂也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屈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爲瑞應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置之一處也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言夏五服周九服之界域男女言一身之別外內言一家之限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昭者鄭氏曰昭然若發矇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澄曰矇





謂以中筭其目發者徹而去之也此篇子貢問者子  
游問者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  
三子侍坐皆得共聞故記者於篇終總結之謂三子者  
先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  
物然也

問答及禮之詳

孔子閒居第三十

孔氏曰退燕避人曰閒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開音開臥在政切  
若徒禮切夫音坎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擴充也敗謂禍哉也方

氏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  
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  
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孔氏曰五至三



謂以中筭其目發者徹而去之也此篇子貢問者一子  
游問者一子張問者一夫子既答其問而又自言者七  
三子侍坐皆得共聞故記者於篇終總結之謂三子者  
先得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去其蔽目之  
物然也

問答及禮之詳

孔子閒居第三十

孔氏曰退燕避人曰閒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  
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開音開臥在致切  
若徒禮切夫音坎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擴充也敗謂禍哉也方

氏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  
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敗者成之對不  
言成者思患而豫防敗尤在乎先知也孔氏曰五至三



無通物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離四方有福亦先知此主爲民除害故舉敗言之廣安游氏曰有敗而先知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達於天下爲慶善吉祥之福使民富壽康寧非樂易之君子爲之父母哉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明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哀樂皆通

志謂心所存主一志字貫下四者詩謂使民各達其情禮謂使民各得其理樂謂使民各樂其樂哀謂使民各哀其哀吾志之所到能使民各達其情各樂其樂各哀其哀而天下平矣此志所到人之耳目不得而見聞而充塞乎天地之間如此方謂之達禮樂之原非豈第君子不能也鄭氏曰至者至於民也民之父母者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呂氏曰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也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志與詩其感發之始至者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無者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

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非具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呂氏曰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

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述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寬廣靜密天下之樂孰大於此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不可選擇之際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言其慈哀以仁存心也輔氏曰古之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夙夜基命則無時不和遠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匍匐救之哀不必見於服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鄭氏曰服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  
澄曰九起不人相遠只是一節稍進一節而已楊氏曰  
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容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  
威儀翼翼無服之容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  
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容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容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  
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容施于孫子施以政切  
下同高幹

六初聞

孔氏曰此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  
君之志氣而已二云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  
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  
起也是微不至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適而已二則翼翼  
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  
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  
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一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二則以  
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  
子垂後世者也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  
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



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  
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  
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  
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  
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衣本由心恕孔慈則視  
人之瘼猶己之瘼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  
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  
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  
而盡矣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  
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容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  
離乎氣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  
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  
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今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今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爲  
參二也勞勞來也澄曰勞謂安其居節其力使勞者得休  
息也

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  
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且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蔽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

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濕聖敬曰齊昭假

遲遲上帝是祿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日齊音齊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

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

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

九州也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

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

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遲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

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

天下是其奉天而無私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

有關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神氣之下萬物出神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

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爲政教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

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

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

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  
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  
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  
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  
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  
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清而明  
皆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有關於興  
亡必先以生賢有關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  
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張氏曰耆欲猶言福祥也雨之  
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澄曰教謂天地之政令聖  
人之清明與天地同德故其如神也亦如天地之政令  
及將興王則天地必先為之朕兆蓋天地聖人合一無  
二故其交相感應如此

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  
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  
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  
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文武之德如此而詩無



以言之取類以明義也。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取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程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真以開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澄曰：周初人才衆多，此文武將興之祥，借申甫以喻周初所生之賢。魏氏謂甫申之生由文武二王積德所感，此以辭害意者，非引詩假借之意，然其言精深，故兼取之。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聞音聞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明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

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

國大王之德也。

大音大

鄭氏曰：不已，不倦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

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  
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夫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  
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  
代之德矣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  
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  
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  
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  
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陸氏曰帝命不違至  
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崧高惟嶽峻極  
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夫其文德洽  
此四國非大王之詩也然大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大  
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止禹湯文武  
滂曰文德浹洽於四國亦是令聞大王之遷岐也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其令聞之孚於人  
者如此

子夏蹢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露居

鄭氏曰承奉承不失墜也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右記問答及禮之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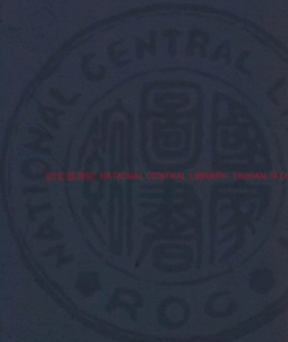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8 臺灣國家中央圖書館藏









47720 4-21





坊記第三十一

此篇所記每章皆取以禮坊民之義故曰坊記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禮為邪辟之  
術與音坊

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字下云禮

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德逸德也孔氏曰君子坊民之過

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禮以坊

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法令以坊民之貪欲鄭

氏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况不禁



乎命謂教令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益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上有爵

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為富貴貧賤之法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各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贖比閭相闕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若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賊從可知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貧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十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好古非切下配節音而乘麻陸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為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寧也寧安也民之貧亂寧為荼毒言民之貧為亂者安其荼毒之行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此謂大都三國之一方氏曰制國不過十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十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

之法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  
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  
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  
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  
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  
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  
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所坊之事不止於民  
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  
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  
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於貴賤有  
字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章疑別微列物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決微謂幽隱不著方氏曰貴賤有  
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  
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  
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  
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  
疑故貴賤有等以其別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列也  
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  
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大小也至於朝廷

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盩臯尚猶患之和意亮切盩音苟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喪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王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

尊也盩臯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及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孔氏曰盩臯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方氏曰盩臯即月令所謂鷓旦

盩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

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節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餽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鹵楹席之上讓而坐下使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遵豆有加貴秩異者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還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孔氏曰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方氏曰禮以卧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一也○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備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



借死而號無告

借音背下同音計  
一切號戶悉切

孔氏曰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立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借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約言  
約言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

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

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

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澄曰讓謂賢者之德藝

謂能者之技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

賢使能錫與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

天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

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浚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芻蕘如逐切和音  
刺蕘如逐切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  
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浚臨也報  
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  
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  
乃施之孔氏曰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  
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  
則禍亂之事起也引詩證上的民言之事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言在上者善稱人過稱己則民化之亦以善諄人而不  
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己也引詩斷章證人不怨己之  
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正產  
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度徒  
各切

讓善與上章不爭同孔氏曰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  
此歸美於君以證之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





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女音汝於音馬乎火吳切

言人臣善稱君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心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

良大者

善則稱親過則稱己

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

弛武氏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識父母之過不以己善駁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謹當為歡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諄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

子不匱

匪其匱切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少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  
所謂不倖墮之也孝子無之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  
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  
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  
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也交猶更也瘡病也方氏曰於父  
母之黨猶且睦之况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  
孝也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  
差遠也方氏曰衣於身最密前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  
服亦以是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  
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鄭氏曰辨別也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  
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曰言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  
祖因君見父也方氏曰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  
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  
所以辨尊卑之位則一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數  
君子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

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  
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  
於親故也悅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歎  
其和而已故戲而不歎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  
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  
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長知而切

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方氏曰敬老爲其近於親  
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  
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事也方氏曰尸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主也為尸以象其生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

我非步思切食禮音嗣饋其也切為自祭與與前同

○鄭氏曰祭器遵豆簋之屬也有敬於賓客則用之而謂饗食也盤孟之屬為燕器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喻奢而慢不若儉而敬也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孔氏曰菲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沒過於禮方氏曰此篇所記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意○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麥宿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



睦也故堂上親乎室堂下親手上詩云禮儀卒度云語卒

獲齊制音切服音

禮卒度如字

類聚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鄭氏曰戒謂散齋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

不尚味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

一乃後主人降洗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

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親乎

室堂下親乎上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

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孔氏曰澄酒謂

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既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

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酒在戶黍稷在

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

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味

一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

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

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方氏曰質在上文在下

示民以此豈有沈酒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也尸飲三

一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

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

示速也

雷力故切飯扶  
號切備音酒

孔氏曰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二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祭進以讓也鄭氏曰每加以速速之所以崇敬也昨或為堂方氏曰自浴於中雷而下皆燕禮示速之事

○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覺而不葬者

漢古  
見切

孔氏曰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一室始弔於送死殷動是情理備其鄭氏曰周於送死尤備○子云葬自客階受弔於賓位勸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

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殺其父者

大義卷八

方氏曰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階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公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弒孔氏曰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踰年稱君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喪文喪君並平聲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為之卜也二當為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示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也不敢有其身有繼尊也父母在身又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君子謂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宜似欲速為仕也陸氏曰卜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臣未定故稱二君以下若云秦可晉可也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謂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政下孟切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  
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  
利財幣帛也利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私  
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  
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種不蓄畜凶言必先種之  
乃得穫若先蓄乃得會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賤行  
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孔氏曰先相見是先  
事後幣帛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  
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欲故民爭  
也呂氏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  
之物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比有不斂穧  
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任則不稼田則不漁時食不力珍大  
夫不坐羊士不坐八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以此坊之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遺民去聲遺秉  
平字切上聲穧子賜切詩芳容切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  
穫者之遺餘掘拾所以為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  
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  
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詩蓋言也陳宋之間謂之詩菲當



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  
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孔氏  
曰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遺利遺與民也曰稼既多  
獲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穢束與寡婦  
捃拾以為利證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  
谷風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  
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弃其葉不  
求備也方氏曰祭饗則皮毛並用豈可坐之坐之則是  
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  
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媾以為民紀者  
也故男女無媾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  
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  
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

取七樹切後  
同從子容切

矣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媾不交無幣不  
相見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  
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  
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  
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之

情無可嫌者足以為之紀矣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去切

鄭氏曰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菑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夢子學蓋其且字孔氏曰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

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當云夫人姬氏夢以說取  
同姓故止云孟子卒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比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

稱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殺音試一知字響音稱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食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夫人之禮使人攝孔氏曰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聚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誼未聞何國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

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褒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文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裸獻瑤鷄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鷄也禮之后以理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猶以色厚於德則去聲下連也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同志為友大故喪病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猶有淫泆而亂於族

婦呼報切其法音逆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不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

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忌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畀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於族犯非妃匹也

○子云昏禮婿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

遲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迎也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成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成女曰母違命事不至不親

夫以孝舅姑孔氏曰婿親迎之時見舅之父母舅之父母

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婿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

也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母違命母違命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右記沉論之辭凡三十九節

表記第三十二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  
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呂氏曰  
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  
侯而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尤於魯之言如在陳則  
曰歸與歸與者也澄曰隱而顯闇然而日章是也容貌  
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言  
也不待發為言語而人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表記第三十二

篇內第十章言仁者天下之表故以表名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皇氏曰此篇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  
之於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呂氏曰  
自此至瀆則不告大指言敬而已歸乎者孔子歷聘諸  
侯而莫能用知道之不行將歸尤於魯之言如在陳則  
曰歸與歸與者也澄曰隱而顯闇然而日章是也容貌  
不須矜持而自莊敬顏色不須嚴厲而自有威儀言  
也不待發為言語而人自信之信在言前故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鄭氏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忌之言戒也呂氏曰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容貌辭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從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是也舉動即貌也至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脩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懾也言敬則足信也

○子曰楊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

楊切

鄭氏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楊爲敬或以襲爲敬禮威者襲執玉龜之屬是也禮不威者楊受享是也孔氏曰

楊露見楊衣襲重襲上服絮聘禮賓初行聘時賓襲執圭至聘訖受享時賓楊奉束帛加璧案行事執璧亦是玉於時楊衣者比聘時執玉爲輕故也介禮輕楊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介亦楊襲之相因○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無音鄭氏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呂氏曰極敬者誠意

至也極辨者節文明也竭吾誠意以求神苟至於樂則  
敬弛朝廷之禮別嫌明微正名分辨貴賤之等叙厚吏  
之治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應氏曰極者竭盡而無餘  
之辭繼者前竭而後承之謂祭一毫一敬則曠而不接  
其可以樂而散其志乎朝一事不辨則紊而不治其可  
以倦而懈於事乎不繼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  
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辟音避  
揜音  
擊

呂氏曰慎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慎其行則寡過況於  
禍乎暴虎馮河死而不悔者不慎而取禍者也篤其行

則謹者何事於揜乎聞居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

則揜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

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僂焉如不終日

僂在  
繼切

九曰安肆者無節公西赤曰慎一日

應氏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  
彊安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身體懈弛故日趨於偷僂  
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雜散亂遂至僂焉錯  
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  
中以直內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庸體胖泰然



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皆切无  
賢通切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孔氏曰朝廷之

臣毋曰朝君何云擇日月或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

君次擇日月也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

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不日

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

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土言

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土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又

有所當也且神道至幽人之於神不可測也必有事焉

然後齊戒故鬼神必言事而不可以言見君道至明臣

之於君無適而非事也必欲見之乃擇日月故君之言

見而不必言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孔氏曰君子恒行恭敬小人遽相輕狎侮相侵雖有

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擊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瀆息列切  
吉音措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瀆之言褻也孔氏曰

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凶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贊幣之禮以示已情外易家卦辭證無相褻瀆之義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禮者相見之贊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瀆則不敬此爻所以易疏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表猶君子表撤之表制猶聖人制行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辟音

鄭氏曰德謂劍之讎猶答也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等相也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讎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

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  
下之報也君之於民時使薄歛此上有以報於下民之  
於君也出死斷凶而不偷此下有以報於上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  
也

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德而譽將  
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之  
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眾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  
民也馬氏曰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  
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澄曰或謂仁當作人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朝德並  
去聲

天也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孔氏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  
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  
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講道先自己而始己所能行  
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呂氏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  
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夫子  
自道也與下所謂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其義同  
也澄曰言好仁惡不仁皆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本可知

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

者彊仁

彌其

鄭氏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彊仁也利仁彊仁功雖與

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

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呂氏曰仁者安仁無

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

也畏罪者彊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于

仁而其情則異功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

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

有不辛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受

冠而已孔子對陳司馬問曰公知禮遜於諸君而已皆

出乎情而無偽故其仁可知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

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

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又承上文而申其意人身脉候之位右上而左微其日

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猶言禮先樂後

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

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用次故借右左二字以

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去懸絕也仁之為體以此

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  
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疏  
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  
親愛之我者戢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道者左也道者義  
也此三道字專指義而言至道義道考道三道字兼仁  
義而言五常之總名也至道謂道之極至而蔑加者即安  
仁之聖也義道謂道之以義而入明者即利仁之賢也考  
道謂道之以稽考尋究而後得者即強仁之人希聖者也  
全德純備不學而能仁體混成而包并平義是爲安仁  
皆之至道隨事詳察實行乃能以貫之義理精熟而  
遠誦乎仁是爲利仁者之義道勇敏銳進悉心竭力十倍  
百倍其功以徙義求仁而後可與利仁者一是爲強仁  
者之考道三者之德有異因其德差其位則至道之聖  
人可以君天下而爲王義道之賢人可以長諸侯而爲  
霸考道之亞於賢雖未可爲諸侯之長亦可保其諸侯  
之國而不失或下而爲卿大夫士能保其家能保其身  
俱可謂之無失者鄭氏云有至下脫一有字今從之應  
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  
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爲霸考道考  
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惛但愛人之仁也  
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仗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  
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闕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  
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芑枸櫞也任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  
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明豐水之有芑矣  
以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  
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之人乎孔氏曰中心惛但天性自仁者也率法

而強之取仁而行者也以大雅文王有聲於天下詩  
以證性仁者其數長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故曰數世之  
仁又引邶國風谷風之篇證取仁而行唯在一身何暇  
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  
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  
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  
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宜長則  
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  
者以下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之類是也

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沈氏曰仁所以有等級者為義有長短小大也禮運曰義者蓋三分仁之節也不可分仁義說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新法度  
待洛切

○

○

○

方氏曰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言正與此合鄭氏曰取數多者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餽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以方耳張子曰仁道至大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為仁如九德德多者為賢呂氏曰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為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設難為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和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切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心焉

呂氏曰君子之自待必全盡而後已中心安仁者天下  
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鄭氏曰精  
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  
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太  
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  
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  
有孳孳子斃而後已景行好行也景行好行也景行好行也

朱子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大道則

可行澄謂引詩斷意益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如此

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

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鄭氏曰中道而廢

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

也孔氏曰古昔聖賢好愛仁德如此之甚鄉仁道而行

力罷極而始休廢於中道忘己身之衰老不覺知年數

之不足猶行仁不止俛焉勤勞每日孳孳唯力之斃

仆而後已也呂氏曰不以高矣美矣為不可及而不

勉所以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孳孳斃而後已鄉道

而行中道而廢謂力不足者非不為也張子曰不知年





數之不足是夫壽不貳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

也易以孔氏曰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謂天下衆

人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

好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鄭氏曰辭猶解說也仁者

雖有過不為其矣惟聖人無過方氏曰自人之則好

莫如仁人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

好此仁所以難成歟奇仁矣雖有過易辭也况無過乎

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

昭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

過於愛君為君親而有過此其所為易辭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

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孔氏曰禮主於敬故恭近禮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

仁言語信實故近情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所

引詩大雅抑之篇結上文恭近禮也鄭氏曰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馬氏曰恭則不侮人禮也而未盡禮之

道故近禮儉則不奪人仁也而未盡仁之道故近仁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則不欺於物情也而未盡情之道故近情猶言實也  
中以恭儉信為守而行之以敬讓故雖有過其不甚矣  
恭而不與相競故寡過物之所以不可信以其虛也有  
其實則可信儉則寡於欲而易以處故易容方氏曰得  
則為宮矣則為過過之不甚猶其失之鮮故始言過終  
言又言矣呂氏曰溫溫恭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君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  
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  
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  
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定  
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曰唯君子能之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人愧人謂  
罪咎之聖人之制行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  
愧耻其言乃行也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  
呂氏曰君子固賢於眾人矣君子之所能眾人必有不  
能者矣使眾人做己之所能則病矣使眾人自彰其不  
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  
之所能行者為之法所以為達道也張子曰制行以已  
非以用手人孔氏曰朋友以極之謂相勉勵以極致於  
道也自禮以節之以下所以欲民之專心壹意於善道

也。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耻，彼自愧也。」

要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雉鷄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

稱其服象上需切雞音

鄭氏曰：遂猶成也。無其行謂不行其德。孔氏曰：實猶充也。遂曰：此言服必有其容，容必有其辭，辭必有其德，以

二是故發語端。第二是故又添行字，謂必行之於外，而

后德可見也。是故至引詩，但言服必有容一事，後

亦猶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

耕，采芻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或音強

杜音巨也

呂氏曰：所謂義者，不可以不事事也。雖天子必有事焉，

况於諸侯乎？應氏曰：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

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孔氏曰：天子事上帝，諸侯事

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天下。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

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



之樹也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則用以灌也若不和鬱  
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  
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事上帝其氏講義曰黃賤皆  
有事於天下乃君子之所謂義也天子親耕藉田爲絜  
盛以充簠簋爲秬鬯以實尊彝天子之所以自致者如  
此爲諸侯者所以竭勤勞駿奔走以輔事天子也天子  
所以事上帝卽諸侯所以事天子其義一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投仁信讓以求投禮不自  
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  
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樛樛猗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  
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句利切爲音誦  
施以故切與音餘

鄭氏曰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爲  
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言不易道微祿利也樂易之君  
子其求福脩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以要之方四方  
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孔氏曰恭敬節儉以求爲仁  
信實退讓以求爲禮不問利祿得之與失恒行其是不

苟易其道也莫莫焉此早麓之詩又引大明之詩以證上求福不回也某氏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可以求從事於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可以求從事於禮方氏曰恭儉可為仁之用信讓可為禮之用故以役曰求役者求仁禮之役也事雖為人所尚己未嘗自尚之也身雖為人所尊己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非貪位也寡於欲非慕祿也讓於賢非事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為此者宜它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此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君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無道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為臣有事君之小心而天子又薦之於天唯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有君民之大德天子不薦之於天惟文王周公為有義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求福不回義也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命也君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即以宣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章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謚者

鄭氏曰謚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爲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宣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爲謚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耻也卑循也過行不復循行猶不貳過也自卑而民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之德也孔氏曰列生時之行迹作謚以尊敬生

前之聲名傳於後世也大謚大德不欲行過於名不自誇大其所爲之事不自加尚其所爲之功所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張子曰節以宣惠惠字必是古德字方氏曰生有名死有謚有謚則諱其名矣故曰謚以尊名公叔文子之子請謚而曰請所以易其名是矣謚以誅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有不勝言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故曰節以宣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宣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則名不浮於行矣解問過情君子耻之自大自尚者迹於爲故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人之過也多過於薄况過而



不改乎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蔽人之善官人之功是  
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  
卑之道也楊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  
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  
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焉世  
之功也其為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  
以為功自謂便人是事之人而已鄭氏曰厥業也言后  
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

業也孔氏曰上言君取名傳於行故以君稱之自謂  
便於稼穡之人故實行過於虛名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  
父母凱以德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戚壯  
而安孝慈而教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  
為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鄭氏曰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呂氏

曰此言君子之仁兼乎尊親先儒訓凱為樂弟為易此  
云彊教之悅安之宜若有異詩有凱風周宮王師大猷  
則泰凱樂左氏傳高陽氏有才子謂之八愷凱風鼓動

長養之恩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謂之才子則性和而有才者也皆有威彊之意故訓彊兄弟之弟孝弟之弟時順也有說下之道故訓悅彊教之者以道樂之如俠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託安之者得其心之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悅安也毋荒則有教矣有禮彊教也親則悅矣威莊彊教也安則悅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彊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毋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神而不親

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兼有者鄭氏曰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勸是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孔氏曰下謂下賤之父主義故於下分別母主恩愛而已呂氏曰尊親之義白父母而推之當其彊教也則不純以恩故賢則親之無能則一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尊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民狎而說之火者民望而



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地近人可得而履天遠人不可階而升此天地尊親之異也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也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私也此人鬼尊親之異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敝

遠去聲慙伊容切

鄭氏曰夏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也敝謂政教

衰失之時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殷人先鬼後禮

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擊交接相施

予也以本怙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

於刑罰苟勝免而無耻也周賞罰用爵列以尊卑為差

孔氏曰夏尊命謂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樂事勸功

也夏尚仁恩民承寬裕及其衰末猶有先世遺風蠢蠢

謂情不澆詭驕野質朴不競文華如淳外時也殷代尚

虛無故其敝不安靜鄭注怙也習也周人尚禮往來

施會之事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



辭而無慙愧共相賊害而國教以其禮失於煩致然也  
呂氏曰凡尊之遺鬼也神也威也罰也凡親之道人也  
命也禮也極也實也施也所尊所先者其尚也所遠所  
後者其不尚也義尚忠忠者奉上故尊命殷尚質質者  
不欺故尊神周尚文文者多儀故尊禮遠鬼神而近人  
者謂外宗廟而內朝廷修蒸嘗而畧盟詛也先鬼而後  
禮者謂外朝廷而內宗廟先盟詛而後祭享也賞罰用  
爵列者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  
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雖至於文亦人情之近  
厚者所以親而不尊也先王之政苟無道以救之其未  
也不能無如清之末至於隆和之末至於不極也忠  
之政使民近人而已不求其所不能知勸於為善而已  
不責其所不能尚及其末也人不知進於學故守其顯  
蒙不困於刑罰故不為詐諉其民則蠢而愚其風則蠢  
而野其事則朴而不文也喬高大也如厥木為喬之喬  
妄自高大而無文乃蠢愚之風也不必音為驕也忠之  
敬至於愚而野故殷人尊神而救之民知敬於鬼神則  
莫非誠也誠則質矣尊神者使知敬於幽先罰者使知  
敬於明而已及其末也求神於虛無不可知之域則茫  
然不知其所安畏威於無所措手足之地則不知禮義

之可貴故其民動而不靜其俗勝而無耻也質之敵高  
鬼而遠人至於勝而無耻故周人尊禮以救之禮人文  
也人文之者則上下有等親疏有辨及其末也溺於文  
而不求其實徇於末而不反其本故其事則利而巧近  
人故荀利尚文故巧也其俗則文而不慙文勝質而不  
知義也其民則賊而敵不反其本故賊於其末不求其  
實故敵於虛文也方氏曰近人而忠夏周所同夏之近  
人本乎尊命命之所制者簡故敵則喬而野周之近人  
本乎尊禮禮之所飾者煩故敵則文而不慙虛陵胡氏  
曰緯說云夏以忠其失野故野蕞若敵殷以殺其失鬼  
則復始此終說也三代皆忠三代皆敵二代皆文夏尊  
命殷尊神周尊禮所尊不同者時也雖各有敵而道未  
常不同先儒指禮為朝廷則周人尊禮亦指朝廷乎宗  
廟朝廷無非禮也澄曰尊猶尚也所尚者命令謂教詔  
其民與之昵近如一家父子然喬如癡子狎習父母之  
愛而驕也喬愚喬皆內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矜  
飾所尚者鬼神敬畏先靈嚴肅過於恩愛蕩謂馳心於  
幽冥不靜謂不敢自安所尚者禮義禮有節度儀文而  
尚往來施報其心雖忠而殺於夏其心雖敵而殺於殷

蓋外有文飾則與直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敬謂雖貨財筋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己亦敬於虛文而不自反也

○子曰夏遠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辭刑罰窮

矣

敬於禮切

鄭氏曰未瀆辭者謂時王不高辭民不怨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寬黃執輕也獲民言承殷難變之敬也

賞辭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孔氏曰未厭其親言民

無困若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未瀆神謂祭祀有時

未瀆神也言未瀆辭具於禮辭矣敬言未瀆禮則

瀆禮矣周言未瀆神則周兼瀆神矣呂氏曰夏尚忠志

者以行不以言故未瀆辭不求備者不責人之善故政

令簡不大望者不竭人之忠故貢賦輕此民所以易從

而未厭其親也忠之俗衰行雖脩猶不足以使人信故

殷始瀆辭瀆者再三告之如盤庚三篇是也然殷尚質

雖辭之瀆而尚未以繁縟之文治之故未瀆禮責人之

信已必從而後已所以求備於民也質之俗衰辭雖瀆

未足以取信於民故周始瀆禮分致其辨文致其詳責

又也嚴教人以敬故禮先於祭祀至敬而不祈則未瀆

神三周末信誼盟事祈禱瀆神矣羣民驅之於善從之  
有爵賞不從有刑罰故爵賞刑罰窮矣澄曰夏雖尊命  
而未有言辭之強聒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十字釋  
上不求備三字殷雖尊神而未有禮文之繁飾周尊禮  
則羣民以其所不能行矣雖敬事鬼神而能遠之則猶  
未瀆神也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為急殷先刑罰以懲  
人之惡為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  
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矣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政  
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敬勝切

孔氏曰虞夏政寬殷周文煩濼與也鄭氏曰勝猶任也  
殷周種文民無耻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呂氏曰質  
者責人也畧故寡怨於民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  
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敬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  
周之質不勝其文勝切

鄭氏曰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孔氏曰  
至謂至極虞夏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不勝其質  
殷雖有其質亦質少而文多故不勝其文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不可及也已矣若人下

生無私死不辱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憚怛之愛有忠利之  
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  
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由  
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虛帝其孰能如此乎禮七歲  
刑四日

達切

鄭氏曰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也耻費不為  
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果也德所  
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  
入也孔氏曰生無私言序爵必以德子愛於民如父母  
愛子也君子謂虞朝之臣君室臣賢由舜而然也甫刑  
今書以明堯德記者分以終舜德也孔氏曰堯湯舜禹  
民無能名舜事堯者也治民之道可得而言故言治者  
稱舜而不及堯也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  
不免一偏若虞帝則有母之親故有憚怛之愛有父之  
尊故有忠利之教愛則能安教則知敬親則愛尊則廣  
也富而有禮者節於物義也惠而能散者周於物仁也  
富而有禮故耻費忍用之不以道也惠而能散故輕實  
蓋不必藏於己也愛之至則必忠忠至于犯則不敬敬  
之至則有義一以義斷或入於不煩則不愛敬主於別  
別則文文煩則不靜愛主於恩恩則寬寬而踰則無辨

天下敬之則德威也天下愛之則德明也澄曰社費不  
侈用也輕實不貪財也澄按坊記表記緇衣三篇蓋一  
手所記坊記三十九章緇衣二十四章每章皆稱子云  
子曰首章獨稱子言之表記一篇稱子言之者八蓋以  
五十三章分為七段每一段之首又稱子言之自第二  
十六章至此凡六章為第五段此章雖居第五段之終  
然以其言虞帝之德故特大其事而再稱子言之俾異  
於前四段後二段也

○子言之事君先實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  
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矣  
真氏曰實許也虛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誠實其言乃  
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  
不負於事不信曰誣孔氏曰成其信者先謀後見成其  
言之信實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罔也方氏曰先實  
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  
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言故足以成其信臣  
能任責則非尸祿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  
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  
言益寡而已應氏曰資馮藉也古之君子其經世之學  
皆豫足於胸中至其事君則前定之規摹先形於言以

為藉手而委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身以求售如言  
之自靖自獻故受命而無所愧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言

鄭氏曰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謂  
君受之利祿賞也大祿小祿言臣受祿各用其德能也  
孔氏曰小言受大祿則臣濫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  
薄德也張子曰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  
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

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孔氏曰所引小明斷章

取義明非善人不與之友也呂氏曰上達者進李高明

知耻其君不及免舜非免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者也

不達者趨乎汙下如謂吾君不能達君之惡者也尚辭

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自者所由以為主者親近臣

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為主主難疽與侍人瘠環非

其人而自之也三者皆枉已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讎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孔氏曰與君疏遠強欲諫爭是諂入望欲自達祭祀之  
尸無言辭而受享祭近臣不諫如尸之受利也呂氏曰  
非其職而諫以求自達故曰調有言責而不諫則曠官  
懷棧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方氏曰遠而諫似忠而  
非忠祇以為諂耳近而不諫似慎而非慎祇以為利耳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鄭氏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宰冢宰也主治百官孔  
氏曰邇臣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贊於君以調和其事  
大臣謂二伯州牧亦冢宰但冢宰居中故言正百官  
耳葉氏曰邇臣三公四輔也有所可有所否故守和冢  
宰天官也冢宰置副自出故正百官大臣牧伯也諸  
侯藩衛所自出故慮四方應氏曰其序先君德而後朝  
廷充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陳謂言其過於外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孔氏  
曰瑕不謂矣言何不以事告陳於君也方氏曰陳善聞  
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  
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從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諫  
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澄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

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鄭氏曰亂謂賢者不列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謂

主人之擇已也退速者謂君子之倦也呂氏曰所謂位

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所謂亂賢不肖倒置

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戢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鄭氏曰違猶去也利祿者貪食祿也臣以道去君至

亦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者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絕君子所耻延平周氏曰違以禮所以

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方氏曰慎始朔而後集敬終不

為苟去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侮為亂

○鄭氏曰亂謂違廢事君之禮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

所操以御臣之具也亂者違乎禮義也理義人心所同

然若君臣父子所以保天下國家也臣之事君

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



其志君以我為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

六者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義理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乃曰切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已志

也執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

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言臣與仕而去不履事君也孔

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辟卑

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己之才也終事謂事其也既本

非己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

是臣行之高厚也引易蠱卦上九文辭以證終事而退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

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呂氏曰

此篇言亂者有二易進而難退則亂亂於賢不肖者也

不可使為亂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

亂於名實者也得志者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



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  
慎慮而從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  
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執慮而從之  
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仕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  
而不去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  
執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所以自免而不累乎  
上故曰臣之厚也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  
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  
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執慮以從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政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謂士命切

謂士命切

無良我以為君謂士命切  
鄭氏曰唯當為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  
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委委貴  
貴爭鬪惡貌良善也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報君  
之出命不可不慎呂氏曰君之命出乎禮義則為順為  
臣者將不令而行君之命不出於禮義則為逆為臣者  
雖令不從矣此逆命順命之異詩刺衛君無德國人恥  
以為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方氏曰由  
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止以士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

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劉氏曰注曰唯當作雖非也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也皆有制之已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命于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胡氏曰順命言避于汝志也逆命言逆于汝志也先儒謂逆命為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踴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盍言孔甘亂是用醴

行去聲 附錄音韻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饋進也孔氏曰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榦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引詩證小人甘以壞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浮華則唯虛

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  
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  
已呂氏曰枝葉者輪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  
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  
文也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實問所費於後者而不能  
時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備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  
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耻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  
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悅人  
誠如水淡而可以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同此交之所  
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悅而不  
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以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  
取悅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  
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  
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

矣於我歸說

譽音余衣之於此切食之  
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切

鄭氏曰譽繩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

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孔氏曰繩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藩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協音吳也然音以晏於謀切

鄭氏曰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孔氏曰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入所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發也與與余

孔氏曰色親人謂以虛偽善色許觀於人也情疏貌親內外乖異心不誠實怕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方氏曰貌雖親而情實疏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巧謂順而說也孔氏曰欲和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應氏曰情之所蘊必盡誠辭之所發必中節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巧君子乎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

不敢以其私殺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  
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  
呂氏曰郊所以事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  
牲而養之不敢必期物也是乃不敢以私殺事之也日  
月者如冬至至圓立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祀地祇  
四時迎氣用四立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於它祭祀  
之當卜日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  
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日既卜之吉則不可違故  
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敢也記曰大饗  
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至之日至之春分也  
皆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

○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  
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齋戒是以無  
咎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徐者金濟音  
宋風音風

鄭氏曰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大神有常持常日  
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  
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牲猶純也方  
氏曰牲牲天產稟感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奉於物則  
看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奉事物雖盡苟或有違



於奠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  
允王之於祭事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  
牲也違筮筮而百姓怨者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  
神有害則百姓有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曰害百姓有  
休戚故曰怨石林葉氏曰無害於鬼神祭則受福無怨  
乎百姓得其驪心故先鬼神而後百姓者亦以祭祀為

主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光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易以賦切  
詩說切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富也

呂氏曰后稷之祀雖力以供養庶無非誠信故易富也

其祀也永無罪悔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  
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其祿及子孫方以  
曰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  
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祀故  
其祿及子孫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

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  
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

一年歲製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它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官室欲改易者得卜之可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達國之處吉則宮廟吉可知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襲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故魯人云國之大事先春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可不謂全無筮也呂氏曰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火人之器張子曰諸侯適它國唯寢寢而已不下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為常故不下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廢於上長切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上不瀆於民下不廢於上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孔氏曰冠昏亦不用燕器左傳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饗之禮行之是也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至也敬則用祭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卮匱之屬是也不廢日月者事

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觀宗遇一日之有朝夕  
不敢廢也不違靈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  
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  
之日而犯者它祀之卜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  
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  
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雜教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篇中有好  
賢如繩水之言故以是名篇

子曰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刑不煩矣

易以  
切以

鄭氏曰言君不肯虐臣無私心則刑可以措孔氏曰告  
之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  
易易也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且事者好信  
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  
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犯者莫之  
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觀宗遇一日之有朝夕  
不敢廢也不違靈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  
筮而後進也事天地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其有素定  
之日而犯者它祀之卜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  
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  
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右記汎論之辭凡五十三節

雜教第三十三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呂氏曰篇中有好  
賢如繩水之言故以是名篇

子曰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刑不煩矣

易以  
切以

鄭氏曰言君不肯虐臣無私心則刑可以措孔氏曰告  
之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  
易易也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且事者好信  
故也易知者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  
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犯者莫之  
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慝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變呼報切惡上為惡切

下如字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緇衣好賢之甚巷伯惡惡之甚爵不瀆者不輕爵人試用也咸首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也孔氏曰清澁也履惡也呂氏曰雖巧善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肯不勸雖惡惡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起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不必刑罰之施用而民畏服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刑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夫音扶孫音遜

鄭氏曰格來也逃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書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

世業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矜心格  
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本也強其必從故有遜心遜  
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  
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治也所謂  
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  
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

齊下  
至去聲

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  
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  
所令行之雖入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民  
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景端  
表枉而景枉也故謂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  
孚下土之式

鄭氏曰遂猶達也言百姓效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孚  
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事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  
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



四國順之

長知兩切後同  
說音悅格音角

鄒氏曰章明也真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  
措大也直也孔氏曰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  
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自  
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悅樂其上矣呂氏曰章志者  
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  
所教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  
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己以  
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

○子曰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  
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情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言者

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彌正  
不愆于儀綍音弗儀音尚切行而行  
不愆下孟切儀同音怒

鄭氏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游猶浮也

不可用之言也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  
行相應也淑善也僂過也言善慎汝之容止不可過於  
禮之威儀也孔氏曰王者出言下所做之其事漸大不  
可不慎綸蠶於絲綍蠶於綸按漢百官表鄉有秩嗇夫  
掌獄訟張華云綸如宛轉繩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游  
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澄曰綸以絲合為小繩可用

以鈞呂氏曰如絲如綸如紵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  
綸綬也大於絲矣紵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也  
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惡爲實  
之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  
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言不高於行  
言之必可行也行不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詩言善  
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  
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啟

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緇則止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攷也議也語善言也緇熙皆明  
也澄曰道人謂吾所言者始傳言之也禁人謂吾所不  
行者不得行之也言以道人故不敢輕言而必慮其所  
終行以禁人故不敢輕行而必稽其所蔽不輕言以道  
之則民謹於言矣不輕行以禁之則民慎於行矣出話  
言也威儀行也啟止言文王於言於行無一不說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從七出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馬氏曰處人之二其衣服容貌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天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告

鄭氏曰志猶知也言當為告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

貌則知其情可述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叙而知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無二

三也可望而知者不言而論也可述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論下有隱

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况於志乎

○子曰有國者章義履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禮丁但切後以共音卷

鄭氏曰章明也癘病也孔氏曰有善以寬章明之有惡以刑癘病之呂氏曰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所以示民厚

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理義民情所以不貳也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民德壹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



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儼行不重  
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  
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坏好惡並如字  
又去聲嚴註

法駕義行如字敦音  
恭叩其恭切

孔氏曰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  
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  
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鄭氏曰儼  
當為義言臣義事則行也上帝前君也板板辟也卒蓋  
也瘵病也此君使民感之詩匪非也中勞也言臣不虛  
於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胡氏曰  
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其君勞於聽察故君  
常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疆君以所難知難行之事案  
氏曰上以謫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感下以毒罔上  
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  
無感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襲刑而輕爵祿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  
曰播刑之不迪桑忠列切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  
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刑罰加於無罪之

人不足恥其為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教不成也孔氏  
曰賞罰不可輕褻康誥云刑罰必敬而明之用刑戒羣  
臣言所監者皆是伯夷市刑之道引之證重刑之義鄭  
氏曰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  
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政已行教已成天下  
曉然知善惡之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  
之刑罰曉然知惡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  
賞而不足勸加以刑罰而不足恥蓋不知善惡之所在  
故也當此之時為上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  
先之也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也陳氏曰政不行  
教不成失其本而區區於爵祿刑罰之末則不足以勸  
其為善輕爵以千人猶無益也不足以恥其為惡褻刑  
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  
其察不可褻刑之意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  
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洽而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  
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  
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適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  
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

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比世志切毋音無  
葉舒涉切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名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言曰願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夫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孔氏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當貴也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

上相親此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

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呂氏曰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止於君則君之蔽不足於臣徒當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大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

存焉民之所望以為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通臣窺  
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為道不隕則風俗壞矣  
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  
疾其若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  
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以證此一事  
長樂陳氏曰大臣權重常見謀於小臣小臣之謀得行  
則大臣退故怨近臣所親任常見言於遠臣遠臣之言  
或聽則遠臣疏故疾外臣遠於王易為內臣所圖矣內  
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蔽謀者必  
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闢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  
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掩蔽之  
可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勢足以圖之故於小大  
二謀內外言圖恐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死之深也故  
於大臣言恐通臣言政方氏曰大臣者君之所尊待之  
不可不敬通臣者君之所親擇之不可不慎焉民曰民  
之表者人之所資以為正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石林  
葉氏曰大臣牧伯也與之計議未定不可以小謀敗之  
近臣四輔三公也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  
之外臣諸侯也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  
內窺圖之蓋任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

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  
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山陰陸氏曰變夫人言石登  
是時徐楚亦借播后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  
是以頌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  
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夫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  
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  
堅固亦不我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孔氏

言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  
者具民傲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致教所以煩亂

也所引詩書證不親其所賢也方氏曰人失其所親信

而民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祇所以為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言在其所

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仰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

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附於人而有鄙心可敬

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

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允命曰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中

作孽可遠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夫昔狄易去聲費芳貴切先言終孽魚列切也乎亂切天見天

謂作先如去聲

鄭氏曰皆在其所窺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水迫人故或泳之游之棄愛而無戒心以取溺焉費猶患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慎所可藝乃不溺矣越之為言蹙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壓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王田憊之地者也機弩牙也覆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會野已引機機謂機牙也參相得乃復釋弦發矢為攻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究命允當為說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違猶避也逶逃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呂氏曰小人謂民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覆沒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棄之也水至乘之物民狎而說之則雖巨川

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德為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蒸易狎難親豈德之謂邪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則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違而已不費而煩於已則費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于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貴者之所易也唯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惟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耻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馬氏曰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誠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白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棄國成不自為止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音牙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



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孔氏曰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清釐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逸詩也鄭氏曰誰能束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兼行之不自以所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也邾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口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陳氏曰為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正天下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曰誰能束國成不能束國成其政出多門而不自亂政矣政多門則多事百姓所以勞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為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鄭氏曰類謂比式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長樂陳氏曰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身不正則動皆反常其刑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不信則德二三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知如字

孔氏曰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須有微驗行須有法式一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質而守之親之略而行之皆謂體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君陳成土戒君陳之言詩曹風鵲鳩之篇證為政須齊一也呂氏曰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擅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也謙之者問學不厭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善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

仇正注論  
爲匹

鄭氏曰正當爲匹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微利其友無常也仇匹也孔氏曰此明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爲匹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

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為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感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詩斷章以好人為匹也呂氏曰先儒以正為匹只作正字亦可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陳氏曰君子取友必端故能好其正小人其交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君子好之小人毒之道相異也鄉也方也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通者信而不惑遠者亦信而不疑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

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孔氏曰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是惡惡不著如此者是貪利之人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僻之物是為不歸於德孔氏曰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也澄曰言雖有私惠之恩惠而不歸於德行則君子不肯以身留於此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載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射音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載謂載也敝敗

衣也衣式在內新時不身孔氏曰人言行必慎其月絲

也呂氏曰登車而有所禮則憑式有式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有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敝計後澄曰此言君子之學先必有其聲後必有其成乃為有其實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笑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

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行從則行並去聲寡音願又如字與音辭周田觀注讀爲制申勸今讀爲

勸用申

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爲願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

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展誠也奭召公名尚書

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爲制申勸寧王今博士讀爲厥

亂勸寧王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

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孔

氏曰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

隨於後更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

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呂氏曰飾言

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

不可言陸氏曰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

虛美隱惡不得也馬氏曰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

故敏行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

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之小不敢大惡之大不

敢小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策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

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  
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伯

婦人吉夫子凶

悅恒音貞

孔氏曰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

而況於凡人乎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爻不  
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告猶猶道也龜厭之不告以言  
凶之道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母與惡德之人也民符  
立以為正言放效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  
神也惡德之人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純或為煩若猶  
悔也偵問也問正於人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  
尚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執事元以問正為常婦是亦猶

恒之人也呂氏曰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我誠虛

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讀曰求之

其可得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所以說

命之文與書不同又引恒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

亦衍文澄曰為卜筮謂為卜筮之人與論語作巫醫意

同夫卜筮小技爾者龜無情此以誠感彼自靈應能知

其理斯可使為其事無恒之人雜念不誠雖叩不驗故

不可使龜筮無情而易知者尚不能知況人有情而難

知也則豈可使無恒之人為治人之事乎引詩證夫子

之言謂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吉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為是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祭祀則為不敬蓋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一故難以事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婦人惟酒食是議其職有恒懷不恒其職則出而或有代其承進膳羞者矣故必能恒其飲食之事而正主之則為不失婦職而吉夫子凶者天子非以主飲食為恒者也引書易又廣夫子所以不取無恒者之義

右記汎論之辭凡二十五條

儒行第三十四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明以儒行記

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十五條

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

則夫子自謂也呂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

對因問儒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

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

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

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

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

之言謂龜亦厭此無恒者而不以吉凶告之惡德無恒者也純作煩為是謂無恒之人行事煩雜以之為祭祀則為不敬蓋事煩雜則心惑亂而不誠一故難以事神也德謂婦人主中饋飲食婦人惟酒食是議其職有恒懷不恒其職則出而或有代其承進膳羞者矣故必能恒其飲食之事而正主之則為不失婦職而吉夫子凶者天子非以主飲食為恒者也引書易又廣夫子所以不取無恒者之義

右記汎論之辭凡二十五條

儒行第三十四

孔氏曰夫子自衛反魯哀公館於孔子明以儒行記

者錄之以為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十五條

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則明聖人之儒其十七條

則夫子自謂也呂氏曰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

對因問儒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誠

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一出於

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

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似與

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



有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  
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此先儒所以  
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去之  
學也傳其服也鄉立不知僂服其音餘少徒照切衣逢於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

同疑為儒服而問之也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

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

為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

謂鄉言不知僂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僂乃今問其服庶

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孔氏曰臣朝於君應着

朝服而着常服者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

故衣冠異也掖謂肘掖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

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朝祭之

服必者衮不禪也孔子着依尋常侈袂之服則哀公無

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明之夫子

着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縫掖是大

袂深衣也呂氏曰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

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



人也故曰其服也鄉方氏曰學也博無狹其所居也其服也鄉不忘其所本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行下孟切後以意求之不再音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

掌擯相更之者為父將倦使之相代孔氏曰孔子答言

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說則不能盡事若委細悉說

之則乃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者若不代

僕則未可盡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孳學以

待時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

階所在如主方氏曰命席與之坐也侍侍坐對之也席

所以藉物由禮謂執玉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

上故謂之席上晏氏曰君子比德於玉故稱珍方其歲

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於席上

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在日出之前於此

而學是先眾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在日入之後於

此而學是後眾人而未息也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

夜孳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侍聘待問懷



六信則其言有物力行則其行有常二者有在道而故  
云待舉待取雖有為師為臣之道而未嘗屈道以伸身  
必待彼之聘問舉取然後徐起而應之故曰自立呂氏  
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  
上而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彊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奉  
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  
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  
恃者人必取之此四者之別孔氏曰如此者言如此在  
上諸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慍小讓如傷大則威小  
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  
者

易以政切下陰  
易同粥章六切

鄭氏曰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愾也  
如威如愧如有所畏孔氏曰儒者所服衣冠在常人中  
不自異也人以大物與己已讓此大物辭貌寬緩如傲  
慢然讓小物如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言儒不以利動  
也如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柔弱專愚之狀鄭  
注愾愾急切之意呂氏曰衣冠中謂其服也鄉不異於  
衆不流於俗動作慎則非禮勿履辭其大者若自尊以  
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

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專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  
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翔而後集非義則不就所  
以難進色斯舉矣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以易  
退其容貌如此非容貌之可貴德可貴而已張子曰衣  
冠中讀為之仲反謂衣冠中於禮也事有大小如讓位  
讓國是大讓也誠然而讓如湯之讓天下豈為飾而已  
直是不受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  
偽為之以為儀耳未必實讓晏子曰衣冠中者中於禮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也動作慎者慎於事非先王之  
德行不敢行也大讓者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  
視故如慢如廢小讓者觴酒豆肉讓而受應杜席之士  
讓而就賤故如愧難進者進以禮也禮主於敬故  
三揖而進不亦難乎伊尹之三聘是已易退者退以義  
也義主於斷故一辭而退不亦易乎仲尼之不脫冕是  
已足皆動容周旋而可見者故曰容貌陸氏曰大則小  
則稍言大讓小讓讀如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則澆曰  
則謂守法不踰闕也於事之大者如有所畏而不敢為  
於事之小者如有所耻而不肯為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  
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



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著側皆切  
難乃口切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  
遠聞訟孔氏曰塗路也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  
避險阻以利己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此世人所競惟  
儒者讓而不爭也張子曰居處齊難齊者齊莊難者恭  
慎也其難其慎必先信思可信則言是先信也行必中  
正乃可行諸後是皆備豫之道也陸氏曰難猶戒也洗  
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曰居處齊難者端莊而不改易  
坐起恭敬者謹飭而不敢慢言必先信者無妄言行必  
中正者無詖行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不以地利便已  
而移害於人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者不以天道適己而  
移乖於人愛其死者非樂壽而哀夭也蓋將以俟天之  
時故曰有待養其身者非豐已而忘物也蓋將以行己  
之道故曰有為方氏曰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  
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  
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  
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  
為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為之豫故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  
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

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  
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高許六切

見賢也切

鄭氏曰析采也立義以為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  
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為貨孔氏曰儒懷忠信而  
與人交不貪金玉而與人競人則親而近之積積聚財  
物也非道之世則不任是難得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  
無義則去是難畜也胡氏曰立義以為土地非義不處  
也故君子里仁而處義晏氏曰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六  
金玉土地多積與夫棗利皆財也衆人之近人以此而  
已儒者之近人則異於是方氏曰衆人之近人也或以  
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

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二

儒有委之以貨財澆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  
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也鼎不  
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小斷其  
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於廉切樂五舉切好

程程俱縛切搏

子

也

也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會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  
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  
猛引重不量力也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

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  
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孔氏曰蟲鳥獸通名以脚取之  
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攫搏引鼎喻儒者見艱難之  
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挺特而立有異於衆之事  
方氏曰貨財也樂好也人之所利者見利而拘則虧其  
義矣不虧其義是不徇利也衆言人之多兵言器之利  
見死而懼則更其守矣不更其守是不懼死也不程勇  
以况懦者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也不程其力以况儒  
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  
後也爲其動足以當理而未嘗悔來者不豫非有所恐  
而不防也爲其積足以應變而不必豫備過言不免乎  
出一之爲甚矧可貳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知詎  
可窮乎威無所存人不能斷而絕之謀有所定已不必  
習而成之凡此非特然而立乎呂氏曰見利不虧其義  
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鷲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性矣其  
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仁之爲器重  
舉者莫能勝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張子曰鷲  
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與勉焉日有孳孳  
不知年數之不及斃而後已同義於問道亦然當事亦

然如子路者亦無愧於此矣過言不再不貳過也流言  
不極極者不更深思極慮也不斷其成讀為剛斷之斷  
不習其謀斷與習皆臨事斷習也不斷不習言感常者  
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此所謂能特立者也晏氏曰  
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勇吾則子程計其勇  
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為有力吾則不程計其  
力先儒謂儒者遇鷩鷩即攬搏之見重鼎即引之不程  
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胡氏曰鷩鷩  
攬搏雖猛引重鼎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迫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  
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滯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鄭氏曰淫謂傾邪恣滋味為滯孔氏曰儒性剛儉飲食  
常質呂氏曰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  
不畏故可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滯也滯  
濃厚也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此一句疑尚氣  
好勝之言於義理不合而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為聞過  
而改也何謂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笑自待則不  
可也子路聞過則喜苟有過失雖怨罵且將受之况面  
數乎方氏曰微辯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斥指之也居處



不淫飲食不溥而以為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溥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則

儒介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冑冑兜鍪也干櫓小盾大盾也孔子曰甲冑

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謂有忠信

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

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改其志操迥然自成立也與前

自立文同意異彼謂強學力行而自脩立此謂獨懷仁

義忠信也呂氏曰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

干櫓可以禦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節所以自信者為

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

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

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

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論其仕有如此者

此者審音

鄭氏曰宮謂墻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

雉單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甕牖為之如圭矣

井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谷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墻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官環謂周廻也東西南北准一者單門於門達戶謂編達為戶又以達寒門謂之達戶寃窟窓圓如窺口又云以敗窺口為耀易衣謂史相衣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君惠答而用其言已則竭力不敢猜疑言而君不用則靜默不敢諂媚求進此明儒者仕官能自執其操也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將乎為貧食其力以才免死而已故為貧者非事道者不為貧二者不可亂也居之竟伸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胡氏曰稽雅考也溼曰雅將如云尚且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舉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為行下  
五如

鄭氏曰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時也上通謂仕道達於君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美忠信法和柔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為道不遠人孔氏曰淫謂傾邪人有忠信則已美之人和柔則已法之見賢思齊是慕賢洗愛一切是

容眾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芒也毀已之圭角與瓦礫而相合謂屈已同凡呂氏曰學不已故不窮德可久故不倦窮不失義故不淫達不動心故不困以忠信為美以優游之事為已法黜方瓦合與物同也陶者之為瓦必圓而剖分之故分之則瓦合之則圓而不失其瓦之質謂之瓦合方氏曰不淫言節有守而不至於過不困言財有餘而不至於乏禮之體則貴節禮之用則貴和不言體之節止言用之和者主寬裕言之故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陋養之至不足窮至于是而不悔所守之篤也上之答不答繫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屈蓋事道不為貧也上苟不知則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不輕進以求合也蓋為貧者非事道也君不知而自獻其身君不問而自告其謀枉尋直尺彊聒而不舍諂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必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推音家推昌謹切此志切倍音申思息詞切

鄭氏曰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舉事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猶圖也孔氏曰措法式也雖危起居雖比黨之民共危之而行事舉動能終伸已之志謀不變易也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於人也呂氏曰尚友於古人爲法於後世知之事也身可危志不可奪義之事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仁之事也葉氏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古人與稽也適弗達世而援推者尺也纒誦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如此者

孔氏曰稱舉也不辟親若祁奚舉子不辟怨若祁奚舉讎儒者欲舉人必程效其功積累其事知其賢乃推而進達之不求望其報也輔助其君使君得其志意所欲此推賢達士唯苟在利益國家不自求富貴也呂氏曰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論語 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惠慈相死也又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難乃且切 鄭氏曰相先猶相讓也又相待謂其友久在下不升已則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已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

不得志則相致遠也孔氏曰遠相致遠相招致也此儒者任舉同類前謂疏遠者此謂親近者呂氏曰舉賢後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儒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天下之上推賢而後舉樂與同天下之治者也朋友則非特是也必同其好惡故聞善以相告見善以相示必同其憂樂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用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也方氏曰聞善聞善言也見善見善行也所受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授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鹿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禮記卷之四十五  
下五切

孔氏曰澡身謂潔潔其身不潔濁也浴德謂沐浴於德以德自清也鄭氏曰麤猶疏也微也不臨深而為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為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呂氏曰澡身浴德正己也陳言入告言謀也伏者閉而不出之謂靜而正之正救其惡在於未



形也故曰上弗知也麤而翹之者以其事之麤者微發其端而爲之兆兆足以行則進不足以行則去孔子所以未嘗終於三年淹故曰又不急爲也所以事其君者先其未發而止其爲惡先爲之兆以嘗其爲善此衆人所未識也所以治其己者有若無實若虛不自高且自多此衆人所不能也所以行於世者無治亂之異所以接於人者無異同之間一於義理而已此衆人所不爲也蓋特立獨行所以異於衆人者如此陸氏曰陳言而伏者雖微有所陳當伏其言靜而正之上弗知者孟子三見齊宣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也麤而翹之者諒有精有粗婉而微濼之爲精麤而翹發之爲麤孟子曰走不可磯也蓋微切以激之謂之磯也又不可急激也夫如是豈可以遽戢不以彼深故自上臨之以爲高不以彼少故自下加之以爲多晏氏曰漂潔其身而不汚於世俗浴清其德而不汨於嗜慾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世治則人務進以求利吾則未嘗妄動故曰不輕世亂則皆自屈以避害雖未嘗變節故曰不沮儒行一篇兩言自立者其立不因於人也一言特立者其立能出乎衆也又言特立獨行者其立既能出乎衆而所行又不同乎流俗也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馬氏曰立見於有守行見於有為特猶獨也自立與特立固異矣自立以對人言之也特立以對衆言之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彊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孔氏曰不臣天子不事諸侯是也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鄭氏曰彊毅以與人不苟屈以順之也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八兩曰錙陸氏曰慎靜失之狹吝彊毅失之拒人博學以知句斷博而不能明了者多矣呂氏曰慎靜而尚寬則有度也彊毅以與人則有守也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砥厲廉隅則有節也兼是五者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澄曰服近言如衣服服之而常近身也猶曰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之上句者非馬氏曰服與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之意同方氏曰學雖博苟不知服而行之則亦聖讀而庸行廉猶陸之廉隅猶城之隅皆有分際以况君子之不苟合砥以平之厲以利之則脩治之謂也晏氏曰慎靜而寬者仁彊毅與人者義博學知服者智膺本文末於文章近之而已不以文勝質也砥厲者以石治金之事於廉隅而砥厲者磨礪而成

君子之器外有備成之文內有脩潔之行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為臣詘道而入仕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

如此者

樂音洛厭於難切行下孟切

孔氏曰方法也經營道義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並立謂同仕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譖毀之已則不信也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朋友所為與已同則進而從之不與已同則退而避之以上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蓋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雖或不同無所恠也吳氏曰方言趨向之地術言脩為之業士志於道是志必在於道道不外於志也故始焉合志而趨向者不殊則終焉營道而脩為者一致矣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孫心蓋曰案韓文其行屬上句論語曰聽其言而信其行謂雖聞流言毀其行而已不以其行為信如此也義所以方外以方為本而立其義朋友以義合者也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



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  
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孫音避施始殿切

鄭氏曰此兼上十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氏曰溫良

之性是仁之本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動作必寬裕遜  
接謂遜以接物禮節是外貌言談是文章歌樂是其和  
悅分敬蓄積而振貧窮是仁之恩施也方氏曰溫良得  
於中故以為本敬慎發於外故以為地寬則不迫裕則  
有餘仁無本不立故首以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  
以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作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以  
能有所能則形於外故繼以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  
繼以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以和有所和則其德  
足以利物故繼以施陳氏曰禮樂資仁以立待仁以行  
儒行論儒者十五而以仁與禮樂終焉則成人之道蓋  
於此矣澄曰自敬慎孫接而禮節言談皆仁之所以為  
禮也自溫良寬裕而歌樂分散皆仁之所以為樂也尊  
讓謂其德可尊而能謙讓

儒有不墮獲於貧賤不充誦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亡

不閔有司故曰儒

陳云敏切獲戶郭切誦求切恩胡困切累力篤切

鄭氏曰墮獲困迫矣志之貌充誦喜失節之貌恩猶辱  
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尊吏所

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

穫如木之穫而枯槁不噴穫於貧賤

是貧賤也充則以不能穫也

滿而必溢訕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訕於富貴是富貴不

能滿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恩君王事兄弟

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所以不閉有司不恩君王者不為污吏以取辱君王也

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

不閉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憐於有司也陸氏曰隕不穫也充不訕

也言雖不隕於貧賤亦不穫於貧賤雖不充於富貴亦

不訕於富貴儒者之行始於自立故初一曰自立五事

所以脩身也而脩身自毅始故次二曰容毅曾子曰重

容貌斯遠暴慢矣然亦不可不備豫故三曰備豫備豫

者治己重以周而或失於太嚴嚴則人不親故四曰近

人近人矣又惡其無特操故繼之以特立特立則剛毅

剛毅則自立故繼之以剛毅自立前言於道能自立此

言於事能自立如是而仕可也故繼之以仕仕則不能

無憂故繼之以憂思憂思或失之過故繼之以寬裕夫

欲寬裕豈可以無助為之也故繼之以舉賢接能舉賢

接能不能任之猶不舉不接也故繼之以任舉於任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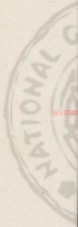
則疑若有待也故繼之以特立獨行知是雖不仕吾弗

愧也故繼之以規爲凡此雖在我也交友之力也故繼之以交友儒行至於此備盡矣守之以讓而已故繼之以尊讓

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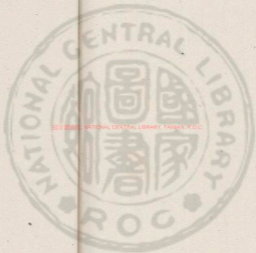
又言

鄭氏曰女之言無也詎病猶取辱也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以禮館之孔氏曰命名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有常人但遭人則謂之儒耳今之爲儒是相恥辱情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之說終沒吾世不整以儒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方氏曰今衆人令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爲人相詬以言相病以行也妄氏曰衆人之命儒也妄爲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取或深疾而相病澄曰鄭氏讀妄爲無固非方氏雖不改讀而以妄屬上句常屬下句亦非妄常猶曰妄庸言今世衆人不識凡名之爲儒者皆妄人常人耳故爲人所輕賤苟名之曰儒是以此名詬病之也終沒吾世亦記者之言而吾哀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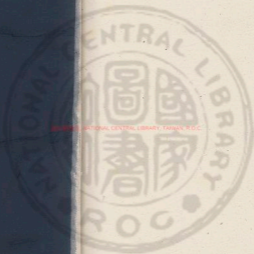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on a slipcase, organized into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style and appears to be a title or a list of contents. The characters are somewhat fad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precisely, but they are arranged in a structured, columnar format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covers.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8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157751



學記第三十五

記古者建學教人之事

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諷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

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謂去聲

發與內則發慮同慮謂心所計畫憲法也求與求仁之

求同善謂性所固有充善之至為良如良知良能良心

之良說與小同聞謂蔽塞聞於人動與論語動之斯和

中庸動則變孟子不誠未有能動之動同謂能感動人

也說如就有道之說就賢謂友善士體如體羣臣之體

謂用人惟己人之有伎若己有之也遠賢之在遠者謂



友天下之善士也。化猶所適者。化之化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學謂設爲學校庠序以教之言。發心之虛而合於法。求性之善而全其良。此能脩己矣。而未能及人也。就賢師友而兼有衆善。則有諸中形諸外。足以感動衆人。而未能使之化也。必有學校庠序之教。開導誘掖薰陶涵養使之耳。濡目滌之深。日漸月漬之久。則民之遷善不期然而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成美俗矣。長樂陳氏曰。動則變。變則化。動之所終爲化。化之所始爲動。朱嘉猷氏曰。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爲善。而無所考德問業。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以教學爲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說音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孔氏曰。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說命而證之。澄曰。治玉曰琢。玉質雖美。然不以玉工琢之。則不能成有用之器。學之爲言效也。道者人倫日用所當行之路。人性所固有。然惟主知之資。生而知之。無所虧欠。大賢已下。知而不編百姓之愚。由而不知。苟非有以教之。使之效乎先覺者。則



不能知人倫日用所當行之道何如也古者建王國天子自君其畿內之民又建侯國命諸侯各君其封內之民其民飽煖逸居而無以教之則近於禽獸故天子諸侯之國皆必建學立師以教其民使之知有理義子游宰小邑猶且以弦歌教民夫子問而子游引昔者所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之語以對蓋教民者使之學而知道也與常也說命所言謂人之爲學念念不忘自始及終當有常而不間斷此引之謂君之教民爲學亦當終始有常而不暫廢也

○雖有若者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充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強上聲又平聲長知強切學學上音效下如字

肴肉未去骨骨肉相雜者學學上學讀作效教也鄭氏曰旨美也學則睹已行之所短教則見已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已也自強脩業不敢倦也學學半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孔氏曰此明教學相益馬氏曰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能自強而興之則進於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

塾音

鄭氏曰術當為遜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  
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  
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氏曰古謂上代也百  
里之內二十五家為閭同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執民  
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里中之有道德仕而  
年老退歸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  
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  
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反亦如之此家有塾也序  
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  
黨學所升也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  
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其比與  
鄰近止五家不必有學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周  
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  
升之士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澄曰鄉飲酒迎賓于庠門  
之外則鄉學亦稱庠不但黨有庠也州長言射于州序  
則州之學亦稱序不但遂有序也黨正言飲酒于序則  
黨之學亦稱為序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  
之地然則曰庠曰序蓋鄉遂州縣黨鄙之學可通稱之

也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為  
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  
四士生斯時不待舍去祭擇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  
閭胥書之孝弟睦嫻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  
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樂治以成其德達其材古  
者教人之功益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  
輕去上着而事遠游行之修跡無所乎考至其謬教則  
以瓊辭餽句為巧詭聖僻說為能非惟無以淑其人抑  
且重斷塞之也朱子曰古者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  
而察其出入春夏耕耘除時肄業其來學也有時既受  
學則退而習於其家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  
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  
說服而遠者懷之比大學之道也記曰蟻子時術之其此  
之謂乎比音彼又備中去聲樂五考  
人音決下同說音悅蟻音蟻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間也離經斷句  
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  
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遠者懷之懷來  
也安也蟻蚍蟬也蚍蟬之子微蟲爾時術蚍蟬之所為



其功乃復成大堉孔氏曰間一歲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之類是也考校於年終考視其業也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蛾子時時學術而成大堉猶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澄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讀經斷句而分別其志之果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致志樂羣者如食而已知其味樂與同

居之羣共講辯之此於三年之歲終察視之情習謂所學經外又能汎及它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親近其師惟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謂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為友此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貢之聞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強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效也若比而教則可化其民使之為賢能而移易其俗人人有十君子之



行也故近而被其教者既皆心說而服遠而聞其風者亦且懷而慕之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勿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

謂乎

宵音消肄以二切禁去聲下同夏古

雞切觀去聲語去聲學不躐等官也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宵雅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比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

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也孫猶恭順也夏楚夏柏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慎悛然後啓發也學不躐等學教也教之長釋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後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澄曰古者始入學必經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誦詩者必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為

君使之事使之肄習蓋教以官事於其始也入學必先擊鼓而後發籥者欲避讓其志而不忽遽也扑作教刑所以收整其威儀也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祠周之前春祭名禘見于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字之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爲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待時祭後乃視學不欲急迫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學也觀示也語告也時復有以示之而弗與之語使之存其心以致思也幼者但聽長者講說不得輒問蓋教之法不可踰越等級也官謂已仕者士謂未仕者已仕者先教之以居官之事未仕者先教之以爲士之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時教謂春夏秋冬四時之教業謂所學之事正業謂春學樂夏學詩秋學禮冬讀書各當其時正所當學之事也退謂進受正業既畢而退也息謂燕閒之時居學謂私居所學之事也非正受業於學官者如下文操縵博依之類是也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

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

操七刀切縵末旦切依藝讀上聲今讀如字與去聲或平聲

學切五



縵亦絲樂之屬蓋燕樂也周官鍾師磬師皆掌縵樂鄭氏以操縵爲雜弄安者便習而無所勉強也弦琴瑟之屬春時學樂八音皆學弦者舉八音之一而言博廣也依謂歌者必依五聲之清濁而高下其音節所謂嚴依求也詩樂歌之辭夏時所學也雜者諸多不一之名服如服勞之服雜服謂在身所行非一端如曲禮三千之威儀皆是禮者經禮三百之節文秋時所學也興如詩六義之興引導於前而興起之也藝猶伎也即操縵博依雜服等藝以退息之居學而言也樂謂心好之而耽玩不厭學即春所學之弦夏所學之詩秋所學之禮也

此謂既受正業而退息之時又有居學之事學操縵則習於調弦學博依則熟於聲歌學雜服則孰於威儀而於弦於詩於禮自然便習而不待勉強矣蓋不興起於居學之藝則生跡澁滯不能耽好正業之學也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充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樂其友音  
游離去聲

藏謂入學受業時藏其身於所學之官若東序若瞽宗若上庠等處也脩謂治其正業息謂退息私居時遊者玩物適情之謂學操縵等藝是也安其學即上文安弦

安詩安禮之安於藏之時脩其業於息之時遊其學則已之獨學獨得者便習無強而安又且益觀其所從之師人之同學同得者歡欣交暢而樂又且益信其所聞之道安其學於親其師之先信其道於樂其友之後則雖已離去師友而所守堅固不復變移也故選謂宅心惟一顧序以進而不傷於迫急務時敏謂專力不二勤勉以求而不失於怠緩如此則其所脩日有新益方來而未已也

○今之教者呻其信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恃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夫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音申佔尺占切  
訊音指數音胡佛

扶弟切  
去如字

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告也及于猶曰至于也數進謂數數進之誠實也才謂所能施施教也求猶音也隱謂暗而不明也恃逆皆謂反逆而不順言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辭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與否也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能行此一事而後教之別為一事是謂盡其材否則是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也不

觀其已知已能而進之以未知未能是其施教於人者  
先後失宜故曰悖不俟其自知自能而強之以必知必  
能是其求責於人者淺深莫辨故曰佛如是則莫能明  
其所受於師之學不願觀其師而反疾其師矣已知已  
行者未能安則苦其難進之以其所未可雖欲益之而  
彼不能知其益也縱使強抑俾終受其業然所知非久  
必又昏忘所行非久必又遺失故曰其去之必速鄭氏  
曰刑猶成也謂教人不成者由此輔氏曰刑猶儀刑之  
刑其教不足爲人之儀刑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  
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廉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孔氏曰逆防於未發之前故云  
豫時可受教故云時朱子曰禁於未發謂預爲之防當  
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長樂陳氏曰豫救失於未然  
之前時長善於可教之際澄曰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  
俟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爲順叙而不最併相觀  
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  
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藉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  
相觀而善之益多澄謂此四者二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雖

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  
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許胡平切  
括熙客切

勝音升環如字  
舊音修辟音舉

扞格謂抵拒勝猶堪也燕猶麤也辟猶語也不禁之於

未發待其已發然後禁之則受教者抵拒而不堪其禁  
制教之不當其可以受教之時至于其時已過則其聰  
明知慮已不及昔學之雖勤苦而難得完成也學者須  
是已能一事然後再學一事若無節次雜然施之而不  
順序則所學多端必皆墮毀勢亂而不脩治也學者雖  
是羣居共學相觀而善互有所益若獨自爲學則孤單

僻陋而所聞者寡師帥以正者也若身親燕慢之朋則

染習不正必至於違逆其師學者於無益之言勿聽若

耳聞燕慢之語則無益有損必至於荒廢其學朱子曰

燕朋謂私褻之朋損者三友之類大戴記保傅篇作左

右之習反其師燕辟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

害也澄謂前四者教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

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方凡口教之興止

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

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

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

謂善喻矣

強上聲易以說以下同

喻以言曉之也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偪也開謂發其端倪達謂通達至於底衷言知前四者為教之所由以興之知前六者為教之所由以廢則可以為師而教人矣故其教而曉喻之也但引導其後使之自進而<sub>不</sub>以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sub>不</sub>以力偪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但開發其端倪而不盡言以直達於底衷則受教者必須致思而自得之於學者之情不乖而<sub>不</sub>難而易伴思而後得如此則可謂善於教而喻人者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知而切

延平周氏曰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失則易者賢之所以過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四者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

其失譬如醫者要識它病處方始隨證用藥若不識學者之病去它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長樂陳氏曰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拊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救其失也澄曰學者有所善則教之者使之增益加進以長其善學者有所失則教者使之減損除去以救其失此一節皆言學者之失所當據者

再歌者使人繼其教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朱子曰繼教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澄曰善於歌者倡起其教而不終曲使人扣而嘆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歌者之聲終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達之為通如樊遲未達之達臧之為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為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喻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臧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善質之天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澄曰知其難易美惡故能隨其高下淺深而喻之各有攸當不局於一途所謂博喻也教人能各得其宜則治人亦能各得其宜故能為教人之師者小而一官之改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也

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以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孔氏曰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學為君之德故宜慎擇其師二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虔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為慎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一)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武王踐祚問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  
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向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  
王行西折而南東面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孔氏曰雖  
天子必尊師并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詔告也天  
子雖至尊當告詔之時不使師北面未嘉戴氏曰此為  
人君尊師言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古人行  
禮有教化存焉嚴師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帥天  
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故先王養老尊賢  
之義非特為其人也所以令衆庶見也慶源輔氏曰凡  
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

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即嚴則道自  
尊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整乎人之敬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  
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孔氏曰善學者謂聰明易入師  
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於它人恒言師特加功於己不  
善學者已闕鈍故師勤苦而功裁半於它人又怨師不  
盡意於我也方氏口以其有功於我故庸之慶源輔氏  
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  
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  
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  
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  
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朱子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待善  
問讀書上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

處通則聖爲自逆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身頓勞傷而  
未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  
功終亦無益於事也說如字解音解蓋義理相說之久  
其難處自能觸發解散也從容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  
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方氏曰節木理  
之剛者說卦所謂聖多節是矣目木理之指者弓人所  
謂斲目必茶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苟先其易攻之  
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  
從容然後盡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爲之應進之以漸而  
不以頓也善問者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



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之道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語去聲  
舍上聲

因上文善答問不善答問而又言此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或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孔氏曰記問謂逆記它人雜問聽語謂聽問者之語依問爲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其憤排之間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更語之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已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箠此能其事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銅補穿鑿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必學爲箠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其也孔氏曰學者數見數習則善故三器之良善也冶鑄冶也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使金鐵柔合以補破器皆令全好故學爲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爲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柔撓之成其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

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木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

鄭氏曰醜猶比也比物醜類以事相況澄曰比以由上文箕裘弓冶駕馬三者之譬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

得不得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  
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論大聲約也

鼓華音之樂當猶主也凡樂金石絲竹匏土各具宮商角徵羽五聲惟華音於五聲之內不偏主於一聲然五

聲之樂若無華音則不相協合是鼓者五聲之本也水謂清水凡繪畫之采各分青赤黃白黑五色惟水於五

色之中不偏主於一色然五色之采苟非水漬則不可彰施是水者五色之本也治官禮官政官刑官事官五

官之職各有所治惟司徒以德行道義教民於五官所



治無所不學不專主於學何官也然非爲學之人則不能治五官之治是學者五官之本也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之服各有所親師雖尊喪之若喪父而無服不主於服何服也然非得師之教則不能親五服之親是師者五服之本也既言四事之有其本又以君子曰申明其義小德亦有可取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爲哉大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無不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以齊同測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也

二王之祭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

二事

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原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爲原或爲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爲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

之下流爲川之委政後之原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  
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右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樂記第三十六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爲一入禮記餘十二

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

辨曰說律曰奇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

曰賓公是也漢書藝文志曰堯帝至三代樂各有

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

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來周官及諸子言樂事

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慶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



之下流爲川之委政後之原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  
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右記論學之辭凡十一節

樂記第三十六

鄭氏曰樂記者記樂之義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爲一入禮記餘十二

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

誘曰說律曰奇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

曰賓公是也漢書藝文志曰堯帝至三代樂各有

名周衰禮壞樂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

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來周官及諸子言樂事

者作樂記其內史丞王慶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





帝時獻二十四卷澄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  
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  
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  
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  
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  
篇內之十一合為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略非今文  
也今從孔疏仍分十一章各標舊篇名于左其章  
次先後則重為更定云此篇之外所餘十二篇及  
河間獻王之樂記孔氏作疏時其書已泯絕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  
及十戚羽旄謂之樂  
比波志切而樂  
如字又音洛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  
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春  
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  
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  
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孔氏曰音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  
比音之歌曲播之弄及干戚羽旄而舞之乃謂之樂也  
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武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長樂陳氏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



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音之起由人心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攷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是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終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焉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音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肅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唯子克切詩中界切其樂音洛等語悉如類音

鄭氏曰噍踈也彈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孔氏曰本猶初也物外境也外境痛苦哀感在心故其聲踈急而連殺外境所善歡樂在心故其聲寬緩外境會心喜悅

在心故其聲發揚放散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  
喜與樂別也忽遇惡事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  
外境所尊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  
愛憎在心則其聲和調柔軟也長樂陳氏曰人函天地  
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哀愛之心哀心感者戚其  
聲唯以殺樂心感者蕩其聲嗔以緩喜心感者毗於陽  
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毗於陰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  
內直外方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外順其聲和以  
柔

敬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  
樂刑政其種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五刑切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  
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者之道與政通矣思息史切

孔氏曰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方氏曰人安而  
樂由政之和人怨而怒由政之乖人哀而思由民之困  
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  
與政通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憚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跛其官壞角亂則憂  
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  
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切韻平

對音有估日廉切  
禮昌制切跛彼美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每清者平怙憚  
敝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猶散也跛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此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

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  
濮水後師延過焉及聞而譏之爲晉平公鼓之桑間在  
濮陽南誣罔也孔氏曰鄭國之音好澁淫志衛國之樂  
促速煩志正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此於慢  
同前之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  
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  
爲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



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孔氏曰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惟君子能知之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樂者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俎而鼓越壘倡而三嘯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

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食音新疏音時越音時音子如字倡音亮切和胡亂切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之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曲也三款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禘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膳執之大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道猶餘也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鐘鼓之音祭在於孝敬非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也弦不練則體動而聲清練則弦執而聲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弦聲既濁瑟音又遲

是其質素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之言數者少也雖  
然有遺餘之音以其貴在於德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  
非極音也玄酒在五齊之上俎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  
薦血腥之時至薦孰之時皆亨之而執魚則始末不亨  
故云祖腥魚并肉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  
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此覆上非致味也劉氏曰此  
言貴本而忘末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  
其音意不主於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  
主於味也朱子曰一唱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輔次  
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敬  
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好竹報地  
俗為路切下月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弦疏越是非  
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  
道之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  
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  
矣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  
具焉所謂性也然人心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

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所謂情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盪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天理滅息此正天理人欲之攬間不容息起隄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廣漢張氏曰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心不宰而情徇於物故貴於反躬為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滯澁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蒙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夫音夫悖平內切澁音逆強其兩切會許劫切知音智

朱子曰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

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夫好惡之節天之所  
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  
反化於物為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  
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所以為人者至  
是盡矣然天理東奔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  
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  
滌習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  
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長樂陳氏曰天理滅  
則良心亡安得無悖逆詐偽生於其心乎人欲窮則美  
行喪安得無淫佚作亂發於其事乎夫然後弱者無所

時而為強者所為弱者無所附而為強者所為弱者無

所施而為知者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所苦疾病  
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不能平  
好惡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鐘鼓下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樂

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衰七音切樂音洛麻古亂切  
非音韻對彼列切食音詞

孔氏曰人為猶為人也言制禮樂為人作法節也方氏

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  
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鐘



鼓千戚以和之以至昏姻之於男女射饗會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爲之節也樂則所以爲和也總曰爲之節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爲之節也以至列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延平黃氏曰先王爲人化物然後制禮樂朱子曰人爲之節言人人皆爲之節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政謂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正之四事通達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金華邵氏曰越禮棄樂者具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右樂本第一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刑焉知者智

鄭氏曰術所由也形猶見也孔氏曰言人有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所由之道路形見也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道心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人心也

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  
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貴之音作而民剛毅廉  
直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  
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殺色界切思思史切嘽昌善切易以鼓切責扶切

力而殺切奸手報切辟正亦切滌大惡切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

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責讀爲憤憤怒氣充實

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

差也凡皆民心無常之效也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樂

聲喚噤殺小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寬也諧和也慢

流也繁多也康樂也君德嘽和諧易樂音多文采而節

奏簡略民所以安樂也君粗疏威厲武猛發起奮動手

足樂聲廣大憤氣充滿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入肉

多而體肥謂厚重者也君寬裕厚重樂音順身而和諧

動作民應之而慈愛也君志流移不靜違僻不正放邪

散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

事皆擬君德及樂音其意已盡者則一句四字難盡者

則兩句八字嘽諧繁易繁文簡節之類也或六字廉直

勁正莊誠是也長樂陳氏曰憂思哀心所感也康樂樂

心所感也剛毅怒心所感也肅敬敬心所感也慈愛愛

心所感也淫亂喜心所感也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猶夷狄謂之狄以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方氏曰慢易者非教慢之慢特言其過爾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踣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未與風淫末疾之未同舊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然蓋壁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強而成滌盪言滌盪而泛濫也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嚶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懣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下並備之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  
恐懼也孔氏曰上既明樂之感人此明先王節人情性  
陽主發動失在流散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靜  
失在閉塞教之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蒙怒柔不在  
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各  
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侵奪也五常之  
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信也馬氏曰  
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  
故稽之度數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

蒸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者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  
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  
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省西變切和去聲此與底切見音現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者猶  
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小大謂高聲正聲之  
類也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  
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  
和親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  
立之學等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也先王

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禮見於樂以樂聲  
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  
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  
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  
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  
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  
也樂之體固有小大用固有終始述以小大之稱則大  
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  
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各有小大終始  
矣繩德厚以為性象事行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  
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  
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為一外而男女之  
理存焉能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  
稱比終始之序耶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矣若孝孔觀  
樂是也輔氏曰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沈氏曰深言其  
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馬士德切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孔氏曰敝謂勞敝煩謂煩擾  
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

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一事皆  
喻禮慝樂淫也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  
世亂也草木不長魚鼈不大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樂  
淫也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洩以忘本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

下賤之也

易以政切  
洩綿鮮切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吾氣  
使失其所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流洩肆

虐是流洩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  
謂音促則商人惡其情欲急連也慢舒也則謂柔而不

用也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  
也詩云無感我悅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方氏曰哀  
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洩以忘本慢則  
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洩則有所溺  
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  
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  
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長樂陳氏曰感動條暢之  
順氣而於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奮巨德  
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澄曰衰則不謹狎宜莊也而

乃不莊樂則不危險宜安也而乃不安不莊放至於慢  
易不安故至於流湏

右樂言第二今本第五節目錄第四史記第六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和胡切  
曲去聲

孔氏曰姦聲感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  
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  
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太平頌聲作也  
聲感人倡也氣應之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

倡

和者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曲之與

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善惡各  
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方氏曰聲  
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  
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其所感者異故其所  
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興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  
感之者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然後為樂聲感於上而  
樂應於下回則有莊邪則有正又或曲或直焉此言其  
聲之別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

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誣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  
類所以資諸人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  
足以成其行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脩內者也比  
類以成其行以外治外者也蠢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者也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  
身體以內治外者也夫如是則耳之蠢聲目之蠢色鼻  
之蠢臭心知百體之蠢快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矣  
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無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下成飾以羽毛從以蕭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著猶成也孔氏曰謂動發心志以聲  
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  
旄隨從者樂以蕭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  
夾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謂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  
之理萬物得其所也長樂陳氏曰聲音為德音之音琴  
瑟為德音之器干戚為武德之容也羽旄為文德之容  
也從以蕭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方氏曰  
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



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千戚所以為武  
故言勅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蕭管作於堂下故言從  
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  
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  
和不乖馬氏曰在巳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勅四氣之  
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若大章  
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  
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  
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還音聲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旋象風雨謂  
五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下度百刻也言  
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絃索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  
呂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身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  
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合之以祝樂之始也止之以致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  
之固也以反為文樂之還也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孔氏  
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變移敵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張子曰  
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視聽聰明  
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矣  
移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上行  
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孔氏曰以道制欲則意  
得歡樂而不有昏亂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  
樂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樂力  
可以觀德矣 鄭許亮切

賁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  
以道制人之欲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  
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  
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然無此本於內則不能  
為樂也孔氏曰德在於內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為德  
之光華也非詭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為樂之器也詩

謂言辭說其志歌謂音曲以歌咏其言辭之聲哀樂在  
內必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樂之體有此三者輔氏  
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出  
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樂之  
氣謂和氣也樂曰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  
樂不可以為偽

孔氏曰情深謂思慮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  
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  
氣盛謂手舞足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  
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見是英華發外也此補正樂者  
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  
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故云唯樂不可以為  
偽方氏曰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  
樂之英華發於外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手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廣明  
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為樂是樂  
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為樂之形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  
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也治其飾則亦聲之飾  
也

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  
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備備舉其道  
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  
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見賢通切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

必先三舉之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性武王除夷

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

如以明伐暗再伐也復亂以飾歸謂亂而退明以整

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孔氏曰方謂方將

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

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飾師旅而還歸也拔疾

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

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

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謂恒以道自持也既不違

厭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已之情

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

紂之義興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

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則亦聽伏已之愆過也生養人民之道樂最為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蓋最深餘樂莫及故也長樂劉氏曰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德有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克舜之道也天下之民芻老孺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王之道脩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之所欲也方氏曰方者舞之位舞有四方皆自南北出故言方作始之未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為往終為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為出復為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廬陵胡氏曰再始謂每曲一終更發始為之凡再更發始也長樂陳氏曰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意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孔氏曰禮樂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者言報也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處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子祖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鄭氏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孔氏曰此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畧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諸侯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華輅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摠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為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方氏曰輅即路也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贈諸侯者無大於此也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

用之末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右樂象第三今錄第六目錄第八史記第七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切勞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民勞則德薄鄭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鄭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孔氏曰五弦謂無文武

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樂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

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舞處之綴一但入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以表德也又以謚比舞聞謚之善不知其行之好惡也長樂陳氏曰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此則因愛故以始制言之方氏曰樂所以象德諸侯有君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惟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孰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孰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當之

以樂也不亦宜乎輔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變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之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咸池黃帝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韶舜樂名夏禹樂名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石林葉氏曰備者德之全也盡者聲之極也澄按此指是言堯舜禹湯武五代之樂鄭氏以咸池為黃帝樂名非也考周官大司樂黃帝樂名大章又召樂門自此所謂

大章所謂咸池皆堯樂名也故周官名堯樂為大咸若使咸池果為黃帝之樂則豈可次於大章堯樂之後哉○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後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及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



其得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其適節故也且教以經  
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  
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鄭氏曰以法  
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孔氏曰  
以法治者樂善則治得樂不善則治乖前文教不時事  
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夫黍麥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解為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  
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賦音抹綴

莫氏曰以象食大事曰黍為作也言黍麥為酒本以樂  
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心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  
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孔氏曰人君作樂以訓民使  
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  
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切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  
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  
札禍戕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  
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振

播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  
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  
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  
以禮終則禮連而分定矣馬氏曰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言有禮以終之輔氏曰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黃氏  
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  
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他教國子孔氏曰樂  
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風謂水工之風氣有舒疾剛柔

鄭氏曰言禮官制先王所舉也孔氏曰施於金石者

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一繫皆不出於一  
入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  
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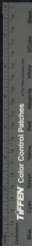
右樂論第六今本目錄史記並第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  
禮具于感之舞非備樂也執事而祀非違禮也

新考竟切  
又音適

音惠又  
音宜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爾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辨



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為備若戚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執事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二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孔氏曰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截斷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執事而祀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執事性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

賈備矣及夫事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備者其害大矣中經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僇略敦厚也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佚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煩手淫聲恠埋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僇略不周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委曲備具不至僇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

於禮

長知  
兩切

鄭氏曰禮為異樂為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孔氏曰禮以裁制為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劉氏曰高下散殊各有尊卑小大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非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樂音

無節曰節

節與節也

任也當生也內敗曰殪殪裂也孔氏曰大人舉用禮樂

則天地協和生養萬物為之昭著但天地新合以下唯論樂不論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蓋謂

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大煦覆而地嫗育也草木挺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老鈞曲而生出菽豆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觴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醜謂角外皮滑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

也長樂陳氏曰胎生無內敗之殯卯生無外裂之殯方  
氏曰歸言歸功於樂也馬氏曰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  
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山陰陸氏  
曰區讀如字歧別為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  
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鎗二旗是也輔氏曰區萌當  
如字陸氏說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區伏及當已遂者  
得孕胎不殯卯不殯未生者得生非樂不能使之然故  
歸之於樂之道焉耳蓋辭也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  
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強弱子排也樂之末也故章者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筵且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  
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  
知變辨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  
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孔氏曰此明禮樂有本本貴  
末賤黃鍾以下唯是樂器播揚樂聲非聲之本故章者  
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  
北面鼓弦言其起卑也宗謂宗人祝謂大祝但辨曉宗

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為習商禮而為祝者但辨  
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末節故位處  
卑賤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  
後謂位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法孔氏曰以  
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在  
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在內而行在外也事  
成則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為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題  
先王因其先後使尊卑均分乃可制禮作樂以臻天下

右樂情第五今本第七目錄第六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大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  
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孔氏  
曰勝猶過也樂過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  
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  
樂兼有所以為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  
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一者無備是禮樂



之事也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樂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別矣用刑罰禁止樂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凡五事也張子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已輯子曰行而達也民治行而達于道達于下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易以政切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靜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靜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靜而為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樂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

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  
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協也試用也孔氏曰樂行於  
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敬故不爭民無怨  
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  
樂故云禮樂之謂也黎民凶暴之民不動作也天  
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樂  
興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長樂陳氏曰樂不至  
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  
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  
內為同禮以脩外恭異同具相親而無怨異具相敬而

不爭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黎民不作諸侯賓  
服則立筆不試王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此  
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  
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  
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言  
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  
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  
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孔氏曰鄭注氣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與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限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有尊卑上下祀天祭地相生成之功也聖人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內合其敬同其愛也馬氏曰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希以肖而生萬物者聖人則合天地之化轉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樂於人禮者別宜居鬼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於此則合敬同愛之效見於彼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洽猶因述也或作緣事與時並舉事在其時也名與功偕為名在其功也孔氏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

行於禮是合敬宮商列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以相沿也沿謂因而改革之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為之事與所當之時並行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因而脩述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故鍾鼓管磬羽籥于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綴

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謂鄭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管域也孔氏曰周旋謂行禮周回曲旋也裼袒上衣而露襦也襲謂拊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方氏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舞者之身容俯仰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產俎豆所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畧見於此矣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孔氏曰禮樂之情能窮本知變  
著誠去偽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屈伸俯  
仰升降上下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  
禮樂也應氏曰創新開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  
建立其規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占之遺緒  
而脩明其遺闕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  
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變明  
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與氏曰化猶生也

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

取法天地也過猶誤也樂失文武之意孔氏曰樂調陰  
陽是天地之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主於陽是法  
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  
不謬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  
樂體違樂夫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雜亂也馬氏曰明  
於天地然後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謂聖是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孔氏曰

此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為有異樂主和同在心則論說  
等倫無相毀害故為樂情在雅則欣喜歡愛故為樂事  
內心中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謹恭謹  
慎是禮之節制也迨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惠者言其和  
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  
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  
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  
此實則有此職實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  
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司也

俗謂君土之情為有好惡起各用樂化之故惡風移  
弊俗變易方氏曰君土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  
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應氏曰自一獻百拜而  
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  
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衰  
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禮  
不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成矣著謂尊尚  
而表顯之也

右樂施第四目錄第三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

祠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情則不可變蓋情主於和而有常也禮之所可易者制理則不可易蓋理主於節而有定也鄭氏曰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孔氏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應氏曰禮樂之說苟子說字作絃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傾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傾父子

君臣之節

去起呂

去起呂

長樂陳氏曰窮人心之本夫聲音之變樂之情也誠者

性之德偽者情之賊著誠去偽則全於天真而不汨於

人偽禮之經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

鄭氏曰傾猶依象也降下也與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謂

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也孔氏曰禮出於地尊卑有序

是傾依地之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傾依天之情禮

樂出於人心與神明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

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土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

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樂使上下相親禮定

貴賤長幼是傾父子君臣也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



本樂只是一體周流禮則兩個相對着誠與去偽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闔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尅去偽則誠著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符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

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駘生螽蟴

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則

樂之道歸焉爾謂音聲取許其切韻於其切區古來切略古伯切伏扶文切鬻音育殯音獨蟴音切

鄭氏曰訢讀為熏熏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風生曰區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中律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

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

事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宜言物

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物

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禮而無

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

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為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

以從天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為德則禮之別宜居鬼

所以從地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為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



於禮言配內外之別也馬氏曰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孔氏曰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

澤之有高卑也動靜謂雷風動散有常也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較深者也

行蟲有醜性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

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

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鄭注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齊子乎切蕩大德切煖詳衆切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

百化百物化生也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

專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迫切相  
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  
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  
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  
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  
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孔氏  
曰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  
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與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

張氏曰天地之情隨禮樂得失而應之然樂是氣化而  
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  
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非以人事明天  
地也馬氏曰化貴其和春先夏秋先冬亦未嘗不貴其  
別也男女貴其別兄弟睦夫婦和亦未嘗不貴其和也  
此互文以見意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  
高極遠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  
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著五器切大音泰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起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為生物之始是樂起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靜物安伏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百物也動則動物及雷風日月之屬也靜則植物及山陵之屬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而而言之良樂靜者重若禮樂合用事則同有動靜如天地之間物有動靜也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此發明禮樂之理非明聖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

焉 右樂禮第七今本史記第三目錄第五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則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易去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欲生易平易也孔氏曰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受諄謂誠信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四善之心生心思利欲則形勞神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入所敬畏妙云也內莊嚴恭敬與人憐之嚴肅隆重也不致樂治心中不調和喜樂則鄙恠詐偽之心入於內矣不致禮治躬而外貌不莊嚴恭敬則輕易怠慢之心入於內矣李氏曰不中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于內也鄙詐慢易者入于外者也朱子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又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內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  
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唯發諸外  
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推音

鄭氏曰德輝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孔氏曰樂  
能感人故極和禮以檢貌故極順內和而色和故民不  
與爭外順而說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輝發  
於內而民莫不承聽奉從禮以治貌故禮發見於外而  
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  
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復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  
主其益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益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  
不進則銷樂益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  
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音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益人所歡也進謂  
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  
不能止也報讀為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  
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孔氏曰禮既  
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益滿不自抑損



則樂道流故朱子曰禮主其誠者禮主於得節退遜檢  
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  
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  
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誠者  
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大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動靜入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  
也盡於此不可過孔氏曰樂是入情之所歡樂所不能  
自抑退也內心歡樂見於聲音則嗟嘆水歌是也形見  
於動靜見于舞足蹈是也人道自然之常性謂道路  
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  
不可過於此度也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

耐言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孔氏曰此人自然  
之性有喜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  
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輔氏  
曰形而不為道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  
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

人之善心而已夫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也息猶銷也方道也孔氏曰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制為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止息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盛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危大而弦轟者其聲鴻荒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則奏之止則息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方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孰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從接於性情矣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

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孔氏曰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首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九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輶高以上文和順是也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察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守一以凝定其和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誦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音

鄭氏曰綴兆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節步

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孔氏曰雅以施正

道頌以贊成功德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

是威儀之容俯仰誦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

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

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

要之所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

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周氏曰

樂能官天地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故曰中和之

紀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



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象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欽切

鄭氏曰儕猶輩類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先民和從而畏敬之孔氏曰樂以飾喜非樂不樂是喜得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積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樂亂者畏之上論樂章未兼云禮樂者以此章首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長樂陳氏曰禮有五軍居一馬以飾喜為樂則飾怒為禮矣先王之於禮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類由是知先王之選禮樂正其盛者也

右樂化第八今本第十目錄第七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立之聞諸長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禮記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  
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嘆淫液歌逝之也恐不達事  
達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  
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膝之誤也非武坐言武之事  
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時人或說其  
義爲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  
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萇弘周大夫孔氏曰賓牟  
賈名初論它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賓牟賈五  
問五答但三答是二答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樂之  
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答武  
舞今類者久不出是象武王伐紂意不得衆心此答  
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詠之長嘆之其音  
連延而流液不絕吟思遲遲是貪羨之貌何也賈答象  
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此答是也孔子又問  
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爲  
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答非也下云發揚蹈厲大公  
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特而坐以右膝  
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賈答此非  
是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此答亦非下云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奉樂



何意有貪商之聲淫食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首也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答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老遂有貪商之志也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輔氏曰賈五音皆是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以武樂問之此亦與人為善之一端

非當什去聲受辭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

皆坐周君之治也制法也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君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

事也綴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

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鬪也亂

謂失行列也夫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孔氏曰賓牟賈前所答孔子之問雖為孔子所許賈猶

有不曉者故復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

既為孔子所許也問備戒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

意如此孔子為賓牟賈說其將舞之意言作樂所以放

象其成功舞人摠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挫也舞

人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厲揚之志輔氏曰賈五答而  
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  
席而請者蓋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賈禮  
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然賈知其一  
末知其二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此蓋  
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長弘者則與賈之言合方  
氏曰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大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  
武莫若大公故繫之以大公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  
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被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雅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禮終以崇天子夾振之  
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  
持諸侯之至也

天音扶獲音伏 蘇字  
芬切分扶問切

司馬文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五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  
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  
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  
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獲綴反位止也崇  
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  
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  
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

伐分夾而進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孔氏曰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威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威大威武於中國也熊氏云前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一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與前文再始而著在焉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邊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即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舞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皇氏云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張子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

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為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  
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  
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猶有六州之地既得  
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  
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體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  
分兩阿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  
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  
一伐以舞列分為左右則總于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  
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  
之後亦有不服者淮夷是也其時須常用兵故三威威  
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持于者也久也亦  
綴亦是總于者立於綴也以持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  
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水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  
之士使為諸侯必有夔服為諸侯而出王氏曰天子生  
屬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也此家語文長樂陳氏曰  
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一表為一  
成自二表至三表為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為三成乃轉  
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為四成自二表至三為五成自  
表至南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  
為七成自二表至三為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

三表至北表為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  
南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二表  
以見方者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  
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而南下有反字四成  
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飾歸者也六成復綴  
以崇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等也家語以崇下  
有其字天子屬上句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  
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  
故也方氏曰復綴以象功成而還歸成武功歸諸天子  
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馬氏曰凡樂之作皆  
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應氏曰  
武樂之始終大樂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  
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之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  
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  
而速進敏以趁天時而以蚤為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  
禦緩以聽人心而已久為貴則靜如盤石之不可挫一  
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  
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於剡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鉞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于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案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反鄭注音及今讀如字前音計行下舌切後音伏弗後扶又切前計斬切側丁

先切建其展切案音展

方氏曰反商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山陰陸氏曰投商之後微子也雖謂之投其實封也澄曰反復也反商謂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家語作受商之政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鄭注以反爲及三恪與夏之後皆言封者本無國而今始封之各令有國也投猶置也天下土地皆商之所有今周既代商則置殷之後於宋地俾祀其先王不曰封而曰投者非本無國而今始有國也按史記家語投皆作封又按荀子武王封微子於宋蓋祀宋同時而封故朱子詩傳亦以微子爲武王所封史記及尚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非也武庚罪人之子豈當封武王誅紂在天下公義則爲天討在武庚私情

則為不共戴天之讐，宜當使之受封也。聖人處事必當  
人情，合天理，決不如是。惟荀子所言，與此樂記合。使之  
行，商容家語之作人，鄭氏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非  
也。延平周氏以使之連上句讀，謂釋箕子而使之為臣，  
亦非也。張氏某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薊幽  
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濟河而  
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  
洛城而西，歸鎬京也。鄭氏曰：反當為及。及商謂至紂都，  
牧誓曰：至于商郊，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授舉徒之  
辭也。積土為封，封比下，藁崇賢也。行猶視也。賢者所起，  
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稱復其紂時  
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鎡也。鮮纒字也。包  
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真也。還讀為鍵，真甲之衣曰  
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孔氏曰：未及下車，言對之速也。  
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倍祿庶士，祿薄者  
倍益之，以血塗物為纒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  
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  
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鎡，示武王威猛能自剗服。  
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  
士為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籥牲也。橐，兵鎡之

案也言鎧及兵文卷案總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  
名之曰建案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經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播  
芻而禿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親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摠干所以教  
諸侯之弟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會音嗣更古  
樂切韻音鹿

禮記卷之二十一  
大司馬

鄭氏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經首  
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播猶播也賁憤

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耕籍藉田也三老五更皆老人

冕而摠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孔氏曰此論

堯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郊射者還鑄京止武習文也

射所以擇士簡德也貫革所謂革射也革甲鎧也取甲

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為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

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禪冕者禪之言

理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禪裘冕以下也虎賁

言奔走有力如虎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為臣之道王耕

籍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還國而教也冕而摠干此

冕當驚冕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

冕當驚冕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





諸侯亦然。孔子曰：五更更疑為叟。澄曰：以鯉首窮。虞之樂節，易賁華之射，以裨冕指芻之禮服，而易虎賁之劔。此促武而教以文也。祀上帝於文王廟之明堂，而以文王配帝，此教以孝其親也。春朝秋覲，此教以臣其君也。躬耕藉田，以供粢盛，此教以敬神也。食三老，五更，此教以弟長也。設同多術而文也。孝也，臣也，敬也，弟也，五者為大。五者天下之大教也。一句今本在知所以教之下。今按當在此總結上文。蓋息賁華之射，與說劔乃文教之一事，不可分為二。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大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通也。交通者，上下以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

右賓牟賈第九史記第十

魏文侯問于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孔氏曰：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朴素如

彼使人不貪至於臥新樂何以婉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箎簧會守拍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夫曰執相與亮切

鄭氏曰箎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齟齬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練練一名相因以名為今齊人或謂楛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有椎孔氏曰古樂進退如一而不

朱差絳音和正寬廣而無異聲強執筮箎其器多必

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必擊拊始奏樂時先擊

鼓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鈺也金屬西方可

為兵器故為武鼓主發動象春故為文相所以輔相於

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評疾奏此

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亦謂說

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

後平均天下長樂陳氏曰堂上弦之以琴瑟堂下匏之

以笙簧堂上非特擊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

也又會守鼓焉維清奏象武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

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受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  
矣于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  
不刺者乎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  
流也詛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  
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  
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  
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言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  
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  
節即相也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藝樂者  
正也賓出而春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  
其詛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械樂則工舞之奏  
雅各以其舞之曲歟方氏曰語即大司樂所謂樂語道  
古即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  
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令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  
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  
如此乎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轟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僂優雜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

也僂音憺獲  
乃刀切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

亂無以治之擾猶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  
尊卑擾或為優孔氏曰俯謂俯俚曲折行伍雜亂姦邪  
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止作樂之時及有俳  
優侏儒短小之人舞戲如獼猴間雜男女不復知有父  
子君臣之權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古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  
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  
律乃為樂凡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  
呂是樂與音相近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為樂音則心邪  
聲亂不得為樂是不同也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  
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濫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  
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  
樂直衆庶之見爾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  
近而所以為樂者不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焉氏曰文  
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所存者鄭衛之淫聲  
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為樂而可以謂  
之音而已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

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  
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  
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  
和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之謂也

當丁淚切疾勅觀切莫在伯切長  
知兩切王此于遲切施于以鼓切

長樂陳氏曰當四時不惑各當其分也大當三才之理  
無適不當也澄曰子夏之意蓋謂樂本於德聖人一心  
之和合天地而天地順一身之和合天地而四時當一  
心之和溥萬物而民有德一身之和溥萬物而五穀昌  
萬物皆育特言五穀昌者以切於民食者言也人之德  
皆和而無乖戾之愆則疾病不作物之氣皆和而無乖  
戾之象則無妖祥天地萬物同然一和故曰大當德旣  
充盛然後制禮禮不止一事而父子君臣之倫爲大如  
絲之有紀綱之有網故曰以爲紀綱紀綱先止則衆諸  
戚理萬目悉張而天下大定禮旣秩序然後作樂則其  
樂皆由有德而發爲聲音故曰德音六律五聲弦歌詩  
頌言樂之事引詩大雅皇矣篇借義證德音二字言王  
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爲莫然清靜之音所謂德者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與夫克順克俾是也王季之德如  
此比及至於文王則其德生知安行而靡有悔靡悔者

渾然天成無少乖戾也有德者之發為樂音亦猶是春  
秋左氏傳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  
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  
善從之曰比鄭氏曰俾當為比施是也文王之德如此  
故受天福延於後世輔氏曰天下定而後作樂正六律  
可以和五聲和五聲可以弦歌詩頌詩今之風雅頌今  
之三頌也引詩言德音而不言樂樂之功亦可致此此  
子夏可語詩之一端

今君之所好者其弱音乎

溺音謂溺人之音聞其音能敗壞人如水之能溺人也

言君之所好乃溺音之音而非德音之音也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淫淫志

音燕文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壽志此四者皆淫

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趨音送數音送故五音

鄭氏曰文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

鄭宋齊衛四國皆出此溺音淫瀆竊森聲也燕安也趨

數讀為促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孔氏曰蓋竊謂

男女相偷竊鄭國音樂如此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宋

音所好唯女子所以使人志沒溺也鄭音好濫宋音燕

女其事一而為別音者濫竊非已倚匹別相淫竊燕女

謂已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淫也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唯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衛詩有桑中淇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放辟喬志故德謂之溺音也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澄田承上文祭祀弗用溺音之意而引詩言必有肅雍之德發為和鳴之樂音則先祖聽之而祭祀可用不特可用以祭祀而皆可行之於諸事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為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惟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鄭氏曰詩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孔氏曰謹行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楊爨爨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  
鍾磬芋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  
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  
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鞀音挑柝若工切楊若昭切爨計  
東切筮直交切芋音于和如也

方氏曰鞀鼓革音控楊木音爨土音旄竹音鍾金音磬  
石音芋匏音瑟綠音干戚皆武舞旄狄皆文舞八音備  
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  
廟如下所言諸事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  
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  
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  
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鄭氏曰六者為本以其  
聲質也控楊謂柷敔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  
差次孔氏曰周語云鞀木一聲無宮商清濁也既用質  
素為本然後用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聲既  
文質備又用舞以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  
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  
夏及卒爵而樂闋是也又用樂別貴賤於朝廷使各得  
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于子孫  
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  
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笙簧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聲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聲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鏗若耕切號胡到切橫若暉切磬口擬口定二切笙力敢切

長樂陳氏曰君子聽樂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度蓋鍾聲為允石聲為乾絲聲為離竹聲為震鼓鞀為坎鍾磬鼓鞀陰也陰以嚴厲堅勁為事故鍾象武臣

石象死封疆之臣鼓鞀象將帥之臣絳竹陽也陽以

潔滋養為事故絲象志義之臣竹象畜聚之臣鄭氏曰

號今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聲當

為聲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單聚也會

猶聚也謹以立動聞謹則人意動作合謂以聲合成

已之志孔氏曰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今

號今成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

故磬聲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節義則不愛死也哀

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

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擊聚故能立會以聚眾笙以匏



為之而在竹聲之中者但笙以匏為體抑竹於匏匏竹  
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擊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  
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隨聲起是聲能立  
事也君子聞聲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  
聲亦有以合成已之志意

右魏文侯第十今本第八目錄第十一史記第九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  
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  
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勳已而天地應焉四時  
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  
順性也賤工樂人緝工執猶起也直己而陳德各因其  
德歌所宜孔氏曰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  
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  
理萬物育和謂陰陽和理謂不悖逆有謂羣生得所

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  
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  
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  
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履斷明乎齊之



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

義非歌孰能保此

斷切

孔氏曰師乙不致定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頌其成功  
德澤弘厚故德量寬大安靜和柔正直者宜歌之大雅  
者歌其大正故志意弘大而安靜疏朗通達而誠信者  
宜歌之小雅者小正也故以禮自持以約自勉動不越  
法者宜歌之正直而靜退廉約而謙恭者宜歌諸侯之  
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  
齊一代之遺聲三代十戚所起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  
宜歌之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

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己是有義也有勇有  
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  
之謂肆直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  
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而不蔽於能  
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  
無讓故也有勇乃能斷事有義乃能讓利益勇義人之  
所有非明乎歌之音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

如索

橐音平端如貫珠陳瓦礫切折之設切橐音若羌切能言也

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圓轉而

齊也止言其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  
中短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  
鈞言其聲之變如此疊崇手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  
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秋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  
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也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歎之至也

○子貢問樂

方氏曰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  
公踐祚同義

右師乙第十一目錄第廿

高積年侍 臨川先生講下嘗聞 先生曰吾

於禮記纂言凡數易養益亦多所發明而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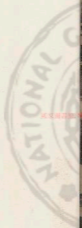
禮弓矢為精密若月令言五時之祭所先不同

天子所居每月各異禮弓申生之死延陵季子

之哭子曾子之易黃子思之母死於衛子士之

毋死而不喪數節是皆諸說紛紜不合禮意研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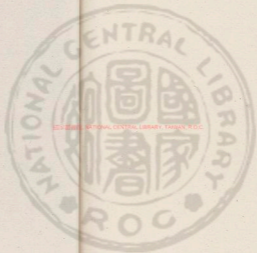
覃思證之以經裁之以理自謂可無恃戾至若  
於經無據於理不合者則闕之不敢以臆說貽  
侮聖言之戒彙成尚數請以鈔諸梓得命遂與  
先生之甥周詒集同門諸友暨好義之士相與  
藏之 先生手自點校未及畢而 先生捐館  
矣餘篇 先生之孫當對同考訂始於至順癸  
酉之春畢於元統甲戌之夏因書之成遂志歲  
序而所聞師說并記于後云門人吳尚謹志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